

社會主義史

吳黎平編

生活書店發行

活生

\$1.40

社 會 主 義 史

吳 黎 平 編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五 月

社 會 主 義 史

每冊實價國幣壹圓肆角
外埠酌加寄費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漢口 廣州 重慶 香港 桂林 宜林 天昌 金水 華州
交通 湖北 漢口 武昌 沙市 長沙 貴陽 萬縣 南鄭
六路 五十三號 七十五號 一五號 昆明 衡陽 常德 臨川
交
通
書
店

編
者
吳
黎
平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S)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五 月 再 版 (S)

序 言

編一部完備的社會主義史難，在中國編這樣的書更難。第一，因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備極龐雜，要整理一個極好的體系出來，頗不是一件易事。就是在各種外國文裏，直到現在，也還沒有

一部比較完美的社會主義史。第二，在中國環境之中，這種工作，自然更遇到多方面的特殊的困難。本書工作，因此有時幾乎不能不爲之停頓。

但是客觀的要求，是日益迫切了，廣大羣衆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無疑地是不絕增加着。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學說，究竟是怎樣沿革下來的？社會主義的根源和實質，究竟是什麼？烏托邦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區別，究竟在那裏？社會主義對於各種社會問題的正確解決辦法，究竟如何？目前全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思潮，究竟成何形勢？

這些問題，都是注意社會問題的人們所蘊蓄於心而急待解答的。

廣大羣衆對於社會主義的熱烈的興趣，並不是偶然的，牠正是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所必然形成的結果。

本書最大的希望，即在幫助大時代的人們，了解社會主義學說的概要。

在本書內容上有幾點是應該指出的：

(一) 本書注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在敘述這種發展時，有許多地方自然一定要連帶的說到社會運動；不過在材料上，本書總以思想方面為主。

(二) 本書在敘述某種社會主義思想時，盡可能的詳敘此種社會主義思想所由產生的社會環境與根源。祇有這樣，方能正確地了解此種社會主義學說的本身。

(三) 本書採取科學的批判的態度，對於每種社會主義思想，都給以一個簡要的批評，使讀者能夠明瞭牠的主要優點與缺點所在。

本書絕不敢自詡『十分完備』。讀者如能從本書領略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大概，那麼本書的目的，可說已經達到了。

目錄

第一章 什麼是社會主義

什麼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第二章 從古代到十五世紀 (湯麥司·摩爾時代)

一 古代共產主義——柏拉圖學說

二 從古代到中世紀——基督教的產生發展與墮落

三 異教共產主義

第三章 從湯麥司摩爾到馬克思

一 湯麥司摩爾

二 福麥康班尼拉 (一五六八—一六三九)

三 美里愛、馬勃里、摩萊里

四 巴貝夫 (Babeuf)

五	夏爾傅立葉(一七七二—一八三七)	三〇
六	聖西門(一七六〇—一八二五)及聖西門派	三四
七	羅盤特·歐文(一七七二—一八五八)	一五
八	勃蘭基	一六
九	卡貝(一七八八—一八五六)	一九
十	魯意·白朗(一八八一—一八八二)	二〇
一一	普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	二九
一二	魏特林(一八〇八—一八七一)	二七
第四章 科學社會主義		
	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恩格斯(一八二〇—一八九五)	二七
第五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	三〇
第六章 現代世界各種所謂『社會主義』思想述評		
		三三

第一章 什麼是社會主義

——什麼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再沒有別種科學，像社會主義史那樣，包含這樣有味的改造社會的問題。在歷史上，多少人爲着改造社會，而前仆後繼，流血犧牲。他們深刻地感覺社會制度的不良與民衆的苦痛，尋找解放的出路，希望美好的社會制度的出現。他們不絕的鬥爭，失敗，悲痛，忍耐，蓄養力量，再接再厲，以圖獲得最後勝利，他們在血泊中爲自己的理想作最後的奮鬥。他們的鬥爭，反映於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潮；許多偉大思想家用盡心血，思索改造社會，解放被壓迫被剝削民衆的出路。他們的意見，有的陷於錯誤，有的不能實行，經過羣衆鬥爭的檢驗，方才鍛鍊出唯一正確的解決道路——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史，可以說是勞苦羣衆在鬥爭中所流鮮血的結晶。

所以爲明瞭社會發展的趨勢及改造社會的道路起見，就不能不研究社會主義史。

但是在未研究社會主義史以前，先應該明瞭，所謂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

對於這個問題，許多資產階級學者，想加以回答。但是他們的答覆，是非常的淺薄和不正確

的。自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這是無足為奇的。我們可以舉出幾個主要的例子，來作他們的代表。

美國唐錫格教授的意見：『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取消私有財產制度，特別是因為這個制度，造成極大的不平等。牠的主要目的，是在消滅不勞動的階級以及得自利潤或地租的進款』……接着他說『社會主義不需要革命和強力……，在社會主義社會，工資將是唯一的進款的形式……或許那時還有金屬貨幣，因為牠是純潔的堅實的……』（摘自政治經濟學原則，一九一六年出版）

在這個意見中，包含着種種欺騙民衆的話：不需要革命和強力，金屬貨幣是純潔和堅實的——這些話都是要叫勞苦民衆不要起來鬥爭，不要改造社會，讓舊社會永久存在下去，這種意見，正是統治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需要的。

德國笛爾教授的意見：笛爾以為社會主義是政治經濟學中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以為最好是消滅生產手段的私有權，或是以為我們正處在發展到這種社會制度去的道路上』，接着他又說『許多社會主義者保持這種意見，以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祇在數百年以後，才有可能』（摘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以為最好……』，『以為我們正處發展的途中』，『以為……祇在數百年以後』——這些

話，都是要叫現在備受殘酷剝削的民衆，不要起來鬥爭，既然社會主義祇在數百年後方才可能，那麼現在應該坐而靜候，以待自然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於我們曾孫玄孫玄孫……的時代。這真是消滅目前急切的對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有直接危險的鬥爭之最好方法。

德國崇巴特教授的意見：「社會主義是近代社會運動的精神上的實質，此種社會運動，是無產階級解放意志的主要內容……」接着他指出這種社會運動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這種制度使社會分成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滿於現在的經濟制度，感覺到不可避免的更完備的制度之來到，無產階級，爲這種新制度而鬥爭。爲他們的理想社會制度而奮鬥；崇巴特教授「爲簡單起見」，就把這種社會制度，稱作「社會主義社會」。

他說：「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不是別的，正是實現這種將來的適應無產階級利益的新社會制度底行動或企圖。」

他繼續闡發他的意見，承認非常複雜和性質不同的社會思想，都是社會主義，而不分別他們中間不同的策略，方法與路線等等。所以他說：

「一切指示無產階級運動目的，號召他們起來鬥爭，指示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底道路等等之理論企圖，綜合起來，成爲我們所說的近代社會主義。」（上面所引的話，都摘自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

者

崇巴特教授，比較上面兩位要進步些。第一，他把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聯合起來看，第二，他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不可免的要來到，並承認無產階級應起來為牠爭鬥，但是他對於近代社會主義的意見，顯然是犯了極大的錯誤。

在講近代社會主義時（讀者注意近代二字），不是任何關於社會問題的主張，都可以稱為社會主義的體系的。近代社會主義是嚴格的正確規定的綱領，這個綱領根據於科學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且經過了長期的堅苦的工人階級鬥爭底鍛鍊。

如果像崇巴特這樣解說近代社會主義，那麼等於一字沒有解釋。

所以資產階級學者的意見，就是最好的，也是絕對不能令人滿意的。

改良主義派對於社會主義的意見，也多是與資產階級學者陷於同樣的錯誤，自然這是無足為奇的，因為改良主義者根本就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

美國希爾奎特的意見：『近代社會主義在一切要點上都和早期的烏托邦主義運動不同。近代社會主義的希望，不是建築在人的善心和理智上，而是建築在近代生產過程趨於社會化的過程上。近代社會主義，並不提出理想社會組織的虛幻計劃，而提出社會逐漸進步的現實理論。』（美國社會

（主義史）

『社會逐漸進步的現實理論』——這是何等虛浮的資產階級的意見，照這意見，則社會可以『逐漸進步』，而『現實地』達到社會主義，所以絲毫用不着什麼鬥爭和革命，這真是統治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理論。

希爾奎特往後雖然承認這種發展的目的，是在『準備工人階級，使之能夠握取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管理』，可是他主張『社會主義改造祇在數百年後方才可能』。

奧國阿得萊的意見：『社會主義是這樣的一種社會組織，在這社會中經濟是根據於集體的財產，因社會財富之助而大規模地進行的。』

阿得萊以為社會主義的特點，是其經濟『因社會財產之助而大規模地進行』，而且『根據於集體的財產』。但是股份公司企業也是因『社會的』財富之助，而大規模地進行，并且甚至也是根據『集體的財產』。

馬克思當講到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時，以為股分資本是社會資本，股分資本企業，是『與私人企業相對立的社會企業』，『牠是資本主義生產高度發展的結果，是資本反過來轉為生產者財產的必需的過渡……』，雖是如此，股份公司資本，據馬克思意見，祇是『簡單的交

易所投機的結果，在這投機中小魚爲大鯨所吞，綿羊爲交易所豺狼所噬。」

祇有在一九二三年想經過貴族院來實施「社會主義」的那種和平社會主義者，如亨得孫及工黨首領之流，方才會這樣幼稚地滿足於阿得萊的意見。

然則，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馬克思在講到社會主義時，都把他稱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或最低形態。

馬克思曾經和愛遂爾曼主教有過激烈的爭論，在這個爭論中，愛氏質問馬克思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

馬克思在一八四六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裏說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我給他們以非常簡單的定義。在社會主義中，對於資產階級及世特拉奧平格耳之流，是沒有任何客氣和禮儀的，牠以財產公有的要求，消滅普魯東式的保留私有財產及其一切結果的「股分公司」。這定義，絲毫不會使他們在表決時有施用詭計的遁辭。我以爲共產主義者的目標如下：（一）堅持無產階級的利益，以抵抗資產階級的利益；（二）用消滅私有財產代以公有財產的方法，來實現這點；（三）爲實現這個目的起見，除強力的德謨克拉西革命以外，再不承認有別種辦法……。」

● 馬克思說世特拉奧平格耳之流，是指那些尚未脫去行會舊習尚無階級覺悟的落後份子。

所以共產主義者的終極目標是：（一）消滅以私有財產制度為基礎而帶有這個制度的一切結果底舊社會。（二）建立起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三）承認唯一的實現這種目標的方法是經過必要的革命階段，以至經過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共產主義者所希望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其初期為社會主義社會），是怎樣一種社會呢？

社會主義社會（或簡稱社會主義）

馬克思稱社會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或『最低形態』。在這社會中生產工具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屬於社會全體的了。每個社會分子，做某一部分的社會的必需工作，就可以領得相當數量的生產品。除去社會公共事業及擴大再生產所需用的一部分之外，每個工人因此就可以從社會獲得他的勞動的產物。

但是在這裏面，還『包含着不平等』，因為『實際上雖然每個人盡了像別人一樣多的社會勞動，能夠獲得社會生產物（除上述應儲作公積金的一部分以外）之相等的一份，但是各個人之間還是不平等的，因為一個人強些，第二個人弱些，一個人是結了婚的，另一個人却是沒有結婚的；又有一個人兒女較多，他一個人却只有很少的兒女；諸如此類，各個人都是不同的。』

因此馬克思作出這樣的結論：

『所以相等的勞働和因此而從消費品的公共貯藏所中領取相等的部分，這樣實際上可以使一個人所獲得的多於其他的人，使一個人能夠比另一個人富些……』

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形態），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還不能實現完全的平等。但是那時人對人的剝削，已經沒有，因為那時生產工具，工廠，機器，土地等等，已經不復是私有財產。『不做工，便不能得衣食』的這個社會主義原則，那時也已經實現了。不過這還不是共產主義，因為消費物品的分配，祇是按照所做的工作，而還不是按照各人的需要，因之還要構成某種不平等的現象（理由見上）。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家還是必需的，這種國家保持着生產手段之公有，保持着勞働的平等和生產分配的平等，祇有在完整的共產主義實現的時候，國家才完全衰亡。

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稱牠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狀態。他對於這個社會這樣的說道：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形態中，在那種因人類受制於分工的原則而造成的奴役制消滅之後，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差別，也就隨之而消滅，這時勞働不僅為謀生的手段，而且還是生活的第一要務；那時各個人的能力，多方面地大大地發展起來，生產力也將隨之而激增，一切社會財富的來

源，也將急流似的湧現出來——祇有到了這個時候，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天空的籠罩，才能夠完全脫離，而社會也就能夠在牠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所以共產主義社會，有下述的特點：

一、各人多方面地發展他的能力，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差別，就消滅了，這就是說，社會不平等的最主要根源之一，消滅了（這個不平等的根源，僅靠生產工具之轉為公有產業，僅靠剝奪資本家的財產，是不能消滅的）。各人都盡其所能的來工作。

二、在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非凡的發展，消費物品非常的豐富，所以消費物品的分配已經不必按照所做的工作，而可以直接按照各人的需要。

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家完全的死亡了。

這些就是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稱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最低形態）與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形態）的特點。

這種優美快樂的社會的實現，這種偉大解放事業的完成，須要經過長期的艱苦鬥爭的過程，須要按照各國的具體條件，經過許多過渡的階段。這種偉大解放事業的完成，是近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闡明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及其必經的許多階段，闡明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的實質以及無產階

級在各個革命階段上的任務與工作路線——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任務。

爲着更好的了解近代的科學社會主義，我們以後將敘述歷代關於社會解放的思想的發展。

本篇參考書籍

馬克思恩格斯：書翰集

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列甯：國家與革命

第二章 從古代到十五世紀

——湯麥司摩爾時代——

第一節 古代共產主義

原始社會發展的途徑

人類社會在最初時候，是共同經營生產的，那時私有財產，完全沒有。在這時候，部落裏面的生活，比較是很和睦的。有幾個哲學家，以為在原始社會大家都互相仇殺，不絕肉搏；這種意見，是已經為近代科學所駁破了。那時部落內部自然不是沒有爭執，但因大家能力都是非常薄弱，所以為對抗自然界起見，就不得不相互團結起來；於是形成了部落。單獨的個人，親密地依靠着部落，所有獵場以及以後的草地，都是和全部落公用的。

私有財產制的產生

最初產生的私有財產，是純粹供給個人應用的物件（如裝飾品，衣服等）。在所有主死後，這

些東西大多是一同埋葬於地下。

後來技術比較進步，生產力逐漸發展，人類開始經營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漸使人類有些剩餘物品。私有財產制亦隨之而逐漸發展。農產品和家畜，是人類在最初發展階段上底兩種最主要的財產對象。人類私有財產制的發展，是和技術的進步及社會關係的變更，密切相聯的（莫爾干古代社會）。部落內部私有財產的發展，使部落份子，分成更小的單位，其最後形式，即為家庭。生產的增加，和私有制度的發展，漸使部落內，發生貧富的差別。各部落在戰爭時，奪得了俘虜，起初他們簡單的把這些俘虜殘殺了。後來當人的勞働能夠生產多餘的物品時，他們採用更有利益的辦法，把這些俘虜，轉成奴隸，令其作艱苦的工作。社會內的分工，逐漸進步，剩餘的物品，更是加多，於是貧富的差別，也更是厲害了。

階級與國家的產生

財產的增加，私有財產制的發展，貧富差別的加深，使社會逐漸分出階級的區別來。

一方面因戰時俘虜之轉成奴隸，以及奴隸勞働之普遍採用，所以形成了自由民與奴隸間的階級對立。

他方面在自由民內，因貧富差別的加重，所以形成了貧者與富者的對立。

這些階級的對立，成爲不絕發生的衝突底來源。在階級社會的基礎上，於是就產生了國家。國家的政權，代表富有階級的利益，壓迫其餘人民的反抗，牠利用某種警衛的強迫的機關，來維持現有的財產關係和社會秩序。

貧窮的狀況和逐漸加緊的剝削，不但產生無限的痛苦，而且還引起鬥爭與反抗的烈火。全部古代史，都充滿着這種鬥爭。被壓迫的民衆不絕的起來反抗統治者。這種鬥爭，最明顯的表現於古代的希臘。

紀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在希臘發生極激烈的階級鬥爭，被壓迫者堅決地起來反抗壓迫者，而釀成極大的內戰。在這種鬥爭的環境之中，產生了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柏拉圖的學說。

柏拉圖

柏拉圖時代的社會背景

紀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在希臘發生了極厲害的所謂『貴族派』和『民主派』的鬥爭，在那時，『民主派』的意義是極模糊的，好些貴族，也都自命爲民主派。就是所謂『純粹民主派』也包含着非常複雜的利益相反的社會集團。其中最廣大的社會階層，是農民的成份。在柏拉圖時代之前，希臘的階級關係如下：

雅典是那時所謂「民主派」的中心。那時希臘自由民的頂主要的社會集團有三：（一）貴族地主階級，（二）商人階級，（三）農民及城市貧民。農民要求沒收貴族的土地，他們的騷動，驚動了雅典的安謐。

紀元前五世紀時，雅典戰勝了波斯，成爲强有力的國家。雅典的商業與手工業，得到極大的發展，貨幣經濟已極通行，鑄鐵術也已發明。那時手工業的基礎，是建築在奴隸勞働之上的。非常發展的奴隸手工業，使自由民的手工業者的地位，極大地惡化。手工業者的失業，達到極大的數量。

奴隸勞働的大批應用及市場關係的發展，使商業資本和貴族間的仇視，加重起來。貴族堅決地保持自己的地產，仇視新起的競爭者，自然在民衆起來反抗的時候，他們兩方面還是可以聯合起來的。

雅典在那時算是經濟最發展的國家了。經濟的發展，促進牠作武力的侵略，而征服西亞里及卡法根。

愛琴海岸及羣島上的居民，因希波（希臘波斯）戰爭的結果，都變成了雅典的屬民。除奴隸勞働及豐厚商業利益以外，雅典還獲得巨量的戰利品與貢物。雅典所得的財富，達到極大的數量，許多自由民拋去工作，受國家的供養，因之使雅典上層自由民的力量，逐漸減弱。這種經濟政治的狀

况，使雅典爲整個希臘所痛恨。

雅典的壓迫，甚至比較波斯人還要殘酷和厲害，許多國家，起來反抗雅典。紀元前四六七年，納克索斯地方起來暴動，四六五年，又有法索斯，四四〇年，有薩摩斯；最後到四三二——四〇七年，發生了全配洛波尼斯的總暴動——有名的『配洛波尼斯戰爭』。

在這個戰爭中，各社會集團，都按自己階級利益，而決定自己地位。『民主派』及半無產者成份的影響比較大的城市，歸附於雅典，貴族影響大的地方歸附於斯巴達。有幾個地方，在『分土地』的口號之下，爆發了農民運動。在『民主派』和『貴族派』之間，發生了極端激烈的殘殺。鄉村的農民和城市的貧民，舉起暴動的旗幟，分佔富人的財產，遂殺富有的大戶（在阿爾各斯地方，窮人進攻富人，毆死一千五百人）。

配洛波尼斯戰爭結果，雅典大敗，盡失牠以前的勢力。

柏拉圖對於當時社會的批評

柏拉圖（生於紀元前四二七年，死於三四七年）正是生長於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他正處於雅典失勢衰落的時代。他富於天才，具有精密的觀察力。他看了那時的情形，不能不提出許多社會的問題，不能不加以回答。

他自己是一個貴族，他輕視「民主派」，同時也反對富人統治。他以為中心問題，不在政治上而在社會關係的經濟實質上，他就企圖從新改造這種經濟的實質。

在國家一書中，他尖利地批判當時的社會制度。

他以為在那時的國家中，統治着利己主義黃金崇拜及金錢權力。國家就是處在這種金錢及投機的權力之下。一致的國家，是沒有的，實在講來，在這個國家裏面，分成兩個國家：富人的，和窮人的；他們雖然同住一地，但相互仇視，各思破壞對方。

他以為在這個社會中，最大的罪惡，是財產買賣的自由，因此種自由養成貪慾。在這社會中，投機的恃其金錢的權利，妄行胡為，儼如霸王。他就是堅決地反對這種「霸王」。

他描寫窮人的情緒道：

「窮人蜷伏於國內，用小刃及其他武器武裝起來；他們或是債臺高築，或是備受恥辱，或是二者均有；他們恨入骨髓，要向剝奪他們權利的人報仇，他們反對全地球，急切地等候着總的毀滅。」

同時他描寫富人的情形道：

「富翁曲着腰大施盜竊手段，這是他們的黑良心的活現形，他們好像是絕不顧到他的犧牲者；

同時他們向服從他們政權的人，放射金錢的黃金箭，在這上面他們給這位父親（即金錢），製造富足的後裔（利息），他們在國內，產生了無數窮人和懶漢。」

柏拉圖這樣尖刻地深入地批判當時社會後，就指示這種社會，必趨滅亡。他在國家一書內，說道：

「苦難的巨爐，久已燒得通紅了，當權的人，無力撲滅牠，反之新的燃料，不絕增加，新的火焰，不絕興發起來。」

這種火焰，將要燒死壓迫者。剝削者將成他們自己剝削的犧牲者。」

柏拉圖的改造社會計劃

但是柏拉圖不願等待剝削制這樣的毀滅下去。

他以爲社會，是可以救的，是可以避免毀滅的。社會應該徹底改造，但是怎樣改造呢？

國家應該改造得這樣，使在其內，不會有窮人和富人間的不可調和的仇視，此種仇視，是阻礙着公共的生活，破壞共同的幸福。

爲實現這點起見，第一個條件，就是取消私有財產，但不是絕對的，而祇是限於統治階級的內部。

柏拉圖所設想的，並不是沒有階級的社會，他並不想消滅階級，而祇是想在階級內部改造一下。

階級還要存在，但柏拉圖所設想的階級，非常的奇特；我們絕對不能把牠和現在我們通常所指的階級來比較。

柏拉圖都在他的國家中，提出三個非常奇特的階級：哲學家階級，衛士的階級，勞苦羣衆的階級——從近代科學的意義上講來，這些都是不能成爲階級的。

據柏拉圖意見，前兩個階級（哲學家階級，衛士階級）是統治階級。這是一些最好的公民，他們是精密地從全社會中選擇出來的，他們具有特別的智慧和。

這些統治階級，怎樣做去才好呢？他說道：

「第一，衛士除了非常必需的物件以外，一概不准擁有私有財產。第二，衛士中無論何人，不能擁有房屋或他人所不能進去的庫藏。至於戰時調遣軍隊所必需的東西，那末他們應向居民取得，以作保衛的報酬，數量多少的決定，最多祇限於一年，但也不能更短。他們（衛士）應該整隊的就食於公共食堂，并且一起居住。關於金銀，那麼應該對他們說：在他們的心坎裏，永久是有上帝所賜的神金；對於人間的金子，他們是絲毫不需要的。祇有這樣他們方能自救，并且挽救城市。」

所以衛士應該放棄一切私有財產，而且就是必需的物品也要共同應用，衛士不准有金銀房屋庫藏。柏拉圖以爲這是挽救城市的出路。

接着他更尖刻地規定這種統治階級的作用，他說道：

「他們（衛士）把城市操在自己掌握中，但是他們不像別人那樣，享受城市的財富。實在說來他們祇是僱傭的守衛者，他們坐鎮城市，以保護城市爲唯一的責任。而且他們祇爲麵包而守衛，除了麵包以及和別人一樣的薪水以外，他們是不能再得其他東西的；他們也不准隨自己意志，時常旅行，不准餽送愛人，不准浪費金錢，來滿足任何願望——雖然浪用這金錢使人們快活，也是不許的。」

據柏拉圖意見，城市國家的建設，不是爲着統治階級利益，而是爲着全城市的利益。他說道：「我們建設城市，不是祇爲這個階級謀快樂，而是爲全城市謀快樂。」

在這城市中，據柏拉圖意見不准『財富』和『貧窮』進來。他反對『財富』和『貧窮』，因爲：

「前者（財富）引起奢華，懶惰，和愛好時髦，後者（貧窮）引起日趨新奇的諂媚和狡滑。」他反對財富，同時也反對貧窮，他主張中等的狀況。所以他以爲衛士的主要責任，是『守衛城

市，使財富和貧窮，都不能偷着進來。」

柏拉圖主張哲學家 and 衛士兩個統治階級放棄奢華和豐裕生活，來顧及其他人民的幸福。他以為在這樣的國家組織之下，社會可以達到幸福的地步。社會關係的和合，就是柏拉圖所主張的社會生活的目的。

這就是柏拉圖改造社會的計劃。

柏拉圖的哲學思想

在這上面，我們可以把柏拉圖的哲學思想也簡單的說一下。他的哲學思想，是和他的改造社會思想相聯繫的。

柏拉圖在哲學上是蘇格拉底的弟子，他以為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善』的實現，這就是智識，即哲學的智識。

這種智識，不是在於感性，也不是在於正確的表象：（一）感性不是指出物件的實體，而祇指出物件的外形（二）表象是為巧妙的字句的應用所造成的。所以人不是事物的度量。有人說生活的最高目的，是求樂，每人都可盡其所欲——這種話也是錯誤的。

他以為實際上哲學的中心點，是在企求從死境進到不死之境，從感覺進到精神，從特別進到總

合。

這種不死的創造的要求，就是愛的意志，就是使事物觀念具有生命的意志。

但是什麼是觀念？觀念是一種總的意義，是事物的形態；事物的實體，即包含在這種形態之中。柏拉圖說道：

「當我們用同一名詞，稱呼許多物件的時候，我們祇得一個觀念。」

據柏拉圖的意見，真實存在的祇有觀念；觀念永是存在着。觀念是不變的平衡的，許多事物所共有的，真正存在的，觀念是完全的，事物是不完全的，觀念是基本形態，事物祇是牠的表現。實際事物，祇是觀念的複寫，而且是不完備的複寫。由此可以明白地看到柏拉圖的哲學思想。完全是唯心論的體系。

據柏拉圖的意見，在全體觀念中，最好的是善的觀念。他說：「善的觀念，是現實的及精神的世界底太陽。牠使一切運動起來，牠是合理的……」牠是神靈。

但是觀念與事物，是聯繫起來的，牠們中間的聯繫，就是完美的「愛力」，這是活的力量，是世界的精神。人的精神，是和世界的精神一樣的，其中包含神靈的及非神靈的成分。屬於非神靈的成分的，是感性，志願和勇氣。

人的精神，要認識真理，牠經過記憶，來實現這點，牠不是從外面世界，而是從精神內部去領略事物的形體。

人的精神，具有三種主要的力量：智，心，情；與這三種能力相適應的，有三種善行：智慧，勇敢，謙虛；理性不能與智慧相混淆，理性是精神的合理的基礎。

這些善行的協調，以及最高善行——公平——的統治，就是真正生活的目的。

一看柏拉圖哲學的思想，就可以很容易的了解，爲什麼他在他的理想國內還保留着『階級』。實在說來，柏拉圖理想社會中的『階級』，是和人的精神的三個主要善行相適應的。

哲學家——他們是國家的理性，是國家精神的基礎。他們最高的善行，是智慧。柏拉圖規定他們作教育及立法的事務。

衛士——他們是國家的勇力，他們不但保衛國疆，而且維持國內秩序，但不許剝削和壓迫。

勞苦人民——他們是國家的情感，是國家的血肉。他們應該建立物質世界，滿足必需的社會需要。

在哲學思想上，他以爲上述三種善行的協調，是真正生活的目的；同樣的，在社會組織上，他以爲這三個『階級』的協調，可以造成非病態的，非『狂態』的，健全的城市。

所以柏拉圖的改造社會思想，是從他的哲學思想一貫地下來的。

柏拉圖對於男女關係問題的意見

這是柏拉圖宇宙觀中的最複雜問題之一。

柏拉圖主張徹底改革男女關係。他主張廢除個人的家庭和婚姻，宣傳『公妻』。

柏拉圖主張兩性完全平等。他以為女人和男人一樣，可以參加一切勞働和社會的活動。他說道：

『天然的能力，在兩性之間，是分配得平均的；婦女根據天然能力，也可以和男子一樣，參加一切事務，讓她們不要畏羞，脫去衣服，來操練身體（善行可以代替衣服來遮掩她們身體）；讓她們參加戰爭及管理國家，而不做別的事情。』

確定了女子的地位後，柏拉圖對於男女關係這樣的說道：

『這些女人（指統治階級的——著者），應該為全體這些男子（衛士）所共有。……沒有一個女子，可以單獨和一個男子同居。小孩也應該是公共的，小孩不應知道他們的父母，父母也不應知道他們的小孩。』

他們（男女）共同就食，沒有任何私產，他們將在學校以及其他教育的條件之下，混合起來，

這樣他們將自然產生相互交合的必要。」

所以柏拉圖對於男女關係的意見，可以概括如下：

(一) 柏拉圖堅決反對宗法社會女子在家庭中的奴役地位。他反對女子祇做家事，對鏡弄姿。據柏拉圖意見，女子不是妻子，不是奴隸。她是社會行動者，是朋友。

(二) 柏拉圖主張公妻，主張性交自由。因此所生兒女，也應該是公有的。

柏拉圖的第(一)點，在近代科學社會主義者看來，是絕對正確的。女子應該能和男子處同等的地位，幹同樣社會的工作，享同樣的權利。女子應該同樣是社會的行動者，而不應該是家庭的奴隸。

關於第(二)點意見，公妻主義與性交自由，究竟是不是近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呢？

近代科學社會主義者，這樣的回答道：

「公妻，性的共產主義，和近代社會主義所提出的公有財產公有生產手段的要求，是沒有絲毫邏輯的聯繫的，因為女子，根本不是一種生產手段。」

資產階級社會，正是犯這種病症。近代科學社會主義，主張打破以前的家庭制度，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由戀愛來形成自願的同志式的，相互幫助的一種結合。

柏拉圖學說的階級性

可是全部柏拉圖式的共產主義主張，是貴族式的。

第一，在柏拉圖的『國家』中，這種共產主義的生活，祇限於上層的兩個統治階級。勞苦民衆（農民及手工業者）還是生存於非共產主義的生活中，還是有私有財產，並以其工作來供養他們的統治者。

在這點上，柏拉圖的國家，很像那時斯巴達的國家結構，正確點說，斯巴達正是柏拉圖的社會結構的模型。

柏拉圖的『國家』是建築在奴隸勞動和平民勞動之上的。政權和國家管理權，屬於特權階級，他們自己不做生產工作，由人民來供養，而在上實行消費的，共產主義。所以這是貴族的消費的共產主義。

第二，柏拉圖理想上的改造社會動力，祇是一些特別聰明特別勇敢的人（哲學家、衛士），哲學家變成皇帝，他們能夠預知一切，認識一切。哲學家和衛士，以其聰明勇力，來統治國家，來保衛國家。他們保持『善心』，放棄奢華，來照顧民衆。所以這是十足貴族的唯心的共產主義。

由此可以看到，柏拉圖的改造社會思想，不是根據於民衆之上的，牠祇是超然的貴族底理想。

柏拉圖改造社會學說的批判

就柏拉圖的學說來批判，可以分項的論述如下：

(1) 柏拉圖對於當時社會的批評，是非常尖利的。他指出那時貧人與富人的對抗和鬥爭。尤其尖利的是他對於貧人仇恨情緒及富人卑鄙行爲的描寫。

(2) 但是那時生產技術發展的程度，社會的結構以及他自身的環境，使他跳不出貴族的圈子。第一，他見到那時激烈的階級鬥爭，但他不是主張從這鬥爭中間去解決社會問題，而主張除去鬥爭，來『避免社會的毀滅』；第二他主張勞苦羣衆，依舊處於服從的地位，依舊保存私有制度等等。他們不能參加政治，他們不是改造社會的動力。改造社會的動力，是那些非常聰明的，特別勇敢的而又不自私自利的優秀分子，這些分子，不要勞動，不要顧慮日常生活；他們祇要坐着吃穿，設想好的政治方法。第三，他所提出來的共產主義生活祇限於上層不生產祇消費的統治階級。所以祇是貴族式的消費的共產主義。

因此柏拉圖的共產主義的改造社會計劃，是一種幻想，是沒有真實的意義的，是烏托邦的，沒有生氣的。

雖是如此，但柏拉圖對於私有財產的仇恨以及共產主義思想的發揮，給後代的學者，以極大的

影響。

(3) 柏拉圖改造社會的學說之烏托邦性，是和他的唯心的哲學思想相聯繫的。柏拉圖和其他唯心的哲學家一樣，祇重觀念，而以觀念為根本的因素，一切物質，都從觀念產生，都是觀念的表現。物質要消滅，觀念是永久的。這種唯心的哲學，自然要使他幻想祇有統治階級的「善心」，能夠挽救社會，改造社會，在這點上，他是和許多以後空想社會主義者相同的。

(4) 柏拉圖對於女子地位的意見，說女子應該打破宗法社會式的家庭奴隸制度，應該和男子一樣，成為社會的行動者，和男子享受同樣的權利和地位，成為男子的朋友和同志，以打破一切舊的家庭制度。他的這個意見，是和近代科學社會主義的意見相吻合的。

但是他的「公妻主義」「性的共產主義」，却和近代科學社會主義的要求，沒有絲毫邏輯的聯繫。因為科學社會主義根本不把女子看作一種商品，一種財產，或一種生產手段（資本主義社會正是這樣看）。所以無所謂「公不公」。女子是社會的人。她也是社會的生產者（在經濟上可以獨立）她有與任何人同居的自由（不是像柏拉圖那樣主張禁止她與單獨一個男子同居）。在這樣的狀況之下，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妻」和「家庭」，都要消滅，在新的經濟基礎之上，產生新的美滿的自由的，平等的男女關係。所以「公妻主義」這個名詞，在科學社會主義者看來是沒有意義的。

至於小孩歸國家保養的主張，這是正確的。兒女不是父母的私產，他們是屬於社會的，應由社會來訓養教育。而爲全社會謀幸福。在女子同樣成爲社會的生產者，行動者以後，這點尤其是必需的（在蘇聯現在已經部分地實現了）。而且社會的按照科學方法的訓養，將使兒童的智力體力，更加發展。所以這是有益於全社會的必需辦法（在宗法社會裏父母靠兒子來養老，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老年人都由社會來給養，所以倚兒養老的需要，也要完全消滅了）。不過在這上面，自然不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兒女不應知道父母，父母不應知道兒女』，兒女和父母，儘可以發生某種關係，不過這種關係，已不是宗法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的父子母女關係，而是『社會人』和『社會人』中間的關係了。

雖然柏拉圖的學說，包含烏托邦的性質，但我們在這中間，可以看到許多特出的精采的地方。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在那時（紀元前四五世紀）的生產條件，和社會關係之中，他自然看不到改造社會的真正動力，正確方法，正確道路和正確的新社會結構。近代的科學主義，根據新的社會條件，找得了社會解放的真正動力，正確方法，和正確道路，來實現這種偉大的思想。

與柏拉圖同時的社會思想家

在柏拉圖那個時候，還有許多別的哲學家，發表同樣的或不同的改造社會主張。

在柏拉圖之前，有一位無名的哲學家發表，在其國家一書中，描寫理想國家的情形。在這國家中，全部工業生產，都隸屬於國家，工業階級的分分子，都變為國家集體經濟的雇員。在這國家裏，土地關係，是完全平等的；在結婚時，祇有貧者一方面，獲得婚禮，他想用這種方法來平均財富。

徐農（紀元前三二六——二六四年）主張人類大同，建立世界的國家，特別用力地提出財產公有的意見。據徐農的意見，人祇是社會的一員，整個中的一部分。徐農夢想着那種沒有廟宇法庭和錢幣的社會。他的國家是愛情，和睦，自由的國家。

那時還有一種極有趣的哲學思潮，齊尼學派，為首的是田奧根（紀元前四一二——三三三年）和安替斯芬（紀元前四四〇——三〇七年），他們覺得在當時社會條件之下，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所以他們提倡棄絕實際生活，首先是放棄財產和財產的顧慮。獨立與自由，是他們的理想。

本篇參考書籍：

諾維茨基：柏拉圖

第二節 從古代到中世紀

羅馬帝國時代的社會狀況

建築於奴隸勞動之上的希臘羅馬文化，逐漸崩毀，階級的矛盾，是尖銳起來了。

紀元時羅馬的經濟情形，非常惡化。大地產的興發，公共土地的佔領，不絕戰爭的打擊，農民經濟的破壞等等，使農民的貧窮化，更加厲害，他們很多脫離鄉村，進入城市，充實無產者的隊伍。

在羅馬社會的上層份子中，普遍地舉行投機，浪擲金錢，公行賄賂。

勞苦的自由民的經濟情形，是非常艱苦的。貧民的數量迅速地增加起來。在紀元初，由國家出錢就食於公共飯店的人，已達數十萬。

那時，主要的被剝削階級奴隸的情形，更是慘苦；他們祇是一種會說話的工具，是種物體，而且是種無足輕重的工具。當時羅馬的奴隸與奴隸主的鬥爭，達到極端尖銳的地步。

奴隸的暴動

在這樣慘苦的狀況之下，發生了無數的奴隸的暴動；城市的貧民和失去土地的農民，也很多參加了這種暴動。奴隸首領愛夫納就提出『給茅屋和平，與宮殿作戰』，他們起來作反對羅馬的戰爭，以尋求社會的公平。

在這種暴動中，最著名的是斯巴達克所領導的暴動（紀元前七三——三一年）。他震撼了整個羅馬帝國的基礎。這個斯巴達克之名，竟至成爲近代工人運動的旗幟（一九一九年時德國的斯巴達克團）。

斯巴達克起初領導很少的一團暴動奴隸。後來範圍逐漸擴大，竟至形成了極大的革命軍。斯巴達克，具有極好的戰爭和組織的天才。

斯巴達克軍隊起初以極簡陋的軍器，抵抗精練的羅馬軍隊，在獲得初次勝利後，斯巴達克能以組織及武裝得極好的軍隊，對抗羅馬了。

在兩年之中，斯巴達克及其同伴，把羅馬嚇得膽戰心驚。最好的羅馬軍官都調遣來攻擊這個「強盜」。這位強盜，懷着滿腔勇氣，要來解放他的兄弟；他給奴隸主，以不斷的打擊，使他們有全部顛覆的危險。但是雙方的勢力，終究太平等，而且斯巴達克部下，自己也沒有充分的紀律和完全統一的意志。所以在紀元前七一年時，不管斯巴達克，怎樣英雄努力，暴動終於被壓服了。斯巴達克自己，也死於最後爭鬥之中。

斯巴達克失敗以後，白色的恐怖，真是慘酷已極。一位資產階級歷史家，這樣的寫道：

「……從卡布衣到羅馬，六千十字架上釘着奴隸，這證明堅固秩序的建立和國家法律的勝利。」

恣意淫樂的貴族，又獲得了摧殘數百萬人身體和精神的權力。

所以被壓迫的奴隸的暴動，沒有得到勝利；失敗以後他們中間就產生不自信和消極的情緒。所以在現世界得不到人生幸福時，他們就希望死後在天上獲得美滿的幸福。

基督教的產生

基督教就是這種希望的表現。可是最初的基督教徒，雖是注其信心於天，但還感覺到必須在地上建立新的脫去當時社會罪惡的一種生活。

放棄私有財產；公有財產；共同生活——這就是那時基督教村社的特點。這上面很有些古代共產主義的影響，最初的基督教，正是極大地包含着這種影響的。

基督教是在當時羅馬社會情形的基礎上興發起來的。在基督教產生的時候，羅馬的社會，具有許多新的特點。

侵略的戰爭的減少，使奴隸的供給也減少下來，因之就感覺到勞働力的缺乏。勞働力的缺乏，使大地主所經營的大農莊即所謂「拉的豐地」（牠是以奴隸勞働爲主的），分裂開來，而轉入小地主的手裏。廣大民衆的貧窮化，使流氓無產者增加起來，民衆熱烈地要求改變社會現狀，以謀自己的解放。

但是怎樣去求解放呢？在什麼地方，什麼人會指示這種解放的道路呢？這種道路究竟怎樣呢？最初基督教行動者，很知道古代猶太人的共產主義經驗。譬如法拉維對於顏賽（基督教內的一派）這樣的寫道：「他們非常稱讚公有財產，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比別人富些的人，他們有法律，根據這條法律，任何人在進他們的團體時，應該交出財產供給公用；所以他們沒有不足，也沒有多餘，他們像兄弟一樣，什麼都是公共的。」

於是他們就在這種基督教的共產主義中，求解放的道路，而以基督為解放道路的指示者。

基督是否真有其人，是個疑問（很多人證明他是不存在的），但是即使存在，他的個人在運動中，也沒有操主要的作用。基督不過是解放運動的一種口號、象徵和旗幟而已。羣衆舉起解放運動的旗幟，他們再不能忍受無限的生活的痛苦。他們不自覺地需要改革。至少，他們在艱辛工作及備受痛苦的情形之下，也不得不有一種安慰和希望。

於是上帝及天上的樂園，就成為基督教的一種主要特點，無數萬勞苦民衆，因在現世無力改變他們的生活條件，祇得將全部希望，付諸死後「天上的樂園」。因之天上樂園在基督教宣傳及其整個宗教綱領上，佔據主要的地位。

但是怎樣能進到「快樂的天國」去呢？唯一的有效方法是貧窮。

「富人進入天堂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

「假使要成正果，那麼去把你的一切地產賣了分給窮人。」

於是這種新的學說，就為貧民所供奉。貧民（主要的是城市區域的貧民），就成新學說的堅決的信仰者和宣傳者。所以最初的基督教並不是像許多資產階級學者所說的那樣，是道德要求的表現（這是神秘主義的主張），最初的基督教，是廣大的勞苦民衆社會運動的產物。

基督教學說的實質

這種新的學說，包含許多共產主義的箴言和諷諭。

使徒時代的生活，是極近於共產主義的；萊南在他的使徒一書中寫道：「誰也沒有個人的私產；成了基督的弟子後，他就把一切都變賣掉，而把所得的錢，交與公社……」

「沒有一人說地產是自己的，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擁有土地和房屋的人，都把自己所有產業變賣了，把變賣所得的價錢，奉於使徒的脚下，每人都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

在六世紀時，使徒格里哥里說道：不侵奪他人財產還不夠，誰要是留藏多餘的貧人所需要的東西，那麼他便是殺人犯。

同時依西道爾這樣規定自然法律道：自然法律是「一切人類天然本性所熟知的而非人爲的法

律：婚姻，生產與訓練兒童，公有財產，一切人的平等的自由……」

所以最初基督教的學說，是包含着許多共產主義思想的成份。

但是這種共產主義思想，是完全帶着消費的性質，牠很明白地表現於聖經內『天上仙鳥』及『田中百合』的描寫中，這種『天上仙鳥』，不耕種也不收穫，『田中百合』不勞動也不紡織，但是牠們擁有一切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基督教最初是在流氓無產者中吸收他的信徒，這些流氓無產者，真是像『天上仙鳥』和『田中百合』。

但是最初基督教共產主義之消費性質，祇表示思想對於經濟的依賴。

從基督教初期直到十六七世紀，在經濟方面，私有財產的傾向，遂益加重，在生產方面主要特點，是小的手工業生產方式的統治，此種生產方式，是不能採取集體經營的方式的。

『共產主義與私有財產，這樣奇特地結合起來，使他們主張保留一切人對於生產手段的私有權，而祇要求生活品的消費與使用的共產主義。』

這就是說明爲什麼在那個時代，共產主義不能是別的，祇能是消費的。

基督教院生活的墮落

從紀元以來三四世紀起，古代基督教共產主義生活的最普遍的形式是基督教的寺院。牠們要求

弟子親身作工放棄私有財產。長時期中，寺院不但是共產主義生活的榜樣，而且還是模範的生產公社，牠們盡了極大的文化中心的作用。但是自八世紀以來，基督教寺院的共產主義生活，迅速地崩壞下去。基督教在私有財產制的發展的影響之下，已經逐漸放棄初期的共產主義主張。基督教教堂到五世紀時已經是『畏懼共產主義，比較畏懼投海還要厲害』的了。

在八世紀時，許多貴族子弟和商人女兒，投身於寺院；他們在寺院裏，不是尋找共產主義平等生活的實現，而是爲着遺忘他們私人的悲哀與生活上的失敗。在這時候，寺院已經不是初期時共同工作共同生活的公社了。商人和貴族的湧入，使寺院教堂，變爲非常富足，他們把寺院教堂，握到自己手中，而使自己階級的代表，統治這些宗教機關。

基督教寺院的階級性（貴族及商人）使寺院不再成爲貧民的避難所，而轉成強有力的剝削貧民的工具，這種情形決定了以後基督教思想的發展過程。雖然有些教徒，想和這種腐化的趨勢爭鬥，但是結果都遭失敗，因爲這些改良派的計畫，沒有顧到那正在發展着的生產力，而祇想以『精神救治』的方法，來補救那時寺院生活的腐化。

基督教寺院生活的腐化，是外面的社會原因所形成的。貨幣經濟，已經侵入了教堂的中心使之屈服於牠的威力之下。在這樣的狀況之下，要改革教堂，就要改革全部社會生活，震撼當時社會生

活的基礎。宗教的改良家，不能這樣幹而且不敢作這種的企圖；但是勞苦民衆，勇敢地實行這種企圖，而流成中世紀蔓延各地的農民戰爭的火燄。

農民戰爭與異教運動

這些農民戰爭，是中世紀歐洲歷史（尤其是德國）的最重要的事變。那時一方面城市中的工商業，逐漸發展，他方面鄉村的農奴制度的關係，又已形成。統治的階級，是貴族。他們殘酷不堪地剝削農奴。基督教的教堂，盡力地幫助這種剝削，牠以騙人的虛偽的傳教方法，強迫人民相信教堂是人間苦難的解放者。

培培爾這樣的說道：『新的神甫，建立寺院教堂鐘樓等，佔有了采邑，人及牲畜，諸侯很慷慨地把這些東西供給他們；下層民衆，在傳教師的影響之下，信奉着他們，希望因此可以進入天堂。下層民衆自願地把他們全部財產，奉獻出來，作為寺院或教堂的產業，並自願地使自身及其後代，成為教堂的屬民……』

因此這時代基督教的教堂可驚地富裕起來，教堂不但成為貴族商人的剝削的工具，而且自己也變成真正的剝削者了。

同時，教堂成為絕頂淫亂的場所。男子及女子的寺院，在淫蕩的行爲上，相互爭雄。教堂與寺

院，不僅是剝削勞苦民衆的機關，而且更是統治階級的肆淫之地。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教堂與寺院，就成爲勞苦民衆所恨入骨髓的對象。教堂寺院的極端殷富的情形剛和農民及手工業者的經濟狀況成反比例。

中世紀時代加於鄉村的賦稅，重得不堪。可以說從農民降生時起，一直到他死去時爲止，無日不在五花八門的苛捐雜稅的壓迫之下。

手工業者的經濟狀況，也是非常的壞，特別是那沒有組織在行會中的極大部分的手工業者。

在這樣的中世紀的狀況之下，就發生廣大的勞苦民衆（首先是農民）的暴動，反對那時殘酷的剝削制度以及進行這種剝削制度的教皇政權。

這是一種反對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剝削壓迫的運動。但這種運動，可不是要求完全從教堂中解放出來，而祇是要求把教堂從教皇及天主教的剝削傳統中解放出來。

這種宗教改革的觀念，是顯明地根據於勞苦民衆要求解放的運動上的。怎樣去求得解放呢？那時的勞苦羣衆於是就回溯初期基督教使徒時代的共產主義生活——財產公有，犧牲自身利益，互相幫助。

在異教共產主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特點。此種異教共產主義運動，延長四世紀（從十世紀

到十四世紀），這是一幅英勇的勞苦民衆鬥爭的圖畫；他們爲要求得自身的解放，窒死於教皇裁判所的烟火之中，燒死於神聖的火爐之內，戰死於信奉基督的武士的利刃之下。

本篇參考書籍

恩格斯：論原始基督教史

第三節 異教共產主義

異教共產主義的分派

異教共產主義在各國採取不同的名稱，但在許多異教分派之間，原則上的區別，是沒有的。

在意大利北部及法國北部，他們採取佛爾登司的名稱；在意大利北部，他們採取拍特倫或『傳道弟兄』的名稱。佛爾登司派在德國也有。在法國阿爾比城附近，他們被稱作阿爾比派。在英國，異教統派，採取羅拉爾特派的名稱，在尼德蘭（即今荷蘭比利時），被稱爲比加特派及比琴派等。

但是他們合起來稱爲卡泰洛派（希臘字 Katharoi 即純潔之意）。卡泰洛派的運動，開始於十世紀，從保加利亞蔓延於全歐洲，在十二，十三世紀，達到最繁盛的地步。他們學說的實質，在

於重興古代使徒式的公社；他們否認私有財產和正式教堂的教條。他們提倡使徒的善行（最主要的是貧窮），而企望禁慾主義的生活。根據法庭上的材料我們可以知道卡泰洛派學說最主要之點是財產的公有。

佛爾登司派

在十二世紀，開始傳播佛爾登司派的學說。這派的創始者，是一個里昂的商人，叫彼得·佛爾杜司（由此產生佛爾登司派的名稱），他把自己的財產，分散給窮人，而終身為窮人盡力。於是佛爾登司就被稱為『里昂窮人』，他們的信徒最多是在里昂的織工中。

佛爾登司派要求嚴格的共產主義，而且還否認婚姻和軍隊的服務。實行這些條件的人稱為『完成者』（教師），不能完全實行的人，稱為學徒（朋友），學徒可以結婚，而且甚至可以私有財產。

佛爾登司派遵守嚴格的德行，非常愛好勞動，而且極好學問。他們對於人民的影響，大到這樣地步，使教皇及特權階級終於大舉興兵，整幾年地進攻他們。阿爾比派被教皇軍隊所敗，幾被殺盡。但是阿爾比——佛爾登司的異教，還在別個形式之下，繼續存在。

拍特倫或『傳道弟兄』派

此派發展於意大利北部，教皇對於這派，也以慘酷無比的流血手段，來撲滅他們。這派的領導，是農民薛加萊里及其朋友與門生獨爾欽諾。在一三〇〇年，薛加萊里被捕後，被燒死。獨爾欽諾及其美妻麥加里得繼續他們朋友的事業，領導暴動的農民，血戰七年，以圖消滅他們所痛恨的教皇的權威。

挪威拉和薩伏依的貴族，盡興軍隊來進攻獨爾欽諾派。獨爾欽諾派困守於雪山之中，既乏糧食，又凍得不堪，但是他們總是堅持到底，在最後的一戰中，他們一一五〇個戰士，死了一〇〇〇人，其餘一二五人因飢餓之故，甚至無力使用武器，因之被捕。獨爾欽諾及其妻，連同他人，被焚而死。

傳道弟兄派和佛爾登司派不同，他們帶着戰鬥的武力的性質。這是歷史上極可欽佩的勇敢到極點的，勞苦民衆的武裝暴動（牠是帶着農民的性質的）。但是他們經過七年鬥爭，終於被統治階級備極慘酷地焚於血泊之中。

比加特派

比加特派（意爲窮人）傳播於尼得蘭，德意志及法蘭西。這是一種共產主義式的獨身手工業者聯合，其中最主要的分子是織工（女的聯合會，叫作比琴）。他們共同組織勞動公社，過着非常

刻苦的生活。

比加特派也和其他異教派別一樣，受到非常嚴厲的壓迫。不過有時他們能夠適應當時的政局，利用某些貴族的幫助（這些貴族要利用他們來反對教皇），所以能夠繼續存在。後來他們蛻化爲通常的宗教派別，而融化於正式的教堂中了。

羅拉爾特派

羅拉爾特（按義即鳴不平之意）派，發展於英國。英國異教共產主義的發展，是和英國反對教皇的運動相聯的。在英國，非但下層階級，就是上層階級，也是反對教皇的。這種仇視教皇的情緒，促進了異教運動的發展。

英國的異教運動羅拉爾特派，發源於法蘭特里亞（現在比利時的一部），在那時，法蘭特里亞爲紡織工藝極發達的地方，英國在十四世紀初即企圖吸引法蘭特里亞的織工，在這世紀末，極多法蘭特里亞織工帶着他們的手藝和羅拉爾特思想移住英國。在羅拉爾特派的宣傳中，最主要之點，是原始平等的要求。他們這樣唱道：

「當亞丹耕田夏娃織布的時候，那裏有貴族呢。」

所以他們主張貴族是沒有存在的權利的。

羅拉爾特首領約翰比爾，華特泰洛，傑克斯特洛，在一三八一年領導暴動農民，進取倫敦，甚至逼迫英皇不能不恥地逃亡。那時地主企圖恢復已經消滅的農奴關係，這就是農民對於地主的回答。農民暴動起來，一方面在上述領袖的指揮之下，勝利地進攻倫敦，他方面在約翰立特爾斯特利鐵的領導之下，爆發暴動於諾福爾克，而且奪取了諾維赤。在這樣狀況之下，英皇及貴族，不能不表面表示讓步，允許承認農民身體的自由，取消許多貴族的特權。統治階級，以這種假裝讓步的方法，欺騙農民，令他們分散，等他們散去以後，當局就屠殺暴動首領及數百農民，英皇收回了他的約言（但英國的農奴制，從此永遠消滅了）。

在這次運動中羅拉爾特派的作用，特別顯著，英國統治階級於是對羅拉爾特派施行最殘酷的屠殺方法：

「每個羅拉爾特派人，一經發現，即當作重犯，處以死刑。」

英國統治階級，雖然屠殺羅拉爾特派的肉體，但是總不能阻礙他們所抱的革命思想的發展呵。

泰包爾的異教共產主義運動

當英國羅拉爾特派運動失敗之時，在歐洲大陸波西米亞（現在捷克的一部）地方，發生偉大的泰包爾的運動。

「在俄國與德國革命以前五百年，即在一四一八——一四二一年，泰包爾是歐洲各種異教運動及共產主義思想的中心」。這句話，並沒有說得過分。真的，在十四世紀時候，一切在別國受嚴重壓迫的共產主義傾向的行動者，都匯集到泰包爾來；法國南部的佛爾登司派及阿爾比派，德國及尼德蘭的比加特派等，都逃來此地。

城市工商業的發展，銀礦的開採是那時波西米亞財富及經濟發展的來源；此種發展，吸引了許多外國企業家，特別是德國人，他們把大部分工商業，奪到自己手中；因之除社會的矛盾以外，又產生了民間族的矛盾。

在古斯（教士及教授，生於一三六九年，一四一五年六月六日被焚死）領導之下，發生了廣大的羣衆運動（這個運動，有時也就稱爲古斯運動）。起初，這種運動，純粹帶着反日耳曼，反教皇的性質。所以參加這個運動的，非但有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而且還有波西米亞的地主武士和教士。

因之在這個運動中，就分成兩派：一派是貴族市民的（稱卡立克斯丁派），另一派是工農的。工農一派包括鄉村和城市的工人，手工業者，貧農等等。他們主要的目的，不是在宗教上，而是在社會關係上，他們帶着共產主義的革新的思想。

一四一五年是堅決鬥爭的一年；古斯的被殺，使穩健派共產派都起來反對日耳曼人及教皇的威權。教皇方面派遣十五萬武士進攻古斯派，但是因他們堅決的抵抗，不能不後退。在一四三三年，他們締結了和約，利古斯派作了許多讓步，但這些絕不能滿足共產派的要求。

在和教皇的武士鬥爭時，共產派作了最大的犧牲。共產派需要更多的勝利。共產派相互以兄弟相待，相互均分，不知有『你的』和『我的』之別。他們的思想，是：

『在大地之上，不應有皇帝統治者，和屬民；賦稅及貢獻，應該取消；沒有人應受強迫，因為一切人都是兄弟姊妹。』

他們在泰包爾建立自己的統治。他們的統治，繼續了十九年（一四一五——一四三四），一四三四年五月三十日，泰包爾在武士的反革命的攻擊之下，被滅亡了。李伯爾之戰，在其激烈和流血程度上講來，是歷史上所罕見的；泰包爾的革命者，是寧死不降的。

泰包爾之所以能夠維持得這麼久，是因為他們有極好的軍事組織，和極嚴格的極有紀律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是充分軍事化的。泰包爾派在歷史上第一次根據於普遍徵兵制度，而建立常備軍。他們第一次實行按軍器分配，行軍操練等等軍事的原則。

『在這些上面，他們和中世紀不同，他們是新的軍事學的創造者……泰包爾派的熱誠和無量的

精神，更充實了他們的軍事力量；他們不知有妥協及半途而廢的舉動。他們除了戰勝或就死以外，不知有第三條出路。他們成爲歐洲最勇敢的戰士。他們以軍事的力量，挽救了古斯的革命，好像以後一七九三年聖糾洛特派挽救一七八九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樣。」

泰包爾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他們的社會組織，是和那時波西米亞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形成了矛盾，他們沒有強大的生產力，來作他們社會組織的基礎。第二，他們雖有精良的軍事技術，但沒有正確的經濟政治的政策，這上面的原因，自然還是在於那時的經濟發展的幼稚。

泰包爾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革命思想，散播於全歐而釀成燎原之火。

偉大的農民戰爭

泰包爾失敗之後不久，在德國發生偉大的農民的暴動（一四七六——一五二五年）。

泰包爾失敗，他們的革命精神，還是徘徊於歐洲，到處驚擾封建主的清安。泰包爾的宣傳者，散布各處，直至英國與西班牙。

「德國多芬乃的人民；餽送錢財到波西米亞，幫助泰包爾派，他們也遵照泰包爾派的方法，打擊封建主。在德國南部泰包爾的使者最多。」

泰包爾的影響，在薩克森及法蘭可尼亞，最是強大的。這是無疑的，因爲在薩克森，有很多的礦

產，牠從十五世紀末起，已成爲巨大的工業中心，住着很多的革命思想的工人。芝唯考（Zwicken）城的織工和礦工，第一次公開宣佈他們的共產主義生活。有名的德國農民戰爭的首領，苗宰爾（Muntzer）也就是從芝唯考的共產公社中出來的。此外在法蘭可尼亞還蓋臨了波西米亞人發法爾。他進行有力的共產主義的宣傳，聲說將來總有一天使「貴族及諸侯，不得不每日爲工錢而工作。」他甚至準備暴動，但因農民還相信諸侯，所以結果沒有實現。可是以後許多次的農民暴動（一四九三年，一五一四年等）無疑地是和泰包爾的宣傳有關的。

那時農民的狀況，真是苦到絕頂。賦稅和貢款，重到從來未有的地步，羅馬的教堂，在這上面和日耳曼貴族，相互爭雄。農民對於他們，都痛恨到極點。教堂的剝削性質，是絕頂顯明的，民衆熟知教堂在榨取進款時，是什麼卑鄙齷齪的手段，都會用的，牠甚至榨取妓院。貴族的剝削更不要說。但是貴族對於教堂，也是採取敵對的態度，因爲教堂是貴族在剝削民衆上的競爭者；教堂也是和貴族一樣，榨取民衆以致富，所以使貴族剝削的範圍，不能不爲之縮少。

至於城市平民，手工業者及工人，則因生活的昂貴，工資的低下，和幾個大商行的壟斷，情形也是非常的惡化。

培培爾在其德國農民戰爭一書中，這樣的寫道：「在一五一七年時，一般的騷動，達到這個地

步，使大的爆發，祇需要一個外面的原因就夠了。……不滿情緒，籠罩全體人民，大家都感覺到大的變動是快要來了……」

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就是這種「大變動」。這種改革運動，是德國經濟發展的結果，那時德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和教皇的統治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馬丁路德就成爲這種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

馬丁路德，及其叛變

馬丁路德（一四八三——一五六六）是薩克遜礦工之子，起初極爲勇敢，後來却成爲最可恥的叛徒。在起初時，他出來堅決的反對教皇，諸侯，貴族及商人；他稱呼他們爲農民的掠奪者和壓迫者，他號召農民，起來作真正的革命，「濯手於宗教剝削者的鮮血中」，但很快的他就改變了這種革命的情緒，叛賣了農民的利益，而出來保護貴族及諸侯的政權。

在一五二二年時，路德已經出來反對維登堡地方的革命運動，在一五二四年從糾林根和薩克遜回來之後，見農民戰爭之日益發展，遂盡其能力，出來阻遏這種革命運動，他對農民說道：

「你們應該忍受。受苦，受苦，十字架，十字架，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這就是基督教徒的本分。這些痛苦和你們所擔負的工作，正可以挽救窮人的靈魂，不然窮人就不知有困苦，他的生活，就要得着滿意。」

當農民唾棄路德的勸告，而堅決地行動起來時，路德就怒髮沖天地咒罵農民道：「對於他們（農民）應該驅殺、窒死、殺戮、殺戮，好像殺戮瘋狗一樣。」

路德的卑鄙和可恥，殘酷和惡毒，在比其致諸侯的宣言中，更達到空前未有的地步，他寫道：「所以親愛的先生們，現在解放、挽救、幫助、憐憫窮人吧，現在用盡一切力量來斫伐、斬戮和屠殺吧……。」

「應該擊殺一切農民……把乾草包住他們的頭，不要聽他們的話，他們是沒有理性的，——讓他們受鞭笞和軍器的拷打吧，這是他們所應受的。讓槍彈鳴響於他們中間吧，不然他們將更要做壞過一千倍的事。」

所謂「偉大宗教改革家」對於農民的仇恨以及號召屠殺農民的殘酷，是歷史上所僅聞絕見的。但是農民在革命的領導之下，還是爆發偉大的農民戰爭。

苗宰爾及英勇的農民戰爭

湯麥司·苗宰爾生於一四九〇或一四九三年（真確年分不詳），家庭富有。長大時變為教士及教師，一五二〇年到芝維考城，和路德相接近，堅決地出來反對教皇的權力。

不久以後，苗宰爾成為卡特林教堂的教士，這個教堂實在說來，是手工業工人的俱樂部，苗宰

爾在這中間與傾向於共產主義的人物爲友，而養成他的革命的思想。

一五二一年當路德表示反革命態度的時候，苗宰爾就堅決地和他決裂。在路德領導之下，貴族及有產者，瘋狂似地準備向農民工人進攻。苗宰爾遂積極準備領導農民工人，起來反抗。他以苗爾好斯爲根據地，一方面製造軍械，訓練農民，他方面企圖與附近曼斯費爾特的礦工聯繫起來。苗宰爾在致礦工的信裏，說明革命情勢的緊迫，勸他們立刻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不要相信統治階級的甘言蜜語及偽善態度，結末說道『幹呵，幹呵！趁鐵紅時打罷！……當惡人存在時，你們是不能解脫人類的痛苦的。當那些人統治你們時，你們是不能說到上帝的。幹呵，時間已經到了……。』在這段信裏，可以明白地表現出苗宰爾的勇敢和堅決的性質。他真是恩格斯所說的『革命的平民』。

除組織的工作以外，苗宰爾還致力於文學宣傳的工作。在一五二五年以前，他已經發表了許多著作（德意志的彌撒、抗議、現在宗教世界中的錯誤信仰）。在他的著作及信札中，苗宰爾發表他的學說。其要旨如下：

財富和榮譽，是不能並立的。不能同時供奉上帝及財富。誰要是競逐於財富，他就不能不脫離上帝。祇接受幾句聖經裏的詩，是不夠的——人民饑餓着，他們要吃東西。

『看罷，我們的統治者及諸侯，是高利貸制及盜賊行爲的主要擁護者。他們把一切生物，當作

自己的財產。水中之魚，空中之鳥，地上之植物——一切都屬於他們。以後，他們在貧民中，傳播上帝的教言道：「上帝說，不要偷竊」，但是他們自己絕不遵守這點。所以他們迫害全體人民，掠奪全體生人，貧苦手工業者及農民。」

苗宰爾以爲這是貧民騷動起來的原因之一。要消滅這種騷動，祇有一種方法——就是消滅私有財產，實行財產公有。

據苗宰爾意見，貴族是笞撻世界的鐵鞭。他們簡單的祇是劊子手及警衛兵，這就是他們的職業。應該把他們肅清。能夠做到這點的，祇有萬能的信仰（這點是苗宰爾學說中的唯心的空想）。苗宰爾非常稱頌柏拉圖及柏拉圖在其國家一書中所描寫的共產生活。他以為信仰能夠幫助着去造成這種優良的人民。

在苗宰爾的根據地苗爾好斯的公社中，也實行消費的公產。在這公社中，什麼都是公有的。誰要是需要麵包或布料，他就可以根據基督教的權利，向首先遇到的人要求。因爲根據苗宰爾意見，耶穌的基本原則：『是一切都是公共的』（*Omniasunt Communia*）。

但是苗爾好斯的公社，是並不大的，而且在敵人四方包圍之中。苗爾好斯的極大部分人民，又是富足的手工業者。他們擁護比較和緩的法發爾。所以苗宰爾在苗爾好斯處着一種孤立的地位。苗

宰爾爲準備『最後堅決的鬥爭』起見，率領了三百同志，棄去苗爾好斯而趨於法蘭克好斯（這地方一則在軍事上形勢較好，二則接近曼斯費耳特礦工）。但是，苗宰爾對於礦工的希望，沒有實現；法蘭克好斯之戰，苗宰爾領導下的八千未經軍事訓練的農民，對敵八千有極好訓練和武裝的三個諸侯的軍隊，結果苗宰爾軍隊戰敗，苗宰爾被敵人所擄，而被殺。一星期後，苗爾好斯亦被陷，法發爾及其同志亦被殺。失敗後，諸侯屠殺五千農民，處死三百俘虜，泰包爾以後的第二個共產公社，就於是終結。

苗宰爾失敗之後，諸侯大舉進攻，逐一消滅農民武裝的力量。總計被殺的農民，達十萬以上，農村公社及農民的土地被奪，加於農民的賦稅，更絕大的加重。農民的情形，更形惡化了（他們是以後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力）。

在這個英勇的鬥爭中，農民的政綱，是非常低下和狹小的；試舉有名的十二條要求來說。牠要求廢除農奴制度的身體的束縛，及工股制（第三，六條）減輕債務（第八條），取消封建式的苛捐雜稅（第十一條），村社的民主化（教士的自由選舉，第一條），以前農村公社財產的恢復（第五，十條）；除此以外，第十二條要求農民可以保有一種權利，使他們在將來可以提出適合於聖經的公平的要求。

雖然這些要求，是非常低的。但是農民爲着這些要求，却不知流了多少鮮血。

再浸禮教徒的運動

在苗宰爾所領導的偉大農民戰爭失敗以後，再浸禮教徒的運動，對於社會主義史比較有些意義。再浸禮教徒，反對富有的教堂而在德意志西北部苗斯泰建立了他們的統治。

那時各國（荷蘭，瑞士等）傾向共產主義的人物，都匯集到苗斯泰來。在苗斯泰城建立了共產制度，但這共產制度，是極有限的，因爲私產祇在軍事需要的部分才被完全廢除。這個城市，處在敵人四面包圍之中，英勇地支持了一年半。食糧的缺乏與外援的斷絕（尼德蘭阿姆斯特丹的暴動失敗），使這城市經過奮不顧生的鬥爭以後，終於力竭被陷。德意志的再浸禮教徒的革命運動，於是完全被破滅了。

泰包爾，苗爾好斯，及苗斯泰三個公社，在社會主義史上，是佔着光榮的地位的。

在他們之後，還可以特別指出十六世紀初至十七世紀初的「胡德弟兄派」，他們在奧斯泰利及其他地方，建立共產公社。在他們公社之內，家計及一切財產，都是公共的。生產在可能的範圍之內，也是共同經營的。這種共產公社，差不多存在了一百年，他們的經營，獲得極大的成功，因之引起各方面的危懼，在一六二二年，這種公社爲皇帝命令所禁止，而被驅散。這些公社的歷史，

是社會主義史上極有趣味的一頁，他們是中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較發展的成果。

本篇參考書籍：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培培爾：德國的農民戰爭

貝爾：社會主義通史

第三章 從湯麥司·摩爾到馬克思

第一節 湯麥司·摩爾

十五六世紀時英國的政治經濟狀況

當歐洲大陸上農民戰爭普遍蔓延，公侯貴族瘋狂似的殘殺農民之際，在英國正完成着『羊吃人』的過程。

十四世紀末，英國農奴制度消滅了。從此時起，特別是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大批農民被迫脫離鄉村。在這時候，『無益地按戶看守』的封建警衛隊，取消了。大批農民，被驅至市場上，變成『自由有如飛鳥』的無產者。

英國那時在海外市場上正和西班牙進行激烈的競爭。羊毛爲那時一種非常重要的商品。因毛織手工業的發達，對於羊毛的需要，也迅速地增加起來。英國那時以大批羊毛供給歐洲大陸的毛織手工業。羊毛成爲海外經濟鬥爭的一個有力工具，羊毛事業，也成爲最有利的一種事業。『羊毛越多

越好』這就是英國新起的資本主義的鬥爭口號。

在這樣狀況之下，英國封建主就大規模地佔據農民的耕地，擴大畜羊的牧場。封建主利用國家的法律，大批圈地，把農民從他們世代耕種的土地上驅逐出來。封建主成爲土地的全權統治者。因商業的發展，英國封建主對於貨幣的需要，更是加重。「舊的封建貴族，在封建大戰爭中獲得巨利，新的顯貴者，是他們當代的產物，對於他們，金錢是最強大的力量。」（資本論）

因之，「耕地之轉爲牧場，就成爲封建主的口號」。

哈立孫在其英國記述一書中，描寫那時的情形道：「農民的住宅和工人的小屋，強迫地被毀，或聽其崩壞。如果我們把現在每個武士的采色和舊的地方誌比較，那麼可以看到無數的房屋及小農經濟，都被消滅了；現在土地給養更少的人口；雖然許多新城市興發起來，但好些城市，確是衰落下去了，……我儘可以敘述好些城市和鄉村的情形，這些地方，完全被破壞，而轉成羊的牧場，在這些地方，除大地主的莊院以外，是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湯麥司·摩爾在其烏托邦中，更生動地描寫這種過程：「無數的羊羣，現在（指十六世紀初）散佈於全英。這種到處馴順不食的動物，在你們那裏（指英國）變得這樣殘酷和貪饞，使他們兇狠噬人，把人從土地上，從世代所居的地方、房屋及鄉村中驅逐出來。……真的，在精良的寶貴的羊

毛產生地，顯貴的富人，甚至可敬的主教，都匯集攏來，佔取土地。種種特權及采邑的收入都不能滿足貪狠的人的要求；他們宴會遊浪，任意作樂，增加社會負擔，絲毫無益於國家——這些在他們看來還不夠。在幾英里內，他們廢除任何土地的耕種，而把土地轉成牧場；他們掃蕩房屋及整個鄉村，祇留下一些教堂，而且這些教堂，也祇是作為小羊的廄舍。因他們的努力，人口最密耕種最精的土地，都變成了荒漠……。」

陷於金錢熱的地主，不恤用盡一切方法，來達到他們底目的。「他們或是以欺騙方法，逐出誠實的農民，或是以暴力的方法，驅走強硬的農民，最多農民也祇有在經過長期逼迫和訴訟之後，出賣他們的財產……這些流離失所的農民，……棲息於田野之間，道路之旁：男的，女的，寡婦孤兒，老父以及懷抱小孩的母親等等。他們淚如雨下地離開他們所由誕生的屋子，離開給養他們的田畝，而不知道何處是容身之地。」結果不得不流為竊賊，而踏上絞架。

這種農村的破壞，農民之失去土地，殘酷的刑罰——這些正是英國資本主義前進的步伐呵。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英國的牧羊業，迅速地發達起來。有些大地主竟擁有二萬四千頭的羊。羊確實的「把人吃了」。

英國政府見着農民經濟可怕的破壞，曾頒布多種法律。牠頒布了恢復農民房屋，農民田莊限制

羊的數量等等的法律。但是結果這些法律，祇成紙上空文，牠們那能影響這種破壞農民經濟的過程呢！

同時，宗教的改革，更使對於民衆的剝削，變本加厲。

「寺院的取消，使依此爲生的人，都轉成無產者。寺院的產業或是贈送給朝廷的佞臣，或是極端低廉地賣給投機者——農業資本家及城市商人，他們驅逐大批的世代耕種的佃戶，而把他們的經濟，合併起來。貧窮農民對於某部分教堂土地的法律範圍之內的權利，也不聲不響地被剝奪了。」

（資本論）

英國政府對於這種流離失所無處可歸的農民，更頒布了絕頂殘酷的刑法。在一五三〇年，頒佈這樣的法律：「老年的及不能勞動的人，可以有權求乞，至於強壯的遊民，則應受鞭撻及監禁的處分。應該把他們縛於押車上，打得他們鮮血奔流。那時他們應該發誓回到故鄉或前三年所住的地方去作工」。在一五三六年反遊民律，規定下述的刑罰：二次犯遊民罪的，鞭打及割去半耳。第三次，當作重犯及社會的敵人，處死。這些法律，不像恢復農民田莊等等的法律那樣；牠們是極端殘酷地被執行的。在亨利第八統治之下，殺了七萬二千的「大小竊賊」，每年差不多有二千人。

「教堂財產的掠奪，國家土地的偷盜，封建財產及民族財產之轉爲近代私有財產——這就是農

村方面原始資本積累的各種不同的方法。」（資本論）

湯麥司·摩爾的思想，以及他的烏托邦一書，就是在這種慘酷的實際情形之下形成的。

湯麥司·摩爾生平事蹟

湯麥司·摩爾，在一四七八年生於富裕的有產家庭裏，得到那時最高等的教育，畢業於牛津大學。他和那些人文主義的代表，如約翰珂萊，愛拉鹿特丹等，過從甚密。

二十六歲時，摩爾已是英國國會議員；在國會內他迅速地成爲反對派的一個首領。英皇亨利第七以尖刻手段，壓迫這個青年的反對者，拘禁他的父親，結果使摩爾不得不脫離社會的活動。在亨利第八統治時，摩爾重新回到政治舞臺上，甚至居大臣的地位。以後在宗教改革問題上和亨利第八決裂，摩爾不願意幫助英皇利用宗教改革來謀自己利益的舉動，所以一五三五年六月六日，被誣爲背叛國家而處死。

摩爾是富於天才的人。他根據那時英國的殘酷社會狀況，思索改革社會的道路。他的理想，表示於關於更好社會生活組織及新島烏托邦的金書（簡稱烏托邦）。烏托邦（Utopia乃希臘字，意爲子虛，烏有之地）一書，分兩部，採取幾特羅台與摩爾談話的形式，在這本書裏，摩爾把他對於當時社會的批評以及新社會的建設計劃，都敘述出來了。摩爾已經在新起的資本主義中，見到了將

來代資本主義而興的社會主義。

摩爾對於當時社會的批評

摩爾在烏托邦一書中，首先批評那時君主政權的本質。

他指出君主的政權，是根據於不公平，人民無權，壓迫等等的基礎上而存在的。他說道：『貧窮是專制國家的基礎；皇帝無限地擁有他的一切屬民的財產和生命；人民祇在他願意的時候，方才能夠利用自己的財產，這就是現代國家組織的政治道德的基礎』。接着他又說道：『人民爲着自己，才造成皇帝，而不是爲着皇帝自己，造成皇帝；人民在上面建立統治者，爲的要寧靜地平安地生活，而不怕敵人的攻擊；統治者的神聖的責任，在於比私事還更用心地注意於人民公共的幸福。他應該像忠順的牧羊者一樣，犧牲自己把羊羣引到最豐茂的草場上去。』

但在實際上絕對不是如此。君主絲毫沒有顧到這種指示，他們祇顧到自己的光榮及財富。戰爭與講和，賦稅與法庭，犯法者的處罰及這些法律的草定，這就是近代統治者的治國綱領。近代的統治者，祇以『暴力，壓迫，掠奪，使人民完全陷於窮困地步』等等的方法來維持他的權位。

非但君主不好，就是這國家內一切組織，也都是不好的。這國家的顯著特點，首先就是貧窮。貧窮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摩爾回答道：「社會貧窮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顯貴者」的衆多，他們像遊浪的土蜂一樣，依靠他們親近者的工作來生活，叫他們耕種自己的土地，吮吸佃戶的精血，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別的方法，他們是不知道的。」

但是禍不單行；這些「顯貴者流」，還有無數的傭僕侍從；當主人沒有把這些僕人驅逐以前，他們也是要由人民來給養的。他們在被驅逐後，祇有一條路——偷竊……。

這種不公平的有害的社會制度，保持於英國，法國及其他各國，這種制度，有這樣的工具如常備軍等等來保持。摩爾對於這種軍隊，是非常痛恨的，他叫他們爲「社會的癰疽」。

摩爾說道：「無論如何，我總不能說在戰時給養這些軍隊是對於你們有益的，這些軍隊，在和平時候是一種傳染病。」

根據摩爾意見，這種常備軍，將讓步給那種由農民及手工業者根據民警原則而建立的軍隊。

不好的法律，嚴重的刑罰，常備軍——這些還不是這個社會的唯一罪惡。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別的。

奢華和浪費，達到可驚的程度。賭博，淫蕩等等——這些都是近代社會所以要崩裂的原因。

摩爾所主張的改造社會方法

這樣的惡社會，應該怎樣改造呢？在這上面，摩爾和其他烏托邦主義者一樣，找不到出路。在摩爾學說中，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統治者勸告，叫他們回心改意，來解放民衆，來醫治民衆痛苦。所以他熱烈向統治者宣告道：

「醫治你們祖國的這些創傷吧！逼迫你們的有力的破壞者，重新建立他們所破壞的鄉村及農莊，至少也要把土地讓給那些願意恢復舊業的人。消滅富人的自利主義吧！剝奪他們積累財富榨取進款的可能吧！廢除宴樂吧！讓農業發展起來，建立工廠，來製造羊毛，建立其他工業部門，使那些因惡運而為遊民為竊賊的人，可以有工做……」。

這是烏托邦主義者的特質。他們以為這種勸告，可以醫治社會的缺陷與人民的痛苦。

在別一處，摩爾也勸告專以榨取為生的特權階級，拋棄自己的驕傲與懶惰，阻止不公平的行為，並建立「行善的機關以防止惡事及消滅惡事的胚胎」。

摩爾以為人格是歷史上社會生活上最重要的因素；受教育的，有理性的，有哲學訓練的，具完美道德的人格，可以決定其他一切。他說道：「如果人不完備，那麼什麼東西都不能完備。」

至於社會的組織，那麼在摩爾看來，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社會的組織，也是人構成的，所以據摩爾的意見，歸根到底還是一個人格問題，人格不完備，什麼東西都不能完備。

摩爾希望，賢明的統治者一出現，民衆痛苦，就可以解除。所以他描寫烏托邦的皇帝道：

「在這個國家裏（烏托邦），皇帝在登位的時候，禮祭上天，并且嚴肅地宣誓，在他的百寶箱中，金子不超過千磅，銀子也不會超過同樣價值……他要用這種方法來統制他屬下的貪心，阻礙他們榨取民衆以求富，他之所以儲藏金銀，有兩個理由：第一，他要儲藏一些流通所需的資本，以備商業恐慌時的需要；第二，他企圖以這種方法，限制賦稅及國家用途的增加，使皇帝不能應用超過上述法定數目的財富，以供自己的浪費並作不公平的舉動。這樣的皇帝，是惡人的威脅，誠實人的景仰者。」

這是哲學家的皇帝。在這上面，摩爾是和柏拉圖，具有同樣的意見。他以爲人類祇在哲學家統治的時候，方才能夠獲得幸福。哲學家是最聰明的最完備的人。在他們的領導之下，社會也能變成完備。

但是哲學家未統治以前，是否有某種方法，來減少人民的痛苦呢？摩爾回答道，有的；他舉出了幾種方法，如：限制錢財及土地的所有，規定最多祇能達到某種限度等等。但是這些辦法，祇是治標的，他說道「這些辦法，祇能減輕及醫治社會機體的創傷，但牠們不能回復社會機體的力量及健康……」

摩爾以為這些辦法，是不夠的，這上面還要有更徹底的辦法；他以為此種徹底辦法就是在於徹底改造社會關係，消滅私有財產，建立共產的生活。他說道：

「當每個人擁有自己的私產時，不要希望社會機體的力量與健康底恢復罷。你們治好一個創傷，別個創傷就會立刻更加痛苦起來；你們醫治病人，可是處死好人，因為你們剝奪一個，送給別個。」

據摩爾意見，祇在財產公有的社會裏，社會關係方才能夠完備。他以為這是「自己最深秘的思想」。他接着說道：

「當我進入這種思維時，我不得不完全贊許柏拉圖主張的公正……，這個偉大思想家，明白地預先見到，建立社會幸福的唯一工具，是採用平等的原則……」

但是怎樣方能平等呢？他回答道：「在財產屬於單獨個人的那種國家裏，平等是不會有的。」平等「在於財產的平均與公正的分配」，但是這點祇在私有財產消滅的地方，方能實現。

「可以建立公共幸福的唯一手段，是消滅私有財產權。當私有財產權成爲社會結構的基礎時，佔大多數的生產者階級，祇有陷於貧窮痛苦與失望……」

在私有財產權存在之時，每個人都想以種種可能的手段「盡力掠取，社會的財富遲早總是要集

中在少數人的掌握中，其餘的人，祇能陷於貧窮地步」。在這樣的較量金錢的國家裏，公平及社會的幸福，是談不到的。

摩爾於是經過幾特羅台的口問道：「你是否能夠允許最貴重的寶物，落在最無用的人的掌握中呢？社會的財產，握在少數人手中，而人民大眾，死於貧窮，這樣的社會能否稱為快樂呢？」

摩爾以為這樣的社會制度，是應該根本改造而建立共產生活，但是怎樣改造呢？摩爾唯一的道路，還祇是一種唯心的空想，希望人格完備，哲學家的皇帝出來統治。

摩爾對於國家問題的意見

在上面所摘引的話中，摩爾明白地指出近代社會中剝削者階級與勞苦羣衆的對立。剝削者階級，奪取了社會的全部財富，淫樂浪費，勞苦羣衆，陷於貧窮悲愁，痛苦與死亡。這樣的危害全社會的制度，怎樣能夠保持呢？

摩爾在他書上給這個問題極明白的極爽直的答覆：「在一切國家裏，「我的及你的」（即私有財產）原則，由一種組織來支持，這種組織的機器的複雜，是和牠的錯誤程度相稱的。」

「我們已有數千種法律，雖然牠們的數目還不夠使每人都能獲得財產，保守自己財產，而與他人的財產分別開來……。」

這種機器，是爲保護私有財產的；這些法律，非但保護財產，而且更是幫助富人，來減少窮人的工資。他說道：

『富人不但每天利用狡猾及欺騙的方法，企圖減低窮人的工資，而且還爲着這個目的，頒佈特別的法律。』

近代的國家，是富人的國家。摩爾和柏拉圖一樣在這個國家中描寫出兩個實際的國家：一方面是手工業者，小工，農民等，他們生活於絕頂困苦的狀況中，衣食不足，工作艱苦，但社會沒有他們就不能存在；他方面，富人宴樂享福，雖不做工，但所得的則豐裕異常。所以近代的國家，在摩爾看來祇是『富人的陰謀組織』。國家祇是他們階級的剝削謀利的掩護物，國家的法律，祇是『富人以國家名義想出來的狡計，這樣他們也就偷用着窮人的名義。……』

這些陰謀者對付窮人的常用工具，是剝削，欺騙和壓迫……他們使被剝削的窮人，陷於飢餓而死的地步，『富人把自己從這上面所得的可恥的利益，轉爲合法的利率，而以法律的名義，加以核准』。

所以在摩爾看來，國家的階級性質，是毫無疑義的，他明白地指出，國家祇是一具爲富人謀利益的壓迫機器。在這點上，摩爾可以說是後來科學社會主義的先導。

烏托邦的社會狀況

會。

摩爾借烏托邦來描寫他對於新社會建設的理想。他以極強烈的想像力，描寫他的理想中的社會。

在烏托邦裏，處處都表現出快活興奮的現象。烏托邦人，含笑而生，帶着笑顏而死。

他們（烏托邦人）的全部生活，好像都是在證明他們的這個哲學公式『不犯法而達到快樂——這就是聰明；爲公共利益而工作，——這就是宗教；祇顧自己快樂，而損害別人快樂——這就是罪惡……』

烏托邦的公民，容易地自由地實施他們先導者的這個教言。

烏托邦人的基本宗教，是勞動。在烏托邦中，除極少數的例外，一切人都要勞動，解除勞動責任的人（指生產勞動而言），每個城市，不得過五百人，但就是這些人也以與人同樣工作，爲自己的責任。

因爲全體人民，都去勞動，所以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六小時；可是工作時間雖短，國家却非但沒有感覺到缺乏，而且反有極大的贏餘。

摩爾在這上面指出婦女勞動；在資產階級社會裏，婦女的勞動，是僅僅限於家庭內的不生產的

工作。此外他更指出多數教士，各種『教堂的寄附者』，『大地主，貴族，以及他們家內成羣結隊的侍從，這些穿着制服的寄食者』等等。

他於是說道：『試想，做真正需要真正有益的工作底勞動者，是多麼的少（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很多人祇會撈錢，錢是他們的上帝及一切的度量；許多不必需的空虛的藝術，祇爲着要奢華和淫樂才培養出來。』

在烏托邦中，是沒有『空虛的藝術』的。人的勞動是合理地利用着的。烏托邦人的需要，是非常簡單的。他們非常經濟地合理地應用物料。

『他們（烏托邦人）比別地方耗費更少的衣料……，他們決不在家裏藏着不能更好禦寒或比較美麗些的衣服。所以在烏托邦，一切人都致身於有用的藝術及職業。』

這是和烏托邦社會組織的基本目的相適應的：『首先便每人及全社會完全滿足一切的需要，再次，使人民有更多的自由，他們因此可以有充裕的閒暇，來研究科學及藝術，以發展他們的智力。』

烏托邦人以爲他們真正的快樂，就是在此。據他們的意見，生活一定充滿着種種修養及娛樂。據他們的意見，娛樂有真的，有假的（如打獵，賭博等等），他們是努力於真正的娛樂，在真正的

娛樂之中，最主要的最優良的，是精神的娛樂，但其中也包括體力的操練。

烏托邦內的生活，建立得這麼快樂，這麼適合於自然的要求，使之成爲一種與自然需要互相適應的經濟及政治組織。

烏托邦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在牠裏面，沒有任何私有財產，無論是土地，房屋，勞動工具，消費品，都是如此。

烏托邦人，生活於五十四個廣大的精美的城市之中，這些城市，是按照同一計劃建造的。他們生活以家庭爲單位，每個家庭，有四十男女，兩個奴隸（關於奴隸，下面再說明），家務在有經驗的兩個親長之下處理着。

烏托邦人主要的職業是農業及園藝。爲進行農業的工作起見，每年從城市派送二十人到鄉村中去，他們在鄉村中過了兩年之後，再重新回到城市中來。

他們所生產的產品的數量，是適合於預定的計劃的。多餘的部分，作爲次年的準備，或按戶分配。

除農業及園藝外，烏托邦的每個公民，都應該知道一種專門技藝；專門技藝的選擇，普通是按照家庭的路線進行的，此種技藝世代相傳。但是這上面也可以有例外。在選擇本家庭以外的職業

時，祇要登錄於別個家庭就好了。各家庭勞動所生產的物品，供給全社會應用。每個城市，平分作四區，居中設立市場，一切家庭的生產品，都匯集到這個市場上來。

產品的分配，是非常簡單及公平的：每個家長，在市場上尋找他所需要的東西，他可以毫無代價地任取多少。貨幣在烏托邦差不多是沒有的（祇在對外貿易上才有），買賣也是沒有的。餐食，是公共的——沒有一個人有個人的餐食及私人的廚房，雖然沒有禁止，但沒有一個人願意這樣做……

烏托邦國家的政治組織，是最高度的民主主義：從下到上，一切機關，都是建立在選舉的原則上的。一切國家的重要決議，都在國內全體公民參加的條件之下，加以通過。

摩爾把家庭當作烏托邦全部國家組織的基本單位。三十家庭選舉管理人，三百家庭及其十個管理人，隸屬於管理長。管理人更選舉「王公」。

烏托邦的全部經濟生活，都由參事會來管理，參事會由各城市的代表，組織成功，每城市派送三個代表，會議集於烏托邦的都城。

『牠的初次會議，是討論島上各部分的經濟統計。如果在什麼地方發現太多，或是別個地方發現太少，那麼牠們中間的平衡，就立刻要被恢復起來。不足的城市空倉庫，立刻為富裕城市的剩

餘所充實。」

所以參事會的工作，在於根據全國的計劃，調劑國內的經濟生活。烏托邦人的全部經濟就是建設在這種計劃之上的。

烏托邦沒有生產與消費的無政府狀態。生產與消費都是有計劃的合理的。所以烏托邦人，不知有富人及窮人。所以這個國家，不怕有國內戰爭。

烏托邦人的興盛，全靠他們社會組織的合理。他們不愛戰爭。戰爭是種殘酷的東西。但是他們是極好的戰士。他們全體都是戰士，就是婦女，也和男子一樣學習軍事。他們祇有爲着自衛及推翻專制魔王的淫威起見才有戰爭，平常戰爭是沒有的。他們能夠精巧地勝利地進行戰爭，但同時他們表現極深刻的人道主義。

烏托邦人的法律，是極簡單而不多的。刑罰或是由家庭的尊長決定，或是由參事會決定，這要看犯罪的重輕而定。如果破壞夫婦的神聖關係，那麼第一次判爲奴隸，第二次判處死刑。

所以摩爾把婚姻當作神秘的事件，婚姻的破壞，當作國事的罪犯。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爲摩爾把家庭當作政治組織的基礎，所以他自然也把婚姻看作這麼神聖，而對婚姻的破壞者，處以這樣重的刑罰。

在技術低下的條件之中，污穢的工作，是一種難問題。摩爾主張以罪犯（奴隸）的勞動，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上面要注意，奴隸在烏托邦，不是一個社會的範疇，而祇是一種治罪的手段。「奴隸是由犯重罪的公民及判處死刑的外國人來充當的……這些奴隸都判作強迫的工作，而且帶上鐵鏈。」

烏托邦內的經濟，政治，社會等等情形，就是如此。

湯麥司·摩爾社會主義思想的批判

摩爾烏托邦一書出版以後，在當時產生極大的影響。他對於後代社會思潮的發展，是有幫助的。現在我們可以把摩爾的整個思想體系，拿來批判一下。

摩爾的思想中，有許多特出的地方：

第一，他對於當時社會的批判，是非常尖利的，他指出貧窮的原因及階級的對立，他說明私有財產制是社會一切罪惡的根源，由此他引出建立新社會的計劃。

第二，尤其是他對於國家實質問題的意見，是正確的。他明白地指示那時英國國家是「富人的陰謀」，是「保護私有財產制」以及榨取窮人的機器。實際上國家所代表的，祇是富人利益，但富人却利用了全國的名義，因之他們也就偷用了窮人的名義。這點正和恩格斯所說的相吻合，恩格斯

說：「……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社會的代表，祇是因爲牠是某一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在某一個時期中，是單獨的代表整個社會的。在古代有奴隸主的國家，因爲當時奴隸主便是國家唯一的公民；在中世紀時代有封建貴族的國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有資產階級的國家。」此外摩爾對於國家法律及軍隊等等的意見，也是非常精警的，他說明法律祇是保護私產加緊榨取窮人的工具，軍隊祇是這種罪惡社會制度的保持者。

摩爾關於國家的學說，是極好的關於國家階級性及階級鬥爭的意見，此種意見，後來在聖西門及聖西門派的著作中，更深刻地發揮出來，最後馬克思，恩格斯集其大成，形成有系統的完備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

第三，摩爾在建設新社會的計劃上，已經超越以前的一切社會思想家（如柏拉圖等），而找出新的基礎——生產的基礎。以前的共產主義思想者（柏拉圖、早期基督教使徒、各個異教共產主義者等），都祇限於消費的共產主義，而摩爾則以爲醫治貧窮的主要辦法，是有計劃的合理的生產組織。雖然在許多地方，摩爾尙步柏拉圖的後塵，但在這點上，他遠勝於柏拉圖。他之所以把家庭當作經濟及政治單位，而這樣重視婚姻關係，那自然是因爲當時生產力發展的幼稚（祇有小手工業）。但他在歷史上是首先舉出有計劃地調劑生產，免除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意見。這種偉大的指示，使他

們能在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上，佔據重要的地位。

第四，摩爾給有產者的文化及藝術以尖銳的批判。他說「許多不需要的空虛的藝術，祇爲着要奢華和淫樂才培養出來」，所以在烏托邦沒有這種「空虛的藝術」而是「一切都致身於有用的藝術及職業」，這樣摩爾把勞動及藝術聯繫起來，而提倡藝術的大衆化。他以爲祇在烏托邦這樣的共產社會，個人的天才，才能廣大地發展起來；他極顯豁地證明，適應於天然要求的，不是私產制度，而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非但不違反個性，而且反使個人的才能，能夠自由無阻地發揚起來。因此摩爾把共產主義和文化的發展，聯繫起來了。

麥湯司·摩爾雖然對於當時社會作尖刻的批評，明白地指出有產者國家的作用，而且發揮了美好的新社會建設計劃，但是他始終不了解怎樣方能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他始終不知道改造社會的真正動力。自然，這是無足爲奇的，因爲那時資本主義，剛在萌芽，封建殘餘還是非常強大有力，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及生產力發達的狀況之下，他自然看不到破壞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產業無產階級。摩爾是希望統治階級改心向善，希望「哲學家的皇帝」出現，來合理地改造社會，這完全是唯心的幻想。因此，摩爾雖然發表了許多值得稱讚的意見，但他的思想體系，終究祇是一種烏托邦的理想。

本篇參考書籍：

馬克思：資本論（論原始資本積累一段）

摩爾：烏托邦

第二節 福麥·康班尼拉

康班尼拉事蹟

在烏托邦出版之後一百年，又發現了一本極好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書，這本書叫作太陽國，著者是一個革命的教士，福麥·康班尼拉。

當十六世紀末康班尼拉生時及十七世紀初康班尼拉作太陽國一書時，意大利正處在非常混亂的狀況之中；那時意大利處在西班牙君主的淫威之下，內部又是割據分裂互相戰爭。意大利民族復興及統一的思想，普遍地傳播於覺悟的智識分子中間。康班尼拉就熱中於這種思想，暗地進行軍事陰謀，和許多名人及土耳其大臣齊柯拉發生聯繫，企圖推翻敵人的統治。但是因為內部的叛變，陰謀被發現，康班尼拉被捕下獄，他受盡最慘酷的刑罰，昏去無數次，毆打剪割，體無完膚；他在這樣苦慘的地獄生活中，過了二十六年，一生的黃金時期，就在這種狀況下度過了。

在監獄中，他做了寫實哲學一書，其中有一章，就是有名的太陽國。

在一六二六年，因教皇烏朋第八的諭示，康班尼拉得脫離悲慘的監獄生活，而歸於羅馬，不久以後他又不能不脫離羅馬出走法國。在法國他工作於利雪里愛所創立的科學院中凡三年，死於一六三九年，遺下許多著作。

康班尼拉對於當時社會的批評

太陽國在許多地方，遠遜於湯麥司·摩爾的烏托邦。康班尼拉在許多地方都是倣效摩爾。在有些地方，他和摩爾意見不同，但他也採取了柏拉圖的意見，他和摩爾，其實都是柏拉圖的景從者。

在太陽國一書中，沒有特別的批評當時社會的一部，可是在全部著作中，到處都蘊蓄着熱烈的批評精神。

在當時社會中，情形究竟是怎樣的呢？康班尼拉說道：「無事的富人，爲懶惰淫亂、疾病、財富、浪費等等所腐化，反過來，他們又破壞別人，使之處在貧窮及奴隸服從的境地，而把自己的罪惡傳給他們。」

因此，據康班尼拉的意見，社會的責任，是完全盡得不好，而且不得其人。

康班尼拉爲證明近代社會中無事閒漢的衆多起見，舉出乃博爾（意大利大城市）的例子。據他的話，那時乃博爾在七萬的全人口中，作工的祇有一萬至一萬五千。這種情形的結果，使「他們（作工的人）負擔了繁重不堪毫不間斷的工作，而很早夭折……。」

根據太陽國人的意見，歐洲有產者社會的人，是「社會財富的劫掠者」，他們祇是在「幫助兒子，變成富人，兼得名譽，並使兒子成爲許多寶藏的承繼者。」

這個社會帶着非常個人主義的性質，其原因，據康班尼拉意見，是在於個人的私產制。

「我們（即在當時的有產者社會中）有自己的個人的住宅，個人的妻子及兒子。」因此就產生自利主義及財產的觀念。

在自利主義與私有財產的社會關係之下，手藝看成低賤的職業，而一無所能的人，則成爲「貴人」，他們依靠於無數奴隸的勞動，而歡樂遊蕩。

罪惡無微不至地浸潤於這個社會。這個社會的統治者，是些昏庸的人，他們之所以居統治地位，祇是因爲他們生於顯貴之家，屬於統治的集團。

在這個社會中，對於語言文法及亞里斯多德哲學知道得好些，記憶力好些的人，就算作學者了，其實他們對於自然界以及人間規律及習慣，什麼都不知道，因爲他們「祇看書本，而不見事

實，他們祇是書蠹。」

「太陽國」人，以為這個社會全都腐化了，好人受苦，惡人欺侮良民。太陽國人以為在這社會，「總有一天因為某種原因，發生大亂。」

「太陽國」的社會狀況

「太陽國」完全不和這個罪惡的世界相同。太陽國的社會組織，生活，意見，感覺都是非常精美的沒有缺點的。可是太陽國並不是最完備的，在太陽國之上，還有更完備的美滿的生活。雖是如此，太陽國還是非常可以景仰的，合於理想的。

在太陽國中，處處都有系統，組織及計劃。一切都滿含生命的快樂，弟兄似的友愛，及友誼的看護。全部生活都是非常美麗的，雄巍的宮殿，走廊，後廳，窗戶，屋頂，大理石的樓梯，處處都是非常的美；最後，大教堂更是建築藝術上的真正奇事。

至於人，那末，一般說來，醜陋的人是沒有的，他們的美麗在於靈活，整齊，身高，肢體合式及皮膚顏色的健康。

「誰要是擦粉擦脂，或是穿着漂亮的高靴或長裙，以掩飾他們醜陋的腿腳，那麼他們或許就要被殺死。」

外觀的美麗和齊整，是和太陽國人生活的內容相協調的。

在太陽國，沒有這樣的罪惡，如：偷盜，殺人劫財，強姦，通姦等等；雖然他們也有這樣犯罪行為如：不義，狠毒，謾罵，憂鬱，惡作劇等等。但這些祇是經常生活上的一種例外。他們隨處都表現出友誼，在戰爭時，疾病時，研究科學時以及其他場合，都是如此。

同年紀的人，相互稱爲弟兄；青年對於二十二歲以上的人，應稱爲『父』，反過來後者應稱前者爲『子』，政府應該監督，使『沒有一人會欺侮兄弟及同志』。

其實，監督是不必需的，在太陽國內沒有自私自利的行爲，這裏祇有愛情，因爲太陽國人過着『哲學的社會的生活』……

『他們（太陽國人）一切東西，都是公的。一切的分配，是依靠於政府的，他們的妻子，也是公的，雖然這個習慣，在別的国家裏沒有……房屋寢室，牀舖以及一切必需品，都是公共的財產。』

在每個區域，衣服都由特別的衣服管理人來分配，衣服件數是非常的衆多，粗細俱備，按時更易。

在『太陽國』裏，沒有窮的，也沒有富的。

『在真正共產主義的社會裏，大家都是一樣的富和窮；大家都很富，因爲都擁有一切，同時大

家都很窮，因為都一無所有。」

「同時，不是他們爲物質効勞，而是物質爲他們効勞……」

最後這句話，可以說是康班尼拉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譏諷，因爲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正是生產物統治着生產者。

太陽國人的主要職業，是軍事，農業，畜牧，及航海；前三種是大家所一定要做的，而且是最高貴的職業。在太陽國裏，最可尊敬的職業，是那些最繁重的工作，如：打鐵，造屋等等。但是農業却享有最高的榮譽。每方寸土地，都要利用起來。耕種的面積祇限於能夠滿足需要爲止，其餘的都爲牧場。工作不是單獨的，而是集體的，農業的經營，也是共同的。

「在適當的時候，全體居民，除少數留在城市作必要的守衛以外，其餘都全體武裝起來帶着號鼓及旗幟，齊赴鄉村去耕地，播種，掘草，收割，採集菓子或葡萄……」

在牧畜及家禽的畜養上，太陽國人，得到極大的成功。馬，牛，羊，任何家禽直至閩鷄，都是非常豐富的。

「太陽國人什麼東西，都很豐富，大家都想在工作上，超出別人，比別人做得好，他們的工作，是非常的輕鬆和短促的。」

在太陽國裏，一切人，毫無例外的，都要工作，因此每天工作的時間，還不到四點鐘（比烏托邦裏，還少兩點鐘）。其餘的時間，可以用來娛樂：討論，讀書，散步，身體以及智力的操練，其他各種娛樂等等。

餐食，是公共的。大家都在公共飯堂進餐，餐時靜默，如在寺院裏一樣，在進食時候，一個青年人坐於臺上，朗誦書籍，長者隨時參加自己的意見。

在商業關係上，太陽國人，不用金錢，他們以交換方法，從外方獲取物品。

太陽國和柏拉圖的理想國，摩爾的烏托邦都不相同的一點，就是在太陽國內，沒有柏拉圖式的奴隸，也沒有摩爾式的奴隸。康班尼拉說，『太陽國人，都可以自己滿足需要，他們的工作，甚至超出必需的數量。』

康班尼拉在他的太陽國中，建立了一種公妻制度。康班尼拉指出此種制度的實現『不是像野獸一樣，使每人都能佔有對面遇見的婦女；而是要根據於選擇的原則。』據康班尼拉意見，這種制度的基礎，是一種哲學的原則，即：『嬰兒的產生（像聖亞坤所說的）爲的是延續人類而不是延續個人』。『所以兒女應該爲國家所保養，而不應歸於私人……』。國家深刻地希望小兒是非常的健康和美麗。『所以如果私人育兒及教養的條件，是非常之壞，後代的成長，會使國家破壞，因之』

後代利益的顧慮，自然要成國家的神聖責任。做這種工作的，不應是單獨的個人。而應該是全社會……。」

康班尼拉根據於這個柏拉圖的原則，不得不詳盡地考究婚姻關係及教育兒童的問題。據他意見：婚姻關係應該由莫爾（太陽國君三個助手之一）治下的僧侶來專門掌管。至於兒童，則他們的養育，從誕生時起，就要在公共建築內進行。在三歲時，兒童受特別女指導員的訓養，以後更給兒童逐漸發展太陽國人所認為必需的那些特性，特別要注意於每個人的特出天才。康班尼拉着重地說道：「關於兒童的一切事情，都是自願地進行的，在這上面，不要忽視公共的利益。也不要忽視個人的幸福。」所以康班尼拉特別指出個性發展的意義，說明個性的發展（自然是有條件的）應該全和社會的利益接合起來。

至於政治的組織，那麼太陽國的國家構造，是非常奇特的。

太陽國是共和政權呢，還是專制政體呢？對於這個問題，康班尼拉始終沒有加以確定的回答。國家管理的首領，是美得費徐克（意為玄學家）。雖然沒有他，什麼國家政事，都不能解決，但他不是專制的。美得費徐克有三個助手，辛，寶，及莫爾，辛管理科學，藝術及一切與牠們有關的東西，寶管理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莫爾管理愛情及生育問題。

全體主管人，都由人民選舉。而且可因人民的意志而撤換，但是美得費徐克及其三個助手，是不掉換的，如果他們自己以為必須解職，或者看到比自己更聰明的人時，他們可以自己解職。

『他們的公平心以及要求完備的意志，是這樣的強烈，使他們在這上面毫不猶豫地解除自己頭銜，而服從他們的繼承者……』

所以結果，一切都要依靠公平心與淵博的學識，公平心與淵博的學識應該成為壓制美得費徐克專制野心的保證（如果有這種野心的話）。

最高的國家機關，是全國大會議，凡是二十歲以上的公民，都可參加此會議。他們可以有權參加國家問題的解決，表示對於自己政府的信任與不信任。

太陽國的法律不多，而且簡單明瞭；這些法律，刻於銅版上而懸之於大教堂的牆上。

在太陽國，法庭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公民犯罪由某個專門技藝的教師來審判，執政官及教士，也有審判權。刑罰按照對償的原則（以死償死，以目償目等）不服時可以上訴，但正式的法庭審判是沒有的。叛亂者，軍事俘虜及其他罪犯，拘禁於一個塔中；除此以外，監獄是沒有的。

行刑的劊子手，也是沒有的，死刑人民自己執行。『當罪犯自己得到結論以為他必須死而且不惜就死的時候，死刑才得執行。』

實在說來，這種刑罰，是和太陽國的全部社會組織相衝突的，因為太陽國的全部生活，都是建立在團結，愛情，及同志關係之上的啊！再，如果死刑的執行，要得罪犯本人的同意，那麼罪犯就必須有極高的理智。這樣死刑也就成爲毫無意義之事了。而且太陽國的一切生活及組織，都是使罪惡不會產生的啊。

至於軍事，則牠是太陽國人的一種主要事務。太陽國人是非常能戰的人民，他們具有非常大的勇氣，犧牲心及軍事藝術。女人及兒童，也能作戰。他們不惜自己及敵人的生命。但在戰勝後，太陽國人又以極仁愛寬厚的態度，去對待敵人，使他們也進入自己的共產主義的生活。

這就是太陽國的社會狀況。據康班尼拉的意見，太陽國的人民，不但把整個社會關係改變，而且還能深入於自然界的秘密，使他們甚至使用空氣及天上的音樂。

太陽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這樣偉大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生活建築在這樣的制度之上，使其旗幟上輝耀着未來時代的金字：「不要把自己所不願意的事實，做到別人身上。」

康班尼拉思想的批判

實際上，康班尼拉在其太陽國中所發表的新的意見，是非常少的。在對於當時社會的批評上，他的意見，很像湯麥司·摩爾（不過不及摩爾的深入）。同時他的「太陽國」的社會狀況，也極似

「烏托邦」。所不同的是：（一）太陽國沒有任何奴隸，（二）主張公妻制，（三）在政治上保持不撤換的美得費徐克及其三個助手。

第（一）點，他比摩爾要進步些，這是因為康班尼拉那時經濟的發展，已使奴隸制沒有絲毫存在的可能了。

第（二）點，他祇是發揮柏拉圖的意見，這點在柏拉圖一章，已有詳細批評，可以不必贅述。

第（三）點，他遠不及摩爾，因為摩爾在烏托邦主張政治組織，從上到下，都要實行完全的民主主義。至康班尼拉則主張上面四個統治人，不必撤換，而以公平心和淵博的學識，來消滅他們的專制野心，使他們自動退位讓賢。

康班尼拉，處處摹仿湯麥司·摩爾，但他對於當時社會的批評以及建設新社會的了解，均不及湯麥司·摩爾。同時，他們兩個人，一樣的不知道改造社會的動力，以及改造社會的道路——革命。這是烏托邦主義者的通病。福麥·康班尼拉，也是如此。

本篇參考書籍：

拉法爾格：康班尼拉

諾維茨基：康班尼拉

康班尼拉：太陽國

第三節 美里愛、馬勃里、摩萊里

十七世紀時法國的思潮

早期的烏托邦主義者，如湯麥司·摩爾及康班尼拉等，都是從理性要求及人類天性的觀點上，去批評舊社會，規定新社會的建設計劃。據他們的意見，有產者社會，是違反天性的，是沒有理性的基礎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哲學家的責任，即在於顯露這種社會的「反自然性」。哲學家應該指出社會的一切罪惡及缺陷。但是這還不夠。應該指示新社會建設的模範。怎樣去獲得這種模範呢？為解決這個問題起見，他們唯一的是求助於理性。他們以為理性的偉大力量，幫助社會去發現及了解自然的法則，教導人民以真理的生活。這些法律，是永世不變的，變更的祇是人民的品格，因為他們的愚魯及腐化，使他們脫離這種自然的法則。理想能使人走上正確道路，改正人的錯誤。人們如果依據於理性的力量而了解自己的迷惑，那麼他們不但能夠改去錯誤，而且還能把他們生活，完全復興及改造起來。哲學家顧慮着將來；他確切地詳盡地指示這種新生活建立的計劃，給出必須的挽救的規律。湯麥司·摩爾的烏托邦以及康班尼拉的太陽國從這個觀點出發，來發表他們前面的任

務：發現那些現在沈陷於私有財產泥坑中的自然法則，根據這些法則，來規定新社會建設的計劃。

但摩爾和康班尼拉的時代（十六七世紀）還祇是唯理主義的初期，至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大革命時代（一七八九年之法國大革命），唯理主義，方達到極盛時代。

這個時代，是對於前一個時代的大反抗。在前一個時代，一切都為國家，皇帝，秩序，而犧牲。到了這個時代，新興的資產階級；已經感覺到自己有充分的力量，而不願意再為封建貴族犧牲自己的利益。牠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由發展，要求把障礙這種發展的封建關係破壞，於是發生資產階級革命。

在這種經濟的基礎之上，產生了強有力的『自由』『平等』的思想。資產階級要求承認自己的利益，首先就是要承認個人的『人權』。這個思潮，產生許多有名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等等。他們就出來發揮和擁護這個新的原則。

伏爾泰（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出來擁護平等的原則，但他還動搖於個性自由及專制之間。他甚至懷疑普遍教育的必要性。這上面的主要原因，是在於害怕羣衆，據他意見，羣衆祇有用手來吃飯，而永沒有能力來學習。（這真是資產階級卑劣思想的表現！）所以伏爾泰還夢想皇帝與哲學

● 唯理主義，是一種哲學的趨向，牠以理性萬能的原則，作為他們論據的基礎，而把理性，看作最高的領域。

家的聯合。

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已經比伏爾泰進步一些。他反對任何形式的（甚至教育的）專制主義。他要求個性的自由及人權的保障，使「人的精神安謐」。

啓蒙學派的後期代表：百科辭典派，唯物主義派，及無神派的學說，更進了一步。

十八世紀時，一方面資產階級要求樹立個性自由，要求建立新社會（資本主義制度），以代替腐朽的封建制度；但他方面在這個過程中，先進的社會思想家，已經對於正在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對於新的奴隸制，提出嚴重的抗議了。

美里愛的社會主義思想

美里愛（一六六四——一七三三年）是一個貧窮的鄉村牧師，遺下遺囑一書，尖刻地批評教堂及國家。美里愛以爲私有財產是一種罪惡，私有財產主人（所謂「顯貴的，富有的，偉大的人物」）是窮人的最凶惡的仇敵，是比魔鬼還要毒的敵人。

美里愛向這些私有財產制度的犧牲者，熱烈地宣告道：「不要把任何東西給與驕傲而無用的懶漢，不要把任何東西給與壓迫你們的暴君。讓你們子弟，親戚朋友，不要給他們工作——，你們那時可以看到，他們將和那不得土地營養力的草一樣，立刻枯萎下去。」

美里愛擁護財產的共有及使用物品的平等，他相信，『自然界是這樣的富足，牠可以給無數良善的勞働的人們，以一切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現在所以沒有這種現象，祇是在於驕傲而且坐食不勞働的人，使別人陷於貧窮的地位。

美里愛在那時唯理主義思潮底影響下，以為與這種罪惡鬥爭的方法，是在於教育，所以他大聲高呼道：『民衆們，聯合起來啊，你們不在同一隊伍中爲公共的事業奮鬥，而反互相鬥爭，這是要葬喪你們的啊。』

馬勃里的社會主義思想

馬勃里（Mably 一七〇九——一七八八年）對於近代社會的批評，也是非常革命的。他不但批評專制政體，而且還批評國會主義，國會議員之鴛利賣身行爲，以及選舉票的買賣。

馬勃里不懂，根據何種理由近代社會可以『把一切專爲少數人利益而設的東西』，稱爲『社會的幸福』！實在說來，這種國家，祇是最卑鄙醜惡的罪惡的匯集之所，其中最壞的，尤其是貪得賤利，這些都是不正確的社會結構所形成的結果。

罪惡的根源，是私有財產。馬勃里大聲高呼道：『財產（指私有私產）——就是這個東西，形成世界上這麼多的罪惡而使立法者轉成暴徒。』

這種社會結構，是違反自然的，自然法則，要求人的平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社會上。

『財產制度（指私有財產制度）是最可惡的怪物』。『財產是百般罪惡的公開門戶』。

所以應該消滅財產（指私有財產制）。那時壓迫別人的貪慾以及統治於現社會中的掠奪精神，都可以消滅了。

好的立法的任務，就是在於消滅私有財產，建立財產公有（*la communauté des biens*）。在這上面，馬勃里發揮了非常有趣的意見：『如果我沒有任何財產，而從政府手中獲得一切所需要的東西，那時你儘可以相信。我一定會愛護我的祖國。……』

關於現社會，馬勃里毫無疑義的以為是分成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富人及窮人。富人祇顧自己利益，而不管社會利益，窮人就不能愛護這個社會，因這社會祇能使他們受苦。

馬勃里在他的別個著作裏（對於哲學家及經濟學家的懷疑）說明共產主義制度的優點，表示完全同意於柏拉圖的學說。但因現社會的病根太深，『差不多沒有希望徹底醫治』，所以馬勃里提出許多改良主義的辦法，這點使他的思想，遠不及摩萊里那樣的急進和深入。

摩萊里的哲學思想

摩萊里（Morelly）生平的事蹟不明。他的思想在社會主義史上，實在可以佔據重要的地位，可

是他很少爲人所知道。

摩萊里可以說是十八世紀唯理主義最完成最徹底的代表。他把以前社會主義的思想，做了一種哲學的體系，而用法律形式表現出來。

他的社會哲學的出發點，是天然權利及理性，摩萊里從這個觀點去批評舊社會，規定社會建設的計劃。他在巴徐里亞達或漂流島嶼的沈沒（一七五三年）一書中，描寫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在自然法典的一書中（一七五五）更充分地發揮了他的哲學及社會主義思想。

在前一本書中，摩萊里指出『真正的英雄是人，人的本身是在自然法則中訓養出來的』，在後一本書中他更詳細地分析『卑惡的舊習，這些舊習使人聽不到可愛的自然立法者的聲音』，可是他方面，牠又在指教自然法則的本身。

在法典的一章內（『當人從自然懷抱中出來時的狀況』），摩萊里說明，人沒有天生的觀念，和天生的趨向。

『當人剛剛誕生的時候，他甚至不知自己的生命。人的最初意識，是從經驗中得來的。他的需要，嚴格地與他的力量的發展相適應，而且在同時，把力量增加起來，自然現象的奇力，使人從這上面獲得與社會共居的意志，而發展「道德的引力」。』

「由此發生奇異的作用：一，對於一切能夠幫助我們缺點的東西，表示親熱的愛慕；二，發展理性；自然界把理性和缺點擺在一起，以幫助這種缺點。」

從此就產生「社會生活的精神及動機，一致的愛好勞動，先知之明，以及一切直接間接趨於公共幸福的意識和智識。」

摩萊里因此以為自然界平均分配了人類的力量，一切人對於自然界的賜與，有同樣的權利。

「世界好像大桌，桌上有供給全體人民的充分食物；一切食物，都是屬於全體的，因為大家都是飢餓的；有時祇有一些人飢餓，因為其餘的人，已經吃飽了。誰也不是牠的無限的所有者，誰也沒有權利來作這種企圖。」

在摩萊里看來，自然界是偉大的堅固基礎，人類的光明的宮殿，就應該建築在這種基礎之上。摩萊里以為「在奇異的社會自動機中（即在自然界中），一切都已裝好，配好，安置好；輪子，彈簧，以及全部工作。」

在這個社會自動機中，人佔據末位。許多道德家哲學家以為人性本是惡的，但摩萊里則以為不然。據摩萊里意見，人的天生是忠實的良善的愛勞動的。「如果你要知道人的天然的情形，那麼可去看美洲的紅人部落。」你可以看到自然的人，是愛好勞動的良善的，忠厚的；在他們的社會中

「人的關係，滿含慈愛及和氣，比較我們中間最顯貴最無恥的人所宣傳的實際善行，不知要好多少倍。」

自然的法則，雖是非常合理，「社會自動機」雖是非常理想化的，但是當時社會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

摩萊里對於當時社會的批判

在實際的社會中，「無數百萬的人，沒有足夠的生存的資料；賦稅與貢款，甚至還要在他們可憐的資料中剝奪去一大部分——這如何得了呢？代表國家的家族，集團，或是正確點說，一種怪物，是非常的強大和富足；他們的政權，維持幾世紀；他們的領土，布於廣大的區域。其餘的人，祇是低下的動物的集合。」

在這個社會中，滿地是罪惡，統治着貧窮及痛苦。在牠裏面，智慧是假的，憲法是蠢笨的，文化是野蠻的。

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社會構造的不良，社會正患着重病，「私人利益」的重病。

據摩萊里意見，道德家及政治家本來應該「利用藝術，來幫助自然」；利用人力的分配以為全體謀利益，調劑權利及義務。但是實際上，他們不是這樣做，他們採用私產制，而產生一切罪惡的

結果。因之，『自然的忠實』，失去他的一切外表：如先見之明，禮儀，道德等等。所以私產是主要的基本的罪惡，從這上面產生現世界的五花八門的罪惡。

摩萊里問道：『如果財產的觀念，全被除去，如果任何競爭，都被財產公有制所阻止或棄置，那麼人怎會想到用武力或狡計去掠奪他自己本來所有的東西呢？』

所以摩萊里要求取消私有財產。

摩萊里對於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意見

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形式，是依靠於私有財產上的。所以如果不剷除私有財產的根蒂，那麼儘無論想出怎樣巧妙的共和國形式，都是沒有用的。摩萊里對政治家及資產階級智士宣告道：

『你們沒有剷除財產（私有財產）的根蒂，所以什麼東西都沒有做出來；也有一天，你們的共和國，要陷於最悲慘的地步。』

摩萊里批評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道：

『你們說，德謨克拉西的原則，是正直，良善；貴族基於溫和，君主政體，基於忠實，而專制的暴君統治，則以恐怖方法來統治。啊，上帝，這是何等無味的空話！這些政體，都是多多少少的根據於財產及利益之上，這是最不堅固的一種基礎啊。』

社會的發展，這樣的進行，使原始時代友愛及團結的關係，逐漸減弱，利益的一致破壞。發生了分裂，人民互相鬥爭，而互相視為異族。於是『極少的爭執，可以形成相互的殘殺』，而產生了戰爭。國家的管理者，立法者，教育者，智士，盡了什麼力量來消滅這些以及其他（貧窮，壓迫，痛苦）的罪惡呢？

摩萊里在這個問題上尖刻地批評立法，道德，及教育。

法律的本來作用，是在於『做效及恢復最初的自然的社会法則』。可是實際上立法者的行動，剛剛與之相反。自然法則的基礎，在於『土地是不能分割的，統一的；土地的產品是歸公用的』，可是立法者却規定了『非常奇怪的自然產品的劃分』，不去調節使用權，而却建立了私有財產權。

『他們把任何集體的愛護，任何相互的幫助，都轉為偉大機體中單獨分子的懦弱與孤立的經營。他們使這些分散的錯亂的部分，處於相反的地位，他們引起貪慾的火燄，引起饑荒以及無限的慾望。』

立法者，是『無能的機師』。他們關於政治道德的長篇大論，名為良藥，實則毒物。在這些立法者身上，可以貼上這樣的標語『這些以規則及法律等開化人民的工具，最能使人民變成『野蠻人』。』

道德家及立法者，放棄良善的方法，而與罪惡合謀，以尋找善事。其實，要解除人類的這種災難，是很容易的；祇要『使他仇恨一切罪惡的基本原因——財產』就好了。

摩萊里以為和平的智慧的律法，可以成爲許多其他民族的模範。『牠們（智慧的律法）逐漸把牠們的統治，擴大於全地球，而使最兇惡的人民，也放下武器。』

摩萊里懷抱着這種幼稚的信仰，於是轉向道德家勸告道：『根據自然的法則，改正政治及道德的誤錯吧！開始先讓真正的智士有完全的自由，來攻擊迷惑及保持財產精神的舊習。』

『當這個怪物取消之後，竭力來進行教育，以鞏固這個快樂的改良。』

摩萊里始終以理性爲主要的動力。『理性——，這是創造的上帝，牠創造將來；理性，祇有理性能夠給人指示最好的道路，保證他不至有變成惡人的危險。』

這樣，摩萊里以理性爲根據，希望改正現社會的罪惡，而不是改造這個社會，他號召『真正的智士』起來改良，而不是號召革命，他主張用『糾正』『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用鬥爭勝利的方法。

摩萊里的新社會建設的法典

在摩萊里看來，最好的社會組織是共產主義。摩萊里在其法典的四章（『與自然界志趣相適合

的立法模範」裏，詳述新社會建設的計劃。

他先說明他並不「奢望改造人性」。他祇想敘述真理，幫助人類脫離迷團。讓人類把這些「神聖的法律」作為他們社會建設的基礎。

在摩萊里的法典中，基本的及「神聖」的法律有三。

第一：「在社會中，什麼東西都不屬於單獨的個人，或作為某人的財產。」

可是這個「什麼東西」的意義是有限制的，其中並不包括「人們用來滿足需要及娛樂，或用來進行日常勞動」的那些東西。所以，對於勞動工具，日常的及嚴格個人的用品，私有財產還是保存的。

第二：第二條法律宣佈每個公民為「國家的人及公民」；他成為國家的一員，為國家工作，由國家來供給生活。

第三：第三條基本的法律規定，國家按照各人的年齡，力量與天才，來利用每個公民。

至於公民的責任，則由十二條「分配或經濟的法律」來決定。

摩萊里在其法典的總的一部分裏，已經提出了具體應用他的原則來正確地分配職業及任務的問題。他指出這個問題的重要，說明一有疏失，就要影響於整個最好的計劃，但他以為這個問題的解

決，是非常容易的：「這些祇是簡單的抄寫物名及人名，簡單的計算及總結的等等事務；所以可以有很多的秩序。」

『分配的法律』，是要建立這種秩序：人民按省，城，族，家來分配（一二三條）；規定計算的原則（第四條）；自然界或藝術產品的分配底調劑原則（第七八九十條）；商業（第十一，十二條）。

這些法律，特別從第六條起，是非常有趣，而且值得考究一番的。

根據這些法律，一切應該分配的物件，分爲兩種：（一）可以長久保守的；（二）不能長久保存的。

『一切可以長久保守的物件，存藏於公共的店舖中；一種物體，每天或每隔多少時候分配給全體公民，以作日常生活品或各業勞動的資料；他一種將歸於此種物體的使用者。』

至於『不能長久保存』的物件，那麼『牠們將運至公共場上，而由監造牠們製造的人來分配。』一切物件的分配，要嚴格地適合人民的數量，正確的計算，可以造成這點。多餘東西，留作積蓄。不夠時，暫停分配，直至完全充實時爲止。

商業及貨物交換在這裏是沒有的。每個人需要任何東西時，可以到公共場上無價地領取，或是可以直接取之於生產者。

摩萊里以爲在這種分配上面，不會發生混亂，秩序將根據統計而建立。

除上述分配的法律以外，還有關於生產行動的法律：『土地的法律』，『警衛的法律』。

『土地的法律』共有四條。這些法律，規定全國一切城市的公民（從二十至二十五歲），都要業農，就是土地貧瘠的城市，也應該如此。土地貧瘠的城市，也應該有自己的『農人團』來耕種自己土地，或幫助別人耕種。

『警衛的法律』更詳細地規定如何調節公民的生產工作。

每個公民，在十歲時，選擇職業，作爲藝徒；在十五及十八歲之間結婚，從二十至二十五歲業農；二十六歲或是回到原來所選的職業，或是留爲農人，如果回到原來職業，則在三十歲時，他成爲藝匠。四十歲以上成爲『自願的工人』隨自己所喜而工作，且不拘時間，由自己的能力來決定。

在每個藝匠指導之下的工人，有十人至二十人，他們輪流地成爲每個職業的主管人。全體職業的主管人，指示休息工作的鐘點，而且規定應該做的工作。所以這個法律調劑了每個公民的全部勞動生活。

『教育的法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摩萊里根據他的整個唯理主義的思想體系，以爲教育有絕頂重大的意義。在他所理想着的國家中，教育是社會的合理的及勞動化的。一切兒童，都要經過公

共的作場，他們在這裏面，學習某種專門職業，消滅私有財產的意識，而養成社會的精神及感情。教育的方法，一方面是經驗與觀察，他方面是教導和訓諭。

『婚姻的法律』也是很有興味，摩萊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和摩爾及康班尼拉都不同的。他沒有摩爾那樣的對於結婚者的特別監視，也沒有康班尼拉那樣的國家的媒介。在摩萊里的法律上，婚姻是自由的，每個公民都可選擇他所喜歡的女子，作為妻子。但是每個公民到了某種年齡一定要結婚。離婚是可能的，但要經過十年夫婦生活之後。國家在這問題上的作用，祇限於婚姻的統計及登記，以調節城市與民族的發展。

此外尚有『奢侈的法律』及『科學研究的法律』來調節其他部分的生活。

至於國家的組織，那末牠是根據於家庭之上的，他們舉出人來，作為城，省，及國的主管人。家長輪流作為族長（至死為止）。族長輪流成為市長，每人一年。族長輪流成為省長，而省長則輪流成為全國之長。在每個城市裏，達五十歲以上的家長，組成參事會，作為法律的保存者。每個城市的參事會，舉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代表，來組織全國的參事會，這是全國的最高機關。

下面的參事會，詳盡地闡發並執行總的法律，最高參事會監督他們的行動，使他們不至與基本國家法律相衝突。全國之長，省長，市長，族長等是執行的政權，此外尚有議事會，作為評議機

關。一切命令，開首都採用這種公式：「理性要求，法律訓令……。」

法庭屬於最高參事會。犯殺人，傷人，或企圖恢復「可恨的財產」之罪的，拘禁於特別的地窖中，作為最重刑罰。犯罪輕些的，拘禁於特別地方，期限不同，或是剝奪他們在公共機關服務的權利，或是在幾天內禁止他們作尋常工作及娛樂。判決以後，除疾病以外，不能赦罪。

摩萊里對於新社會建設的計劃，就是如此。

摩萊里社會主義思想批判

摩萊里的全部學說，都浸潤着十八世紀唯理主義的精神。他以為現社會的一切罪惡，都是由於人的天性埋沒，理性不揚。因此，社會犯着錯誤，走着迷路。所以要「改正」這個社會，祇有恢復天性，發揚理性。他以為這就是道德家和哲學家的主要任務，這就是改造社會的唯一道路。

這是何等虛幻的空想！在摩萊里看來，社會主義祇是道德論，祇是理智深刻表現的結果。他的學說絕不是鬥爭的政綱而祇是一種道學先生的法典。自然，在他那時的生產力發展的狀況之下，他決看不到社會主義的真正生產基礎，改造社會的真正動力及方法。這是無足為奇的。但在他的著作中，他已經對於那時正在誕生的資產階級統治，下一個正確的尖刻的批判，指出牠同樣的是依靠在私產制度之上，同樣的是一種壓迫及剝削窮人的工具。這種尖刻而正確的意見，直到現在，還保存

着他的生動的力量。

摩萊里的社會主義學說，雖然整個看來，帶着空想的烏托邦的性質，但其中確實包含着好多特出的尖銳的見解（如上述對於資產階級統治的批判，對於教育方法的意見）。他的學說，給與好些後代的社會主義者以絕大的影響，而使他們在實際行動上爲這學說而奮鬥。巴貝夫及其同伴，就是受到了他的影響的。從這點上說來，摩萊里的確在社會主義史上具有一種重要的意義。

本篇參考書籍：

美里愛：我的遺囑

馬勃里：對於哲學家及經濟學的懷疑

摩萊里：巴徐里亞達

摩萊里：自然法典

第四節 巴貝夫 (Babeuf)

法國大革命

在十八世紀末，發生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運動——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這是最激烈

的資產階級革命，牠是十八世紀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產物。

在一七八九年，法蘭西還祇是農民經濟及小生產的國家；大的工廠及手工工廠是非常少的。像凡羅貝的紡紗手工廠（有工人一千二百人），祇是希有的現象。生產中的勞動者，大部分散居鄉村，在城市中，他們工作於家庭中。一七九七年時在有名的奧伯康伯夫手工工廠裏，工作着一千八百工人，但不是一切工人，都在作場裏工作的，同時還有許多鄉村，是爲這個工廠工作的。在絲工業的中心，里昂，大部分的生產者，是小的手工業者。小的手工的生產，普遍於法國，各處差不多都製造紗布。在技術上，法國那時比較是非常的落後。一七八三年時在英國紗布業久已採取的方法，在法國還是一種秘密。阿克萊以特的機器，祇在發明後十四年，才輸入法國，而且在二十年後，全法國統計還祇有八架。克特拉特的多軸紡織機，在英國有五百架以上，在法國却祇一架。在這時候，法國祇有一個鐵絲廠，兩個煉鐵廠，一個針廠（一七九七年因工人不熟練而停閉）。在皮革，造紙及其他工業上，也是如此。

法國工業在這時期中，可以說正處在初生的時期。工人數量，也並不多，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巴黎及其市郊（聖阿都安，蒙馬特耳等）。工人感受極厲害的失業及貧窮的痛苦，發生極尖刻的不滿，罷工運動，不絕興發，從一個工業部門蔓延到別個，結果同時影響了很多工業部門（如在一七

九一—一九四年）。情緒奮激的法國工人，在大革命中佔據先鋒的地位。

農民處於極重的賦役及農奴式壓迫之下。農民的經濟地位，困苦到了絕頂。經濟上絕頂痛苦，政治上絲毫無權的農民，成爲革命的一種重要動力。

那時法國經濟發展之所以這樣落後，最大的原因，是封建政治的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已與政治制度，發生絕頂尖銳的衝突。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資產階級，起來反抗封建的統治，他攫得了革命的領導。工農的不可復忍的憤激，資產階級的反抗，舊的統治的崩毀（那時法王政府，陷於極嚴重的經濟政治恐慌之下），使法國大革命，一發而不可復制。

革命完成了。封建制度被推翻了。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不久以後，牠就宣布革命已經結束。從一七八九年十月五，六日起，直到齊密圖九日（齊密圖乃法國革命新曆的十一月，等於西曆七月十九至八月十七的時期，在齊密圖九日，完成了反革命的政變），資產階級都是爲結束革命而鬥爭。特別是徐龍特派的行動，最顯明地表示這點，他們爲勞苦羣衆的社會要求所嚇倒，堅決地起來反抗任何侵犯私產的舉動。徐龍特派是代表工業家商人等等的利益的。非但徐龍特派，就是代表革命小資產階級的雅可賓派，也宣布私有財產爲最神聖的人權之一。

就是一七九三年五月三日關於最高物價的法律，徐龍特派也把牠當作侵犯私有財產權的舉動。

他們爲着這個私產權，不惜使數百萬勞苦人民，飢餓而死。徐龍特的糧食政策，最顯明的可以說明，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怎樣使牠在獲取政權後，從革命變爲反革命。

雅可賓派，包含極複雜的社會成份，內有接近資產階級的但頓派，羅貝斯比的中派，以及澈底革命的馬拉特派。雅可賓派，主要的，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動搖於私有財產及經濟平等二者之間，他們也是不能滿足無產者的私會要求。

所以第一（徐龍特的）及第二（雅可賓的）國民大會的全部行動，祇是滿足了一個要求：「給資產階級保證住財產，以及自由的毫無限制的財產的應用」……

巴貝夫評判法國大革命的成績時，很對地這樣說道：「革命沒有完成到底，因爲絲毫沒有實行什麼辦法，來保證人民的幸福。」（平等學說）。

法國資產階級，利用勞苦羣衆的手，犧牲勞苦羣衆，來獲取政權。在獲取政權以後，牠就竭力鎮壓勞苦羣衆的革命要求。羣衆既沒有明確的前途與覺悟，又沒有堅強的組織及領導。他們的要
求，沒有得到滿足，而經濟地位又是非常之惡化。他們於是陷入極端失望的境地。羅貝斯比的被殺與齊密圖反革命的勝利，更加重了這種失望與灰心的情緒。

糧食的恐慌，使勞苦羣衆陷於更困苦的地位。繼徐龍特派而起的（一七九三年五月二號）羅貝

斯比，雖然頒佈了多項辦法（如規定最高價格等），但終究還是不能解決貧民的經濟問題。羅貝斯比不能得到勞苦羣衆的熱忱擁護。齊密圖九日，他的政權被推翻，反革命獲得了勝利。

在羅貝斯比及雅可賓派的政權崩毀以後，最高價格取消，投機增加，生活昂貴，貧窮及飢荒，更無限的加重。人民大批的餓死；許多人自殺而亡；民衆對於收買商及投機者的仇恨，達於極點。

四月一號，民衆發生極大的騷動，他們的口號是：『麵包及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比歐納洛蒂說：『這時候，在法國，沒有一個真正的共和派，不是陰謀的參加者，或預備作陰謀的參加者』。巴貝夫及其信徒的陰謀，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中產生的。

巴比夫的事蹟

巴貝夫生於一七六〇年。他有極尖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思想。起初他祇是省的土地辦事處的一個小辦事員，後來信仰了共產主義的思想。他參加奪取巴斯蒂里監獄的鬥爭，積極發表反對封建制度的言論，而尋思解放勞苦羣衆出於剝削的方法。

一七九四年時，巴貝夫被誣犯贗造之罪，判作二十年苦工，後來『康文梯』恢復了他的權利。以後因他是自由報章雜誌的出版者，所以又被捕。再後被赦免，得恢復自由。巴貝夫於是出版人民論壇，組織『巴台翁會』。在這個會裏，除巴貝夫以外，還有達爾台，比歐納洛蒂等等始終忠於共

產主義的人物。但是這個會，包括非常複雜的政治成份，在會內不但有巴貝夫這樣的革命者，而且還有自由主義者，政府服務者及種種『可疑的人物』。這個會雖很快地發展到二千會員，但沒有統一的意見及傾向。

因之，巴貝夫及其友人在這個團體之外，又組織了真正平等派的秘密委員會。比歐納洛蒂對於這個委員會這樣的說道：

『這個委員會，首先是政治的學校，在這裏面，研究那破壞國家的災難的原因，而確切地規定這樣的社會制度的原則，使之可以解除國家的一切災難，而阻止災難之復生。』

在這個委員會裏，規定了巴貝夫的共產主義綱領，主張公有財產，共同勞動。他們也決定了對於一七九五及一七九三年憲法的態度，而規定行動的政綱（一）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以作『推翻現有滿含專制主義的政權所必需的』手段。（二）準備採用真正的平等制度。

『巴台翁會』及秘密委員會的主腦，自然是巴貝夫。他多方面地受到政府的嚴重的壓迫。當局更利用百般方法來逼迫他的妻子，說出他的秘密住所。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巴貝夫非但沒有氣餒，而且反加緊他的秘密準備工作。比歐納洛蒂這樣說道：

『在一七九六年一月，很多平民，加入巴台翁會；發生於巴黎各區的小民主團體的正確情緒，

以及人民對於恢復權利的踴躍氣象，使『巴台翁會』的創立者，感覺到他們的思想已收成效，而可以更廣大地擴充他們的行動範圍。

吃驚的政府，趕緊在一七九六年二月封禁巴台翁會。據比歐納洛蒂的話，這個辦法的主動者，就是未來的法王拿破崙。

『巴台翁會』被禁之後，巴貝夫派沒有停止他們的行動，但是他們的行動，採取了更秘密的性質，而組織了『挽救社會的秘密指導團』（一七九六年三月底）。巴貝夫，比歐納洛蒂，達而台，台蓬，萊比來幾，馬萊夏爾為指導團的首領。他們的政綱，表現於平等派宣言，暴動提綱及巴貝夫主義內容（說明於後）。

因格利徐爾大佐的叛賣（他起初得到指導團的信任，而且在一七九六年五月的陰謀中佔一個軍事領導者的地位），巴貝夫及其他陰謀的主要領導者均被捕，逮交法院，巴貝夫及達爾台，判處死刑，其餘判處長期的監禁。平等派的陰謀，就因此被資產階級所破壞了。

巴貝夫對於社會的批評

巴貝夫的思想，是根據於『天生平等』的原則之上的。他在法國大革命以前已經在其信札中主張平等及公有財產的原則；他說道：

『在現在這樣高的人類智識之下，無論何種人民的社會結構，都可以建立得這樣，使社會各分子之間，可以成立完全的平等，使這些人民所居的土地，不屬於個人，而屬於大眾，使財產的公有，普遍於一切物品，直至各個工業部門的產品。』

在這個時期，巴貝夫熱烈地擁護盧騷的天生平等學說，而贊美天然的人的平等狀況。他說道：『在天然的狀況之下，任何人都沒有剩餘，但是現在的社會，却沒有絲毫限制個人所能獲得的財富。』

他在一七九六年一月的人民論壇上，這樣的寫道：

『一切人生來都是平等的，現在人之所以不平等，是因為野蠻無理的法律，最可恥的掠奪，以及最下流的謀殺舉動。』

巴貝夫主義內容一書內也說道：『造物給每個人以平等應用一切物品的權利。在真正的社會裏，是不應該有富人及窮人。』

但這種自然的狀況，很早就破壞了。現在社會的情形是怎樣呢？

『無益的職業，可以產生財富；而有用的人則因失業而死亡於貧窮之中，近代的全部社會組織，促成大產業併吞小產業，增加工人數目，牠也就加重這種失業。』

在近代社會裏，貧窮的狀況，達到絕頂尖銳的程度：

「有些人沒有內衣，沒有外褂，這些正是產麻，做布，製鞋，造皮的人啊。極少數的人，什麼都很富足，這些是不做工的人，他們祇以算利，享福，裝飾等等爲能事，他們使一部分人的反對全部的陰謀，採取更新的形式，他們利用這種陰謀，使許多工人工作，使他們不能利用自己所生產的物品。」

近代社會，已不是人的自然狀況，也不是幫助弱者反對強者的社會。現在社會，是強者反對弱者的社會，是有產者反對無產者的陰謀。這上面意見，正和摩爾及摩萊里相等，他就秉着他們的精神，批評現社會，而在人民論壇上，指出旨趣相反的兩個國家，兩個政黨。

「一個政黨，需要資產階級的及貴族的共和國，一百萬人的共和國，這些人一來都是其餘二千四百萬人的敵人，統治者掠奪者，及吸血者；他們幾世紀來，都依靠着我們的血汗，而享福作樂。別一個政黨需要爲二千四百萬人謀利益的共和國，他們奠定共和國的基礎，以自己的鮮血鞏固共和國的建築，給養，幫助及滿足祖國的任何需要，保護牠的平安與光榮而爲之犧牲生命。」

巴貝夫嚴厲地攻擊那個「壟斷者及榨取者的等級」及那些保護他們掠奪社會的法律。

「這些法律的作用，是毀滅人類的。牠們破壞了原始的人的社會公約……應該要求社會公約上

所規定的保證的實現，應該恢復神聖的結構，使之可以永遠擔保障大家庭的每一份子，都有完全的權利，都能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上面明白地表顯出盧梭的影響。巴貝夫在批評社會的見解上，大多是師事摩萊里的。

但是這種社會缺陷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巴貝夫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正和摩萊里在其自然法典中所說的一樣。

一切罪惡的根源，都是在於不好的法律與人類的愚魯，因此「反自然的法律」，得了勝利。立法者「不讓人民去獲得必要的認識，以堅持自己在社會上的合法利益，而以迷信，無謂儀節，荒唐思想等等，來蒙蔽他的理性」。『無論什麼時候，人的苦難，都是由於習慣』。

教育也是不好，立法者利用教育，使他們『能夠把馴順的知覺，注入民衆身內，而他們自己則養成殘酷惡毒的心腸，來冷血地榨取飢餓將死的人民，以求自己的無上快樂。』

巴貝夫甚至用「人之無識無知」去解釋私有財產的產生。

所以巴貝夫以理性，知識，教育等等，去解釋社會的發展及其狀況。十八世紀唯理哲學的公式『意見統治世界』（les opinions gouvernent le monde）也成爲巴貝夫的公式。

巴貝夫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理論家。巴貝夫及巴貝夫派的意義，不在共產主義理論的發展上，

而在無產階級組織，無產階級策略，無產階級最低限度政綱的發展上。

巴貝夫的革命政綱

巴貝夫派的政綱在平等派宣言上已經明白地表現出來。

牠先分析當時法國人民的狀況：『直到現在，法國人民，都是過着奴隸的生活，雖然天然狀態，是要求平等的』。而且這是一切人民的共同災難，因為，『窮苦的人民，遍地都是在狡猾食肉者的權威之下，作為他們野心的玩物，一切暴政的食料』。

以前平等祇是在口頭上，祇是空話。現在已經到真正實現的時候了。

『從此以後，我們要和誕生時一樣，平等的生存及死亡。我們要求或是真正的平等，或是死亡。』

立法者，統治者，富人，財主，都應該好好的記住這點；事情不能祇限於人權宣言；以這個名義而完成的革命，『祇是更偉大的革命的先導，這個偉大革命，將是最後的革命』。

祇有革命，才是出路。『我們趨向於更高的更公平的目的，就是趨向於集體的財產』。土地的產品，應歸公有。社會貧富的區分，也像內亂及人民的貧窮一樣，一定要消滅。那時統治於社會中的混亂現象，也會消滅；那時總的新紀元到了，一切家庭，都並坐於大自然所鋪設的食桌之旁。那

時平等的共和國建立起來了。

結末，宣言要求恢復一七九三的憲法，以爲這是趨向真正平等的一個重要步驟。

所以從這上面可以看到，巴貝夫派的政綱，在於一方面消滅私有財產及社會的階級劃分，他方面建立沒有貧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真正平等，共同勞動的共產社會。

但是『平等派宣言』的作者，並不主張立刻實現這個政綱。『暴動委員會，絕對不主張在勝利之後，明天就實行共產主義』。委員會主張逐漸實施共產制度，利用許多帶限制性的辦法，這些辦法，會使人民相信共產制度勝過資產階級社會，會把整個社會改造，而使接受共產主義的人，融成統一的家庭。

委員會號召工人，按日勞動者，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資產者聯合起來。這點表示他們已經看到了某種革命的動力，因爲這些人處在大資本的剝削之下，正是最能接受平等派的思想。

上述的思想，也同樣的發表於巴貝夫主義內容一書中。

巴貝夫所主張的革命方法及策略

爲瞭解巴貝夫派的革命方法及策略起見，很可看他的暴動提綱。

這個提綱，首先說明人民情形之絕頂困苦，『壓迫及貧窮，達於極端』，橫暴的政府，滿身染

着罪惡，壓迫革命兵士及愛國派（在法國大革命時，愛國派是指革命者），護翼反革命的陰謀者及外國人。

『這些壓迫者，用盡一切方法，來腐化人民；侮蔑，凌辱人民，取消任何自由及民主的表誌及組織，屠殺共和國的最好朋友，聚集最凶惡的敵人，而加以保護，掠奪公共的財政，使之涓滴不留，榨取一切國家收入的來源，完全使共和國的貨幣失去價值，造成最可恥的破產，搜盡一切東西，直至不幸貧民的最後的破衣，來填富人的慾壑，這些貧民，兩年以來，都是不斷的每天因飢餓而死亡』。

但是人民有不能被剝奪的權利——暴動的權利。自由的擁護者，預備把牠實現：『他們主張暴動，以頭顱來對牠負責。』

這不但滿蓄着革命的勇氣，而且指出實際革命的道路。以前的烏托邦主義者，都是勸告富人及壓迫者，希望激動他們的理性及良心，引起他們自然公平與仁慈的感覺。他們規勸，解說，請求。他們從來沒有號召作暴動及武裝的鬥爭。

巴貝夫派卻領會了新的策略：他們揭破敵人，號召反對敵人，進攻敵人。他們以為暴動、恐怖是被壓迫者的真正解放方法。他們從批評的武器，轉到武器的批評。

巴貝夫派首先企圖，在中央機關領導之下組織廣大的羣衆運動，按照嚴格規定的計劃去發展，並實現多項有計劃的組織工作，這些可說是由他們首創，是沒有先例的。『秘密的指導團，並不是想依靠少數的叛亂者，依靠那些因私利或荒謬的迷信而作亂的人，去推翻剝削者的政府……』。所以『指導團的首要任務，是說服及吸收的工作，牠利用無數的演說宣言，來傳播牠的影響，牠在巴黎組織了許多互不相知的小組，這些都由民主派來引導，而民主派則又從十二個革命的使者，獲得指示。』（比歐納洛蒂）

秘密的指導團，真的發展極大的煽動組織工作。巴貝夫派的工作，不是根據於抽象的基礎，而是建立於具體的要求之上；他們依據人民的不滿，生活的昂貴，饑荒，失業等等現象，鼓勵革命的鬥爭。所以在暴動提綱裏，有許多切實的要求。

首先關於糧食問題，牠主張在佔有財政、郵務及總長房屋以外，更佔有一切公私的糧食店舖。一切麵包店，都要被徵發起來；麵包免費地分給人民。以外更主張把其他食品，也運到公共場上來，免費的分給人民。

其次關於貧民的需要，貧民應移住於富人的房屋裏，貧民質於當舖裏的物件，退還給原主；叛徒逃亡者及一切人民仇敵的財產，分配給祖國的保護者及貧民；爲革命犧牲的英雄們的家庭，由國

家來給養。

私有財產，被宣佈在人民的保衛之下——這項雖是巴貝夫派的主要要求之一，但其意義是非常的不清楚的。

其餘各項，說明應該對齊密圖的反革命派施行嚴厲的恐怖。

但這個提綱，還祇是概略地指出行動綱領的大要，此外還應該詳細製定法律。這些法律，應該適合下述原則：（一）『不平等的財產及勞働的分配，是無窮盡的奴隸制及社會災難的根源』。

（二）『普遍勞働制，是社會公約的重要條件』。（三）『法國一切財產的所有權，應屬於法國全人民，祇有他能夠決定財產的分配。』

其餘指導團所預備的富人累進稅法，公共店舖的建立，地主土地的充公，富人剩餘物的充公，普遍的免費教育，普遍軍事教育等等法律，也是和巴貝夫派的基本原則相適應的。

關於國民經濟的訓令草案，包括『整個社會的管理：農業，手工業，財政，航運，公共事業，商業』而成爲逐步進於共產主義的辦法；到了那時，『私有者』的字，在法國人看來，也要成爲野蠻的名詞了。

巴貝夫對於共產公社建設的意見

根據「巴貝夫政綱」，在國內應該建立偉大的人民公社，共同勞動，而且共同擁有國內財富。在這裏，每人都按照法律向當局領取所需之物。每個公社社員，都獲得整潔衛生的房屋，衣服，日用品，光，暖，食品藥物等；每個人都應該就餐於公共食堂。

這是巴貝夫派對於共產公社的概觀。巴貝夫以爲齊密圖反革命派的推翻，以及勞苦羣衆專政的成立，是一個從舊世界轉到新世界的極長的極困難的過程。

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不能像神話裏所說的一樣，用仙法一變，就可以達到。奪取政權，充公富人剩餘及土地（他們自己所不耕種的），這些還祇是到將來平等社會去的先決條件。政治組織之轉爲人民管理機關，而由平等精神來治理，這還不是共產主義。應該還要有巨大的準備工作，來解說新社會的目的及任務。應該用力地教育及組織將來平等社會的公民。對於這點，巴貝夫派是懂得很明白的。

巴貝夫派以爲一切勞動人民，都很願意的會加入這個公社，至於公社以外不願放棄私有財產的人們，那末他們不能享受任何權利；對於他們，將「採取極重的累進稅，剝奪他們公共職務，取消任何影響，加以輕視，使之成爲可疑的外人；他們或是棄產而逃亡，或是趕緊加入公社，來鞏固和平的普遍的共產制度的建立」。

國家的經濟政策，也應該幫助這種私有財產者機體轉變的過程，這種經濟政策，使私有經濟不能獲利，不能和國家競爭；極重的捐稅，高昂的工資，保護勞動等等，使私人不能作無限的剝削——這些都使私有的手工業，沒有利益可圖。

此外，應以平等精神，教育青年，使之在幾年後，可以普遍於全法。

這些就是巴貝夫派企圖以共產主義方法改造法國的道路。

巴貝夫主義的評價

巴貝夫並不是一個理論家，但他在革命階級的政綱、策略與組織等等問題上，給了許多有價值的，直到現在還保持其效力的貢獻。

第一，他在勞苦羣衆的解放問題上和一切以前的烏托邦主義者（以及在他以後的烏托邦主義者）採取截然不同的意見，他以爲勞苦羣衆要獲得解放絕對不在向富人立法者勸告，請求改良，而在於作堅決的鬥爭，革命，他說明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是不徹底的，他號召作勞苦羣衆謀得解放的『最後一次的革命』，這樣，他就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他主張暴動是人民的不能剝奪的權利，他主張以暴動及恐怖的方法，來推翻齊密圖的反革命派，建立被壓迫階級的專政，以求得勞苦民衆真正的解放。

第二，巴貝夫派建立極嚴密的秘密工作，發展極大的組織活動，這樣他們就給革命階級指示了在反革命統治之下的工作方法。『被壓迫階級的力量，在於組織』，這個原則，巴貝夫派是已經懂得了。

第三，巴貝夫派了解鼓動及組織的工作，應該建立在勞苦民衆具體的要求之上，所以他們根據那時巴黎市民的需要，規定他們的行動口號。巴貝夫派在這上面指示出被壓迫階級政黨所應採用的革命策略。

第四，巴貝夫派以爲共產主義不是像仙法一樣，一變就可以實現，他們主張在被壓迫階級獲取政權後，還應該長期的經濟建設，反對私有財產主，以及教育訓練的過程。他們在這點上指出過渡時期革命政權的政策。

巴貝夫派對於革命政綱及策略雖有這樣的貢獻，但他們在基本觀點上還祇是烏托邦主義者，他們相信理性的萬能，他們像摩萊里一樣宣傳原始的平等，他們沒有明瞭社會發展的過程。自然在他們那時的社會條件之下，他們決不能超出這種觀點之上，巴貝夫派像恩格斯所說的，祇是近代無產階級的前輩的代表。祇有近代社會主義，方能採取巴貝夫主義的精華，而消除他的烏托邦的性質。

巴貝夫運動失敗了。除主觀的叛變以外，最主要的失敗原因，還在於客觀的條件：資本主義關

係的幼稚，無產階級之覺悟不足與無組織，革命階級的政黨的尙未存在，無訓練的人們在初次失敗後的灰心，革命經驗的缺乏等等——這些原素，決定了那個時代巴貝夫運動的命運。

巴貝夫的許多信仰者，以後還繼續進行他們領袖所開始的工作，他們在以後社會主義的發展上，盡了極大的功勞。許多偉大的戰士，如勃蘭基等，依舊保留着巴貝夫派的革命精神。

本篇參考書籍：

比歐納洛蒂：巴貝夫及平等派的陰謀

湯麥：巴貝夫及平等派的學說

巴貝夫：平等派宣言

巴貝夫：巴貝夫主義內容

第五節

夏爾·傅立葉

(一七七二——一八三七)

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的發展

十九世紀初歐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強大地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的工業已經踏過手工業生產的死骸而高聳地樹立牠的凱旋的旗幟。

英國在這時候，已經完成了剝奪農民土地的過程，大批土地，集中於大地所有者的掌握中（英格蘭一半土地，那時屬於一百五十大地主，蘇格蘭一半土地屬於七十五大地主，愛爾蘭一半土地屬於三十五大地主）。工業的發展及城市人口的增加，迅速地前進。勞苦羣衆，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狀況，真是陷於極端悲慘的地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非常深刻地敘述出來）。

在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英國慢得多。但是剝削民衆的慘酷情形，也不亞於英國。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但革命的主要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却祇給資產階級謀了利益。無產階級及其他勞苦羣衆依舊處於痛苦的地位。

巴貝夫運動的失敗，白色恐怖的增加與拿破崙的勝利，更加重了對於勞苦羣衆的壓迫。

在這種新的生產方式向前發展，勞苦羣衆的政治鬥爭，遭受嚴重鎮壓底環境之下，產生了十九世紀的偉大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其主要的代表，是夏爾·傅立葉，聖西門，及歐文。

偉大烏托邦主義者的一般特點

這三個烏托邦主義者，每個代表一種特殊學說，各有不同的主張（他們自己也互相指摘），但他們中間，却有極主要的共同特點。

第一，他們對於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都採取了極嚴厲的反對態度，下了極尖銳的批評（尤其是傅立葉）。

第二，他們都對政治鬥爭失望（法國大革命及巴貝夫運動失敗的影響），所以反對政治鬥爭，甚至反對一切鬥爭行動。他們也像早期的烏托邦主義者那樣，相信理性的萬能，主張勸告，說服統治者，來為貧民進行改良，以改造社會。這正是他們之所以為烏托邦主義者的原因。

自然在他們那時生產關係之下，他們還看不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所以他們以個人的創造力，代替社會的動力。烏托邦社會主義祇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尚未發展的時期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在資本主義的批判上，總已給近代科學社會主義供給了許多寶貴的材料。

現在我們先說傅立葉（Fourier）。

傅立葉的事蹟

傅立葉可說是最奇特的思想家之一。他本是商人之子，二十歲時在里昂被迫對康文梯作激烈的反抗。他在這次差不多喪身。不久以後，他解除了軍事的服役。

一八〇八年當他三十六歲時，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四種運動的原理，經過二十年，當他已經老時，他才發表他的最好的著作家庭合作社的論述。再後他又發表了新的工業世界，在他死前一

年，又發表了《偽工業》一書。

在傅立葉的周圍集合了好些同意於他的著作家，律師，工程師等等，而形成了整個學派，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時，他的影響，普及各地，隨處都有他的信徒。甚至相隔很遠的俄國的許多先進智識分子，也處在他的影響之下。傅立葉之死，並沒有停止傅立葉思想的發展。在美國尤其是如此。那時美國的許多傅立葉信徒，組織了傅立葉所提倡的法倫（農業合作社之意）。一八四四年在紐約甚至舉行了傅立葉派的會議，並且承認有組織國際聯合社，和歐洲傅立葉派發生聯繫的必要。但是這種成績，是非常不穩固的，以後傅立葉主義運動，就迅速地低落下去了。

傅立葉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

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裏，傅立葉已經把所謂「文明」，稱作「新成立的奴隸制」，及人類的恥辱。試看英國，英國算是「一切國家所羨慕所仿效的模範及對象」。但是英國人民的貧窮與苦況，達到這樣程度，使官場的文件，也不能含默下去。譬如在一八二六年，商業總長黑幾孫說道：「在我們的毛織廠裏，工作着數千小孩，他們從早上三點鐘，做到晚上十點鐘。他們每星期獲得多少呢？一先令半（約中國一元餘），即三十七蘇（法國幣名），即每天差不多五蘇半，他們因着這點工資，每天要在工頭監督之下，作十九點鐘的工，如果他們稍一停工，工頭就立刻起來責

罵」……

傅立葉懷着滿腔憤氣，列舉這些事實，來證明工業制度，是有害於人類的。他說道：

「工業主義，這就是我們科學的怪物；這是狂病，大家生產，沒有方法，沒有比例的報酬，對於生產者或工人，沒有絲毫的保障」……

由此產生一切特徵。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就是文明的主要罪惡。政治經濟所承認的消費的不正確，還不是主要的；傅立葉說道：

「商品的流轉要經過商人的仲介；他們成爲生產品的主人，掠取生產者及消費者，而以他們標賣，投機，破產，欺詐，押收等等方法，種下工業的混亂狀況；競爭的制度，是完全不對的；牠使工資減低，使人民的貧窮，隨工業的發展以俱增，工業愈發展，工人愈不得不同意於低下的工資；他方面，商人愈分散，他們賺錢愈難，因之就愈要欺詐——這上面工業的機體，已有三部分工作得不對；此外我不難再舉三十部分，——這樣，爲什麼祇說不正確的消費的組織呢？」

所以事情主要之點，不在消費，而在工業組織的本身，在生產的本質及生產的組織。這種生產組織，工業主義，分裂個人及社會，使他們像仇敵一樣，相互對抗——一切都是處在和集體不絕戰爭的境况之中。貧窮本身就是從財富中產生出來的，這些財富，就是對於富人，也不能給以幸福。

「在這個文明中，惡事前進十步，而善事則祇前進一步。」（新的工業世界）。

所謂文明祇是貧窮及驕傲的泥坑，文明產生最奇異的罪惡。文明——這就是利用多種方法對於社會的掠奪，這些方法聯合在一個總的名稱——商業——之下。

對於商業，傅立葉作了特別的分析，這是非常尖刻的聲討當時商業資本的檄文。此外他更痛斥商人藉破產來謀利的舉動；他說：「破產是比大道上行劫還要下流的盜行」。

傅立葉對於資本主義的其他罪惡，也極端尖刻地加以指斥，他以為標實是「最下流的商業罪惡之一，因為牠總是攻擊最弱者」。傅立葉揭破牠的全部把戲，指出投機商人，怎樣爲着提高他的利潤起見，不恤毀滅社會所最需要的物品（如爲抬高價格起見，把人民所急需的食品，傾之海中）。

投機及商業的寄生主義，因其不生產的工作及其無益的力量與資本的耗費，使社會受到巨量的損失，但是在這種寄生主義以外，還有文明所產生的混亂與痛苦。

傅立葉特別注意近代社會不生產份子的問題，他用各種圖表指出這種不生產分子的衆多與複雜。他把寄生者，分成幾類；家庭的寄生者（婦女，小孩，僕人），社會寄生者（商人，廠主，軍人，官吏等），附帶的寄生者（律師，依法而閒遊的人，宗教的禮拜者，遊民，幹不正當事業的人等）。

總而言之，我們人口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不負任何有益的責任，所以他們是有害於社會的。

這就是常人所稱讚的「文明」，實際上這祇是「人類的疫病，文明之對於罪惡，好像病因而對於疾病一樣。」

傅立葉對於資本主義下工人的自由，作了極尖銳的批評，他說道：「這些玩意兒（指自由）甚至不能稱為幻想，牠自然不能滿足工人，工人首先要暢懷的吃一個飽，生活得快樂些……試問那受飢餓及失業的摧殘為債主及抽稅人所逼迫的工人，他們是否願意和野蠻人交換而重為獵人及牧者呢？無疑地他們是願意的。因為文明給他們以什麼呢？……所以在工業國家裏，自由帶着幻想的破壞的性質。」

傅立葉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地位，作了更嚴酷的批判：「無產的婦女，有什麼生活的來源呢？紡織，或美貌（如果有的話），再有多多少少遮掩着的賣淫——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唯一來源，這就是文明及奴隸式的婚姻所給與他們的可惡的境遇……所以在文明的配偶之間，愛情經過幾個月以後，甚至在第二天就變成畜生似的蠢舉，變成偶然的結合，毫無心意的幻象。在民衆中，我們可以看到多少夫妻，天天吵家相罵，夜間之所以重歸和好，祇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買兩張牀，粗笨的衝

動與獸慾，暫時戰勝了怨毒。如果這是愛情，那麼這是何等下流和卑污的牌子……牠想把最美的感情，轉成政治詭計的源泉……在這個文明社會中，所謂戀愛，不過是供給礮灰的手段……他們甚至不願意思索自由戀愛的權利……他們否定了戀愛的自由」……

傅立葉對於資本主義生活的各方面，都不遺餘力地作了極端尖銳的批判。

他對於科學及哲學，也和工業一樣，稱之為「怪物」。「政治及道德的科學，從牠們成立之後的二十五世紀以來，都沒有做過絲毫工作，來謀人類的幸福；牠們祇加厲了人間的仇恨，增加了貧窮，鞏固了不平等，使之成為社會組織的基礎。」哲學家呢？以前的哲學家，都不能絲毫解決人類幸福如何建立的問題，滿佈大城市中的貧民的衆多，就可以證明他們理論的無據。傅立葉輕視「文明的天才」道：「他們就是在其最昌盛的時期，也不能絲毫為人民謀幸福。」

傅立葉對於資產階級的政治，也給以嚴酷的批判。法國大革命是在平等與自由的旗幟之下進行的；但這些東西，祇是空語；人民正在受苦，而政治家則對於他們絲毫沒有想到。

「他們做些什麼，來幫助人民呢，甚至有否給些工作，使他們能夠生活呢？全國滿佈失業者，他們聲嘶力竭地尋找工作，可是上層階級無憂無慮地過着安閒快樂的生活。……」

「貧窮，掠奪，收買，賄賂繼續統治於你們卑污的文明中，你們行善的成績，在什麼地方

呢？」

但傅立葉由此作出錯誤的結論，而不相信任何政治與革命；他以為許多人因哲學家所指示的革命變動，而陷於困苦的狀況。

文明是不能改良的，傅立葉的目的，在於尋找比文明更好的社會機體結構。不要那種不徹底的辦法，而且要直接地，骨直地向大同社會走去。

在傅立葉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中，確有許多寶貴的材料。他的批評，有很多地方是揭發了資本主義的秘密，而很明確地加以揭破。可是傅立葉的烏托邦的改造社會計劃，就沒有這樣的意義了。

傅立葉的改造社會方針

傅立葉以為人類的發展，要經過三十八個時期，現在已經到了第五時期，文明時期。第一時期，為原始狀態，第二為野蠻時期，第三為宗法時期，第四為暴虐時期，第五是文明時期。再後的發展，要經過第六保證時代，第七社會主義時期，直至第八大同時期。第八大同時期雖然還祇達到人類發展過程的四分之一，但他已不知要比以前歷史時期，快樂到多少倍。他說道：『每個窮人（在大同社會）將比現在最強大的皇帝，還要快樂。』（新的工業世界）

大同社會，是公社的組織，人類正在緩慢地不堅決地向這個社會組織走去。這個社會組織，要

包括極多的人，按照他們的能力和志願，分成許多集團。

據傅立葉意見，這個社會，不能像「近視的政治家所想的那樣，由小的家庭單位來組成，也不能像歐文所主張的那樣，由太多的人來組成」。傅立葉的公社要建築在和歐文主張完全不同的新基礎上。他說道：

「祇有我一個人，發表完全的徹底的理論，牠考究及解決一切問題，以至經濟學者所畏懼逃避的問題：如人口的平衡，勞動的動人性，人民好的性格的保證。」

這個解決一切問題的理論，是什麼呢？這就是法倫（即公社之意）社會的理論。

傅立葉以農業公社爲最主要的組織，牠將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至於工廠，則他們不再集中於城市，成爲貧民窟，而要分散於地球上的一切鄉村及法倫。那時工廠工人，也可以用別種勞動，來滿足他的志願，了解工業祇是農業的分支，而不是全社會及每一社會分子的主要職業（這是近代工業尙未完全發展時的意識）。

在公社中，勞動是必要的，普遍的，而且最主要之點，還是自由的，以個人志願爲根據的。

祇在文明社會，勞動才是一種可恨之事及刑罰：「俄國人，阿爾及亞（非洲北部）人在鞭杖的威脅之下才作工，英國人法國人，因他們在經濟上受到飢餓的威脅而作工；希臘人及羅馬人，表面

雖有可傲的自由，但他們工作，正像現在我們殖民地上的奴隸一樣。」

但在公社裏，這種情形是絕對沒有的。這裏勞働是非常動人和快樂的。因為公社的組織利用多種方法，使人民產生要求工作的志願。其方法有以下七條：每人分得利潤。每人根據他的能力（勞働，天才及資本）參加工作；工作的繁複；相互的競賽；高度的分工；工場的美觀與清潔；選擇工作的自由。

因工作的引人與快樂，人的生活，也徹底地變更，而成爲美滿及快樂的了。「當這個社會的大同，快樂的海洋——牠是因簡單的吸引力及神奇的刺激而達到的——蒞臨之時，大同社會的人，熱烈地感激這個神奇制度的創造者，那時醜惡的文明制度，將爲盡人所詛咒。……」

但是在這個神奇的社會裏，還存在野蠻式的不平等現象，農民依舊在馬廄中工作，而富人則打獵釣魚，聽歌跳舞，研究藝術等等。

不平等的原則，是傅立葉公社的基本原則。據傅立葉的意見，如果社員一在物質上平等，則公社將完全破裂。那時大家都祇顧自己，而消滅任何的團結心。祇有不平等達到極點的社會，生活方能完全美滿與美麗！

「極端的不平等——一方面有巨量的財富，他方面有絕對的貧窮——這是大同的一個有力來

源；自然（傅立葉趕緊起來補充），貧窮是指最低限度生活的保證，這是社會和平的基礎。」（這種話，可以作為傅立葉自己所痛罵的資產階級之反動證據！）

傅立葉在這上面，是墜入狂想中了。

傅立葉的大同社會的構造原則

傅立葉根據勞動，天才，資本互相結合的原則，來建立公社。

每個公社，包括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人，這些人年齡，境遇，性質，理論及實際智識均各不相同，而且愈不同愈好，因為這樣，據傅立葉的意見，可以有更繁複的志願及能力，而使社會可以很快地進到總的大同。

這些人劃分為組，有同一興味及旨趣的各組，合而成團。譬如志於種薯的人，組成特別的團，其中又可按薯的種類而分成各組。

各組的人，都是境况能力各不相同的，他們比賽和爭競，不絕自相批評，但同時相互間又有熱烈的感情。

『感情的吸引』（L'attraction Passionnée）是傅立葉社會結構的根本原則及規律。他以為這是社會的吸引律，好像物理學上的地心吸引律一樣。他自以為是牛頓第二。

傅立葉以爲建設在這種「愛情的吸引」之上的「組」「團」制度，「是離博愛非常之遠，正好像離平等非常之遠一樣。」但是在這種機體之上，產生了「超羣絕倫的自由」，而個人的私心及自利主義，將融化於統一的匯流之中，形成「理想上的大同」。

但傅立葉的「組」與「團」，不過是一種機關，牠們的本身是不能改造社會的。

那末能夠改造社會的力量是什麼呢？傅立葉以爲在人身及社會中最主要的是感情。據傅立葉意見，以前的哲學家，一概都是和人的感情奮鬥，他們以爲感情是人的仇敵，主張以道德征服感情。傅立葉以爲這種意見，是完全錯誤的。他說道：是的，在大同社會之外，這些感情，可以流成惡事；但在包括一五〇〇——二〇〇〇人的公社之中，人的志願，可以使他們形成集團，在集團之中，人的感情可令他們怒發勞勳及行善的心，所以是有利的。

傅立葉把感情分成多種，成立一種體系。感情總計十二種：五種爲知覺的感情（與五官相適合），四種是愛好的感情，三種是指揮的感情。

四種愛好的感情是：友誼，愛情，愛名譽，愛家庭，牠們是形成一切社會關係的感情。

三種指揮的感情是：智計，熱誠及好動心。智計使人設策及競爭，而脫離靜的無感情的境地。熱誠是最好的感情，牠激動和提高別種感情。好動心是上述兩種感情的連接者。

根據傅立葉意見，這三種最高指揮感情及四種愛好感情對於精神的依賴，比較對於身體的依賴還要厲害些，牠們複雜的作用，產生集合的感情，傅立葉稱牠爲『和合的感情』。『這種和合的感情，是人的一種志向，要把他自己的幸福，和他周圍的人羣的幸福，協調起來，這是無限的慈善，普遍的相互的協助。但這些祇在全體人類全都富足，自由，公平的時候，方才能夠發展起來』。

在別的地方，傅立葉又說道：『我的理論祇限於把一切感情（其至壞的）利用起來，不把牠作絲毫變更，使之保留天然的原狀。……』

爲證明這點起見，傅立葉指出，這種情感如貪食，兒童的污穢等等，怎樣在大同社會裏，可以培養成人類天性的有益的志趣。

傅立葉把這種感情學說，用於教育上。在這點上，他作了許多有價值的供獻。如啓發式的教育法，獨立的學習，適應學生的天然趨向等等，這些方法，在教育上已佔了重要的地位。

此外，傅立葉還在其著作中描寫房屋怎樣分配，怎樣佈置。房屋要建築得這樣，使之『在正月時，可以來往於作場，畜舍，店舖，舞場及食堂之間，而不知戶外之雨雪寒暖』。

至於法倫一般的生活，那末不知要比文明世界奢華及快樂到多少倍。在法倫中，就是一錢莫名的最窮的人，也享用最華美的房屋，最精緻的食品——菜蔬是非常的複雜與衆多，每天至少要在

三十至四十樣以上……

但是怎樣能夠達到這樣富庶的生活呢？

所有這些，都是依靠着正確的合理的社會結構，使之可以避免不生產的勞働，而節省巨量的物質財富。這上面的節省，可達四分之三，十分之九，甚至達百分之九十九。祇舉倉庫，及廚房來說，正確的組織，將產生何等大的利益。在文明社會要有三百私人的倉庫，在法倫可以併而為一；在文明社會要有三百個主婦，購買菜蔬，在法倫祇去一個就夠了……。傅立葉詳計從這上面所得到利益，指出大的社會組織，是有怎樣巨大的優點！

傅立葉在這點上和以前的烏托邦主義者不同，他不是主張小的家庭生產，而主張大的機器生產，他說道：「無疑的，祇在最大的社會單位中，人們方能得到節省及勞働機械化的優點。」

傅立葉根據這個觀點，想像出將來社會的偉大技術力量。

傅立葉的階級協調論

傅立葉對於分配問題的解決辦法，是非常奇特的。他以為文明社會中收入的分配，祇在資本家看來是正確的。這上面正確的任務，在於公平地把收入分配於三種生產要素之間：勞働，資本及天才。

把全部利潤供給勞動人民的共產主義理論，在傅立葉看來是不能滿足的。他主張以利用自利心的制度為根據。他把法倫的利潤，分成三個主要部分：十二分之五給工作的積極參加者，十二分之四給投資於法倫的股東，十二分之三給理論及實際智識的代表。這樣，在大同社會裏，每個人都能根據他的能力及財力，分得利潤。傅立葉相信這樣可以除去階級的對立，而使他們都顧慮於共同的利害。

在分配利潤時，傅立葉顧到每種工作的必要，快樂和有益的程度。執行最可厭的工作的一團，獲得最高的報酬。

據傅立葉的信仰，以為這樣階級矛盾及敵視，就可以消滅。

「社會的一切階級，都會忘記相互的仇恨，而且人民因工作的輕快，也不會因頓悴憔悴；富人將消失對於窮人的仇恨，他們將和窮人一起分擔可愛的任務……窮人對於不勞而獲的富人的嫉妒，也消滅了，富人窮人，不再存在，階級的仇恨，也和產生這種仇恨的原因，一起消滅了。」……

這正是資產階級所幻想的階級協調的好夢。

傅立葉所幻想的改造社會動力

所有這些和合快樂的狀況，是怎樣產生的呢？

傅立葉憑着烏托邦的幻想，回答道：「世界號召着新的海爾古立斯，他將清除社會的千奇百怪的罪惡。新的海爾古立斯出現了。他的巨大的著作，使他的聲名，傳到兩極。他教導人類，觀察奇異的變更；人類都等候着他的神力，來轉變世界的命運。人民，你們的預覺，快要實現了。最光榮的使命是歸於最偉大的英雄。他應該在暴虐及文明的廢墟上建立普遍的大同。」

所以傅立葉相信改造社會，是偉大英雄的事，他將想出極好的社會結構，來適應人類的需要，志願及感情。他將以神奇的力量來建立美滿的大同社會。此種空中樓閣的幻想，正是烏托邦主義者的特點。

因之，傅立葉對於任何政治運動以及羣衆鬥爭，都取反對的態度。他以為這些都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他以為祇有英雄的智計與神力，才能建立新社會。他看不到任何羣衆力量，他希望以勸告解說的方法，使富翁回心轉意，相信他的學說，供獻自己財產，來建立『法倫』。可是傅立葉的希望，終究還祇是空中樓閣，而無絲毫的現實性。

傅立葉對於政治既採這種態度，所以他的大同社會，雖有階級，但無任何國家的管理機關，沒有任何強迫的辦法。法倫的理事會，不發任何命令，牠祇是勸告。法倫的生活，由自由的吸引力及各『團』，『組』的合作精神來調劑。所以法倫祇是一種沒有國家的公社。

傅立葉所提議的改良

從上面可以看到，傅立葉對於現代文明，是反對作任何微小的改良及不徹底的辦法的。但是他可沒有一般的拒絕改良。他以為有些改良，可以幫助人類轉到完全的公社；這種改良如：公共農站，農業銀行，庇護農場等。

公共農站，是合理地建築起來的一種經濟，有整批工具，器械，倉庫，等等。牠的目的，在於供給貧苦農民以借款及工具，保藏他們的產品。在這裏，農民可以購買廉價的工業品。農站建立在股份的基础之上，每個農民，都可以極容易地成爲農站的股東，而直接參加牠的事務。傅立葉以爲「公共農站，在其組織上，會逐漸接近大同的制度」。因這種農站活動的結果，私人商業將被消滅；私商將停止他們的活動。這上面很可注意，傅立葉以爲私人商業的消滅，是社會更高經濟因素發展的結果。公共農站，據傅立葉的意見，將成爲農業聯合社的種子，而可以往前發展爲公社的本身。庇護農場，不祇是受其庇護的人的糧食來源，而且還是以良種家畜，家禽，水菓，蔬菜等供給全區的中心站。傅立葉相信貧民將趕着加入這些農場，「以和他們碎小的受餓的家庭經濟闊別，而在農場裏進行快樂的生活。」……

傅立葉社會主義思想的批判

傅立葉的社會主義思想，整個的看來，雖是烏托邦的，但其中確有許多特出的見解：

第一，他對於那時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了一個深入的，尖銳的批評，這種批評，給後來科學社會主義，以許多寶貴的材料。他更指出所謂資本主義的文明，祇是掠奪的社會的制度，資產階級的政治，祇是壓迫人民的武器，在這個批評上，傅立葉確是盡了極大的功勞。

第二，傅立葉在改造社會的計劃上，以生產為基礎，而且極明白地指示大生產的優越。以前的烏托邦主義者，都是主張小的家庭的生產，但傅立葉則主張大規模的機器化的生產以及集體化的經濟。在這點上，他是具有正確的意見的。

傅立葉雖然具有好些特出的正確的見解，但他的整個思想體系，還完全是烏托邦的。他絕對沒有看到現實的改造社會的動力，他反對一切鬥爭，他以為祇要『偉大的英雄』發明一種新的完美的社會制度，使各階級信從景仰，就可以改變全社會，所以他向他自己所痛斥的富人及立法者勸告解說，希望他們改變心腸，信服他的學說，而共同來為社會謀幸福。因之，他主張階級協調，主張『絕頂不平等的制度』，主張不必消滅階級，同時却不要國家（因他是反對政治的）。這些都表示傅立葉學說的烏托邦性。

自然這是無足為奇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時代，正是資本主義生產尚未完全成長的時代，解決社

會問題的正確道路，還不能在那時的生產關係中，明白地顯露出來。無產階級還沒有從一般無產羣衆中分離出來，他還只是正在產生的近代無產階級的萌芽，他還完全不能作獨立的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烏托邦主義者，自然看不到改造社會的真正動力與方法，他們於是就憑其想像力來，『發明』一種烏托邦的動力與方法。他們自以爲是超階級的，他們要改良全體社會成分（甚至富人）的情形，使窮人富人大家聯合起來。他們以爲資本家和工人可以手攜手地共同解除仇恨而謀共同的幸福。

這種烏托邦的思想，是已經過去的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近百年來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已把這種幼稚的烏托邦的幻想完全打消了。但烏托邦社會主義，在其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上，確實給了近代社會主義思潮以極大的幫助。

本篇參考書籍：

恩格斯：傅立葉（遺集中）

貝比爾：傅立葉，其生平事蹟及學說

波爾魯意：法國社會主義史

傅立葉：本人所著各書（見上）

第六節

聖西門（一七六〇——一八二五）及聖西門派

聖西門事蹟

聖西門是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

聖西門 (St. Simon 伯爵) 在一七六〇年生於貴族之家，與大卡爾有同宗的關係。青年時期，在美國爲獨立而鬥爭，以後曾任美子炮臺的司令，但不久即辭職而漫遊各地。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沒有連累於他，他放棄了伯爵的尊銜而投身於商業。可是他墮入他的同伴萊台納伯爵的狡計，而不能得到什麼大的利益。

那時聖西門幻想改造科學，於是把所餘財產浪費於學者，藝術家的交際等等上面，他企圖從對於他們的交際上，研究一切科學及藝術，使之以後可以把全部科學，融化成和合的統一體。但是這種交際，沒有發生效力，他自己因此陷於貧窮的境地。他的妻子，脫離了他，他失去了任何生活的來源；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他第一次把他的幻想，發表於日內瓦居民致其同伴書的一書中（一八〇二年）。

以後，他繼續陷於貧窮及飢餓之中。他擔任抄寫員的職務，年薪一千法郎（約二百五十元，工

作九小時。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他不得不在夜間做著述的工作，他的健康及精神，於是受到極大的損失。

這時候，聖西門依靠他的以前女僕的幫助，來出版他的著作。但不幸這個女僕不久又死了。他無力印刷他的著作，於是親手抄寫數十份，分送名流，請求他們的幫助。（甚至向私人仇敵萊台納及拿破崙請求）。結果非但沒有得到幫助，而且反受了無限的辱罵。

在這十年窮苦和困頓的境況中，聖西門完成了好幾部著作（總吸引力、比喻等）。在困苦生活的打擊之下，他的意志，漸趨衰頹；一八二三年時他決定自殺，但結果却没有死，祇失去一隻眼睛。以後他繼續存在兩年，在這兩年中發表了工業問答（出版於一八二三——一八二四年）及新基督教（作於離死時不久）。

他的最後的思想，是屬於勞苦羣衆的：將死的聖西門，對其門徒說道：『在我們第二次發表著述之後兩天，工人的政黨，組織起來了。將來是屬於我們的』……

在聖西門死後，他的門徒，形成了整個學派，為首的是巴扎耳，安芬頓，羅特利格孔德等，他們發行自己的機關報生產者，但牠不過存在了幾個月。在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發表了有系統地敘述聖西門學說的著作，聖西門於是得到了完備的表現。

但不久以後，聖西門派內部發生爭論。聖西門學派，那時差不多流成了教門的小組。內部的分裂，和資產階級法庭的壓迫（說他們主張共產公妻），使聖西門學派完全崩毀。

聖西門的唯心主義思想

聖西門的思想，整個看來，是唯心主義的。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十八世紀的主要哲學家，正是保持着「意識統治世界」的公式；他們以為人民的命運，不是由存在來決定，而是由意識來決定。聖西門在他們的影響之下，自然也就墜入於唯心論的思想。

他在日內瓦居民致其同伴書中說道：「在英國，有許多的學者；受教育的英國人，對於學者，比較對於皇帝，還要恭敬；在英國，全體人民都會讀，寫，算；所以在這個國家，城市，甚至鄉村的工人，都能每天吃肉，飲酒，穿好衣服（這當然不合事實——編者）……在俄國，皇上如果不喜歡某一個學者，他就可以割去學者耳鼻，而流放於西伯利亞；在俄國農民像他們的馬一樣的愚蠢；所以俄國農民吃得壞，穿得壞，而且受許多的鞭撻。」

所以聖西門以智識來解釋人民的飽暖幸福，這就是說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就是說，完全採取唯心論的觀點。

他也以同樣理由，解釋財產的關係：

「有產者之所以能指揮無產者，不是因為他們擁有財產，他們之所以擁有財產而指揮他人，正是因為他們的階級在智識上，佔據優越的地位。」

所以他勸告窮人道：「強迫他們（指富人）受教育而且教育你們；把他們從沉悶的重負中解放出來；他們付你們以金錢，你們付他們以敬意……那時你們的命運，就會很快地改良了。」

這樣，聖西門以智識為人民生活，財產制度，及解放人民辦法的基礎；這些都證明聖西門的出發點，是唯心論的。

根據這種唯心論的出發點，他就相信受教育的統治者，一定能為人民謀幸福。他幼稚地主張把政權給財產的擁有者，因為「他們具有極大的智識，為着公共的利益，統治權的分配，應該和智識成比例」。在這點上，他和柏拉圖，摩爾等等，具有同樣的幻想。他說道：「我以為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中，一切階級，都會很好，就是：精神的權力，掌握於學者手中；政治的權力，掌握於財產所有者的手中；至於選舉那些執行人類偉大首領責任的人底權力，則屬於全人民；工資——給與人民，對於統治者，則給以敬意。」（日內瓦居民書）

所以他主張消滅階級，主張富人與窮人在和平的共同的建設中聯合起來。這種烏托邦的思想，是從他的唯心論觀點中產生出來的。

聖西門思想中的唯物史觀胚胎

聖西門雖具這種唯心論的思想，但在好些地方，特別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却又發揮了許多接近唯物史觀的意見。

「聖西門在歷史上首先尋找規律性。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也應該像自然科學一樣，成爲嚴格的科學，我們應該研究過去人類生活的事實，以發現其中進步的規律。祇有了解過去的人，才能預見將來，聖西門這樣地規定社會科學的任務；他特別注意於羅馬帝國滅亡以來西歐歷史的研究。他的觀點，是如何的新穎和遠大，祇要看這個事實：就是他的學生替亦利，差不多能在法國歷史的研究上，造成一種革命。聖西門以爲基索的觀點，是做效他的。聖西門對於理論上的財產的問題保留着沒有加以解決，但他能比同時代的歷史專門家，更深入地觀察歐洲社會發展的內部彈力。如果替亦利美尼葉基索等以爲財產關係，是社會制度的基礎，那末聖西門，在非常顯明地指出新時代歐洲的這種關係的歷史以後，更進一步質問自己：爲什麼祇是這種關係，而不是別種關係，操這樣重要的作用？據他的意見，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於工業發展的需要。「在十五世紀以前政治的權力，操在貴族手中，這是有益的，因爲那時貴族，是最能幹的工業家，他們領導了農業的工作，而農業在那時是唯一重要的工業。」但是爲什麼工業在人類歷史上有這樣大的作用呢？聖西門回答道：因爲

「生產是任何社會組織的目的」。他這樣地重視生產，使他把「有用的」和「生產的」混合起來（*l'utile-c'est la production*）而堅決地聲稱「政治……是生產的科學」。』

看來，這種觀點的邏輯的發展，應該使聖西門得到這種結論？就是，生產的規律，最後的決定社會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的發展，應該是那些企圖預見將來的思想家的任務。在有些地方，他似乎接近了這種思維，但祇在有些地方，而且祇是接近。

生產需要勞動工具。這些工具，不是現成地得之於自然界的，牠們是人所發明的。這些工具的發明，或甚至應用，需要生產者的某種智力的發展。所以『工業』的發展，看成了人類智力發展的無條件的結果。看來，似乎智識在這地方也無限地統治着世界。工業的重要作用，愈是解釋得明白，十八世紀哲學家的這種觀點，似乎也愈得證明。聖西門比較啓蒙學派更徹底地保持這個原則；因他以爲意識從感覺產生的問題，是已經解決了，所以他就很少思索到環境對於人的影響，在他（聖西門）看來，智識的發展，是歷史運動的主要原素。

所以在有些地方，聖西門接近了唯物史觀的觀點，但祇是接近了，而沒有達到，祇是一種胚胎，而不是一種成長的產物。

根據上述觀念，聖西門以爲『每個國家主要的法律，是決定財產及保守財產機關的法律。因社

會組織的目的，是在生產，所以統治社會的人，總是那些領導生產的人。在十五世紀以前，農業是社會最主要的生產部門，那時貴族領導了農業工作。所以政治權力，集中於他們手中。但是一種新的社會力量——第三等級逐漸發展起來。這個等級，需要幫助，於是與皇帝的政權訂立同盟，這個同盟，決定了以後社會的發展，聖西門在這上面，是指着法國，他很可惜路易十五的君主政權，拋棄了這個同盟，而轉於貴族方面。法王以極重的代價，償付了這種錯誤，但這種錯誤，沒有停止第三等級的發展。新的工業制度與舊的封建制度的爭鬥，引起法國大革命，牠（爭鬥）決定了我們現代的最主要社會事變。」

這上面已經顯露出聖西門的某種唯物史觀的主張。

聖西門對於「工業者階級」的意見

聖西門從其對於歷史的分析上得出結論，以為工業者階級一定要當權，他證明法國如果失去三萬貴族，官僚，將軍，主教等等，對於法國「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妨害」，可是如果失去三千最好的學者，藝術家和手工業者，那麼，法國就要立刻變成「沒有靈魂的肉體」。所以工業者階級是國家所必需的，他們應該在國內佔據首位，但在現在的社會中，工業者階級，却佔據末位。

在未講到工業者階級的地位以前，我們先要問，究竟什麼是「工業者階級呢」？

聖西門對於這個階級的觀念，是非常模糊的。他瞭解了社會矛盾以及階級鬥爭的意義（如他對於推翻封建制度的鬥爭底意見），但是他不能明白地了解近代社會資本與勞動間的深刻矛盾。所以他的「工業者階級」不但包括工人，而且還包括廠主，甚至銀行家；他把這些人總稱為「工業者階級」，以和地主及遊蕩的資產階級對立起來。他以為工業者階級佔據全國人口廿五分之廿四，他們滿足全國需要，別的階級沒有牠就不能生存，所以牠應該佔據最主要的地位，應該握取統治權。

「工業者階級」獲取統治權的方法

但是工業者階級怎樣去獲取統治權呢？

聖西門在這上面，也和傅立葉一樣，反對一切鬥爭及暴力的方法，他祇主張和平的手段：「和平的手段，就是說討論證明，及說服，是工業者所用的唯一方法，他們用這種方法，去撤消貴族，軍人，法官，財主等等對於社會產業的管理」。聖西門主張不要用急進方法，主張工業者應該「耐心地等候着，直到輿論歸趨於他們方面，而真正的社會理論，使他們起來掌握國事的舵」。

所以據聖西門意見，工業者不要鬥爭，他們祇要用和平說服的方法；因之聖西門主張：「工業者階級應和皇室締結一種聯盟，好像以前和路易十五所締結的一樣。牠應該和君主政權共同努力來建立工業制度，在這制度中，最出色的工業者，將成為首要的階級，而掌握國家的經濟。」

聖西門說明他所要求的改革，是『不與君主政權相衝突的』，而且更使『國君得到更多的安謐』，所以他主張保存皇室，而形成工業的王國。他幼稚地希望『為全國民意代表的君主政權，將毫不遲延地宣佈這是大多數人民的公意，少數人應該服從』。

所以聖西門把他的全部希望，集中於君主身上，他以君主為改造社會的『大英雄』。

聖西門對於工人階級的意見

聖西門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他以為『富有的工廠主是人民的首領……是勞動人民的直接的及天然的首領』，他對工人說道：『財產的所有者，雖然數量比你們少，但却有更多的智識，為着公共的利益，統治權應該按照智識比例來分配。』

聖西門主張工人階級不能掌權（因為智識不夠！），而應該得到擔保；能工作的，應該擔保有工做，不能工作的，擔保能生活。他相信廠主的慈惠和良心，希望廠主會和工人聯合一起。秉着道德觀念，顧慮工人的『真正利益』。

這樣說來，據聖西門的意見，工人不應掌握政權，在『工業者階級』中，除工人外，最主要的代表是什麼呢，最主要的代表，祇是廠主，銀行家。所以聖西門主張統治權應歸『工業者階級』，無異說，統治權應歸廠主，銀行家。聖西門的這種意見，當然是很不好的。

聖西門晚年在這上面的意見，比較有些進步。他在新基督教一書中對於將來社會究屬於誰的問題，有了比較明白的見解：他以為社會應該組織得這樣，使之有利於最大多數的人民；他說，『人的一切勞動及行動的目的，應該是盡可能地最快地最完備地改進那人數最衆多的階級底道德與體力狀況』，在臨死之前，他表露『將來世界屬於工人』的意見，不過這個意見，祇是部分的表現，而不是他的整個的主張。

聖西門所主張的新基督教

聖西門以為舊的基督教，已經陳腐了；他主張建立新的基督教。他以為新基督教的任務，在於「造成普遍的道德原則的勝利……這個新的宗教，應該在各民族間建立永久的和平，聯合他們來反對那犧牲人類公益，祇顧私利的國家，反對那犧牲國民利益來為私人謀利的反基督教政府，牠（新宗教）應該聯合一切學者，藝術家及工業家，把他們轉成全人類及各民族利益的領導者；牠應該使藝術，實驗科學及工業居於神聖智識之首，可是天主教却把他們看作不良之事；最後，對於那些以為人可以用勤苦勞動而用別種方法來獲得永久生命的教理及學說，新宗教以為應該加以詛咒，把牠看作惡魔」。

這就是聖西門所要建立的新基督教的任務。聖西門以為新基督教，不但要顧到人的天上幸福，

而且還要顧到人間幸福。他以為教士的任務，在於盡其智力，才能，來證明「極大多數的人民，應在道德上及智力上享受比較以前為美滿的那種生活，富人在增加窮人的幸福以後，也能改進自己的生活」。在這上面，聖西門是明顯地墜入了階級利益協調的幻想。

聖西門門生的思想

聖西門死後，他的學說由他的門生（安芬頓，巴扎耳等）更詳盡地發揮於聖西門學說敘述一書中。

聖西門的門生，在許多地方，比較他們的先生要進步得多。他們在許多分析上，更要深入一些，但是他們的整個思想，還脫不了聖西門學說的烏托邦性。

對於現社會的分析

聖西門門生以為社會的發展，要經過兩種各不相同的境地：一種是對立的，一種是聯合的。

他們以為在現社會中，最蠻暴的剝削形式，奴隸制度「還極大部分的存在於財產所有者與勞苦人民，主人與僱用工人之間」，他們以為資本主義階級關係，是以前奴隸制，農奴制的繼續。「雇主對於工人的關係，是奴隸制的最後的變相」；這種剝削形式，雖然沒有奴隸制那樣的顯著和粗暴，但牠是非常現實的。「工人不像奴隸那樣是僱主的直接財產；他的主人是臨時的，是由相互間

的契約來決定的。但是在工人方面，這個契約，是不是自由的呢？不是，因為工人不得不計算昨天的工資，來過今天的生活！他不得不在餓死的威脅之下，同意於所提議的交易（勞働契約）。」

「現在全部勞動者，都為那些享用他們（指勞動者）財產的人所剝削，就是工業領袖，在和財產所有者發生關係時，也受到這種剝削，雖然程度比較低些（這點還是聖西門的舊意見）；但是，這些工業領袖反過來參加剝削的特權，所以全部重負，都落在工人階級即極大部分勞苦羣衆的身上；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工人是奴隸及農奴的嫡系；他的人格是自由的，是不牽制於土地上的，但他的權利，即盡於此。在法律上的自由的境况之下，他祇能根據少數人階級所御定的條件，來求生存，鬥爭所造成的立法，給這少數人以壟斷財富之權，他們就是浪遊無事，也能有隨意處置生產工具的權利。」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工人的狀況怎樣呢？「工人在物質上，智力上及道德上都受剝削，好像以前的奴隸一樣，實際上他的勞動所得，顯然難得能填補那滿足自己需要的費用，而且工作之有無，是不依靠於他的。如果他要享受富人那樣的幸福即娶妻養家，那麼他的境况，更要壞了。工人經常的處在貧窮的壓迫之下，這樣，工人還能否有時間來發展才能及德性呢？他能否能夠有這樣的意志呢？就是他有這樣的意志，誰個供給他以所需的費用呢？誰能使他有研究科學的機會呢？誰能接受

他的心意的流露呢？沒有誰個想到他們；可憐的體力生活，使他們愚魯，愚魯更使他們放蕩，於是又產生新的罪惡的來源；罪惡的循環，即此形成了。……」

但是爲什麼少數人能夠剝削多數人呢？聖西門門徒回答道：『因爲財產關係，有些人人生來就有特權，不做工作而過安逸生活，就是說依靠別人而生活，這正是人對人剝削的繼續。這些事實，一個可以邏輯地從別個引伸出來：人對人的剝削一定要消滅！剝削所因而長存的財產制度，也應該要歸於消滅。』

再來看社會的生產情形怎樣；聖西門門生回答道：『試看環繞我們的社會。工業嚴重地遭遇無數的恐慌，悲慘的危機。這種現象，開始使好些聰明人吃驚，但是他們不明瞭這種混亂現象的原因，他們沒有看到這是無限制的競爭的原則在實際上應用的結果，實在的講，現在實際上所進行的競爭，不是以前人與人間國與國間的殘殺戰爭的繼續（祇採取新的形式）是什麼……每人既然以爲，祇有減少自己競爭者的機會，才能增加自己勝利的機會，所以在他看來，欺騙就是最實際的鬥爭方法；在這種方法的應用之下，退縮的小商人，即成了這種方法的最先犧牲者。』

改造社會的方法

聖西門門生極尖銳地深入地批評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既然工人受這樣殘酷的剝削，而生產

又呈這樣的無政府狀態，那麼解決的辦法，究竟應該怎樣呢？

聖西門門生以爲剝削既是財產關係所造成的結果，所以要消滅剝削，就應該消滅剝削所由產生的那種財產制度。他們說明歷史的研究，證實財產是變動的，說明以前人（奴隸）也曾是財產，說明後來怎樣消滅。從歷史的敘述中，他們得到結論，就是：現在應該對於財產作最後的變更。他們以爲自己「所指示的累進法，要造成這樣的制度，使財產不爲家庭所承繼，而爲國家所承繼；因財產組成生產的基金。現在存在着一種建立新制度的傾向，就是：現在限於家庭的財產承繼權，一定要轉到勞苦羣衆聯盟的國家的手中。在多方面已受極大打擊的特權，應該完全消滅。祇有那些能夠應用財富及勞動工具於事業之上的人，才能有權處置財富及勞動工具。」

所以他們主張以取消遺產權的方法，來消滅人對人的剝削。

至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則他們主張以一種總的銀行制度來調劑。他們說明銀行的作用道：「這個工業部門（即指銀行）的建立，顯明的是趨向於秩序的初步。實在的講，銀行家現在究竟盡些什麼作用呢？他們在需用勞動工具的人及那些不能應用或不願應用工具的所有者兩方面之間，成爲仲介人；他們部分地盡了一種分配者的作用；土地所有者及資本家，對於這種作用正是幹得非常之壞。……銀行家因其習慣及聯繫，能夠比較閒散及單獨的私人，更好地估計工業的需要及工業家

的能力，所以由他們經手的資本的應用，能夠更加有益與公平。但是在現在的狀況之下，祇靠銀行家影響，所得的直接改良是很有限的……社會的完備結構，祇在財產組織，經過我們所提出的那樣

的變更以後，才能完全實現。」

這樣，聖西門門生主張以取消遺產制的辦法來消滅剝削，來完成銀行制度，對於生產的調劑。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使生產手段及財產，轉為全社會所有。在這點上，他們確實比他們先生進步得多，因為聖西門絲毫沒有想到改變財產的形式。但是怎樣去達到這個目的呢？他們絕對不主張鬥爭，而主張社會和平。他們以為財產所有者的情形，日趨惡化（因利率減低）；這樣，他們所提議的最重要的改良——遺產的取消就可以和平地實現。所以他們信仰社會可以和平發展，而反對任何鬥爭的方法。

聖西門門生所主張的新社會的組織

他們以為以前的社會，都是處在對立的狀態中；將來的社會一定進到合作的境地。

「首先，聯合許多家庭為城市；其次，聯合許多城市為民族的機體；再次，聯合許多國家為聯盟，在他們中間存立共同的信仰，作為聯繫的因素。」

在將來完全實現合作的社會中，一切工業部門將在「總的銀行系統」的管理之下，而為和平的

工業勞動者謀利益。他們說明這個『總的銀行系統』，是廣義的而不是狹義的。這個系統究竟怎樣呢？『這個系統包括：第一，中央銀行，牠是物質上的政府；這個銀行，保藏一切財富，一切生產基金，一切勞動工具，總而言之，一切現在成爲個人財產的東西。再次，在這個中央銀行之下，有二等銀行，牠們祇是中央銀行的分支，中央銀行經過這些分支，和主要區域發生關係，並了解他們的需要及生產力。再次，這些銀行在各該區又統屬更專門的，範圍更小的銀行。一切需要，都匯集於高級銀行，從這些銀行，分配一切資料：總銀行供給各地以借款，就是說預先估量並合併各種手續，供給牠們以勞動工具。這些借款，經過那代表各工業部門的專門銀行，分配於勞苦羣衆中』。合作社會的生產，就是這樣的組織起來。

可是分配又怎樣呢？聖西門門生說道，『在將來的社會裏，每人應該根據他的能力，佔據某種地位；並按照他的工作獲得報酬；這點充分地指示分配的不均。對於平均分配制度，可以有許多的異議；如果懶漢和勤苦的人，得到平均的分配，那麼競賽的原則，就要消滅了，勤苦的人，將看到一切社會的重負，完全要落在他們的身上。這很明白地指示出，此種分配，違反平等原則。……而且，在這種制度之下，平均每分鐘都要被破壞，不平均有經常產生的傾向，而且經常的產生，這樣將不絕引起重分的必要。下述的異議，在反對平分財產的制度之時，是有根據的，不能駁破的，

但在反對那按照能力工作而獲報酬的原則之時，這個異議就失去意義了。據我們的意見，按照能力工作而獲報酬的原則，是一定能調劑將來社會的。」（上面所引的話，都摘自聖西門學說敘述一書）。

聖西門本人學說的批判

在聖西門本人的思想中，包含着兩方面。

一方面，他的思想裏，確實包含了好些唯物史觀觀點的胚胎。他和法國那時的啓蒙學派不同，他瞭解了歷史內部的聯繫，中世紀的歷史原因，他反對那回復封建制度及教堂統治的妄想；他把法國革命看作是貴族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間的鬥爭（在他那時，這是極高的天才的發現），他明瞭以後的統治地位將屬於工業，指出生產是社會的基礎，宣佈政治是一種關於生產的科學。

他方面，他的學說，基本上，當然是空想的。他操着唯心論的觀點，他以教育及智識，來解釋社會生活，財產關係，及統治制度。從這上面，他自然就根本不能了解到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所以他勸告工人，不要作掌握政權的企圖，而等待國王、廠主、富人的慈惠的改良。他相信資本家的好心，主張階級協調，反對鬥爭方法，請求國王來給『工業者階級』造成統治權。這些都表示出他的幻想。因此，聖西門的學說，不能在工人階級中起何種重大的影響。

他的門生，在聖西門學說的敘述中，却發揮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

聖西門門生意見的批評

聖西門門生在許多地方發表了極有價值的意見。他們尖銳地批評了資本主義的僱用勞動制及競爭，他們說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是不自由的，工錢勞動制，祇是一種變相的奴隸制，他們指出了資本家互相併吞的競爭過程。這些都給後來的科學社會主義，以極有價值的材料。

此外，他們在解釋財產的歷史發展上，也供獻了極有價值的意見（財產的變化）。他們對於銀行作用的估計，已經得到了極好的證明。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組織的意見，也是極可注意的（其實他們所謂「總銀行系統」，不是銀行系統，而是整個有計劃的經濟系統）。他們以為按照才能而工作，並按此而獲得報酬的那種分配制度，最為平等，這是不對的；因為這種分配制度，還是不平等的（請讀者參看第一章），不過牠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的分配辦法，真正平等，祇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方才能夠實現。

聖西門門生雖然貢獻了這些寶貴的意見，但他們整個思想，還是烏托邦的。他們看不到改造社會的動力，他們還是相信統治階級的善心與階級協調的主張的，他們反對鬥爭暴力方法，主張和平發展，最後他們甚至想憑藉宗教之力，來改造社會（他們自己甚至建立了教堂），這些都指出他們

始終還是烏托邦主義者。

聖西門及其門生的學說，包含着許多寶貴的『真珠』。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道：『我們在聖西門著作中，可以看到富有天才的遠大眼光，因此他差不多包含了以後社會主義者全部思想的胚胎（雖然不是嚴格經濟的）。』……他的學說，在社會主義的發展上，是盡了極大的作用的。

本篇參考書籍：

伏爾琴：聖西門及聖西門主義

巴扎耳：聖西門學說敘述

聖西門：自己的各種著作（見上）

第七節 羅盤特：歐文（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

十九世紀前期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當法國盪漾於偉大政治革命事變之時，在英國正極迅速地進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

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末，英國逐漸轉成世界的霸主，在十八世紀中間，英國已在世界市場上佔據主要的地位，西迄加拿大東達印度都有極大部分土地落於英國的統治之下。克倫威爾的商業

戰爭，荷蘭競爭的消滅，殖民地的掠奪及巨大貿易公司（如東印度公司等）的發展，國內紡織業及採礦業的急速的發展，城市及人口的增加，——這些發展，依據於新的生產技術之上，使英國成爲世界最大的強國。

英國人口從一七六〇年至一八一八年，由八百萬增至一千二百萬，從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三一年，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在許多城市中，甚至增加一五〇——一六〇%。同時地主的圈地（Inclosures 即強佔農民土地）使英國鄉村的面目，完全改變。從一七一〇年到一七六〇年，圈了十二萬七千英畝的土地，從一七六〇年到一八四三年，竟圈了二百四十萬英畝土地。結果全英五分之四的土地，落入七千個大地主的手中（英格蘭一百五十，蘇格蘭七十五，愛爾蘭三十五大地主各佔有該區土地的一半）。在英國鄉村裏，就形成特殊的大地主（Landlords）及農業資本家（Farmer）的制度。

十八世紀末，在英國產生了許多技術的發明，瓦特的蒸汽機（一七六四年）；阿克萊以特的紡紗機（一七六八年）；黑格萊夫斯的紡織機（一七七〇年）；卡特拉以特的機械織機（一七八五年）；克龍頓的多軸紡機（一七八九年）等等。新的熔鐵煉鋼方法也發明了（一七八〇及一七四〇年的發明）。

同時製鐵，機器，煤礦等等工業，從一七六〇年以來，也騰躍而上的發展起來。

交通工具，也同時擴張起來，濬造新的運河修築道路；一八三〇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條利物浦與孟徹斯間的鐵路。

機器的應用，自然不能不嚴重地影響於工人階級的狀況；那時英國工人的狀況怎樣呢？

童工及女工的剝削，達到絕頂殘酷的程度，在一七八八年，四歲的小孩就用來清刷烟筒，強迫他們出入於墨黑的烟灰之中；很多小孩出賃，甚至直接變賣。

工資低到極點，工人祇能過着半餓的生活；在一七二一，一七五六，一七五七年，倫敦以及他處的工人，已經常起騷動，引用機器以後，更加變得尖銳了。

英國那時工人階級的境地，實在陷於備極悲慘的地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已給他以絕頂明晰確切的描寫。就是一位資產階級學者（John Wade）也說：甚至西班牙人對於美洲紅人的剝削，也不及那時英國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底那樣殘酷。對於任何工業部門內工人的狀況，我們儘可以徵引馬克思的再好沒有的描寫來說明：「在其無底的盲目的榨取慾望之中，在其豺狼似的剩餘勞動的貪欲之中，資本不但超越精神上的限度，而且還絕頂兇狠地超越一切純粹體力上的工時限度。牠侵蝕了發展及健康地保養身體所必需的時間。牠侵蝕了享受新

鮮空氣及日光的時間。牠縮減了就食的時間，盡可能範圍，使之與生產過程本身聯繫起來；使之給與工人以食物，正好像給與蒸汽爐以煤，給與機器以油一樣；牠把積蓄，恢復，及清新生命力量所必需的睡眠時間，減縮到最低限度，使工人祇能隨便打盹，因為不打盹，工人絕頂疲乏的機體，再也不能動作了……資本絲毫不顧勞動力的壽命。牠祇要在一定工作日中，榨出最多的勞動力。牠以縮短勞動壽命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正好像貪婪的農業經營者以消竭土地肥沃力的方法，來增加他的收入一樣。……」

恩格斯在其有名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更詳盡地描寫那時英國工人階級的悲慘到絕頂的生活狀況。在倫敦的貧民窟中，房子裏沒有任何家具；工人最好也祇睡在乾草袋上，而且大多數是睡在破布堆中。

甚至資產階級的倫敦太晤士報（一八四三年）也不能不為假流眼淚：

「真的，這是可怕的情形。在最大的快樂，智力的發展，優美的娛樂之近鄰，存在着最大的窮困。在上層，富人在輝煌的大廳裏，談笑歡樂，無人道地狂笑，毫不顧及他們所不見的貧窮的災難。歡樂狀況不自覺地殘酷地譏笑那呻吟於其下的痛苦……讓人們想一想在任何嚴冬之夜，在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的最佳區域裏，儘可以看到陷於貧窮與罪惡之中而呈衰老現象的青年女人，正顛離於飢

餓與疾病之中。」

恩格斯在描寫那時英國工人狀況以後，作了這樣的結論：『大城市的工人階級，形成不同的生活程度的層階：最好祇是暫時的較好的生活……，最壞則流成失血，甚至飢餓以死……中間分子，近於最壞的狀況。』『到處都可以看到暫時或經常的貧困及疾病，生活所引起的墮落，遍地皆是，人的實質，都逐漸的確定的在精神上體力上破壞下去，最後直到死亡。』

工人階級，雖少組織，但不得不起來堅決反對這種情況；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流洒了許多工人的鮮血；一八一六年，在肯特發生暴亂，在一八一九年發生『孟徹斯特的激戰』。

一八三五年以來洶湧發展的憲章運動，到一八三八年時帶了『特別的社會性質』，即包含了一種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的意義。

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這樣的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之上，形成了歐文的思想。

歐文事蹟

歐文 (Robert Owen) 生於一七七一年，死於一八五八年，是貧家之子。七歲時，因學習成績的優良，已在學校中作教師助手，在十歲時，袋着二角錢，脫離家庭，往倫敦尋求『幸福』。從倫敦他的長兄給他在斯丹福特找到學徒的位置。在這地方，他按觀察所得發生了人的性質依靠環境的

那種思想。

以後，經過數次更易，在十九歲時他竟管理了英國最大最好的紡織工廠之一。三年後（一七九四年），他因事和廠主特林夸太決裂，而脫離管理工作。不久以後，他和大廠主台爾之女發生戀愛，而結了婚；一八〇〇年，他收買了岳父的紐萊納爾克廠，在廠的管理上，達到巨大的成功。

歐文不是尋常的廠主，他幻想着新的社會原理，而企圖以此廠爲其試驗地。他的人的性格的形成一書，就是那時他的實際經驗的結果。那時他的行動，是根據於這種基本原則上，就是：『人的性格，是一種結果；在這上面，人的本身，也祇是一種原料。』人不是依靠自己，而是要依靠於環境的。

他根據這個原則，改造了腐敗，混亂，墮落的紐萊納爾克廠及其工人。他的成績達到可驚的程度，以前在資本主義的貧困罪惡之下流於墜落的工人，因歐文努力的結果，轉成了守紀律的規矩的勞動軍隊。許多學者，慈善家及政治家，都到紐萊納爾克參觀歐文工廠的成績。歐文自己敘述那時的工作道：

『在八年中，我完全從事於教導人民改良鄉村生活及工業組織的工作。從早到晚，我的心意，都集中於發明及實行那些改良人民生活的方法上面……』

這種努力的結果，使以前的墮落行動——偷竊，飲酒，流蕩，淫亂等等現象——消滅了。工人的住居，餐食，生活，得到極大的改良。以前黑暗的紐納爾克，轉成了光明的文化的地方。

在這上面，歐文不但要和客觀的困難鬥爭，而且還要和工廠的別的股東鬥爭，他們自然不滿意於這位經理的『社會主義』行動。

歐文的合股者，變換了兩次，有一次竟把工廠標賣，工人聽了這個消息後，陷於『坐臥不安的地步』。但是結果歐文得到了這個工廠。工人聽了消息以後，『一致地決定舉行公共的慶祝，來表示他們的歡情；音樂隊巡行於工人區的街道上，房屋的窗，扎起綵來，好像這是偉大的紀念節一樣……』這點祇是反映出工人對於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的絕頂痛恨，與要求改良經濟狀況的急切情緒罷了。

幾年以後，歐文離開了他的工廠，企圖在美州組織共產主義的公社。他想要在『新大同』的農業公社中，實行他的改造思想。但是這個公社的成份，包含很多貪圖私利者以及懶漢。牠從一八二五年存在到一八二七年。結果因社內一部分人，帶着資產階級的傾向，引起內部的破裂，分成兩個公社。一八二八年時歐文還爲保存公社而鬥爭，但結果無效，一八二八年末，他到墨西哥去，想在那裏，繼續其事業，一八二九年時，他和『新大同』脫離了任何關係。

他回歐洲以後，組織『勞働交換銀行』，企圖以此組織，調劑勞働產物的交換。最初，銀行會有相當發展。但後來因無用的貨物堆積，周轉不靈而倒閉（一八三三年）。

『新大同』，『勞働交換銀行』等等的失敗，並沒有動搖他的信仰。一八三三年時，他出席孟徹斯特的建築工人大會，以後，他又發表了工人階級組織的新綱領。宣佈無產階級的目的，是要在『保證每人得其勞働產品的基礎』之上，來改造社會。

歐文已經站到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他以為去社會主義的路，是要經過全國工人同盟，再後要經過『英國及外國工業，人道，及智識聯合會』。雖然數萬工人，響應了歐文的號召，但是歐文始終不了解革命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而還是站在舊的烏托邦的觀點上，主張協調『工業，人道，及智識』，協調勞働與資本，工人與廠主的利益。

歐文在其最後二十五年的生活中，致力於提倡『新的道德世界』，他以為這應該革新人類社會。他的演講及書籍，都致力於這種主張的宣傳。其中新道德世界書（"A book of a new moral world"）具有最大的意義。

歐文堅決地為減少工作時間的法律而鬥爭。歐文首先提出這種主張，而且實行自己企業之內。因他的努力，產生了一八一九年的勞働法，他是為十小時工作制而鬥爭的一員（十小時工作制後來

規定於一八四七年的法律上)。

一八五八年時歐文病卒。

歐文對於人的性情的意見

歐文堅決地相信人的性情，是由人的意志以外的社會環境的特質，來決定的。人從這個環境，獲得自己的意見和習慣，而激動他進行某種行動。他說道：

『常時這樣想，以為人不依靠周圍的環境，而自己養成性情。這是錯誤的原理。人的性質，毫無例外的，總是從外界輸入的。』(人的性情的形成)

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善與惡，不依靠於人，而依靠於社會，不依靠於人的性情，而依靠於社會的性質。歐文根據這個原則，提出這樣的問題：那時英國工人所處的環境，是否好呢？歐文熟知工人生活，所以對於這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以為英國那時的社會條件，是絕對不好的。他說道：『自從在英國工廠中，到處引用機器以後，看待人好像看待次要及低等的機器一樣。他們更多的注意於木材金屬及原料等等的改良，而極少注意於人的肉體及智力』……

歐文雖然具有這個唯物論的觀點，但他反過來還是像法國唯物論者那樣，以為人的智識是決定一切的動力，他說道：『一切惡事的原因在於愚蠢』，『當真正智識及真理，變成明顯之時，每人

都一定會努力於促進別人的幸福。」所以，歐文以爲真理，理性，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社會的關係，還是人類智識及道德發展的結果。

這樣，要改造社會，必須先改造人的性情，啓發人的智識。但是怎樣去達到這個目的呢？

據歐文的意見，這上面主要的方法，是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可以做得這樣，使人可以生活而不知有貧窮，罪惡，及刑罰。這些東西，都是不正確的教育及管理的結果。因爲管理的目的，是爲被管理者及管理者謀幸福，所以掌握政權的人，應該立刻改良社會制度。

在改良的辦法中，最主要的，是人民的啓導及訓育。一切國家如果要好好的統治，那末一定要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於『性情的養成』。那個國家能夠製定最好的『教育人民』制度，牠就能夠統治得最好。『現在世界惡事及禍患之所以產生，是因爲人是在不合理的方法中教育着的。』差不多歐文以後的全部文字煽動工作，都是從這個觀點上出發的。

歐文所指的『現社會三大惡事』

上面歐文已經指出，現在社會的環境，是非常不好的，但是不好的主要因素在什麼地方呢？

他在『新大同』公社中給聽衆說道：『我對你們及全世界聲明，一直到現在，在全世界上，人都是三種惡事的奴隸；這些惡事，是在壓迫一切民族精神與體力上所能想像得出的最可恨的惡事。』

我所說的三種惡事，就是：私有財產，荒唐的及不合理的宗教制度，及基於這種私有財產及不合理宗教制度之上的婚姻。」

私有財產

他對於私有財產，作了非常尖利的批評。他說，私有財產是人類無窮的罪惡及貧困的原因；私有財產是無數戰爭及仇殺的源泉；私有財產，總是阻礙着那些爲社會謀利益的辦法。他說道：「每個社會分子，在合理的社會組織之下，比較在那個進行殘酷鬥爭以獲奪私產及保持私產的社會，更能保證他的幸福所真正需要的東西。」所以，「在合理地組織起來的社會中，私有財產永不會存在。」

婚姻

歐文透徹地揭破資產階級婚姻的虛偽，這種婚姻，建築在金錢帳目之上，而不是建築在結婚者的自由感情之上；歐文主張廢止這種強迫的婚姻，這種「陳舊的無道德的世界」，而建立根據於兩性平等及相互真摯感情之上的自然結合。「祇有這樣的男女的結合，方才不是犯罪；祇在這種結合中，他們方能養成真正的戀愛。」祇在這樣條件之下，婚姻方才不再是合法的賣淫形式；據歐文意見，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婚姻，正是這種合法的賣淫形式。

宗教

歐文對於既存的一切宗教，作了極尖刻的批評。他說，直到現在，宗教總是離開人和國家，盡感意志，而使人之情感進於錯誤之路。這些宗教教訓人稱善爲惡，稱惡爲善。舊的無道德世界的宗教，是形式，儀禮，無謂的神秘等等的宗教。但宗教是真理，真理即是宗教。所以歐文以爲真正的宗教，應該聯合人與國家，使之融成緊密團結的一個家庭，而令一切都得到幸福與快樂。

歐文對於生產及分配的意見

任何生產的目的，在於獲得最多的產物，以滿足人的需要，達到人類的快樂。主要的人的需要，是空氣，水，食料，衣服，住居，教育及娛樂。每人的目的，在於滿足這些需要，而求得快樂。但是在現社會，這種滿足是沒有的。爲什麼呢？

因爲，人還沒有充分的智識，他還不知道以最簡單輕易的方法，來滿足自己需要，用了這些方法，就是沒有金錢，也能產生真正的快樂（歐文以爲金錢是人類受苦的主要原因之一）。

主要的，是在用最少的勞働，產生數量最多質量最好的物品。但是要達這個目的，必需消滅那助成壓迫產生許多不公平現象的金錢；應該消滅農業勞働與工業勞働之間的不自然的隔裂；應該聯合農業與工業，天才與勞働。在一定的比例之下，把現在分散着的人類活動形式，聯合起來，才能

夠造成這樣豐富的产品，使之可以完全滿足人的需要。

在『舊的社會』中，農業貿易，手工業，工業，都互相分裂，各方面互相敵視地對立着。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人類是不能求得幸福的。人不能留在孤獨的（指社會之意）狀況之中。他說道：

『人要保證全人類的幸福，不能孤獨地按街道小巷，廣場走道而相互競爭；不能變成奢華慵懶，而仇恨他人……反之，要生產最好的最多的價值，要堅強肉體及智力，要造成不斷增長的人類的幸福，必須建立全新的社會組織』……

在這個組織之中，全體社會生活，將集中在四種部門之中：生產，分配，教育，及管理。自然在這種社會之中，一切社會分子，將形成最親密的結合，紛爭和對敵之事，將完全消滅。一切人都懷抱着扶助及促成別人事業的偉大志願。勞働本身，將變成快樂之事。貧窮，甚至貧窮的影蹤，也都沒有了。

在現社會之中，一方面是貧窮，他方面是財富的爭奪。『合理的社會』的情形，將完全是另一種樣子。合理地利用着的發明及技術改良，能夠造成新的財富，保留舊的財富。那時戰爭，盡行消滅。戰爭祇是破壞，那時造成戰爭的理由沒有了，人也有充分的理性，使自己不會幹破壞的事業。

這是歐文對於現在生產狀況的批評，以及對於將來『合理社會』的希望；他以爲將來社會的基

礎，將是同志式的生產聯合社，把農業勞動和手藝及工廠制度聯絡起來。

在分配方面，歐文也指出社會化的制度優越於私有經濟制度，他以為分配是社會組織中次於生產的第二個重要原素。

歐文以為，最公平的分配，存在於北美紅人之中（基督教人稱之為野蠻人而加以虐殺）。在他們裏面，物質產品，首先分配於小孩及婦女之間，再次分配於其他生產者之間，他們的分配，根據於該部落的天然需要而進行。

在歐洲社會中，不用這種簡單的而公平的分配方式，却用別一種方式。這裏分配的作用，屬於交換。以前用產品交換產品，後來應用了金錢。有一時候，金錢會產生一些利便，但到現在，金錢已是最大的壓迫及不公平的工具，特別是在那些自命為最開化的國家裏。他說道：

「現在金錢，成為最廣大的欺騙的工具，牠成為無智識的人所莫明其妙的方法，用來剝奪生產者艱苦勞動所造成的最有價值的物品，而交給社會中最無用的（即使不是最卑鄙的）分子。」

「金錢是人類社會一切禍害及災難的原因之一……在合理的社會中，這種不合理的分配物質產品的辦法，將歸消滅。這裏全體對於個人，個人對於全體都存在着極其公平的關係」……

歐文以為現在的分配制度，是最錯誤最有害的制度，對於生產者及消費者，都是如此。但這不

是偶然的，而是根據於現社會的基本原則之上的。他說道：『這是混亂無序的社會生活的天然結果，牠在各國都產生同樣的結果。』

歐文堅決地反對現在由商人經手的分配制度；據他的意見，商人沒有造成價值，而祇是把自己所吞併的費用加上去，增加價格。所以他以為社會的直接利益，在於從這些『分配者』解放出來。他相信在合理地組織起來的社會中，祇要現在消耗於分配上面的費用的一成，就儘夠執行更好的分配。

『那時，這上面節省下來的百分之九〇的勞働與資本，就可以有益地應用於生產中，來為社會謀極大的利益，給牠以更多的財富數量，而且因人力及資本的增加，促進社會本身的發展及富庶』

在將來的社會中，因有更好的分配制度，所以生產者本身，將成為最主要的物品消費者；他們的勞働，在他們看來，將變成非常可愛，而成為真正衛生的，可敬的，修養人類精神的職業。

歐文所提倡且曾實際施行的農業公社及『勞働交換銀行』，就是從他對於生產及交換的意見上開發出來的。

歐文的農業共產主義公社

歐文既然以爲現在的社會是「不合理」的，是違反天然的，所以主張建立合理的社會。個人主義的家庭，私產，及特殊利益等等，將隨整個社會制度而消滅。

他說道：「爲替代這種制度，應該在適當的比例之下，組織男女小孩的合作團體，人數從四〇〇——五〇〇到二〇〇〇，他們生活，好像是一個家庭，在這裏面，每個分子，都相互團結，相互幫助。」

這種合作團體，在互助的基礎之上，應該相互聯合起來。他以爲「這種合作社是人類快樂及真正幸福的保障。」

「將來社會，不像現在那樣由孤獨的家庭組成；將來社會，將按照某種比例，由男女小孩的合作社組成，每個合作社人數，根據便利程度及本地情形，上下於五〇〇與二〇〇〇之間。

這種合作社（歐文稱之爲公社 Community），將完全從事於和平的勞動，毫無任何的仇視及對敵，在體力及智力上，不絕的進步。

這種公社的基礎是土地。「無論社員人數多少，每個公社將具有他們社員生活所必需的土
地。」

至於分配，那麼公社的管理者，將把產品平均地按照着需要來分配。住居，教育及職業等等，

也都組織起來，每人獲得同等的利便及產物。至於職業及工作的分配，那麼牠是依照年齡及每人能力而規定的。『牠可以給工作以及每人的天才，以某種更好的方向。』這樣工作的分配將是強迫而平均的。『這樣，得了體力智力及道德的發展之後，每個男人及女人，將獲得充分的準備來參加內部的管理，而成爲內務管理委員會的一員。』

這些公社內部的事務，如管理生產，分配及教育等，由內務委員會管理，這委員會由社內三十歲至四十歲的社員組成。對外事務，如接待賓客，管理各公社間關係等等，由外務委員會管理，此委員會由四十歲至六十歲的社員組成。最高的立法權，屬於全體公社，由全體會議來決定。

但是怎樣去實現這種公社的建設呢？歐文毫不動搖地相信政府的萬能。他以為『無論統治的形式如何，現在必需保存政府。』政府應該組織有智識者的委員會，來教化全體失業者，使之成爲有紀律的能夠改造社會的勞働軍隊，政府應該國有土地，把土地分成各種公社；再次，實現部分的共產主義；最後農業公社普遍於全世界，形成公社的總聯盟，政府消滅。

歐文和一切其他的烏托邦主義者一樣，希望『賢明的』統治者，信從他的學說，實行他的建議。

合作社及『公平勞動交換銀行』

歐文可以說是最積極的提倡合作運動的人。在紐萊納爾克時，他已給工人組織了那時首屈一指的消費合作社。這合作社購買優良的食物日用品，毫不圖利的賣給社員，結果紐萊納爾克的工人，都成了合作社社員，而其他人民的衣食，遠勝於其他各地。

在『新大同』農業公社失敗之後，歐文創辦了所謂『勞働交換銀行』。

當歐文發生這個思想之時，在英國已經產生很多的合作社，到一八三一——一八三二年時，數目已達五百。他們相互間沒有聯繫，而在市場的壓迫及控制之下工作着。自然這種情形，非常惡劣地影響於工人合作社的工作。

歐文就想組織一種合作社聯盟，使其社員，可以直接發生交接關係。他所主張的『勞働交換銀行』，就是想盡這個聯盟的作用。這個勞働交換銀行，應該消滅居中的仲介人，連接生產者，免除他們的不生產的消費。歐文在其報章上，詳盡地發表他的意見，證明金屬貨幣，必須廢止，而由『勞働券』來代替，這券可給每個勞働者以領取銀行店舖中所有的任何同價值物品底權利。在計算勞働券時，歐文假定，每點鐘工作等於六便士。根據這個數目，銀行收受任何產品。開始時，這銀行的事業，非常發達。但是以後情形逐漸惡化，在銀行的庫藏中，堆積了毫無需求的物品。結果銀行不得不在一八三三年倒閉。

自然，歐文的這種計劃，是不得不流於失敗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絲毫沒有動搖的情形之下，想解決交換的問題，是決不會有什麼大效果的。估價的標準（一點鐘勞動等於六便士）是隨意地規定出來的。極小範圍內的經濟的調節，沒有影響整個生產關係；但是現社會的一切禍害，正是根據於這種生產關係的基礎之上。在商品經濟未消滅以前，金錢是無法消滅的。歐文想造成社會化的生產，消滅金錢，可是絲毫沒有觸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其結果自然無疑地要歸於失敗。

歐文與政治運動

歐文是反對政治鬥爭的。他輕視政治運動的意義；在這點上，他正和那時的憲章運動相反。憲章運動，把政治活動看作最主要的工作，而歐文及其最忠實信徒則以為政治的改良，是沒有效力的；他說道「這是顯明的真理，就是人民幸福之依靠於其社會的組織，正如依靠於其政治的組織一樣，如果他們祇是努力於改進政治組織，那末他們不會發生什麼效力而不能徹底實行任何合理的改革……我們敢確定的說，勞働公社的組織，絲毫不依靠於選舉權以及其他政治權利的獲得……。」

歐文指示他的門生不要干預政治的鼓動。但是，不是全體歐文的信徒，都同意歐文對於政治的意見，好些人參加了政治的活動，首先是憲章運動。

在憲章運動者的觀點看來，罷工是一種强有力的經濟政治鼓動的工具；牠可以轉成武裝暴動；

階級鬥爭，是這個複雜的運動的一個特點。歐文則不然；他在參加兩年激烈的在職工會領導之下的經濟鬥爭以後，又歸到社會和平的思想。他說道：「職工會利用罷工作為最有效的到達目的之工具；但這祇是一種幻想，因為一切禍患的來源，是在於勞働者的數量，比較近代社會所需要的為多。職工會應該改變策略。罷工非但不能產生改良，而且反加重職工會所斥的禍患；因為罷工祇使資本家引用新的機器，而完全不需要勞働力」(？)。所以歐文主張不要政治及經濟鬥爭，而建立「農業公社」，來安插工人，使「勞働力的供求相合」。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歐文以為工人的組織，必須請求國會，來幫助模範公社的建立。真的，在一八三八年，他們向國會呈遞請求書，懇求政府資助農業公社的創辦，並派員監督。

所以歐文主義與憲章運動不同。歐文請求政府幫助理性，而憲章運動則是號召人民，來保護及爭得政治及經濟權利。

但雖是如此，歐文對於社會的尖刻批評，他在一八三三——三四年經濟鬥爭中的參加，以及十小時工作制要求的起草，都給了那時的政治運動，以極大的幫助。

歐文及勞働立法

歐文在實際上證明，工時的減少，在某種限度之內，不會影響於所產物品的數量，就是說，工

作時間的減少，引起勞動強度的增加。工資的增加，以及工人生活條件，尤其是智識的提高，也能造成同樣的結果。所以歐文提倡減少工作時間，改良工人生活。

同時歐文積極主張改良青工及童工的狀況，他在這個運動中，指出工廠中剝削童工的殘酷情形，他說明那時在許多工廠裏，工作着五歲小孩；他在一個工廠中，甚至看到了三歲的小孩。這種小孩遮拾地上的穢物。更大的小孩在機器旁幫助大人，所以他們的工作時間，是和大人一樣的長。小孩的體力與智力，就是這樣殘酷地被毀滅下去。對於童工的待遇，真是再悲慘沒有的了。

歐文草定了改良童工狀況的法律草案，由他的朋友，提出於國會。這個法律草案的要求，是非常低微的，牠要求工廠不准僱用十歲以下的小孩；十八歲以下的青工，工時祇限於十小時半，開始並終結於晨五時與晚九時之間。而且在童工工時中，應劃出半小時，來教授讀寫，經費由廠主擔負。

這些非常低微的要求，引起了國會內外工業資本家的積極反對。他們舉出無數荒謬的理由，用盡一切方法，來阻礙這個法律的通過。歐文對於這個法律草案的堅決的與有理的擁護，使這個法律，不至完全失敗。於是工業資本家，又想出別種方法，令他們的徒黨，在國會內組織特別委員會，去調查廠內童工的情形，使這個法律的通過，可以無限地延長。最後經過了極大的修改，這個

草案，終於成了法律：童工的最低年齡，規定為九歲，十六歲以下（而不是十八歲以下）的青工，工作不得過十二小時（不是十小時半），歐文所提議的監督這法律執行的工廠視察案被否決了。

這件事實的意義，不可輕視，因為牠實是英國勞働立法的開始，歐文正可以說是這種勞働立法的首創者。

歐文思想及行動的批評

歐文在許多方面比較法國烏托邦主義者，站在更高的經濟認識的基礎之上。當大工業已在英國變更一切社會基礎之時，法國工業差不多還在萌芽。英國工業的發展，使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間的矛盾達到非常尖銳的地步。歐文在其實際經驗上，就是以工廠制度為出發點的，他從這上面得出他的改造社會的立場。所以他的見解，比較法國烏托邦主義者，要深入些。傅立葉想以烏托邦的「法倫」來達到他的目的，歐文已經在大工業的發展中，見其端倪了。他以遠大的眼光觀察將來的教育，即生產的勞働，將與教育及體育聯繫起來，這不但是增加生產的方法，而且還是造成完美的人的唯一方法。

在哲學的觀點上，他和傅立葉一樣，是屬於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的。他以為人是周圍環境的產物，英國的工業革命，使他感覺他的意見，得到了極好的證明。但是他從這上面也和法國啓蒙

學派一樣，作出唯理主義的結論，以爲『意識統治世界』，要改造世界，先要『消滅愚魯』，他以爲無智識是一切罪惡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也和法國的烏托邦主義者一樣，以解釋，勸告，說服，請求，爲改造社會的基本方法。

歐文的社會主義觀點，是從他的工廠的實際經驗中得出來的。紐萊納爾克廠的工人雖然和別處工人比較，得了極大的改良，但他們終究還是他的『奴隸』。紐萊納爾克的二千五百工人，生產了半世紀以前六十萬人所生產的那樣多的東西。歐文就質問自己，這二千五百人與六十萬人的消費的相差，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問題的回答，即在紐萊納爾克的主人除五釐官息以外，還得三十萬鎊以外的純利，從這個觀點出發，歐文達到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大工業的偉大生產力，祇爲少數人謀利，以奴役羣衆；歐文想把這種偉大生產力，作爲新社會的柱石，在這新社會裏，一切生產，將成社會的公共財產，而爲大衆謀利益，歐文以爲建立新社會的最大障礙，是三大惡事：私有財產，荒唐的及不合理的宗教制度，及基於上述兩項惡事之上的婚姻。他在小範圍內，盡力企圖實現他的社會主義的主張。他建立了農業的共產公社。自然，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絲毫未經動搖，強烈的資本主義毒氣，四面攻入的情形之下，這種小規模的共產公社，是無疑地一定要失敗的。但無論如何，這種企圖，總已經充分證明了牠的主動者眼光的遠大。

在經濟理論上，歐文從古典派經濟學中得出社會主義的結論。據李嘉圖的意見，商品價值，由工作時間來決定；但同時他說明全部社會勞動產品，分配於三個階級之間——地主（地租）資本家（利潤）工人（工資）。這上面就發見顯明的矛盾。如果商品的交換價值，等於包含在商品內的工作時間，那麼工作時間的價值，也應該等於牠的產品，換句話說，工資應該等於勞動的產品。但是實際上，工人祇得可憐的工資，而極大部分社會勞動產品，則轉成利潤及地租。所以為幫助工人階級恢復其本身的權利起見，應該給他們以其勞動產品的全部價值。歐文之設立『公平勞動交換銀行』與採用勞動券，就是企圖實行這個任務。既然工作時間，是商品價值的度量物，那麼還要用別的表而度量物——金錢——幹嗎呢？歐文以為金錢是一切罪惡的原因之一，所以應該廢除。但是在整個商品經濟繼續存在的基礎之上，要用勞動券來廢止金錢，是不可能的。歐文想以勞動交換場，來消滅商品經濟及剝削制度，這祇是一種空想，因為這種極小的試驗，是不能影響於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

雖然在歐文學說中，有許多特出的見解（如他以工廠制度為出發點，他的教育方法論，他的社會主義主張等），但他終究祇是烏托邦主義者。他的烏托邦主義，不在於他企圖建立農業共產公社和交換銀行，而在於他根本不明瞭到達社會主義的道路。他主張保存現在政府，以為政府具有改造

社會的一切能力，希望政府幫助（!!）他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他勸告並請求英國皇后，和國會來幫助他。他甚至想說服殺人不眨眼的俄皇尼古拉，來信從他的學說。這種幼稚的幻想，充分的表現了他的烏托邦主義。歐文雖然比較法國烏托邦主義者，更加接近工人階級（他的一生行動，差不多大部分和工人相接觸）雖然不斷爲工人階級利益而努力（如合作事業，勞働立法等），但他和法國烏托邦主義者一樣始終看不到無產階級的獨立性。所以他主張社會和平，反對階級鬥爭，反對政治運動，甚至反對以罷工爲爭得工人階級利益的武器。在工人階級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中，在那偉大的憲章運動中，歐文差不多袖手旁觀，並教訓他的門生，不要參預政治鼓動。他想以和平的宣傳，說服有產階級。這種行動與主張，充分地表現歐文的幻想與烏托邦主義。

自然，這是無足爲奇的；因爲在歐文那時，無產階級自己，正是處在階級意識尙未成熟，勞資鬥爭尙未發展的時期中啊！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意見

「勞働階級爲達到牠目的底第一直接計劃，發生在封建將要顛覆，到處正在擾亂的時候，這些計劃遭了必然的失敗，一是因爲勞働階級還沒有十分發達；一是因爲使他們解放的經濟條件，還沒有出現，這種經濟條件，是在迫切的資本主義時代纔發生的。所以這種勞働階級最初運動的革命著

作，自然帶着復古的性質；內容是些普通的禁慾主義和粗疏的會社均衡論。

「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都是在資本家階級與勞働階級鬥爭尚未發展的時代產生的。

「創立這些學說的人，在當時的社會組織中，的確看到了階級對抗的狀況和離析分子的活動。但是那時的勞働階級，還是十分幼稚；所以映在這些社會主義者眼裏的，不過是一個沒有歷史動力沒有政治獨立運動的階級罷了。

「後來階級對抗，雖然和產業同時發展，但在他們看來，經濟的狀況，還不能產生那解放勞働階級的物質條件。他們於是想找出新的社會科學，新的社會法律，來造出這種條件。

「這些發明家，以為歷史行動，是要按照他們所發明的那樣：歷史造成的解放條件，是要照他們所空想的那樣；勞働者漸次自發的階級組織，是要按照他們所創造的那樣。在他們看來，將來社會，將要按照他們社會計劃底宣傳和實行來解放。在他們的計劃中，主要的是爲着勞働階級的利益，因爲牠是最苦的階級。存在於他們眼中的勞働階級，祇是一種最苦的階級而已。

「因爲階級鬥爭不發達的狀態以及他們自己環境的緣故，這些社會主義者自以爲他們是超越於一切階級矛盾之上的。他們想改善社會每個人的境遇，就是最有幸福的，他們也想加以改善。所以

他們的說話，總是對着社會全體，不分階級——而且往往是對統治階級說的。他們以為統治階級一懂他們的學說，如何會不採取那最好狀況的最好計劃呢？

「因此，他們排斥一切政治的尤其是革命的行動。他們想用和平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想用小小的實驗（其實是一定失敗的實驗），想用這個模範的力量，為新社會的福音開闢道路。

「這種將來社會的空想圖案，形成於無產階級尚極幼稚，單用空想來描出自己地位的時候，此時無產階級正開始以本能渴望社會的全部改造。

「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出版物，也不是沒有批判的成分在內。他們攻擊那時社會上一切的主義。他們在開導勞動階級上面，供給了好些很有價值的材料。他們所提出的實際方案，如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區別，廢止家族制度，廢止私人經營產業，廢止工銀制度，主張社會大同，主張變更國家職務，單去監督生產事業等，這些提案都是指出要消滅階級對抗的；但在那個時候，階級對抗，正在開始成熟，所以這些著作，不能有明白的確定的認識，所以這些提案，不能不說是純粹空想的性質。

「這些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和歷史的發展相背馳的。當近代的階級鬥爭，發達起來，並採取一定狀態之時，那離開鬥爭的空想立腳點及對於鬥爭所發的空想攻擊，就完全失了實

際的價值和理論的根據。所以創立這些學說的人，在許多地方，雖是革命的，他們的門徒，却祇是復古派。他們死守師說，反對無產階級的進步的歷史發展。所以他們總是堅持要和緩階級鬥爭，調和階級對抗，他們還在夢想那社會空想底試驗的實現：有的設立孤獨的「法倫」（傅立葉所計劃的農業公社），有的設立「家庭殖民地」，有的設立小「依卡里」（見下卡貝一節），加增許多聖地，想實現這些空中樓閣，於是他們不得不哀求資產階級的同情與金錢；所以他們逐漸沉滅到復古的保守社會主義去了；所不同的，祇是他們稱具有系統的學理及虛幻地狂熱地相信他們科學的神奇效果罷了。

的。
『所以他們極力反對勞働階級的一切政治行動，以爲這種行動，都是從不知信仰新福音之上來的。』

本篇參考書籍：

李卜克內西：歐文

獨令斯：歐文

歐文：自己所著各書（見上）

第八節 勃蘭基

勃蘭基事蹟

渥斯特·勃蘭基一生都是處在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革命鬥爭之中。他差不多參加了十九世紀法國的一切革命，而在各個壓迫者政府之下，堅持工人階級的利益。因之，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直至最左的）都恨之刺骨，他在一切反動政府之下，都受到殘酷的壓迫：路易王朝的反革命政府，路易·菲利浦的資產階級帝國，一八四八年的『民主』共和國，拿破崙第三的帝國，以及那個由巴黎公社社員的血泊中產生出來的而一直存在到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都把勃蘭基看作洪水猛獸似的大敵，而使他成爲『永久的囚犯』。勃蘭基曾有兩次被判處死刑，可是死刑終於改成無期徒刑。他在慘苦的監獄中，總共坐了三十七年，即整整的他的全部生命的一半。

勃蘭基之父是拿破崙第一統治之下的一個省城官吏，而且曾是法國大革命的行動者。勃蘭基在小時就傾心地喜歡聽他父親敘述偉大歷史事變，反對國王與貴族的鬥爭。當勃蘭基十歲的時候，拿破崙第一的政權顛覆路易王朝重新恢復之時，曾爲法國大革命行動者的勃蘭基的家庭，不得不逃亡。童年的勃蘭基，在這次經歷之中，滿眼看到了反革命軍事統治的橫暴。經過幾年後，在一八一

八年，童年的勃蘭基因長兄之助進入中學。

反革命的貴族因俄德英等國的兵力之助，重新恢復了他們的政權，那時法國的工農及民主智識分子，都處於極其殘酷的壓迫之下。飢餓的農民與工人的暴動，兵士的變亂，都被反革命的鎗鋒，無情地壓迫下去。白色恐怖，橫行全國。有一次，勃蘭基及其朋友看到了四個革命者被處死刑。這個悲慘的現象，深刻地激動了勃蘭基的熱烈的剛毅的意志；在這時候，就發誓終身為反對統治階級爭取被壓迫者利益而爭鬥。

勃蘭基在學生時代，已經參加秘密革命組織，在遊行示威中第一次受到創傷。在一八八〇年的革命中，勃蘭基熱烈地參加了進去，三天之內都是握着武器，進行市街戰，直至人民完全戰勝國王軍隊時為止。

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後，銀行家及大資產階級，利用了人民暴動，為自己謀利，他們把路易王朝的親屬路易·菲利浦置於王位之上。勃蘭基見了這種情形，於是開始與新的資產階級政府，進行堅決的鬥爭。他集合工人智識分子，建立秘密組織，進行陰謀，準備暴動。他數次被捕，受法庭審判，判決監禁，或受警察監視。在這時期，他在里昂工人初次暴動及老共產主義者比安納洛蒂等等的影響之下已變成了共產主義者。

一八三九年五月廿二日，勃蘭基舉行武裝暴動，想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革命專政。但勞苦羣衆沒有歸附這些陰謀者，暴動結果完全失敗。領導革命的勃蘭基被捕，開始判處死刑，後來改成徒刑，而被監禁於悽慘黑暗的『聖密赤兒』監獄中。孤獨的監禁，鞭撻，惡劣的飯食……。愛妻的死亡，幾使勃蘭基發狂。可是他終究艱苦自持。他企圖逃逸，但被追獲。他於是在監獄中致力於讀書著作。勃蘭基在這種慘酷的待遇之下終於染了重病，這使政府不能不把他遷至別個較好的監獄。在南部的監獄裏，勃蘭基忽然得到國王的赦令，勃蘭基拒絕這個赦令，可是結果終於在監禁的第九年，爲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釋放。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推翻君主政權以後，宣佈了共和國。因着工人羣衆的要求，在臨時政府中，參加了兩個社會主義者——魯意白朗及工人亞爾倍爾。可是他們不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他們柔弱無力，與資產階級妥協，而且有時（如魯意白朗）甚至反對革命工人。勃蘭基明白地看到了這種情形。他在革命以後立刻就開始揭破臨時政府的欺騙政策，臨時政府因工人而得權，可是他絲毫不能給工人以任何利益。勃蘭基在其所創辦的俱樂部中，進行堅決的革命宣傳，準備推翻政府來建設真正的革命政權。他組織了反對政府及資產階級的示威運動。巴黎工人熱烈地歡迎並擁戴這位堅決的革命者，可是資產階級及政府則恨之刺骨。所以他們非但施行壓迫，而且還造出無稽的謠言，

誣蔑勃蘭基，說勃蘭基在一八三九年的暴動之後，對路易·菲利浦政府的警察告密同志並供出自己組織的秘密。勃蘭基很容易地回答了敵人的（其中並有以前的友人）此種誣蔑之辭。可是許多人終於對他起了懷疑，而使他的聲名爲之降低。

政府還不滿於此。牠在召集反動的立憲會議以後，利用五月十五的示威（那時人民衝進了立憲會議的房子），逮捕了勃蘭基及其他示威的領導者。在法庭上，勃蘭基發表了極其尖利的演說，痛斥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差不多在一年以後，他方才被判處十年徒刑。

於是又重新開始了勃蘭基的長期牢獄生活。這次牢獄的條件，比較以前稱爲自由些，可是在繫獄的政治犯中間，却發生了相互的鬥爭。除勃蘭基以外，在獄中還有他的政治敵人，他們在獄中，形成了敵對的形勢。勃蘭基想從這個懸處孤島上的監獄脫逃，他和一個青年的同志一起，已經逃出了監獄，可是他們在未渡海之前，被漁夫所賣，而重被禁入監獄之中。以後幾年內，勃蘭基致力於讀書；經過這個時期，勃蘭基被移至柯錫加島（地中海上）上的監獄；徒刑期限滿了以後，勃蘭基又被放逐到非洲北部；祇在一八五九年法蘭西新的統治者，拿破崙第三，舉行大赦之時，勃蘭基方纔重新回復到政治生活上來。

法國那時正處在嚴厲的反動統治之下。一八四八年六月的血戰和拿破崙的專制，使工人階級的

活動，盡被鎮壓下去。經過十一年牢獄生活重新回來的勃蘭基，處於孤立地位。就是他自己的兒子，也在其岳家的資產階級境況之中，訓練成自私自利的有產者，而反對自己的父親。勃蘭基以後就永遠失去了這個兒子。祇有熱烈愛他的姊妹，給他以幫助。

可是消瘦短小的勃蘭基，却還是滿腔包含着青年時代的革命熱情。他感覺到，反動的時期，行將終結，在工人與青年之中，產生出新的能夠鬥爭的戰士。於是他又重新開始他的秘密革命工作。他的行動，雖是非常秘密，可是追隨着他的警察終於逮捕了他，判決他處四年徒刑。這一次，他被禁在巴黎的政治監獄中，在這個監獄中，得到了青年革命者的極大的敬仰，而教導了很多新的革命戰士。當徒刑期限未滿以前，勃蘭基因病遷至病院；他恐怕期限滿後重被放逐，所以由病院直接逃往比利時。

移居不魯塞爾以後，勃蘭基還是不斷的秘密重回巴黎，建立秘密的革命團體。當一八七〇年夏，普法戰爭開始，法國軍隊不絕失敗，人民對於帝制更表不滿之時，勃蘭基又圖在巴黎工人區域舉行暴動，但是這次暴動，也和一八三九年一樣，完全失敗。勃蘭基的最大錯誤，即在他不顧時機成熟與否，而想以人工方法，「做出」革命來，結果因無羣衆參加，所以不可避免的陷於失敗。

在勃蘭基暴動失敗數星期之後，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法國宣佈為共和國。

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工人的示威，想逼迫臨時政府辭職，提出新政府的名單（勃蘭基自然也在其中）。這個示威，結果失敗了，勃蘭基不得不避匿，但以後終於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前夜被捕下獄。勃蘭基被禁於海邊的砲臺上，困坐於潮濕的地窖中，而與外界完全隔絕，在這監獄中，他作了極有興趣的天文學著作。他兩次受軍事法庭的審判，被判處無期徒刑。屠殺巴黎工人的政府，把他送到邊省的監獄，去和巴黎公社的戰士為伍，那時他已經是病體支離，朝不保夕，可是他在與病魔爭鬥之中，還繼續生存了八年。

政治活動的重起，工人運動的復興，使國會不能不頒佈大赦令，祇在一八七〇年，這位七十五歲的衰病的老革命家，方才獲得自由。工人及革命青年，熱烈地歡迎了他。在最後的一年半中，還不斷進行廣大的社會主義的宣傳。死於一八八一年一月一日。

勃蘭基的革命主張

勃蘭基參加並建立了許多秘密革命團體（「人民之友」，「人權」，「家族」，「一年之時」等等）● 主持了多次暴動，但是結果他的努力都歸於失敗。

勃蘭基以為要得解放，必須先以武力取得政權，他及其同志，正確地了解革命是社會解放的必

● 這些革命團體採取紅旗為革命的旗，以後紅旗就成為各國社會革命的象徵。

需的先決條件。但是怎樣去進行革命呢，在這上面他們就犯了嚴重的錯誤，這錯誤也是他們所以屢次失敗的主要原因。

據勃蘭基及其同志的意見，革命是可以由人工方法來『製造』的。先應該有少數人的極秘密的革命團體；這個團體的會員，一律武裝起來，隨時可應團體之召，舉行武裝鬥爭。這個少數人的團體，獲取政權之後，就可以舉行社會的改造，來實現他們的目的：『平均分配社會的義務與權利，完全建立平等的王國』（摘自他們秘密團體所發的宣言）。

但是他們絲毫不顧羣衆的情緒，不計羣衆的幫助與參加，他們祇要舉行脫離羣衆的武裝鬥爭的陰謀。不僅如此，最主要的，他們還絲毫不顧革命的客觀形勢及經濟政治的條件是否成熟，他們以爲少數革命者武裝起來，隨時可以乘機暴動，失敗一次再來一次。

所以他們的革命行動，既乏社會經濟的條件，又無羣衆力量的基礎。祇靠少數革命者奮不顧身孤軍獨戰，其失敗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在這點上，『勃蘭基主義』確實可以給後世革命者以極大的教訓。

勃蘭基對於普魯東主義的鬥爭

根據他的政治觀點，勃蘭基和普魯東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普魯東派（他的學說見後）反對一

切政治鬥爭，甚至極端仇視罷工運動，他們以為應用合作社組織交換銀行等等方法，可以和平地解決社會問題。可是勃蘭基則保持完全不同的意見。在致比徐爾社會主義組織的一封信裏說道：『我很歡喜給你們討論國家政事以及消滅貧窮及壓迫的方法；處在這種貧窮與壓迫中的人民，總是祇有耕種而沒有收穫，他們力竭筋疲地生產，可是自己却不得消費。在這上面，我祇有一種意見：就是，祇在最堅決地用力地解決政治問題以後，祇有經過這種解決，社會問題，方能認真地討論到而加以實行。如果，不是這樣做，那麼這就等於把犂置於牛身之前……』，勃蘭基以其整個革命的熱情，痛恨這種合法的協作社團，他以為這種組織，正是新的對於現狀的適應，祇會麻痺工人的革命意志，所以勃蘭基派積極地參加工人的鬥爭，而嚴格地反對那些祇顧經濟利益，不顧政治鬥爭的落後工人。

勃蘭基對於宗教的鬥爭

勃蘭基是一個堅決的無神論者。他以為教會愚魯人民智識，所以非常痛恨基督教。他甚至出版特別的雜誌“*Candida*”來和宗教的思想鬥爭；他批評基督教道：『黑暗！這是黑暗！猶太的一神教，從巴力斯坦的山巖降到羅馬，不到一世紀，從牠上面做出了一個死屍。科學，藝術，全部人類精神文化，都在牠的繁重的踐踏之下，滅亡下來。基督教的神怪論，握着火把，鐵鎚，橫行全

國，消滅道院，搗毀雕像，而在火光之下，蹂躪羅馬與雅典的可貴的書籍。從沙漠來的毒風，捲滅了人類極好的著作。寶貴的著作，充滿着天才與常識，併合了偉大思想與辯才，包含着力量與美藝——這種著作，都被屏絕，咒詛與毀滅。剩下來的，祇是宗教的夢囈與悽慘的單調的呻吟：上帝，上帝，地獄，地獄！」

這種尖銳的反宗教的議論，曾在青年羣衆中發生極大的影響。

勃蘭基思想及行動的批判

勃蘭基是堅決的革命者。他反對改良主義的主張，主張徹底的革命鬥爭。他明瞭祇有經過社會革命，經過政權的奪取，方能解決社會問題，解放勞苦羣衆。但他絕對不明瞭革命的路線、方法與策略。他以為可以不管客觀經濟政治條件，不要羣衆鬥爭的基礎，祇要少數革命者勇往直前作武裝鬥爭，便可以取得政權，施行社會改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幻想。勃蘭基派，毫不明瞭革命的策略。譬如勃蘭基主義的公社派這樣的宣言道：「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因為我們要達到我們底目的，絕不停頓於半途，絕不妥協，以宕緩勝利之日，延長奴隸之期。」恩格斯對於他們的主張這樣的批評道：「德國共產主義者之所以爲共產主義者，正因他們經歷一切爲歷史進程所產生而非由自身造成的過渡階段與妥協，清楚地看到而且始終追隨着他們最後的目的，即：消滅一切階級，建設這

樣的社會制度，使一切土地及一切生產工具之私有制度，無復存在之餘地。而此卅三勃蘭基派心目中的共產主義，乃在自以爲跳過了過渡階段及妥協之後，便一切如探囊取物，如果（這是他們確信的）今天「動手」，抓住政權，後天「共產主義便實現了」，——因此，如不這樣幹去，便覺得自己不是共產主義者了。這是何等幼稚的孩氣，把自己的暴躁，當作理論的根據。」

勃蘭基在反對工人的公開經濟組織時，傾向於反對一切公開可能的利用。革命政黨的策略，不在拒絕利用任何公開可能，而在於能把公開可能儘量利用，使之與秘密工作很好地結合起來，以擴大先進階級的力量。這種策略也是勃蘭基所不明瞭的。

總之，勃蘭基主義的主要錯誤，在於他不顧客觀的政治經濟條件，不顧羣衆力量的基礎，不能運用革命的策略，祇求少數革命者組織秘密的陰謀團體，來作武裝的冒險。這種冒險，祇會削弱革命的力量而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

但是勃蘭基確是勇敢的革命者底模範，他爲着革命，不惜犧牲一切，二次被判死刑，三十七年繫於獄中，他的堅決奮鬥的革命精神，直到他死時爲止，從來沒有減弱過。在他死前不久，他還扶病爲社會主義作堅決的宣傳和煽動的工作。在這上面，他的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確是值得後世任何革命者欽佩和做效的。他自己曾說過：生命對於我自己無足輕重，我祇求把這生命，利用在最好

的地方，是的，這樣的革命者的名字，將在革命史上，佔着一個不朽的地位。

本篇參考書籍：

勃魯也維赤：勃蘭基生平事蹟

第九節 卡貝（一七八八——一八五六）

卡貝事蹟

卡貝以其共產主義烏托邦依卡里的旅行一書，對於四十年代法國工人的影響，也不下於魯意白朗。

卡貝是由貧民出身的。他是箍桶匠之子，生於一七八八年。幼時，學習父親的手藝，但他的父親，却竭力設法使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了律師以後，卡貝在復辟時代受政府的嚴厲壓迫，他是七月革命的積極參加者之一。路易·菲列浦的政府，為籠絡這位有才能的律師起見，給以高位。但這並不能停止他的民主的活動。他後來辭了職，被選為議員，創辦左派的報紙人民（*Le Peuple*），從國會的講壇上，在報紙上，都嚴厲地攻擊七月王國。他受了兩次法庭的審判，第二次被判處兩年徒刑。一八三五年出亡英國。在英國他根據湯麥·司摩爾的烏托邦及歐文的著作，認識了

共產主義的學說，從此以後，終身成爲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一八四〇年回法國以後，用假名發表他的有名的依卡里的旅行，以及其他著作（我怎樣成爲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信仰的宣示），從一八四一年起，恢復了他的人民報，這報存在到一八四八年。卡貝的學說在工人羣衆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信徒達數萬人。那時在秘密的巴貝夫主義革命等的小團體以外，又成立了「依卡里共產主義者的聯合」，他們夢想着共產主義的殖民區。所以卡貝在一八四七年在美國獲得大塊土地以後，就向工人發表宣言，徵求欲往美國建立「共產主義殖民區」的志願者；這個宣言，很熱烈地爲工人羣衆所接受。他們組織了移殖美洲的組織委員會，而推舉卡貝爲全部事業的獨一的領導者。第一批移民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初移殖美洲，卡貝自己則暫留巴黎。可是在他們出發三星期以後，爆發了二月革命，成立了共和國；法國無產階級希望着從這上面獲得社會的解放。這是對於卡貝所定計劃的最初的打擊。工人再不願意移往遼遠的美國，就是已往的人，也願意轉回新的革命的法國。以後依卡里共產主義者在美國所組織的「共產主義殖民區」，又遭遇極大的困難。首先是地方不好，不合衛生，很多移民患病而死，再後又發生經濟上的困難與混亂。自然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包圍之中，頓時造成一種小規模的共產主義殖民區，是一定要失敗的。卡貝本人的蒞臨，也不能一救現狀。移民遷往新的地方，互相分散，反對卡貝的獨裁。因失敗而陷於痛苦中的卡貝死於一八五六

年。

依卡里的公社，雖常因管理形式之爭，經過許多失敗和分裂，但牠們在卡貝死後，還是長期的存在。其中有一個，解散於七十年代，而別一個則竟存在到一八九五年，即差不多五十年。這點證明工人的依卡里信徒，是怎樣堅決地相信共產主義，他們和歐文公社及傅立葉「法倫」內的投機分子，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當七十年代在卡貝死後二十年，一個依卡里公社的參觀者在描寫簡單的勞動的及勤奮的生活以後，這樣說道：「最有趣的是在星期日晚上。那時從依卡里偉大傳道者，卡貝的著作中，誦讀精選的地方，唱着歌曲，青年演說着，滿腔蘊藏着趨向社會主義的熱誠。」

卡貝的社會觀

卡貝在其報章上，發揮他對於社會的意見。他的哲學主張，也是和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學派一樣，以理性爲社會的最主要的原素；他說道：「社會的主要責任，是在物質上，理性上道德上給一切人民以保證……我們要根據公平，理性博愛的原則，來實行這些變更，不剝削不壓迫任何人……」。因之他也像上述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樣，反對革命。他接着說道：「我們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我們深刻地相信，這種幸福的結果，可以完全由輿論的力量來達到。」「所以我們的

報紙，將擁護共產主義思想，但我們要求用輿論的助力而且經過準備時期的準備制度以後，來實行「共產主義」。結果還是啓蒙學派的舊公式：「意識統治世界」。

卡貝不但在其報上指出他所宣傳的共產主義底和平與合法性質，而且還使牠帶上了宗教的氣味（魯意白朗也有些如此）。他說道：「在我們看來，博愛是種宗教……牠在於這個真正神聖的那些箴言，即：愛人如愛己等等……」。在這上面，他是顯明地受到了聖西門歐文等人的影響。

卡貝的「依卡里」理想國

卡貝在「烏托邦」的影響之下，也幻想出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國——「依卡里」。依卡里的旅行可說是一部理想小說，在這裏面卡貝極詳盡地描寫了共產主義國家「依卡里」的快樂的生活。卡貝的烏托邦和以前各種烏托邦相較，有下述的特點。卡貝的共產國在政治上是由大多數人民統治的整個民主國家。依據於大多數人民之上的民主政府，極端詳盡地調劑人民的全部生活：他們的工作，住居，衣服，甚至食品，如食物的質量及數量，飲食的次序及食品等等。依卡里不知有出版的自由；所發行的祇有中央及地方的政府的報紙（這點顯明地表現出卡貝對於卑污的資產階級報章的痛恨）。在依卡里內，保存着宗教（這點與傅立葉的法倫不同），牠的教士主要的是道德的教師。宗教的本身，也祇傳播愛情與博愛。卡貝在其依卡里保持着舊時資產階級家庭，依卡里中的婚姻，是

不能離異的。

這些特點，都指示卡貝的小資產階級情緒及偏狹意見，使他遜於傅立葉；但他方面在一點上他不但超越摩爾及其做效者，而且還超越了傅立葉的一點就是在於卡貝明白地指示共產社會中機器作用的無比的偉大。一切粗笨及污穢的工作，在湯麥司摩爾的『烏托邦』裏，是主張由奴隸來做，在傅立葉的『法倫』裏主張由小孩來幹，但卡貝在其『依卡里』裏，則主張一切都由機器來做；這種機器，達到非常完美的程度，使人的勞動，變成非常輕易。在這個對於將來機器作用的了解上，可以看出那時大工業的發展（特別在英國）；卡貝對於這種大工業，已有較好的研究；以前傅立葉雖具狂放的想像力，但對於大工業却並沒有怎樣深切的了解。

卡貝明瞭，共產主義制度，是不能立刻實行的。在依卡里中經過多次國內戰爭以後，獲得最後勝利的人民，把政權轉交共產主義者依卡里，他規定五十年為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私有財產的取消，普遍勞動制的實行，與平等的建立，祇是逐步地進行。

最後，卡貝雖然主張和平地轉變到共產主義去，但他毫不希望上層階級或個別的慈善家；他以為他的理想的實現，祇靠工人本身。這點，他和以前的烏托邦社會者，絕大的不同。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批評了卡貝，但他們對於他的共產主義，具有極大的同情，他們以為卡貝的共產主義，是

純粹工人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初的表現。

卡貝社會主義思想批判

卡貝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在以前烏托邦主義者及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影響之下產生的，他的哲學思想，還是唯理主義的表現，改造社會的計畫，還是模倣以前的烏托邦。雖是如此，但那時生產力的進步，已使他具有更進一步的觀察與見解：

第一，他十分明瞭機器生產作用的偉大，所以他主張一切粗笨與污穢的工作，都要機器來做。大工業的勝利的發展，已把一切小生產手工業等等的幻想，完全打破了。

第二，他已不是像以前的烏托邦主義者那樣，希望統治階級的開恩行善，他主張工人自己來求得解放，他已明瞭了「工人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

可是卡貝雖有這些特長之處，他還祇是烏托邦主義者，因為他絲毫不明瞭到達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真正道路，而幻想建立小規模的「共產主義公社」，來求工人的解放。這種企圖，無疑的是一定要歸於失敗的。他反對革命，祇求改良，而且還把他的社會主義染上宗教的氣味。這些都表示階級鬥爭尚未發展，階級意識尚未成熟時的幻想。

雖是如此，卡貝的意見總可以說是工人自己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初表現。

本篇參考書籍：

路克斯：卡貝及其依卡里

卡貝：依卡里的旅行

第十節 魯意·白朗（一八一—一八八二）

四十年代之法國社會主義思潮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法國不但發生巴貝夫與勃蘭基主義信徒的秘密共產主義組織，而且還廣大傳播「和平的」合法的社會主義。因其帶着這種和平性質，牠得到了政府的寬容。牠的公開宣傳，影響了工人羣衆。法國四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者，比較接近工人，而且也向工人進行宣傳，這是他們和知識分子的傅立葉派所不同的地方。這正是因為那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達更高的階段，階級鬥爭，已進了一步，而法國工人階級在數十年間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也獲得了一些政治經驗。

在一八四〇年，當勃蘭基正處於囹圄之中時，在法國發表了三部極著名的社會主義著作，這些著作到一八四八年止對於工人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三部著作就是魯意·白朗的勞働的組織，卡貝的依卡里的旅行，及普魯東的什麼是財產。

(普魯東下面另有專篇敘述)。

魯意·白朗事蹟

魯意·白朗 (Louis Blanc) 是有名的歷史家及歷史上第一次加入臨時政府的社會主義者。(他作了許多歷史著作：十二卷的法國大革命史，袒護着雅可賓派，十年(一八三〇—一八四〇)歷史，肆力攻擊七月王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及英國來書等)。

魯意·白朗，在一八一一年生於顯官之家。得了高等的教育以後，起初任教授工作，後為新聞記者，參加左傾民主派的報章。一八〇八年，他自己創辦報紙，在這上面，首先討論工人問題。次年，在這報紙上，開始登載他的論文勞動的組織，在一八四〇年時，印成單行本出版。這本書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十年中，翻印九版。魯意·白朗，成為工人所最愛的著作家之一。所以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發生之時，他和里昂暴動的一個首領，工人阿爾倍因工人羣衆堅決要求的結果，被選入剛纔成立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中。但是在這個政府中，魯意·白朗站了妥協的地位，他為資產階級代表所愚，擁護整個政府，而反對勃蘭基那樣的革命者，在事實上他就幫助了資產階級來平服革命。雖是如此，資產階級還是非常恨他的。在立憲會議召集工人企圖把他解散的事變發生以後，魯意·白朗為橫暴的國民衛隊所凶毆。在六月暴動被壓倒以後，魯意·白朗受檢舉而逃亡英國。在國

外僑居了二十年，直至一八七〇年拿破崙被推翻之時，始回法國，他被選爲國民大會議員。但在巴黎公社之時，魯意·白朗並沒有贊助暴動的工人，而留於反動的國民大會中；雖然在公社失敗後，他竭力要求大赦，可是他與凡爾賽反革命派的合作，總成爲他生平不可磨滅的最大污點。

魯意·白朗死於一八八二年。

魯意·白朗的社會主義意見

魯意·白朗在社會主義史上的意義，絕對不是在於他的政府地位，而祇是在於他的勞動的組織一書。其實這本小書，並沒有包含什麼新的思想。魯意·白朗的成功，在於他把以前社會主義者（和平的烏托邦主義者及革命者）的思想融合起來，而以實際提議的形式，簡潔明瞭的文字，敘述出來，所以能在工人羣衆中，獲得廣大的傳播。

魯意·白朗極顯明地生動地描寫出那時法國資本主義剝削的圖畫；在審慎地考察許多調查表以後，他以真確的數目顯示工人羣衆的貧困。他指出這種剝削，貧窮與墮落，將產生對於國家非常危險的結果。魯意·白朗以爲這些惡事的基本原因，在於競爭，在這種競爭之下，據他意見，不但工人受苦，而且資本家也同樣受苦；消滅這種競爭的方法，是在於根據『社會工場』的基礎，組織勞動。

在起初時候，魯意·白朗的社會主義，是非常溫和的。他和傅立葉一樣主張保留私有財產，甚至保留資本。他說道：「資本家將被召請來參加合作社而獲得他們的資本的利息；他們的利息將由國家擔保；但是資本家祇以工人的資格，來參加工廠的利益。」

但在這書的後幾版上，魯意·白朗在批評的影響之下，比較接近了共產主義。他要求工資的平等，甚至規定「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的原則。在起初時據魯意·白朗意見，國家祇以借款，供給工人合作團體及「社會工場」，祇設「貧民的銀行」；到後來，他主張國家要成爲生產本身的組織者。

魯意·白朗的「社會工場」

魯意·白朗以爲「社會工場」應該在國家資助及國家保護之下，建立起來；這種社會工場的任務，據魯意·白朗的意見，是在於逐步排斥資本主義企業，即「以競爭殺死競爭」。政府應該在這上面，竭力幫助工人。開始時候，政府經過特別的官吏（「進步部」）幫助這種合作工場的組織，給他選擇適當的領導者；再後監督他是否遵守先時所定的條件。這種條件就是：合作工場的會員在一年內獲得一定的工資，至於純利則作如下的分配：四分之一，償還政府所借資本，四分之一，作爲保證工人的準備金（疾病，衰老等等幫助），四分之一，作爲準備金，最後四分之一，平均分配

於會員之間。同一工業部門的工場應該聯合起來，以消滅相互間的競爭；牠們以其準備金共組保險庫以防備生產的停頓。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國家應該籌集款項，管理鐵路鑛產及保險事業，及組織國家銀行，發行紙幣，並在全國設立支行。再次，國家應該建造極大棧房及交換場，牠們接收生產者的商品，給以票據，使他們持此可向國家銀行，領取款項。這樣，就可以最後的達到「偉大的合作社，即每人可以免費地獲得借款」。但是爲實行這些任務起見，應該先有「民主制度」。

魯意·白朗對於國家政權的意見

魯意·白朗對於國家政權作用的意見，比較以前的烏托邦主義者要進步些。他知道「政權是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政權依據於國會，法庭及軍隊，即法律，裁判及刺刀之上的三合權力。如果不獲取這個政權作爲自己的工具，那末一定要受牠的阻礙和牠發生衝突」。

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需要掌握生產工具；政府應該把工具給與他們。但在魯意·白朗看來，國家絕不是永久的組織；他說：「將來總有一日，可以不必需要強大及活動的政府，因爲在社會中再沒有下等的，成長不足的階級。」

但是那種保護無產階級的政府，是怎樣產生的呢？在這上面，魯意·白朗完全表顯出他的烏托邦的夢想，在他的著作上行動上，都是如此。他雖然向工人宣傳，但他還是相信資產階級具有常

識，正確地了解自己的利益。他對資產階級說：窮人的事情是你們自己的事情啊。他以為將來進行社會改良的政府，應該從普選中產生出來。他將是某種「超階級的」政府。在這種幼稚的見解中，充分地顯露了魯意·白朗的小資產階級心理。

魯意·白朗社會主義思想的批判

魯意·白朗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他尖利地批評了競爭，正是因為大資本的競爭，使小資產者趨於破產而陷於窮落的地位。他提議以組織勞動的方法，改良工人狀況，但他沒有主張把全部生產社會化，這正是表示小資產者的私有財產觀念。他主張國家幫助工人，來建立社會工場，實現社會主義，但他幻想着與資產階級合作，而不知以鬥爭方法，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權。總之魯意·白朗的基本錯誤（這是小資產者的通病）是不了解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之必要及其必然性。他幻想工人階級可以在其與資產階級的合作中，求得解放，他主張階級合作。他的借助社會工場方法來實現社會主義的計畫，祇是一個害怕革命鬥爭的人的夢想。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很正確地批評道：

「在近世文明十分發達的各國，又有一種小資產者的新階級，輾轉於勞動者與資產階級之間，常常新陳代謝的下去，成了資產階級的附屬分子。但是這個階級的人，常常因為競爭的緣故，陷落

到無產者裏面去了；而且，近世產業愈發達，他們越失去近代社會上獨立的地位，漸漸成了製造業農業商業的管理人，經理，事務員。

「像法蘭西那樣農民佔全國人口過半數的國裏，偏袒勞動者反對資產階級的文人，自然拿農民與小資產者作標準去批評資產階級的統治，自然從他們階級的觀點，極力來擁護勞動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於是出現了。……」

「這派社會主義，把近世生產狀況中許多矛盾點分析得非常精密。他們把經濟學者所造的偽善的辯解，駁斥得非常明顯。他們把分工所產出的惡果，像資本和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生產過剩和恐慌等等，論證得非常有力。他們把小資本家和農民底必然零落，無產者的悲慘，生產底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底不平等，國家間互相角逐的產業戰爭，舊道德，舊家庭關係，舊國粹底崩頹，都明白指示出來了。」

「但是這一派社會主義的積極目的，是想把生產交換底舊方法和舊的財產關係舊的社會狀況，恢復過來；不然便是想把近世的生產及交換方法，裝到舊的財產關係的壳子（實在已被新方法破裂了或是將要破裂的壳子）裏去。這兩樣都是復古的空想的。」

本篇參考書籍：

馬克思恩格斯遺著：第二卷論魯意·白朗，
魯意·白朗：勞動的組織。

第十一節 普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

普魯東事蹟

在社會主義史上，也有某種根本與革命社會主義相衝突而在長時期內影響了一大部分工人的學說。此種學說，使工人不能正確地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妨礙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普魯東在這上面佔着重要的地位，他自己雖出身於勞動羣衆，但他所宣傳的學說，是絕頂有害於工人階級而成爲科學社會主義的死敵。所以對於普魯東的簡略的研究，不能不使我們得到可貴的教訓。

比爾紹賽夫·普魯東在一八〇九年生於法國邊省貝瑞松的窮苦手工業者（農民出身的）家裏。這種農民出身的社會地位，是普魯東所終身引以自傲的；他常喜自稱爲『貝瑞松農人』，而以爲他的出身是最高貴的，因爲他的十四代祖先，都是耕種土地，即是進行誠實的勞動；這點正是他的統治階級敵人所沒有的。他自己經歷了多項職業，他做過排字工人，並且曾有一時，自己開了很小的

印刷所，以後又做過私人書記，店夥，最後才成爲職業的著作家：從小他就自己讀書，發展自己的智識，但是有系統的教育，却終究沒有受到，所以他雖有極好的天才，終是犯了偏狹虛浮的毛病。

在一八四〇年，他發表了自己有名的著作什麼是財產，這部著作，使他享了盛名。在這著作中，有一句話立刻引起資產階級的驚怕，這句話是在六十年前已爲大革命行動者勃立索所說過的，『財產是種盜竊行爲』。

一八四三——四四年時，普魯東和青年的馬克思認識了，那時馬克思與普魯東作終夜的討論。

但是馬克思對於普魯東的關係並不存在得很久。三年以後普魯東發表了他的兩卷大著經濟的矛盾，或貧困的哲學，馬克思在那時看到普魯東觀點的錯誤雜亂及有害，所以爲答覆普魯東上述的著作起見，著了哲學的貧困一書。馬克思在這書內所作的批評，這樣厲害地觸怒了普魯東，使他以後與馬克思斷絕了一切關係。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普魯東已聞名於工人之中，所以他被選爲立憲會議的代表。在資產階級殘酷地屠殺工人的六月事變以後，普魯東堅決自持，企圖以自己的挽救社會的計劃，打動資產階級。可是當資產代表替安爾（一八七二年屠殺巴黎公社革命者的劊子手）向普魯東致侮辱之辭時，普魯東冷靜地回答道：『我向替安爾先生提議這樣的決鬥：我在大庭廣衆之前公開地毫不隱瞞地敘述

自己的歷史，像替安爾也跟着這樣的做」。自然，下流兇狠的政客，決不能接受這個提議。可是資產階級對於這個牠所痛恨的人，自然採取種種報復的方法。在一八四九年，普魯東在一個工人區域開辦了所謂「人民銀行」，他想用這方法去和平地解決社會問題消滅貧窮（這自然祇是一種幻想），可是那時工人却躍踴地購買了這銀行的股票。正在這個時候，資產階級法庭，以文字的罪名（即因為報章上的文章）判決普魯東監禁三年。

當他過着牢獄生活的時候，拿破崙第三舉行了他的改變，宣佈自己為皇帝。那時普魯東在牢獄中却做了一本書，希望拿破崙來實現他的社會理想。可是拿破崙却絲毫不對普魯東表示同情，在一八五八年普魯東又因其新書被判處徒刑三年。這一次他逃往比利時。他死於一八六五年。

普魯東自身主張的矛盾

普魯東著作很多很混雜，他對於自己所不十分了解的東西也要著作。在他的學說中，不知有多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對於許多最主要的問題，他簡直沒有前後一貫的主張。

譬如在他什麼是財產的一部著作中，極端尖銳地批判私有財產，指「財產（私有財產）是種盜竊行為」，可是在他以後的著作中，他又主張恢復私有財產，說明他所反對的，祇是大資產階級的財產，至於其餘的私有財產，他是不反對的。他尖刻地攻擊那時的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主張

安那其（無政府），可是在他以後的著作中又說，安那其「不適於人類，正好像混亂現象不適於大千世界一樣」；『沒有政府，社會將陷入野蠻的境地』。（論革命及教會中的公平一書）諸如此類的自相矛盾的觀點，不知有多少。他堅決地反對國家，可是實際上他又贊成建立於聯邦制度上的國家；他反對私有財產，可是實際上他贊成中小私有財產，而且甚至說出『財產是種自由』（財產的原理，發表於普魯東死後），他反對社會主義，可是同時又贊成根據於自動結合的社會主義（而且也不是絕對拒絕國家的干預）。總之，普魯東的學說，是不能成爲一貫的體系的；我們批評普魯東，不過指其主要的主張而已。

普魯東的互助主義

普魯東的社會學說的基礎，是『互助主義』（Mutualism）。他反對大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反對剝削，但他也堅決反對剝奪資產階級財產，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生產的社會化。可是怎樣消滅剝削呢？普魯東於是幻想出一種互助主義。據他的意見，各社會分子間的經濟關係，應該根據相互對等的原則與相互自由的契約。他於提出『人民銀行』的計畫。這種銀行建築於相互對等的原則之上，經過這種銀行人民可以相互根據『堅實規定』的勞働價值，來交換產品。人民交換銀行，既建築於互助的基礎之上，不取利潤，牠祇收取一種維持費。這樣，據普魯東的意見，可以造成沒有利

息的信用制度，使利息可以消滅。再次應該頒佈一種法律，使租金變為買取所租東西的費用。租者起初為共有者，最後成為所租東西的所有者。雇傭的契約，應該採取交易的性質。在交換時，應該遵守公平原則。所以公平可說是最主要的社會原則。除公平以外，他還同樣的看重『自由』，所以他堅決地反對任何限制自由的社會主義。

普魯東以為根據這種原則，每個工人既可以從『人民銀行』，得到沒有利息的借款，因之他就可以獲得必需的工具及原料，而不必依靠資本公司。普魯東以為這樣就可以不經暴力革命，不經生產的社會化，不要奪取資產階級財產，而和平地解決社會問題。

此種『人民銀行』的計畫正是證明普魯東絲毫不懂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他主張每個工人自有工具及原料，這就是主張小生產。他的計畫，祇是想造成自有工具的大批小生產者，他自己正是反映出此種小生產者的心理。這種小生產者，想和大資本的剝削鬥爭，但却不是往前看，而是向後看，他要恢復舊的資本主義前的關係。他不懂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更不懂無產階級鬥爭的革命作用。

根據他的相互訂立自由契約的原則，他就反對職工會，他以為職工會好像是一種獨佔者及壓制者。他既主張絕對採取和平方法，所以他及其信徒，反對工人罷工，他以為罷工祇會抬高物價，因

之使勞苦羣衆的狀況，更要惡化。這上面充分表現出某些小有產者對於工人運動的不信任的態度（普魯東正是代表這種小有產者的心理），某些小有產者，以爲唯一的改善自己經濟狀況的方法，祇在鞏固並增加自己的財產，他們把工人的罷工，看作一種『擾亂舉動』，因牠加貴城市產品，而使小生產者的產品更加難銷。所以他們對於工人鬥爭，採取一種敵對的態度。普魯東的意見，正是代表某些小有產者的保守一方面的意識。

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

在政治上，普魯東仇視國家及國家政權，所以肇創了無政府主義學說。他以爲任何政府之干涉社會生活，祇會產生害處，所以他勸告公民自己建立自己生活，抵制國家政權。他說道：『應該戰勝政權，不要向牠要求任何東西；發露資本的寄生性，而用信用制度來代替牠；組織羣衆的自動力來實現個人的自由。』

在這個對於國家的仇視態度上，普魯東也表現了某些小有產者的心理。某些小有產者，把國家看作抽取捐稅的機關，而且革命政府有時因客觀需要更抽得多些，所以他們就反對一切政府。普魯東特別仇視民主制度及普選權。巴枯寧所習用的『普選制，是反革命』的話，就是屬於普魯東的。他雖然對於國家取這樣仇視的態度，可是他却癡望拿破崙第三來實行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空想。

普魯東要求個人的完全自由，可是他把婦女除出了這個範圍之外。他非常嘲笑婦女要求脫離家庭奴役制的企圖，他以爲婦女的地位，不在社會生活中，而在廚房與育兒室之中。

總之，普魯東在各方面都表現出他的小生產者的保守性一方面的觀點與動搖。無怪普魯東思想的影響，特別發展於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因爲那時在這些國家裏，小農經濟及手工業，佔最主要的地位，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還很少發展；同時這些國家裏官僚制度却引起了人民的深刻的痛恨。因之，這些國家裏的工人，很久爲普魯東主義所薰染，以後在這些國家裏，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思想，也比較發展，牠們都是反對政治鬥爭，反對參加國會及普選權的。

普魯東學說的批判

普魯東的學說，充分地表現出小生產的守舊一方面的觀點。他絕不明瞭資本主義大生產的作
用，而企圖恢復自有工具的小生產方式。他反對任何政治的運動與革命的鬥爭。他反對婦女的解放運動。所有這些，都表示普魯東學說的反動性。可是他對於資本資產階級國家，資產階級財產等等的批評（雖然這些批評，不完全是對的）却也包含了好些革命的成分。

馬克思對於普魯東的社會學說，這樣的批評道：（馬克思把這派學說，稱爲保守的社會主義）
「一部分資產階級想把社會的罪惡糾正一些，好教資本家社會維持下去。」

許多經濟家，博愛家，人道家，勞働階級狀況改良家，慈善事業家，保護動物會員，禁酒會員以及其餘多種無聊的改良家，都是屬於這派。這樣的社會主義，已經形成了一派學說。

普魯東的貧困底哲學就是這樣社會主義的一個例。

社會主義的有產者，想取得近代社會所產生的一切利益，而却不要那狀況所必然產生的鬥爭和危險。他們希望從社會現狀中拔去革命的離析的分子。他們想造出沒有勞働階級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然把牠佔據最高地位的世界，看作最好的世界；有產者社會主義就用這個方便思想漸漸發展，多少成了一種學說。他們要求勞働階級信奉這種學說，好進那社會的新聖地，其實不過要求勞働階級甘心受現社會的束縛，拋棄一切憎惡資產階級的念頭罷了。

這種社會主義的第二種格外實際而且更無系統的形式，便是想叫勞働階級眼中，輕視一切革命運動，所以說，物質生活狀況與經濟關係若不變化，政治的改革是無濟於事。但是這派所謂物質狀況底變化，並不是指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廢除，廢除這種生產關係，一定免不了要革命；所以他們祇想在這種生產關係繼續存在的基礎上，施行行政改革；這種改革，絲毫不會影響資本和勞働底關係，牠至多不過把資產階級政府的行政事務改簡單些，費用減少些罷了。

有產者社會主義，祇在語言底形式上有相當的意義。

自由貿易——爲了勞働階級的利益。保護關稅——也爲了勞働階級的利益。監獄改良也爲了勞働階級的利益。這就是有產者社會主義最後的一言，也是唯一認真的一言。

牠（指有產者社會主義）總括起來，就是這麼一句話：『資產階級之所以成資產階級——是爲了勞働階級的利益！』

本篇參考書籍：

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馬克思恩格斯書翰集：論普魯東的信

第十二節 魏特林（一八〇八——一八七一）

十九世紀中期法德政治經濟狀況

魏特林的共產主義學說，是十九世紀中期革命時代的產物。

魏特林所處的時代，正是無產階級英勇鬥爭的時代；在一七九六年時，無產階級被反動統治殘酷地壓迫下去，到十九世紀中期（一八三一年，一八三四年里昂暴動），牠又企圖重興起來了。

在法國，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高潮衰落以後，接着有拿破崙的專政及差不多二十年的反動統治；到一八三〇年，革命浪潮，又激盪了法國，而使政權全歸資產階級。一八三〇年革命的結果，造成了大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真是一種銀行家，交易所大王，財政巨頭，總而言之，即上層巨富資產階級的統治。「七月王國——一八三〇年大革命，正是產生了這個王國——不是別的，正是掠奪法國國富的一個股分公司。」（馬克思）

自然，工人，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資產階級，都表示深刻的不滿。

里昂織工的暴動，被反動統治葬於血泊之中，可是這種激昂的革命的騷動，後來引起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及六月工人暴動。

在這個歷史的時期中，法國經歷一七八九年以後所未有的激烈的革命浪潮。在這個時期中，那已在革命鬥爭中得到教訓的工人階級，已能夠辨別階級的敵人，而不被他們所播弄了。

在這種革命鬥爭之中，不絕產生了著名的社會改革家——巴貝夫，勃蘭基，魯意·白朗，卡貝，普魯東等等，那時真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有法國這樣豐富的社會主義的思潮。

這種蓬勃怒發的社會主義思潮，也傳入到鄰近諸國——尤其是德國及瑞士；從法國秘密地傳達出去的社會主義思想，在鄰近國家，訓練了青年革命者的小團體。

在三十年代時，德國正處在極殘酷極黑暗的反動統治之下。新進思想的代表，不能不遠適他國，主要的自然是法國。

工業發展的幼稚，封建地主統治的專制，農奴及半農奴制農民境況的困苦，城市手工業者中間的無限的貧窮——這就是那時德意志的政治經濟狀態的特點。

所以無足為奇的，法國的七月事變，祇在德國很少幾個地方，得到響應（如特萊士登，萊布齊格，勃朗世魏格等城）。革命呼聲比較響亮的，祇有在文學上；在這上面產生了好些偉大的作家，如伯爾納、海涅、柏拉登等，伯爾納，海涅等那時僑居巴黎，痛斥德意志的反動統治，而以自己的熱情，影響於巴黎的德國僑民。

一八三四年時，在巴黎已經組織了德意志共和派的俱樂部，不久以後，又組織了「德意志亡命者聯合會」，大部分僑民的德國工人都加入了這個聯合會，牠的任務，是在於重興德意志的革命。

從這個聯合會中，後來分出了「公平同盟」，這個同盟的一個最活動的首領，便是飄泊各處散播共產主義種子的魏特林。

魏特林事蹟

威廉·魏特林在一八〇八年生於馬格特堡城。在這城裏，他學會了裁縫的技藝。在二十歲的時

候，他就投入了生命的大海中，而根據德國傭工的慣例，飄流各處。在一八三四年，他到了滿佈革命空氣的巴黎，立刻受到革命的影響。

在那時普遍流傳的傅立葉思想的影響之下，魏特林發表了他的第一著作：人類現在是怎樣？將來應該是怎樣？（一八三八年），這本書從巴黎流傳於德國。在巴黎，魏特林加入了「公平同盟」，到一八四〇年轉往瑞士，而活動於瑞士的德國僑民中間。魏特林在瑞士活動的結果，建立了「公平同盟」的許多支部及工人自修小組，發行書報並設立公共食堂。那時瑞士的共產主義者，是密切地和倫敦及巴黎的同志相聯的。

瑞士，對於共產主義者，沒有取友好的態度；牠首先壓迫魏特林。魏特林被其逮捕，受其審判，禁於獄中凡一年，以後再被引渡到德國，瑞士政府，此外還廣播了反共產主義的書籍，可是結果，却替魏特林擴大了宣傳。

魏特林的共產主義思想，發表於一八四二年出版的和協及自由的保障一書中（以下簡稱保障），隔了三年以後，他又發表了貧窮罪人的福音一書，這本書是魏特林的友人從警察手中救出來的。

在一八四四年，魏特林被逐至普魯士。他堅決地加以反抗，甚至打破監獄窗戶的玻璃，向人民

高呼「救啊，救啊，他們放逐魏特林啊，」可是結果絲毫不生効力，他終於被逐至德國；在這一年魏特林就僑遷倫敦，在倫敦，約住了二三年。

在一八四六年，他到了不魯塞爾與馬克思相會，可是很快的就和馬克思意見相左，而發生決裂了。在這一年，魏特林遠適美洲，不久以後又重回那行將爆發革命事變的德意志，可是到一八四九年，他又重適美國，以後就一直留於美國，直至一八七一年死時爲止。

魏特林在晚年時過着極孤獨與困苦的生涯。工人聯合會解散了，工人共和國報停刊了，魏特林自己也因固執的態度和意見，與許多同志決裂了。魏特林的這個性質在其不魯塞爾時期，已明白地表現出來。他正像恩格斯所說的，是一個「因其超絕的力量而受人壓迫的偉人，他的對手及秘密敵人，到處陷害他。他是到處被人驅逐的預言家，他在袋裏，藏着現成的在大地上實現天國的藥方，以爲別人祇會向他竊取這個藥方……他後來到美國去，企圖在那邊盡這種預言家的作用」……可是這個虛幻的企圖終究沒有實現。他終於在孤獨的境况中死去了。

魏特林的共產主義思想，雖然還帶着極多的缺點和極大的烏托邦性，可是他在社會主義的發展上，却供獻了好些極有價值的意見。

魏特林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

魏特林是無產者的境况中出身的。他以無產者的本質，極端仇恨資產階級社會，他對於這個社會，作了尖銳無比的革命的批評。

他對於現社會這樣的批評道：『是的，現在我們並不把人釘在十字架上，並不施行鞭撻，可是我們却讓人們慢慢的飢寒而死，或窒死於不能勝任的勞動的壓迫之下。』

他痛斥私有財產，以為這是『反對社會的一種不平等現象』，他像普魯東一樣，以為私有財產祇是『竊取窮人』，『偷盜之母』。

『這是像白天一樣的清楚。所以我對你們說：打破監獄及牢房，那邊有許多誠實的人啊……這種對於私有財產的保護，在基督教看來是和殺死兄弟一樣的可恨。』

魏特林和傅立葉聖西門等人不同，他不像這些人祇具憐恤之心，他是自己親身經過殘酷剝削的苦痛的（因他曾是傭工），所以他能夠真切痛斥這種剝削。他批評資本主義的剝削道：這是一種真正的殺人行動，至於殺人用的是什麼工具：毒藥，利刃，或飢餓，那是不關重要的。

魏特林對於金錢制度的批判

魏特林在指斥社會的剝削時，特別痛恨金錢制度。金錢及金錢制度的出現，使這種剝削，更加厲害，使大眾的貧困，達於極度，使人變成了一種最低等的動物。金錢發現之後，人失去了任何價

值，甚至比以前奴隸還不如。魏特林這樣辯論道：真的，奴隸主還照顧自己奴隸的食品與健康，他還像對於自己物件一樣，注意奴隸。可是現在呢？

「……以前人被轉成奴隸，現在他自己出賣自己，出賣自己的健康，青年時代及鮮血……從前用武力把青年婦人及女子從丈夫弟兄及父母的擁抱中奪過來，而以牲畜形式，販賣及交換，現在，金錢使她們自己出賣自己，以自己的美貌及清白身體去交換淫蕩富人的金錢。她們如果不這樣做，那麼她們或許陷於窮困飢餓或死亡，但這是『高貴的』狎客所不願的。讓她們以其恥辱的代價，生存着，這樣她們或許能夠不時給她們不幸的父母，丈夫，兄弟等等，找得一塊麵包。以前在奴隸制度之下，盜竊了物質的財富，在金錢制度下，除這種盜竊以外，更使誰也擔保不住自己的忠實……黃金之亮光，使成千成萬的阿諛者和作偽者匍匐讚譽於權力世界之內……變成了舐地之狗。」（保障）。

「你們所這樣驕傲的財產，不是你們或你們先人用某種方法從人民剝奪來的嗎？你們所抽取的租稅，你們資本所抽得的利息，你們所假裝的破產，不公平的昂貴的法庭（你們以此使我們破落）——難道這些不是同樣的偷盜嗎？尚未成年的工人，在你們黑暗潮溼的工廠及工場中——難道這不是對於社會所作的殺人行爲嗎？你們的牢獄絞人架，刺刀——難道這不是公開宣傳盜劫嗎？爲獲得

金錢以及利用金錢來達到更多的獨立起見，許多能幹的人，在交易所投機賣身，欺騙等等的歧路上，成爲犧牲者。」

在這個罪狀書中，魏特林明白地指示了資本主義的主要罪惡：人對人的殘酷剝削與壓迫，體力上精神上人的毀滅。

「請細看你們的牢獄，工房，法庭，貧兒院，濟良所等，總結你們所認爲惡事及罪行的舉動，細究這種不良現象的原因——你們可以看到，如果沒有金錢制度，那麼這些事情十分之九就不會發生。」

「金錢制度，引起敵視與不信任，在兄弟及友朋之中，散播着仇恨。」

因之在魏特林看來一切惡事的原因，在於金錢制度（這自然指示他沒有十分明瞭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實質，實際上作祟的，正是建築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之上的整個剝削制度呵）。

魏特林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狀況，這樣的描寫道：

「你們（指工人）日夜勞働，長年地互相替換；店舖裏塞滿了你們從土地上用勞動所得的產品。

可是你們中間大部分沒有最必需的衣食住的物品。那些以最多血汗來從地上獲得產品的人，剛剛得到最少的產品。」

這種罪惡的主犯，是資產階級，牠是「人類之敵」。「他們（資產階級）很愛自己的肥碩之犬，可是絕少注意飢餓的工人的命運。」

魏特林的改造社會主義

魏特林和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其改造社會的意見，遠不及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評。在改造社會的意見上，他很多繼續着以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可是在許多地方，却也發表了好些新的意見。

魏特林和以前啓蒙派一樣，以爲理性、訓育、道德等等，具有最重大的意義。在他第一本著作中，魏特林已指出「直到現在，共產制所以不會在基督教徒中堅固地建立起來的原因，是在於現在權力階級與教會的道德的墜落。」

魏特林之反對資本主義，也是從人的德性的觀點出發的。所以自然界及其規律，特別是人的天性，就成爲魏特林所設想的全部社會制度的基礎。他以「脫離自然規律」的理由，來解釋社會的罪惡。

魏特林以爲人有三類基本的需要：獲得、享樂、及知識（這點很和傅立葉的感情論相似）。

魏特林所指的需要，包括一切願望、企圖及任何人類感情。人用其能力（*Facultés*）來滿足這

種需要。據魏特林的意見，需要是完全與能力相適合的。他說道：

『人類一切需要的總和，總是與現存滿足人們需要的物品的總和相等的。』

在現社會之中，這種相等的情形，對於每個人時常被破壞，這是因為社會關係，沒有組織起來，而且社會各分子的個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們不得不用交換方法，來滿足自己需要。人不能離社會而生存。一般的講，人是由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所以這個環境，在人的命運上，操着最主要的作用。魏特林根據這個論據，就得出結論，以為正確地組織起來的社會結構，是人的快樂生活的主要條件。

可是怎樣去正確地組織社會呢？據魏特林的意見，正確社會組織，應該根在三個原則上：（一）生產，（二）消費，（三）管理；所謂管理，祇是利用智識來調劑上面兩項。魏特林以為智識及訓育在這個社會組織中，佔據最重要的地位。

這樣的社會組織，不但保證個人生存的和協，而且還造成社會的和協（即個人與社會利益的協調）。

『在正確地組織起來的社會之中，自然沒有惡事，沒有犯罪行為，沒有法律，沒有刑罪，而祇有勸告及幫助……現在我們稱為罪惡的現象，祇是一個病象，牠大多是由惡劣社會組織，及反自

然的對於能力與需要的管理所產生的。』

在正確地組織起來的社會之中，管理的任務，完全要和現在不同。這種任務即在於協調人的需要與能力，而使人們進入『對於大家有益，趨向於和協的那條道路。』

魏特林以爲，完全滿足一切體力與精神的需要，是生活的基本要求及人的基本權利。而且需要的滿足是應該相等的。『每個人都不應該比政府來得窮些』，『每個人應在生活上獲得他所需的東西，可是不要比較滿足他需要的數量爲多』。

上述這些設施祇在一個條件之下，可以實現，這條件就是共同的利益；而這利益，却是建築在共產制度之下的。

什麼是共產制度呢？魏特林回答道：『這不是奢侈生活及懶惰的特權，而是社會無憂無慮地相互過着美滿生活的一種權利。』

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勞働不再是一種苦役，而成一種享樂。勞働與享樂，這就是全部生活的意義，牠們是『人的生活的最主要條件』。

所以在魏特林所想像的新社會中，每人都按照自己意志，進行某種有益的勞働，這種勞働，是必需的，沒有人能夠逃避或解放。勞働時間，最多不過六小時。根據這個勞働，每個社會分子按照

平均需要額向社會領取他所需用物品。

可是據魏特林意見，這種平衡的分配，要破壞總的平等及個人的自由。魏特林要求把社會的平等和個人的自由協調起來。他於是想出這樣的方法：誰要是想獲得比別人更多的（比必需底數量更多的）物品，那麼他除必需的勞働以外，還可以自願地作額外的勞働。魏特林把這種勞働稱爲『商業時間』或『剩餘時間』。這種『商業時間』及其所換得的物品，應在每人的特別表冊上登記並作嚴格的統計，每星期作一結算，每年作一總結算。據魏特林意見，這種『商業時間冊』，具有絕頂重大的意義，牠可以說是『從來所未有的描寫個人的整幅圖畫』，牠可以作爲一切必需的文件。

魏特林並不否認這種商業時間，是和自由主義的所謂『自由』相矛盾，但是『他們的自由』，是違反真正自由的，真正自由，祇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下，方能夠實現。

爲防止某種職業中投效者的擁擠，消滅社會中有害的享樂（如飲酒）起見，應該設立特別機關，規定許多預防的方法。

據魏特林意見，這樣的社會制度，可以完全改造全社會；這種制度，才是人所尋求的理想的最高點，牠使欺騙不會發生，使像警察這樣的組織，變成不必要。牠能夠保證正確的交換的組織，而完美的交換制度，正是社會真正的自由民主及幸福的鑰匙。

魏特林所主張的新社會的政治組織

魏特林主張將來社會，應是兩種社會生活，兩種社會制度的綜合：一種是勞働結構，一種是享樂結構，他以『家族聯盟』（Familien-Bund）來作爲他的理想的國家。

家族結構，決定全社會及每人的需要；勞働結構，決定滿足這些需要的方法。

在這個家族同盟之中，像國會制度那樣的選舉是沒有的；這裏的政府機關，由特別的方法來選舉，主要的是競賽的方法，有時也用抽籤的方法，可是大多是按照每個選舉團自己所提出的方法來進行。

據魏特林意見，被選人應有極好的哲學的準備。魏特林以爲知識科學哲學等等，在社會及國家的行動上，具有極重大的意義。所以他也像以前的烏托邦主義者（如柏拉圖等）一樣，宣佈：『哲學應該操管理權。』

魏特林所指的哲學，包括全體智識的總合：哲學的醫學（關於人的生理及心理的科學）、物理（關於自然力的科學）及機械（關於生產方法的科學）。全部管理之首領，爲三個（醫學上，化學上，物理上）最偉大的最富天才的哲學家的『三人團』（在這點上，魏特林極似柏拉圖及摩爾）。

爲管理各部門的事業起見，選出了專家的委員會（Meisterkompagnien），這委員會更選舉

了執行機關職工管理局（Werkvorstand），牠是由各個企業的經理組成的。爲扶助這個專家委員會起見，更組織了特別的大學院。

最高機關的「三人團」，是由中央專家委員會選舉的，中央專家委員會又選舉了最高職工管理局。

此外在每個機關設有衛生委員會，而隸屬於總衛生局之下。

最高的「三人團」，最高職工管理局，總衛生局——這些就是管理國家主要事務的機關，牠們監察全體國家機體的和協的狀態。

於是魏特林說道：「這樣，科學管理的制度就建立了。」

魏特林一方面把全體國家的命運，付於「天才者和偉大哲學家」的手裏，但同時又主張一切人應該參加國家的管理，這不是一個顯著的矛盾嗎？如果國家，祇由「天才者及偉大哲學家」來管理，那麼其他一切人，怎樣能夠完全參加呢？而且究竟誰能決定管理者的天才呢？怎樣能夠擔保天才者不作人民權利的掠奪者與壓迫者呢？無怪魏特林想出新的共產主義的上帝來：「新的救世主握着利劍，到來實現上述學說……等到社會中，普遍的理性及智識的統治，代替了少數人的專制的意志，那時偉大的救世主，安靜地謙虛地服從了新制度……」這點充分地表現出，魏特林的共產主

義，尚非純粹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尚帶有極大的烏托邦性。

魏特林的社會革命論

可是魏特林和以前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相較，已有極進步的見解。他知道要實現勞苦羣衆的解放祇有實行鬥爭。「……一種新的道德，將使那建立於自利主義之上的政權，不能存在，將使那種不能給人民保證勝利的市街戰，轉成不斷的遊擊戰爭，牠消滅一切富人計算窮人勞動的簿子，牠是不能爲任何軍隊憲兵警察等等所阻止的。」「可是如果這種少數忠實的革命企圖，沒有效果，而政權仍舊落於金錢勢力的政黨的手裏，那麼祇有採用最後的方法——辯白窮人偷取富人的正當，而痛斥富人竊取窮人的可恥。」「讓武裝隊伍，剝奪富人，直至各人所有都平均時爲止。」

魏特林自己認爲「人民還沒有準備好來作這個鬥爭」，所以他主張必須長期的堅決的作革命的準備。

他說明農民是種實利主義者，可是當他們（農民）相信在將來可以獲得更好的生活，而所進行的宣傳，正是爲着這個目的之時，他們就會響應這種宣傳而加入到運動中來。

這上面，魏特林，以爲社會革命的宣傳，應該根據於社會經濟的要求，在這點上，他接近了正確的觀點。

魏特林全身希望社會革命，而反對那種以合作社團為主體的改良主義。他說道：

「合作社團，本身祇是一種表面的形式，而不是我們原則的實質……在社員中間未有平等的時候，合作社也是可能的。牠雖然能夠減輕現有的苦難，但牠絕對不能加以消滅。」

在魏特林看來，傅立葉的所謂大同制度，也沒有什麼作用；「牠（指傅立葉的大同制）依據於勞動，資本，及天才之上……但是那裏如果存在着各個階級，那麼也一定統治着不同的利益」。魏特林雖然在許多地方師事傅立葉，可是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却看清了傅立葉的缺點。魏特林的平等共產主義，是和傅立葉的不平等制度，相反的；他在批評傅立葉的分配制度時說道：「誰要是比較好的頭腦去思想，難道因此他的消化力也會大些嗎？」

但是魏特林最主要的而且極正確的反對傅立葉的意見，是：「我還是反對傅立葉的體系，因為他對於富人太慈悲了，而且又幫助着資本；雖然傅立葉注入給全社會的那種組織精神是不能不承認的」。魏特林以為傅立葉的「法倫制」（農業共產公社）不能改良最貧窮的，人數最多的階級底狀況；祇有革命，能夠做到這點。革命是推翻舊制度，祇有革命，方能實現進步原則——這正是自然的基本原則。所以魏特林熱烈地高呼道：「革命萬歲！」

據魏特林意見，全部人類歷史，是不絕的革命的歷史；這些革命，都是由各個階級在那轉變已

經成熟的時機中完成的。所以將來社會關係的改變，也應該是革命的，這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規律。魏特林以爲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民主共產家族聯盟』，可是這種聯盟的建立，沒有革命是不成的，而革命如沒有先期的訓育與宣傳，也是不能實現的。

所以魏特林所描寫的進達最終目的之道路是：（a）訓育，（b）社會革命，（c）社會的安那其。

實現這個目的底方法是：組織『解放同盟』。

在這個「民主共產家族同盟」中，除物品交換中央管理處外，再沒有別政府。這樣牠就是在實現將來社會的最主要的原則，即治物非治人的原則。

在革命的策略上，魏特林是主張堅決進行革命鬥爭的。他在第一部著作中，已向無產階級宣告道：『不要希望與你們的敵人妥協，會使你們得到什麼利益。你們祇有希望自己的利刃。』『這上面（即改造社會）最好的書，是要由自己的血來寫的。』

在鬥爭中間，需要領袖。什麼地方去找這種領袖？誰可領導鬥爭的羣衆？魏特林不像以前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那樣，希望上層階級。他以爲領袖應在自己隊伍中找出來：『你們自己選舉自己首領吧，不要注目於富者及貴人。』

魏特林痛斥那種優待富人的策略（如在里昂暴動時，工人任命了特別衛隊，來保護富人財產），他以為一八四八年革命之所以失敗的一個原因，是在於資產階級專擅了選舉權；「這時候很容易的可以奪去富人的選舉權；其實，富人也不是經常剝奪貧民的選舉權嗎？」

最後魏特林還指出了「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必需辦法」。

這些辦法是：最主要的，是建立革命軍隊；在勝利以後，宣佈組織新社會，選舉臨時政府，武裝工人及手工業者，繳除資產階級武裝，使窮人遷居於富人的房屋中，供給家具，衣服及食物等等。臨時政府成立後，採取許多更有組織的辦法。牠在各處創立食物庫藏及店舖，原料及製造品的儲藏所。工場及生產勞動組合。一切富人的財產，均歸國家支配，發行特別的革命紙幣（魏特林甚至在其書中，畫出紙幣圖樣）這種貨幣，自然祇是由貨幣經濟進於共產經濟的過渡階段。對於那些還保留自己經濟的人，抽取累進稅。在計算冊尚未引用之時，發行特別的交換券，此種交換券，就可以利用來償付一切物品。據魏特林意見，這種方法，可以很容易的使富人也加入新的社會組織。所以魏特林所提議的辦法中，一方面是很實際的正確的正確的（組織革命軍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沒收富人財產，採取實際辦法來改善勞苦羣衆狀況等等），但他方面，却還具着一種幻想，以為剝削階級能夠馴服地順從新的社會制度。

魏特林共產主義學說的批判

在魏特林的共產主義思想裏面，包含着很有價值的意見及非常幼稚的空想。他在許多地方，是繼承了以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尤其是傅立葉），他和摩萊里及傅立葉一樣，以為理性及自然法律是最主要的改造社會的原素，他和柏拉圖及摩爾一樣，以為『富於天才的偉大的哲學家』，應該統治國家，他甚至空想出共產主義的『救世主』來；所有這些都充分地指示了魏特林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的性質。

但是在他的學說中，却包含了好多極有價值的意見：

第一，魏特林不像以前一切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那樣，屬望於上層階級的慈悲。他以為祇有革命才是勞苦羣衆解放的出路，而且還指出革命應該根據於社會經濟的要求，而主張偉大的真正的社會革命。他對於資產階級取鬥爭態度，在這上面，魏特林表示了無產階級的意識。

第二，魏特林正確地指出社會革命時期的許多必需辦法（組織革命軍隊，建立革命政權，剝奪富人財產等等）。

德意志無產階級，以魏特林為首，最先圖在精神上從資產階級影響之下解放出來；馬克思對於魏特林這樣的批評道：『如果把德國工人的這次出色的初次登臺，和德國政治論著的乾燥與膽怯的

萎靡狀況相較，如果把無產階級兒童時期的這種大靴，與資產階級踐踏別人的政治靴子的短小程度相較，那麼牠的足印正可以預示將來力士的偉大的軀體。」

雖然魏特林的共產主義思想，還包含着許多缺點及烏托邦性，可是牠已經不是上層階級分子的同情與憫恤的表現，而是像恩格斯所說的，「德國無產階級的獨立的理論運動。」

魏特林正如梅林所說：「在歷史上給全世界證明無產階級所有的極高精神及力量。他們（指魏特林及普魯東）在歷史上證明現代工人階級能夠自己掌握自己解放的事業。他們首先衝破了工人運動及社會主義所陷的迷宮。……在這個意義上講來，他們給那時正在產生的科學社會主義，以極好的影響。」

本篇參考書籍：

魏立赤金娜：爲自立而爭鬥的戰士——魏特林

魏特林自己所著各書（見上）

第四章 科學社會主義

卡爾·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

法萊台立哈·恩格斯（一八二〇——一八九五）

馬克思生平事蹟

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階級矛盾日益顯明而社會思潮已經發展到極高程度的條件之下，產生了震動整個歷史時代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斯與恩格斯。他們的偉大思想的產生，是處在許多歷史條件的綜合的影響之下的。

卡爾·馬克思，在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萊茵區域的特里爾城。那時候，這個區域，在德國算是經濟上政治上最進步的地方。在這區域，已有比較發達的工業；萊茵區域與法國毗接，所以極深刻地處在偉大法國革命的影響之下，如與德國其他處於絕對反動統治之下的區域相較，則此地已有某種政治自由的胚芽了。

馬克思之父，是猶太人，以律師爲業，有淵博的學識，他熟知十八世紀法國的哲學；馬克思母親，來自荷蘭，是一個簡單的良善的婦人。馬克思一家的最親近的朋友，是馮魏司特法林，他是德國的一個貴族，是世界詩文的專家與愛好者。

馬克思父親，教童年的馬克思去愛好哲學，確切思維，解脫舊習，同時老馮魏司特法林却使他愛好歐洲的文學，特別是莎士比亞丁坦，西萬提斯等，馬克思對於這種愛好，是終身保留着的。

在這位老友的家裏，產生了馬克思對於他的女兒——美貌的燕妮——的熱烈的愛情，以後就形成了友好無比的婚姻關係。

所以在兒童及青年時代，馬克思是在非常優良的境遇中過去的。馬克思具有極好的記憶力，在青年時期，就熟知許多偉大思想家及詩人的著作，而且處在親友愛護備至的環境之中，所以許多人戲謔地稱馬克思爲「幸運之兒」。他在各方面都可以希望有偉大的將來。

但是他選擇了無產階級戰士，科學社會主義導師的道路。馬克思看到無產階級是消滅一切剝削壓迫及解放人類的領導階級。

馬克思進了柏林大學以後，刻苦地研究科學及哲學，放棄一切營求名利的虛榮心，而逐漸養成整個的哲學觀念。他變成了偉大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信徒，而參加青年「黑格爾左派」的團體。

在這時候，馬克思已經充分地表現他的天才，毅力與工作能力。除哲學的宇宙觀以外，馬克思還在這時候形成了他的政治見解。在法國革命思想的影響之下，青年的馬克思，痛恨普魯士的絕頂反動的專制統治，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變成民主派而與那時「新德意志」的許多代表相往來；這個「新德意志」社是反對專制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組織，牠後來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盡了極大的作用。

在大學畢業以後馬克思放棄了大學教授即「正式」學者的職位，準備發揮他的信仰，他決定作新聞記者；那時祇在這一方面方才稍能表現政治的活動。

一八四二年時，二十四歲的馬克思，成爲萊茵報的撰稿者，以後進而爲這報的記者，在這個工作上，馬克思表現出極好的新聞記者的才能。

在這時候，德國正醞釀着革命的爆發。政治生活，開始活躍起來。資產階級組織了自己的政黨。青年智識分子夢想着暴動與各種陰謀。工人階級不絕騷動起來，而舉行自發的罷工。

那時德國的政治生活（甚至在萊茵區域一帶），祇是西歐革命怒潮的回響，此種怒潮，已經洶湧地發生於法國及英國，資產階級或是已得政權，或是正爲這政權而爭。無產階級亦已開始了解放的鬥爭。

馬克思在這時候，站在民主派的左翼，對於近代主要社會問題，開始注意的研究。他在萊茵報上，力爭言論的自由，那時農民運動及工人鬥爭的發展，推動他研究社會及經濟問題。他堅決地歸到被壓迫階級方面。

萊茵報的議論，日益尖利，結果，德國政府，把這個報封閉了。

馬克思於是與其年輕的妻一起移居巴黎，而捲入於政治運動的急流之中。他和法國的政治家，民主派及社會主義者常相往來，深入地研究經濟及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和那裏的德國僑民一起（其中有他將來的摯友恩格斯及有名詩人海涅）發行報章。但普魯士政府的壓迫，甚至遠達此處，因他的要求，馬克思被當局逐出巴黎，而移居於比利時的不魯塞耳。

到這時候，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已經形成。這個理論，成爲馬克思分析歷史的有力的工具。同時，因深刻地研究英國經濟學著作的結果，馬克思在四十年代中，已規定了他的經濟的理論（這理論後來非常詳盡地開發於著名的資本論中）。

在這時期，馬克思把這些理論，發揮於許多書籍，文章及演講中（不魯塞爾德國工人同盟中的演講）。其他最主要的是：哲學的貧困（對於普魯東貧困的哲學的答覆）工錢勞動與資本，以及有名的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是由馬克思及恩格斯共同起草的，他們以明白，確切，有力的辭句，

指示近代社會中各階級的作用以及無產階級的偉大任務，並且給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及烏托邦的社會主義，以尖銳的深入的批判。這個宣言，通過於一八四七年冬「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第二次大會上，這個聯盟是由僑居倫敦的各國工人組織的。宣言發表於一八四八年一月，一個月以後，在法國爆發了革命，革命怒潮，遍佈於全歐。

一八四八年二月末，馬克思回至巴黎，當革命蔓延於德國的時候，馬克思積極地參加進去，編輯新萊茵報，堅持民主及無產階級的利益。

革命失敗了，反革命的政局對於革命者施行非常殘酷的壓迫；馬克思爲當局所搜捕，受法庭的審判。在凱恩的法庭前，馬克思作了非常有名的失利的演說；結果，法官不得不釋放他，把他逐出德國，他重歸巴黎，那裏法國的反動共和政府，又使他不能不他適；一八四九年馬克思與其家庭移居倫敦，而終身留於此地。

在倫敦，那時集合了許多政治的逃亡者。在他們中間，有許多意氣飛揚的陰謀者，夢想者，甚至冒險者，他們不顧客觀情勢，而企圖舉行新的暴動與陰謀。馬克思不能不給他們以尖銳的批評；馬克思本人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期間及革命以後不久，雖然也相信，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會轉變成無產階級革命，但在五十年代初，他已明白地看到，革命的時期，是暫時告了一個段

落，以後資本主義將有一個時期的發展，無產階級一定要集合力量，以準備新的鬥爭。所以馬克思勸阻輕學妄動的無益的冒險，因為無產階級在這種冒險中，祇會犧牲極高的代價，可是後來反動統治的暫時勝利，對於一切人，都是很顯明的了。到了此時，在以前的革命者中間，就發生了變節行爲；好些人對於革命，對於歐洲的社會主義，喪失任何的信仰，在這時候，馬克思堅決不拔地堅持他的主張，繼續他的工作。他根據他的歷史及經濟的理論，在拿破崙的政變一書及其他關於德法革命的文章中，明白地深入地分析了革命事變及其失敗的原因。他特別指出拿破崙暴力之所以能夠勝利，是因爲倦於革命渴望『秩序』的農民，幫助了他。

但是馬克思並不因革命暫時失敗而灰心，他明瞭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將不可避免地引起新的革命浪潮，新的更尖銳的無產階級的鬥爭。

在革命潮流低落的這個時期，馬克思致力於著述的工作，完成了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的研究。

這真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馬克思詳盡地研究了各種社會科學部門，以非常深入及詳盡的眼光，澈底地研究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及社會經濟生活。馬克思在這工作上打破一切困難，譬如當他研究地租需要俄國土地統計時，他就在短時期內學會了非常困難的俄文，以至能流利的看俄國的詩

文。

可是，馬克思雖有這樣大的工作能力，他的工作，還是進行得很慢的，因為馬克思那時在倫敦的物質境況，實是困難到極點。他與家庭，整幾年的陷於極端貧困的情形之中，有時甚至受餓。

家庭的苦痛，疾病及兒童的死亡，絕大地影響於馬克思的工作。他自己的因勞苦過度而起的疾病，更打擊了他們的經濟狀況。如果沒有馬克思及其妻不時所得的小遺產，如果沒有朋友（特別是恩格斯）的幫助，那麼馬克思的主要著作，或許就不能完成；因為馬克思投往美國報章上的通訊文章，祇得極小的稿費，而且在六十年代初發生南北戰爭之時，這筆小小的進款，甚至完全斷絕了。

一八五九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評，一八六七年，出版了第一部資本論。以後兩部（資本論共三部），因馬克思緊張的社會工作及不絕的疾病，他本人不及竣稿，他死後恩格斯把他零亂的原稿整理出版。

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之時，馬克思所預告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浪潮，又逐漸迫近了。法國在拿破崙第三的鐵蹄之下，工人又騷動起來。在意大利，開始了反對奧大利統治的解放的戰爭。德國的先進社會主義者，組織了獨立的階級政黨，竭力奮鬥，把工人從資產階級影響之下解放出來。英國工人在憲章運動失敗之後，開始恢復力量，此時已經組織了有力的職工會。最後一八

六二年波蘭的暴動，更加濃了歐洲的革命的空氣。

那時馬克思所居的倫敦，正是全部國際政治的中心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的主要交易所。這點使馬克思可有極便利的觀察的機會，而深刻地窺破資本主義社會國內外政治的一切秘密。

而且，英國那時又是歐洲比較自由的一個國家。各國政治的逃亡者羣集於倫敦。所以在倫敦自然地產生了組織國際工人同盟的動機。

一八六四年，在反對壓迫波蘭暴動的大會上，到了許多國家的工人代表，在這個大會上，成立了「國際工人同盟」（第一國際）。馬克思被選為同盟的委員，而且立刻在裏面，操了領導的作用。這時候，也和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期一樣，馬克思不得不在同盟中與小資產階級分子鬥爭，一方面反對右的機會主義分子，他方面反對不顧客觀形勢的陰謀者及無政府主義分子。在他所草定的宣言決議等等裏面，他堅決地提出這種主張，即：工人階級應該組織獨立的政黨來為自己的政治及經濟的解放奮鬥，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馬克思在第一國際中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巨大的。但馬克思絕對不像許多其他的人，喜出風頭，他隱掩着自己，而實際上則是第一國際的真正領導者。他因種種客觀原因，祇出席了一次第一國際的大會。但是馬克思以第一國際書記的資格，差不多起草了一切宣言，草定了一切大會的決議

案，和國際的各個支部，進行經常的通訊，給一切工人運動首領以教訓及指示。這種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公認導師與領袖作用，就是在第一國際停止存在以後，也還是存在着。

馬克思起初雖然勸告巴黎工人不要輕舉妄動，但當巴黎公社的革命，真正爆發之時，他立刻用盡全力來爲英勇的巴黎公社奮鬥。在巴黎公社殘酷地爲反革命所顛覆以後，馬克思用國際名義（一八七一年），以奮激的宣言，致於全體文明世界，在這宣言中，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的正確的目標及英勇行動，而痛斥壓迫者的不可磨滅的恥辱。

在巴黎公社被鎮壓以後，馬克思還繼續生存十年。他一方面用力著作資本論的以後幾卷（可是終究不及竣稿）；他方面還是和全世界主要工人運動首領及社會主義者通訊及會面，他們時常遠往倫敦，去親身會見這位『社會主義的父親』。

馬克思還能看到法國工人運動的新潮，同時還參加了法國社會黨綱領的製定。他看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迅速發展及拉塞耳派與阿愛層納黑派（即培培爾和威廉·李卜克內西一派）的聯合。那時俄國的革命運動，也開始活躍起來，馬克思以極大的興趣，觀察俄國的革命運動（民粹派之運動）。

許多舊病及堅苦工作，使馬克思的以前會是非常強健的身體，終於衰頹下來。愛妻之死，更給

他以嚴重的打擊，在妻死後不久，馬克思自己也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八日逝世了。他死於他工作的椅上。

恩格斯在他死後的第二天寫道：

「全人類都要低一頭地，牠喪失了一切人中最有天才的一個。」

好像一切其他爲自己的信仰而奮鬥的戰士一樣，馬克思有無數的最激烈的敵人。一切階級的政治的敵人，以及自己隊伍的變節分子，莫不對他作種種荒謬絕倫的謾罵與咒咀。祇在他死後，當他的朋友關於他的回憶以及他自己的信札發表之時，方才發現這位剛強的戰士，雖然嚴酷無情地對待階級敵人及變節分子，可是對於其他的人，却具有極和善的親熱的心意。在朋友中間，他是非常的高興和簡單。威廉·李卜克內西曾敘述高年的馬克思怎樣在興高采烈的錢會中，可以作純粹兒戲式的學生的舉動。

在小孩的隊伍中間，馬克思尤其感覺得高興，不但在自己小孩中如此，而且在別人小孩中也是這樣。馬克思常與倫敦街道上的小孩隊遊戲與喜謔，他們也都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馬克思。家內的小孩，對於馬克思更是驅策備至。

馬克思對於妻的關係，可說是罕見的敬愛的模範，在長期的同居生活中，他們的愛情，從來沒

有減低過。他的妻，不祇是外貌美麗，而且還具有極好的性情；她爲了無家可歸的政治流亡者及其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貴族地位，她以整個意志致力於無產階級的事業，她使馬克思的生活，雖日處貧窮中，但却充滿了快樂，她又是馬克思一切朋友的慰安者。她在絕頂貧窮困苦（她的小孩因此而死）悲慘的境况中，從來沒有發表一句怨辭，她從來沒有因爲自己生活的快樂，而妨礙她丈夫的艱苦的鬥爭。她的精神上的影響，絕大地幫助了馬克思的偉大工作。

住於馬克思家內的達摩特，也絕大地幫助了他們，來和窮困及不幸狀況爭鬥，她本是一個女傭，後來變成家庭的一分子，甚至爲無限的權威者，馬克思自己，以及後來他的子女都對她表示了無限的敬愛與感謝。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誼，更是罕見的例子。他們真摯的友誼，從認識時起，一直繼續四十年，從來沒有間斷過。他們兩人，雖各具不同的性質與特點，各有不同的教育及境遇，但他們統一的主張，把他們親密地聯合起來，他們中間的通信（已經編成專集）包含着極豐富的寶貴的材料。他們在全部工作上差不多都是相互交換意見，有許多著作（先由馬克思出名）都是由他們倆合做的。但是謙虛的恩格斯從來不喜歡把自己提到馬克思前面，祇在馬克思死後，他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領導作用，方才充分地表現出來，而成爲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及工人運動的導師。

馬克思堅決地相信工人階級的創造力及其偉大的將來；但他從來沒有趨附工人的舊習及其某些落後的陳見。

馬克思自己在其演講中表示出他是一個極好的宣傳家及教師，他在不魯塞耳及倫敦，能夠簡明地耐心地解釋他的理論的最難地方，而同時永不陷於庸俗的簡單化。

馬克思非常愛好藝術，特別是詩。在青年時，他自己曾作過詩，但以後就放棄了直接成爲詩家的理想。馬克思的藝術評判力，是非常深刻的，就是這樣偉大的詩家，亨利·海涅，也都要請教於馬克思，當海涅與馬克思同在巴黎過活的時候，海涅差不多在每篇詩上，都要徵求馬克思的意見，對於詩的內容與形式，如不得馬克思同意，海涅總是不能放心的。

馬克思熟知多種外國文，所以在研究時，多是採用原本，他對於古今詩文著作，是非常愛好的。在極少的空閒時候，他還研究深邃的高等數學，在他的練習簿上，後來找到了極有價值的意見。

馬克思在和政敵鬥爭時，是非常嚴酷無情的，這點常爲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所攻擊，但是這種攻擊，祇指示他們不能了解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戰士的強烈情緒；誰能強烈的愛護，誰也就要強烈的痛恨；這種熱情，正是無產階級戰士所必須有的動力啊！

馬克思，是富於天才的和合的人格底模範，他是完美的人，思想家與戰士的結合，在無產階級及一切革命民衆鬥爭之時，馬克思將永遠成爲他們的引路的明星。

恩格斯生平事蹟

恩格斯之名是不能分裂地與馬克思聯繫起來的。他們倆都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始祖，是著名的共產黨宣言的作者。這兩個偉大工人階級導師所完成的巨大宣傳，組織及政治工作，有極大部分是歸於恩格斯的。在世界工人羣衆中，恩格斯聲名之所以不及馬克思，恩格斯獨立意義之所以不爲人所明知，最主要的原因，是恩格斯自己的絕頂的謙虛。在馬克思生時以及死後，他從來不把自己置於前位（有幾本書，是恩格斯做的，却用了馬克思的名）。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形成上，他在許多方面和馬克思操着同樣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生於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和馬克思一樣，是從有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他的父親，是德國的一個廠主，在英國孟徹斯特城，也有他的紗廠。恩格斯父親的工商經營，使他在很早時候，就看到資本主義的剝削情形與工人羣衆的困苦狀況，使他對於現社會，起了一種痛惡的情緒。

在中學時，恩格斯已蘊藏了革命的思想，痛恨那時普魯士的專制統治而開始與革命的智識分子

相認識。同時他非常好學，酷愛自己讀書。當他在柏林作志願兵的時候，他在普魯士兵營裏開始研究軍事智識，後來他就把這種智識用於革命的事變之中。他的軍事智識，擴充到這個程度，使他竟成爲軍事的專門家；他自己以爲這種智識，是每個革命者所必須有的。

青年的恩格斯，正處在革命運動澎湃的時期。英國的憲章運動，達到非常高漲的地步。法國剛處在勃蘭基的暴動被壓倒之後，新的社會主義書籍，絡繹出版。在德國，新進資產階級尖利地批判一切舊制度，秘密的工人小團體，已在魏特林的指導之下組織起來，西里西亞的飢寒交迫的織工，不絕騷動起來，在一八四四年形成了公開的反對廠主的暴動。

在未和馬克思認識以前，二十二歲的恩格斯，已在馬克思所編輯及投稿的報章雜誌上撰文。他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概論，那時馬克思正在用功於哲學及文學，對於經濟學，還未深刻研究。在這本概論裏，恩格斯預示了將來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許多原則。以後，恩格斯之父，送他到英國去作工商業的「實習」，恩格斯在英國熱烈地研究英國的資本主義生產，工人運動及社會主義著作。在重回德國之時，恩格斯發表了他的研究的結果，即有名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這書內，他顯豁地描寫了慘酷到極點的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狀況，英國工人階級的貧窮與墮落，及其革命運動的開始；他並且作了最初的社會主義的號召。這本書，實可稱爲以後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萌芽。

一八四二年抵倫敦時，恩格斯倉卒地和馬克思認識了；在初次會面時，他們倆似乎不大投機；但在一八四四年恩格斯重回大陸與馬克思在巴黎相見之時，他們迅速地相互器重，而形成非常密切的友誼。從此時起，直到馬克思死時為止（即整整的四十年），他們的友誼，從來沒有間斷過；他們雖然身處兩地，但相互間總是發生極密切的通訊關係，相互交換意見，相互校閱原稿，共同討論問題及政治運動。每次會面，在他們看來，是極大的節日，他們總感覺到不能暢所欲言。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時候，恩格斯是馬克思所編輯的新萊茵報的親密合作者。一八四九年當反動統治獲得勝利之時，恩格斯直接參加了德意志南部民主派及共和派的革命的遊擊暴動。在暴動被壓迫下去以後，恩格斯逃往瑞士，由此轉往英國，其時馬克思及歐洲各國的許多革命者，都叢集於英倫。

恩格斯移居於孟徹斯特而成爲他父親的工廠的經理，因此他能夠經常給貧困的馬克思以物質的幫助。

在這個反動的時期，恩格斯也和馬克思一樣，研究各部門的科學而成爲一個最淵博的學問家。在其將老時，恩格斯清理了他所管理的工廠，轉回倫敦，利用他的餘暇，來深入地研究自然科學。這時馬克思與恩格斯掉換了作用；開始時，馬克思致力於哲學，恩格斯注意經濟學，但到這時，恩

格斯更多的闡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而馬克思則致力於生平最主要的著作資本論，恩格斯那時的重要著作是：費爾巴哈論、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以及恩格斯的最主要著作反杜林論，在這本書裏，他尖銳地批判了德國反動的社會主義者杜林，有系統地敘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除這些重要的著作以外，恩格斯還作了許多小冊子及文章敘述馬克思主義對於各種問題的主張，並批判無政府主義者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意見。

但恩格斯的工作，決不祇限於此。他和馬克思一起是第一國際的主腦及領導者，是後來復興的工人運動的導師。在馬克思死後，他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的導師。恩格斯親身看到他和馬克思所提倡的事業，是怎樣的澎湃起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是怎樣的發達起來。他歡迎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萌芽與發展，他預告了俄國與世界的社會革命。

恩格斯在其晚年，一方面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各國工人運動，他方面致力於馬克思偉大著作的完成。恩格斯把馬克思的難認的草稿，按照馬克思經濟思想的體系，整理起來。在這種巨大與艱難的工作上，恩格斯化了十年工夫。資本論第二卷出版於一八八五年（馬克思死後的兩年）第三卷出版於一八九四年。可是資本論的工作，尙未全部完成，恩格斯自己也死了。

恩格斯死於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

恩格斯遺囑在他死後把他屍骸焚燬，拋於海中，使後人對於他的墳墓不至發生什麼拜物教的思想，使恩格斯之名，祇留於他的不朽的事業及著作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真的是不朽的。許多代的共產主義者，已在他們的著作中，得到訓練，以後還要有無數代在這些著作中得到訓練。就是在將來人類脫離資本主義羈縛而獲得解放之時，對於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紀念，也將永留於人類的心中，因為他們第一次宣告『人類歷史引論』的終結而指示『真正歷史』的開始的迫近。馬克思與恩格斯號召工人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他們指示了無產階級的任務及獲得解放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源泉及三個組成部份

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文明世界，引起了整個資產階級科學的仇恨，牠們以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有害的邪說。自然牠們對於馬克思主義，本來就不會採取別種態度，因為『不偏的』社會科學，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是不能有的。全部官方的以及自由主義的科學，擁護雇傭奴隸制，而馬克思主義則對這種奴隸制進行無情的鬥爭。在雇傭奴隸制的社會裏，等待『不偏的』科學，這就等於在是否應該增加工資減少利潤的問題上，等待『不偏的』廠主一樣，同是愚蠢的幼稚的思想。

不祇如此。哲學及社會科學的歷史，非常明白地指示馬克思主義絕對不是什麼邪說，不是什麼脫離世界發展大道的閉塞的學說。反之，馬克思的天才，即在他對於先進人類思想所已提出的問

題，給出正確的回答。他的學說是哲學上經濟學上社會主義上偉大思想代表的學說的直接廣續、改造與發揮。

馬克思主義思想，具有萬能的力量，正因為他是正確的。牠完備而整飭，給人類以整個的人生觀，對於任何迷信，任何反動，任何擁護剝削階級的言行，均採取堅決鬥爭的態度。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創造的一切最有價值思想的合法承繼者、改造者與發揮者。這種有價值的思想，可以分爲三方面，即：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與法國的社會主義。

現在就說這三種源泉及組成部分。

一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在歐洲近代史上，特別是十八世紀末，在法國所產生的唯物論，是根據自然科學的發展反對迷信敬神的現象的，那時法國在政治上發生了偉大的鬥爭，反對中世紀的封建制及農奴制，唯物論是那時唯一進步的哲學，牠是那時革命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但是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是不徹底的。他們固然以爲人的意識是由環境決定的，可是不懂物質與思想的辯證法的發展，同時在講到人類歷史發展的時候，他們和法國那時的啓蒙學派一樣，以「理性」來解釋世界，說『意識統治世界』(C' est l' 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這是十八世紀

法國唯物論者的基本的矛盾。

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以爲他們給了唯心主義以一個致命的打擊，以爲舊的玄學，被他們埋葬了；『理性』不願與玄學發生任何關係。可是不久以後，事情發生了一個極大的轉變。在十八世紀末，德國又傳播唯心論哲學，在十九世紀初，法國唯物論，已經完全失去了影響。

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爲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論是機械的，不動的。牠觀察及分析各種現象，都把牠們看作是不動的固定的缺乏內在聯繫的，牠自己陷於玄學的泥坑之中，因之牠不能解釋社會自動的現象。

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古典哲學，雖是唯心論，可是他提出了事物的辯證法發展的過程他在，發展，產生，及消滅的過程之中，去研究每個事物。在這上面，他遠勝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法國唯物論者的玄學方法，與德國哲學的辯證法（雖是唯心的）相較，正好像初等算術對於高等數學的比較一樣。十九世紀唯物哲學的巨擘黑格爾不絕地和這種玄學的思維法爭鬥，在他看來，這『不是一種自由客觀的思維，因爲牠不許客觀體，可有自由的自決，而祇給他以已定的東西』。十九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採用相反的方法，——辯證法——而得了極大的成功。究竟什麼是辯證法呢？

黑格爾說道：

「……最適當的辯證法的定義，就是：辯證法，實在講來，是一種決定理解，事物，以及一切有限之物底真正天性。思考首先是超越孤獨定義的範圍以外，而成牠們（即定義）的相互關係；這些定義，在發生相互關係之時，這是保留着他們單獨的存在。與之相反的，辯證法却是一種內在的超越，牠在這種超越的過程中，理解定義的偏狹和限制，使其自身實際成爲一種否定。一切有限之物，都被否定，要自行毀滅。所以辯證法的成份，是科學進步的推動靈魂，牠是一種原則，根據這種原則，在科學的內容中，加入了內在的聯繫與必需性」。

一切環繞我們的現象，都可以作爲辯證法的例子。「行星現在停於某個地方，但牠準備移到別處，牠的存在與非存在，由牠自己的運動表現出來……至於辯證法在精神世界，尤其是在法律道德上的表現，那麼我們可以指出，怎樣因爲總的經驗的結果，某種情況或行動的極端，總是轉爲牠的反面……絕對的權利達到了牠的邏輯的極端時，就變成了無法……」。

所以辯證法在生成、發展、消滅的內在聯繫之中，去認識每種事物，也祇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

但是黑格爾的哲學却還是唯心的，因爲他以『絕對的精神』爲人類發展的主動力，在他看來一切都是由精神來決定的，所以他的哲學，雖然有辯證法的觀點（這種觀點，是與他的唯心論體系

發生尖銳矛盾的)，可是因爲他的唯心論，仍舊不能正確認識社會與自然。德國的唯心論也正如黑格爾自己所說的一樣『一切有限之物，都要自行毀滅，而轉成牠的反面』。在黑格爾死後十年，唯心論又重現於哲學的舞台上，直到現在總是一往無敵地戰勝牠的舊敵人——唯心論。這種唯心論，已經不是十八世紀法國那樣的玄學的機械的呆板的不動的唯心論，而是辯證法的唯心論。

辯證法唯物論是和十八世紀玄學的唯物論大大不同的，同時馬克思的辯證法，也是和黑格爾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可以說是完成了一種哲學的革命，他自己說道：

『我的辯證法，不但和黑格爾的根本不同，而且是簡直與之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把這種過程，稱爲意識，而把牠轉成獨立的主體——是實際情形的創造者，實際情形，祇是思想過程的反映。反之，在我看來，思想不是別的，正是在人的頭腦中翻譯出來的改造過來的物質。』（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持了發揮了辯證法唯物論的哲學，不斷的指出，任何脫離這個基礎的主張，都是錯誤的（他們的意見，闡發於他們的許多著作中，如費爾巴哈論，反杜林論等等，上述這兩本書，和共產黨宣言一樣，是每個覺悟革命者所必讀之書）。這種辯證法唯物論，就成爲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個基礎。最新自然科學的發明，最明顯地證實了馬克思辯證法唯物論的正確。賈

產階級學者，以各種方法反對辯證法唯物論，他們祇是擁護各種變相的唯心論，而歸根到底還是擁戴着保護着某種宗教。

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闡發了辯證法唯物論的哲學，同時他們又把認識自然界的方法，應用到認識人類社會上來。這上面科學思想的最大的勝利，就是唯物史觀。以前對於歷史及政治的混亂與錯誤見解，現在為完備的整飭的科學理論所代替了，這個理論，指出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過去社會變遷的主要原因，以及社會發展的前途。

馬克思這樣簡略而明瞭地敘述他的唯物史觀的理論：

「我的研究，使我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法律的關係，以及國家的形式，不能從牠們的本身去了解，也不能用一般人類意識的發展，去解釋牠們；牠們是根據於（人類）生活的物質條件的！我所得到的結論（我自得到這個結論以後，即繼續把牠當作我的研究的嚮導），可以概括的敘述如下：

「人們在其所進行的生產中，相互發生了一定的關係，此種關係，是必然的，而且是不依靠於他們的志願的；這種關係，是和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的一定階段，相適應的。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這經濟結構是真正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之上，產生了社會意識形態的法

律形式和政治形式。

『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人類生活中社會、政治、精神等等過程的一般性質。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而是，反過來，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在發展到某個階段時，就要和已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如用法律的話來說，就是和已存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社會物質生產力，過去正是在這種財產關係之下發展著的）。牠們（指生產關係）從發展生產力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於是社會革命的時期來到了。經濟的基礎，一經變更，全部巨大的上層建築，也迅速地要被變更。』

『在研究這種變遷時，我們一定要把經濟條件的物質的變遷（此種變遷，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確切地規定出來）和法律，政治，宗教，藝術等等的意識形態，區別開來（人類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中，覺悟到上述衝突，而起來與之鬥爭）。我們對於某一個人的意見，並不根據於他自己的想像，同樣的，我們也不能從社會本身的意識去決定社會的這種變遷時期；反之，我們正應該用物質生活的矛盾，用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間所發生的矛盾，去解釋這種意識。』（政治經濟批評，序言）

馬克思在這段話裏，明白地把社會發展的基礎，過去社會變遷的主要原因，明白地指示出來

了。但是這種相互關係與變遷不是機械的，不是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有了矛盾，便會自動地發生變更，也不是祇是經濟影響於社會的上層建築。恩格斯在其一八九四的信中，明白地說道：

「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依靠於經濟的發展。但是牠們（指政治，法律等）相互發生影響，而且反過來又影響於經濟的基礎。」

有些人以為馬克思主義主張經濟是一切社會變遷的基礎，所以人儘可能不必行動，祇要等待着經濟基礎變更就得了。這種意見，祇是證明他們絲毫不了解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機械的了解，對於經濟『自動』造成歷史的意見，是絕頂堅決地反對和指斥的。馬克思在批判以前的機械唯物論時，這樣的說道：

「如果一方面，人是環境的產物，那末他一方面，環境正是由人來變更的。」

在歷史上唯物論的任務（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即是在於指示怎麼樣那些為『環境』所造成的人，能夠改變這種『環境』，改變生產關係。改變生產關係，就是說要改變人與人中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的改變，是不能離開人的行動而『自動地』完成的。在這上面，馬克思恩格斯指示了無產階級的作用，與無產階級革命之必不可免。

馬克思在其卡爾·福格特小冊子中極警策地說道：「事情不是在於施行某種烏托邦的思想體系，而是在於自覺地參加那完成於我們眼前的改造社會的歷史過程。」

「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不得不經過十五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國內及國外戰爭，來改變關係（指生產關係），而且還要來改變自己，使牠自己能夠獲得政治的統治。」（這段摘自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記錄，由馬克思發表於凱恩共產黨獄的小冊子中。）

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是最完成的唯物論；牠正是「最發展，最豐富，最具體的」（用黑格爾的話）哲學體系。牠給全人類，首先是工人階級，以偉大的認識世界的工具。

二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既承認經濟結構是社會一切上層建築（政治法律等等）的基礎，所以他就把他大部分的精力用於經濟結構的研究上。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偉大的資本論，就分析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發展及其將來不可避免的毀滅的過程。

在馬克思之前，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已經產生了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亞丹斯密及李嘉圖在他們的著作中（亞丹斯密的原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概論）規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但因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所以他們終於陷入種種的矛盾，而不能加以解決。

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是『巨量的商品的積聚』，但是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的價格都是因不同的原因而上下不定的。在這種價格上下的變動之中，政治經濟科學，開始尋找變動的根據點。經濟學家就從商品的價格，進而尋找調劑這種價格的規律——即商品的價值；祇有利用這種價值律，方能解釋價格的變動。

古典派經濟學找出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內所包含的勞働來決定的（這個解釋，還是不完備的；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每件商品內所包含的勞働量來決定，而是由製造這件商品的社會必需勞働量來決定的）。但古典派經濟學家在採取商品價值由勞働決定的理論以後，就開始陷入種種矛盾之中。試更進一步問：勞働價值由什麼東西決定的呢？如果回答，勞働價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勞働來決定，那麼這就等於以X解釋X，結果是一無所得。古典派經濟學於是企圖用別種方法，來解釋這個問題；牠說商品的價值等於其生產價格。實際上古典派經濟學，不是尋找勞働的生產價格（這是永遠找不出的），而是尋找勞働力的生產價格。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此種價格，是勞働力的生產，發展，維持及延續上所需的生活資料的總價值。

舉例來說明：假定每天生活資料的貨幣價格是一元。工人每天從資本家那樣得一元的工資。他得了這個工資後，就替資本家做十二點鐘的工。假定說，這個工人每天做一件機器，原料值三元；

煤，油，機器及其他東西的消耗，共值一元，工資一元，那麼總計起來，這件一日完成的機器，共值五元。但是資本家平均從顧主所得的價為六元，這一元裝入資本家荷包裏的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根據古典派經濟學，商品平常是按照本身價值而出賣的。如果這樣，那末每件機器平均價格，一定要等於牠的價值。但是在資本家所得的六元之中，有四元（原料機器等）是在工人工作以前已經存在的價值；所以新加上去的價值等於兩元。根據經濟學家的計算，這兩元完全由工人的勞動而得到的，他的十二小時的工作，造成了兩元的價值。這樣看來，他的十二小時勞動的價值等於兩元。『勞動價值』的問題，似乎解決了。

但是這位工人立刻起來聲辯道『不對；我所得的祇有一元，資本家說我的十二小時的勞動，祇值一元，而不能再多；你們是怎樣算的呢？』

所以這上面就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工人方面，十二小時勞動的價值，祇有一元，在資本家方面，則有兩元，一元作為工資，一元裝入自己的荷包中。這樣看來，勞動不是有兩種不同的價值嗎？

古典派政治經濟學，絲毫不能解決這個矛盾，古典派經濟學尋找『勞動價值』結果陷於沒有出

路的泥坑之中。

還不祇此。古典派經濟學因着上述的矛盾，絲毫不明瞭剩餘價值的意義。李嘉圖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事實，明知工人勞動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大於工資的價值，即是說工人的全部工作時間，多於生產工資價值所必需的時間。這個事實，是怎樣產生的呢？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古典派經濟學，沒有給出答覆。古典派經濟學，是不知道剩餘價值的。

解決這種矛盾指示正確道路的人，就是馬克思。馬克思指出古典派經濟學之所以陷於沒有出路的泥坑，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剩餘價值，他們把勞動與勞動力混淆了。工人所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工人在雇傭勞動制之下，不得不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資本家於是取得了全日使用工人勞動力的權利。『當勞動真正開始時，勞動已不復為工人所有，已不能為他所賣。』所以工人出賣了他的勞動力，而資本家則得了某個時期內使用工人勞動力的權利，強迫他做出剩餘的勞動力；這樣，古典派政治經濟所不能解決的矛盾，因馬克思的說明而完全消滅了。

馬克思從這上面，更得到剩餘價值的理論。資本家既然獲得了支配工人勞動力的權利，所以就強迫工人，做更多時間的工作。本來工人為補償他的工資起見，祇要作六小時工作就夠了，可是資本家却強迫他作十二小時，於是工人多作了六小時的工作，這六小時就成為剩餘勞動，而其所產生

的價值，則為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即為資本家所佔有。按照上述的例子，資本家付一元工錢，強迫工人作十二小時的勞動，生產兩元的新價值；其中一元資本家用來抵償工資，他一元則資本家並不付何等代價，即裝入自己荷包。所以資本家預支一元工資，就可以獲得兩元的實惠。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過程，每日即是如此反覆，這種生產制度是以勞動力的買賣及剩餘價值的生產為基礎而成立的。這種制度，一方面形成工人階級，他方面形成資本家階級。

在這上面馬克思再顯明沒有地證明工錢勞動制，是一種變相的奴隸制；他說，「所以工人與農奴，都是各有各的無償勞動，不過一個好像是自動的供給，一個是強迫的供給，祇有這種差別罷了。」

馬克思以後更進一步分析剩餘價值的構成部分。剩餘價值，實現為利潤，這種利潤，不是完全落於雇傭工人的資本家；其中有一部分要為佔有土地的地主，佔有現款的借貸資本家，流轉商品的商業資本家，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國家機器等等所分沾，而採取地租（資本主義的地租），利息，商業利潤，及產業捐租種種形式。

可是，產業利潤，地租，利息等等，不過是商品剩餘價值的各部分的不同名稱，牠們都是由同一源泉（剩餘價值）而且祇是由這個源泉分泌出來的。資本土地等等，不能產生利潤，牠們不過使

牠們的所有者，能夠榨取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從勞動者方面着想，這種剩餘價值，不管全部是否裝入產業資本家的荷包，或產業資本家是否以地租及利息的名義，把一部分給與第三者，這都與勞動者本身，毫不相干。假使產業資本家，使用自己的資本及土地，那麼剩餘價值的全部，自然盡都裝入他的荷包中。產業資本家，無論把剩餘價值的那一部，收為己有，總之是直接從勞動者身上剝削剩餘價值的人。所以現代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制度，都是以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關係為基礎而成立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就發生於這兩個階級之間。

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整個經濟理論的柱石。

勞動者被迫着為資本家做更多的工作，為資本家產生並繁殖資本。工人勞動所產生的資本，壓迫工人，破壞小生產者，造成失業軍。大規模的生產，不絕戰勝小生產，生產迅速地集中起來；這種集中的過程，在工業中是顯明地可以看到的，在農業中集中過程，雖然比較慢些，但是也同樣的可以明白看出來：大規模資本主義農業的優越地位，增加起來，機器的應用加多，小農經濟更甚地陷於貨幣資本的淫威之下，而因其技術的落後，不絕破壞下去。在農業中，小生產的低落，雖採取不同的形式，但是低落的事實，總是確鑿無疑的。

大資本破壞了小生產，增加了勞動生產力，而造成大資本家聯合的壟斷地位。生產本身，更甚

地帶上社會化的性質。數百萬數十萬工人，加入大規模的經濟機體之中；社會化勞働所產生的巨量財富，爲極少數資本家所吞佔。勞働者雖然生產社會的巨大價值，但他們自己所得的，却祇佔極小的部分（而且這部分的比例，還是不絕減低）。結果，一方面形成偉大的財富，與巨量的商品的堆積；他方面，社會內巨數的工銀勞働者，處於非常貧窮的地位，而沒有力量來吸收過剩的產品。資本主義社會內巨富的資本家階級與貧的勞働階級之劃分，使社會自身更厲害地醞釀着爆裂破毀的種子。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瘋狂似的對於市場的爭奪，勞苦羣衆狀況的惡化，日益尖銳起來，資本主義社會，將在這種矛盾的過程之中，趨於滅亡。

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巨大的財富，可是他也造『毀滅自己』的偉大力量——無產階級的力。在這上面，也正如黑格爾所說的『一切有限之物，都要自行毀滅，而轉成牠的反面。』在資本主義內部，更強有力地發展着毀滅資本主義的力量。『掠奪者，將被掠奪了。』

所以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上，從簡單的商品，貨幣，交換等起，一直研究到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形式，透徹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他在簡單的商品交換裏面，看到了人與人的關係（商品拜物教），他說明貨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他指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明確地顯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樞紐——剩餘價值的生產。最後他預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以及牠的毀滅。

的不可·避·免·。馬克思正從資本主義的生成、發展、毀滅的過程上，去研究資本主義。他的政治經濟學，也像他的哲學一樣，是人類歷史上『最發展、最豐富、最具體的』經濟科學。他吸收了以前一切經濟學說中（主要的是古典派經濟學）有價值的精華，而以科學的辯證法，貫徹對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及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再顯明沒有地證明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正確。資本主義的勝利，不過是勞働階級最後勝利的先引啊！

三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性，馬克思完全是從近代社會發展的規律上得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其本身的發展中，造成了毀滅自己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與動力。資本主義也像歷史上任何其他的階級社會一樣，準備着自己的死亡。

當封建制度顛覆，『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之時，先進的思想家立刻發現這種『自由』對於勞苦羣衆，祇是新的剝削與壓迫的制度。各種社會主義的學說，立刻產生出來，反對這種新的剝削制度；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學說，如傅立葉，聖西門，歐文等等，完全是烏托邦的。他們雖然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斥責了咒詛了這種社會，希望消滅這種社會，可是他們祇是幻想更好的社會組織，向富人解釋剝削的不道德，勸告他們改心向善；自然這種勸告與解釋，等於與虎謀皮，是不會

有任何實際的效果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絕對不能指示正確的路，牠既不能解釋資本主義雇傭奴隸制的實質，又不能發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更不能找得那能夠成爲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歐洲，特別是法國的洶湧怒發底革命，以及封建制農奴制的崩毀，再明顯沒有地顯露出，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開頭就說道：

『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東與傭工，總而言之，就是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從古到今，沒有不站在反對的地位，繼續着明爭暗鬥。每次爭鬥底結局，不是社會全體革命的新建設告成，便是交戰的兩階級並倒。』

『我們略看前代的歷史，便會曉得無論何處都是組織複雜的社會裏，分出各種階級，社會的地位，分出各種等級。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家臣，行東，傭工，徒弟和農奴；這些階級裏，又隸屬了許多等級。』

『從封建社會的廢址上發達出來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也是免不了階級對抗；不過造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手段，新的爭鬥形式，來代替那舊的罷了。』

「我們的時代，就是這資產階級時代，牠的特色就是把階級對抗弄簡單了。社會全體，現已漸次分裂成爲對壘的兩大營寨，互相敵視的兩大階級；這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宣言第二頁）。

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貴族時，牠的政治勝利，也都是經過激烈的鬥爭，才獲得的。同時資本主義國家內比較民主的制度，也都是經過各階級的劇烈鬥爭，方才形成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功績，即在他們能夠從這上面，得出世界歷史所教導我們的結論，——階級鬥爭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先分析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夠佔據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及政治力量：

「……蒸汽及大機器，造成了工業生產的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奪取了手工工業的地位；豪富的實業家，產業軍的總首領，近代的資產階級，便把產業界的中等階級降伏了。

「近代產業，建立了世界的市場；這世界的市場，引線在於美洲的發見。這種市場絕大地促進商業，航業，陸路交通的發達，這種發達，又轉而促進產業的發展。產業商業航業鐵路，既這樣發達，資產階級也照這比例發達，資本愈加增多，將中世紀留下的一切階級，都盡情推倒了。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近代資產階級，是長期發展，與生產及交換方法迭次革命的結果。資產階級發達一步，牠的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

候，牠也曾是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由都市裏，牠便是個武裝的自治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共和都市（如意，德），有的變成國王統治下納稅的『第三等級團』（如在法國）；到了手工工廠時代，牠便被半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作抵抗貴族的工具，大王國統一的柱石；最後在近代產業和世界市場，都成立了以後，資產階級已經給自己完全征取了近代代議制國家的政權；國家的行政機關，不過是辦理他們公共事務的一個委員會罷了。」

馬克思恩格斯，更明白地指出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他們說道：

『我們由此可以曉得，爲資產階級基礎的生產和交換手段，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裏面。這種生產和交換手段，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及交換關係，換句話說，就是封建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組織，簡括些說，就是封建的財產關係，便不能和那已發展的生產力相適應了。這種關係，便變成了許多障礙物。這種關係，必然是要崩壞的，結局果然崩毀了。』（可與上面唯物史觀一段相對照）。

在資產階級征取了社會的統治地位以後，各種社會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更呢？

（1）社會的生產關係變更了。資產階級開展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牠以一種新的而且在多方面非常殘酷的剝削方法（雇傭勞動制）來榨取『自由的』的勞動者。牠非但

要使工人身體『自由』，而且還要使工人從生產手段上，也『自由』出來。大產業以其競爭，破壞了舊時的手工生產，剝奪了小生產者的生產手段。於是大批的人民，變成『自由如飛鳥』的無產者，而為資產階級所剝削。所謂自由，就成了『赤條條的，沒廉恥的，迫切的殘忍的掠奪。』

(2) 資本主義非但統治了國內，而且向國外迅速蔓延。原料的輸入，工業品的輸出，使各國間發生不能間斷的經濟關係。『資產階級，急劇地改良了生產工具，不斷地開拓了交通工具，於是一切民族，連極野蠻的，也被牽入文明之中，價廉物美的商品，就是連中國的萬里長城，也被牠打破了……』

(3) 資本主義非但統治於工業國及城市中，而且還把國內的鄉村及海外的農業國，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資產階級，既使鄉村屈服於城市，同樣又使野蠻的和半開化的國家，屈服於文明國家，農業國家屈服於資本主義國家，東方屈服於西方。』所以資本主義不但剝削城市的工人，而且還進一步剝削鄉村的農民以及經濟落後國家的勞苦羣衆。

(4) 在資產階級統治的百餘年中，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及集中。自然力之屈服於人類，機器，工業上農業上化學的應用，輪船，鐵路，電報，全大陸的開墾，河道的疏濬等等，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生產力。『資產階級將人口，生產手段財產底渙散狀況，漸漸除去；教人口團聚了，生產

手段集中了，財產聚在少數人手裏了。從此必然生出的結果，便是政治的中央集權。牠將各個利害，法律，政府，稅則不同的獨立區域或勉強團結的區域，團結起來合成一個政府、一樣法典、一致利害、一個國境、一樣稅則的民族。

(5)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人與人的關係，都變成了商品交換的關係。「人和人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主義，與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別的聯繫。」就是「資本家的家族制，也到底有什麼根據？不過是資本，不過是私利」，資產階級更把女子看成了商品，把自己的妻，當作一種生產工具；於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男女關係，完全建築在金錢主義之上。其他關係，更不必說了。

(6) 可是資產階級社會，和其餘一切階級社會一樣，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造成了毀滅自己的武器以及使用武器的人，「有其生產，交換，財產關係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就是惹起這樣規模生產和交換的社會，好像術士念咒召來魔鬼，現在却沒有鎮伏牠的能力了。數十年來的工商史，祇是近代生產力對於近代生產關係，對於資產階級的生存和統治權的財產關係謀叛底歷史。證明這個事實，祇要舉出商業上的恐慌就夠了；這種恐慌，隔了一定期間，便反復發生，一回兇過一回，不絕震動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部。在這種恐慌之中，不但當時現存的一大部分的生產品被破壞，而且

連一大部分從前造成的生產力，也要被破壞。在這種恐慌裏面，發生了一種古代夢想不到的流行病——就是生產過剩的流行病。社會突然現出回到野蠻的景象，彷彿饑饉驟至，又彷彿舉世大戰，衣食全要斷絕，一切工商業現出就要破壞的狀況。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全是文明過度，生活資料過度，工業過度，商業過度的結果。社會所指揮的生產力，已不能在資產階級財產關係之中發展了。牠（生產力）處在這種關係之中，變成太强大了，牠受了這種關係的束縛，一旦打破了束縛，牠便使資產階級社會全體擾亂，使資產階級的財產制度，根本動搖。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太過狹小，不能包含那偉大生產力所產出的財富。這樣，資產階級怎樣逃出這種恐慌呢？牠不外：一方面用強壓力量，毀壞一大部分生產力，他方面開闢新市場，並盡量榨取舊市場；這可以說，正是朝着更廣大，更兇猛的恐慌走去，而減少防止恐慌的手段。」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不但造成這種致自己死命的武器，而且還培養了使用這種武器的無產階級。

（A）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產業，把巨數的勞働者，團聚在一塊地方，他們「都組織得和軍隊一般。他們都已成了產業軍的兵卒，壓在營長排長底下，動彈不得。他們不但做了資產階級的奴隸，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並且時時刻刻做了機器，稽查，乃至單獨產業資本家的奴隸。」這些巨數的

勞働者，處同一地位，具同一利害，日常相接，互相提攜，於是他們就可以緊密地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資本家。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啻替資產階級造成了一支強有力的敵對的軍隊。

(B)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但使單獨工廠裏的勞働者，團結起來，而且交通工具發展，還使全國同一產業部門，以至全體產業部門的勞働者，團結起來，國內某地，一有事變，其他各地立刻可以得到消息起來響應或援助。不祇如此，世界交通的發展，各國經濟關係的緊密，更使全世界上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於是全世界的勞働者，就可以聯合起來，對抗資本主義。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又替無產階級造成了國際團結的力量。

(C) 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不絕破壞小手工業者和小農的生產。這些小農和手工業者，因其經濟情形的惡化，也不絕和資產階級鬥爭。雖然他們的鬥爭，時常「祇是保守的……而且簡直是復古的」，可是這種鬥爭顯然是要減弱資產階級的力量，所以對於無產階級，也是非常有利的（無產階級可以得到鬥爭的友軍）。

(D) 「舊社會各種階級裏，許多衝突，也多方面地促進無產階級的發展。資產階級自己，常站在戰爭中間，當初與貴族戰；隨後，與妨礙產業進步的某部分有產階級戰；又不絕與外國資產階

級戰。在這些戰爭裏，資產階級不得不鼓動無產階級，求他的幫助；因此便將無產階級牽入政治的漩渦中。於是資產階級就將自己的政治教育與普通教育，供給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將那種和資產階級鬥爭的武器，付給無產階級了。」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無產階級的覺悟與團結力，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增長起來。「產業愈加發達，無產階級不但人數加增，而且漸次集中結成大團體，力量加大，對於本身的自覺，也愈深了。而且機器又抹去各種勞動的差別，因此勞動階級間的利害關係和生活狀況，逐漸趨於一致；工資又幾乎降到同樣的水平。資產階級間日益緊張的競爭，因此而生的商業恐慌，使勞動者的工資，也因此更被動搖。而且機器不住的進步，使他們的生活，刻刻不安。勞動者與資本家間個人的衝突，又漸漸帶着兩階級間衝突的色彩。於是勞動者就結了團體（職工會）去對抗資本家。」

因經濟恐慌的增加，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鬥爭，日益帶着更尖銳的性質。工人階級逐漸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而由經濟的鬥爭，進於政治的鬥爭。「結果總是爆發起來，成了公然的革命，推倒資產階級，築起無產階級權力的基礎。」因之「近代產業的發展使資產階級生產和佔有底基礎，從根破壞了，資產階級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己的墳墓。資產階級的顛覆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上面馬克思恩格斯把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及其將來不可避免的毀滅，極簡括地明瞭地敘述出來了。可是，社會主義改進社會的基本主張怎樣呢？

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勞動的社會化，生產的迅速發展與集中，以及資本的擴大，急速地進行着——這些正是社會主義的興發的物質基礎。在這種物質基礎之上，資本主義又訓練了社會主義的建立者——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在日益加厲的鬥爭中，不可避免的進於最後的政治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生產的社會化，不能不使生產手段變為社會的財產（生產手段上私有財產制的消滅），不能不『對剝奪者施行剝奪』。勞動生產力的巨大的增高，工作時間的縮短，陳腐的小生產方法的改造，各方面勞動集體化的建立，——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直接結果。資本主義，扯斷工業與農業的聯繫，可是同時在其高度發展中，根據於科學方法的基礎，準備了結合工業與農業的新的聯繫（破壞鄉村中孤獨，隔絕，老死不相往來的舊習，與落後的生產方法）。於是工業與農業，盡歸入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之中，而成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有計劃地組織及調劑生產，初期按照各人的勞動分配『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更後當生產非常發達和豐富時，就可以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與國家 國家是階級社會發展的不可避免的產物。牠在資本主義時代，得到更有力的發展。所以工人階級不得不先在自己的國家內，鞏固自己的力量，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最初總是從一國一國的收入。每國的無產階級，必須首先處置本國的資產階級。』但是資本主義的大量的發展，更甚地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消滅民族的孤立地位。所以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裏，主要的真理是：『工人沒有祖國』。但在被壓迫民族或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國家裏，則當然還有巨大的建立民族國家的民主主義的任務。國家是社會發展形成敵對階級時所必然產生的權力組織。這種組織，形式上好像是超階級的，實際上祇是代表一個階級或階級集團以壓迫其他階級的工具。所以發生於階級鬥爭中的國家，首先是『最强的在經濟上居統治地位的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因國家之助，在政治上也變成了統治階級；這樣牠就得到了新的剝削與壓迫的工具。這樣，古代國家首先是奴隸主壓迫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壓迫農奴的機關，而近代代議制國家，則是資本家剝削雇傭勞動者的國家。』（恩格斯家族私有產財及國家的起源）資產階級國家，也不過改變了一點形式罷了（國家與交易所的聯繫，官吏及報章的收買等）。社會主義，使階級消滅，因之也漸使國家衰亡。『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的政權以後，首先就把生產手段，變為國家的產業。可是，因此牠便要消滅自己無產階級的本身；因此，牠便要消滅一切階級的差別和階級間的矛盾，而且同時也

要消滅國家。……當國家真正代表全社會的時候，牠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手段的所有權，這便是牠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便是牠本身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國家權力，對社會的干涉，各處各地將成爲不必要了，而國家權力的本身，也將自行永眠了。此時物品的管理機關和生產過程的指導機關，便代替了治人的政府，國家不是被『廢除』，而是自行衰亡下去。』（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在生產者自由平等聯合的基礎之上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國家機器送到適當的地方去：即送到古物博物院，去和紡錘及銅斧爲鄰。』（家族的起源）『人對人的剝削沒有了，民族對民族的剝削也就沒有了。國內階級對抗也沒有了，這一民族和那一民族底冤仇，也會沒有了。』（宣言）於是全世界的一切民族，就能形成緊密的聯合。

社會主義與家族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的家族，是建築在資本及私利之上的。資產階級把女子看作一種商品，把妻看作一種生產工具。『資產階級的婚姻，實是一種公妻制』，『我們資本家先生，對於普通娼妓不消說了，就是姦了他勢力底下無產者的妻女，還不滿足，還要互相拐誘別人的妻，去滿足他們最大的快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反；社會主義主張把那種『以婦女爲生產工具』，以女子爲商品的現象，掃除淨盡；『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一廢止，從這制度產生出來的婦女共有制，如公娼私娼等，也就要消滅。新的家庭形式，新的婦女地位，及新的教育方式，

就可建立起來。這種新形式的條件，已經由近代資本主義高度的發展準備下來了。在高度資本主義發展之下，女工及童工普遍地採用着。資本主義，劇烈地破壞了宗法社會的家庭，使婦女，青年，兒童，都進入家庭以外的社會生產的過程中；因之造成了兩性關係及家庭的最高形式的基礎。女子可以自由地發展她的獨立的人格，婚姻不再是基於「資本及私利上」的買賣關係。於是資本主義社會裏存在於男女間的一切卑鄙醜態的現象，均可消滅了。同時工廠制度，指示我們以「將來新教育制的胚芽；那時某種年齡以上的兒童，都可以把生產的勞働，和讀書及體育聯合起來，這不但是增加社會生產的一個方法，而且更是生產多方面發展的成人的唯一方法。」（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末）。

社會主義與農民 在「對掠奪者施行掠奪」的時代，農民還是存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對於小農的態度可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明：「當我們掌握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並不想用暴力的方法，去掠奪小農（無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的），好像我們對於大地主所做的那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在於把他們私有的生產與財產，轉成集體的生產與財產，可是我們並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示以模範，給以公共的幫助，來達到這個目的。那時，我們儘有充分的方法可以給農民證明這種轉變的好處——這種好處，現在應該已經可以使他明白了。」（恩格斯論西方的農民問題）所以在

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農民也將是無產階級的友軍，這點在農民佔人口多數的國家裏，尤其是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示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條件與方針，而且更說明了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

(一)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馬克思在哥德綱領中說道：「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過渡時期。一個政治的過渡階級，是與這個時期相符合的，而這時候的國家，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便不許有別的形式。」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無產階級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事實以及階級矛盾的尖銳化等等而得的。所以無產階級要得到徹底的解放，必須奪取政權，並建立自己革命的專政。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經過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時期的國家形式，便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代表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利益，壓迫極少數的剝削者。重要生產手段，交通及運輸工具，銀行等，盡歸國有（見共產黨宣言）。國家發展生產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二) 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或社會主義社會）：

這還並不是一個完全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牠「在經濟道德知識各方面還遺留着舊社會的痕跡」。馬克思稱牠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或最低形態。生產手段，在這時已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屬於全社會的了。每一社會分子，做某一部分社會的必需工作，就從社會領得一個證書，證明他已經做了若干時間的某種工作，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可以從公共的消費品的貯藏所中，領得一定數量的生產品。

但在這社會裏（即通稱社會主義社會）此種分配方法，還不是一種「公平的分配」（像拉薩爾所說的），馬克思解釋道：

「實際上，每一個人既經盡了像別人一樣多的社會勞動，他就可以獲得社會生產物的相等一份（除了上面所說應儲作公積金的一部分以外）。可是各人之間還是不平等的；一個人強些，第二個人弱些；一個人是結了婚的，另一個人是沒有結婚的；一個人兒女較多，他一個祇有很少的小孩，諸如此類各個人都是不同的。所以，相等的勞動和因此而從消費品的公共貯藏所中領取相等的一份，這樣實際上可以使一個人所得的，多於其他的人，使一個人能夠比另一個人富足些……但是這個缺點，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形態中……是斷不能免的。公平永遠不能超過牠的經濟發展的階段，和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的文化程度

在共產主義社會初期（即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法權』還沒有完全消滅，而祇消滅了一部分；即關於生產手段的資產階級法權是已經消滅了（一切生產手段，變為社會公共產業）。可是牠的其他部分，還繼續存在着，作為社會分子間生產品分配與勞働分配的一種調節者。那時人對人的剝削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為生產手段，工廠，機器，土地等，已不能擢為私有財產）。『不·做·工·，·不·得·食·』的這個社會主義原則，這時已實現了。『等·量·勞·働·，·可·以·獲·得·等·量·生·產·品·』的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可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因為沒有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法權』（這法權使不相等的人，做了實際上不等的工作，而能得到相等的生產品）。這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推倒了資本主義之後，人們不會立刻知道，去為社會勞働，而不需要任何法規；而那時除了『資產階級的法權』以外，還不會有別種法規。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種國家的形式，還是必需的，這種國家，保持着生產工具的公共所有權，保持着勞働的平等與生產品分配的平均。那時國家雖然衰亡下去（因沒有階級沒有壓迫），但還沒有全部死亡。

（三）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形態（即通稱共產主義社會）：
這已是一個完全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說道：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形態中，在由於人類受制於分工的原則而造成的奴役消滅之後，

勞心與勞力間的差別，也就隨之而消滅，這時勞働不僅成爲謀生的手段，而且還是生活的第一要務；那時各個人的能力多方面地大大地發展起來，生產力也就隨之而激增，一切社會財富的來源，也將急流似的湧現起來——祇有到了這個時候，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天空之籠罩，才能夠完全消滅，而社會也就得在牠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在生產手段轉爲公有產業以後，生產力的發展，將騰躍而上。祇要知道，現在資本主義，怎樣阻礙着這種發展，以及在現在所已達到的技術基礎之上（資本主義障礙去後，技術的發展，將更迅速與偉大），生產力可以怎樣的向前發展，那麼儘可相信在剝奪資本家的產業以後，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必然得到空前的偉大的發展。在這種偉大的生產力的發展之上，人的能力多方面的發展起來，勞心與勞力的差別，逐漸消滅，生產品分配的限制，也可以逐漸消滅。因之社會就逐漸進於共產主義的最高形態。

當社會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規律以後，國家才會完全衰亡；這就是說，當人們已經慣於遵守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而他們的勞働生產力發展得很大，以至他們都自願的盡其所能來工作的時候，牠才會完全滅亡。『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天空』，到了那時將完全消滅了。社會對於那分配給每個人的生產品數量之精密計算，在那時已經沒有必要，於是各人皆得自由的『盡其所需』

以取之於社會。

馬克思科學主義非但指示了征取社會主義勝利的動力與道路，而且還明白地指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方略。

馬克思主義的戰略策略

爲征取社會主義的勝利起見，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下述基本的先決條件，「（一）無產者團成一個階級；（二）顛覆資產階級的政權；（三）無產階級掌握政權。」

但要達到上述目的，無產階級必需善於運用階級鬥爭的戰略策略。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四五年時，已經指出舊時社會主義的主要缺點之一，是在牠不能領略實際條件，明瞭實際革命行動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除理論的著作以外，還竭力地注意無產階級鬥爭的戰略策略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按照他們辯證法唯物論的觀點，來決定無產階級鬥爭戰略策略的主要任務。祇有非常具體地估計社會內一切階級的相互關係的綜合，估計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以及這個社會與別個社會的關係，方能有正確地決定無產階級戰略策略的根據。在這上面，一切階級鬥爭的情況，不能在不動的情況中去觀察，而應該在動的狀況中去觀察，此種運動，是按照辯證法的規律進行的，所以在觀察時，不能採取庸俗的「進化論者」的觀點，而應該採取辯證法的觀點。馬克

恩在致恩格斯的信裏說道：「在偉大的歷史發展上，二十年能夠等於一天；可是以後，也會有這種時期，使一天等於二十年。」（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第三卷）在某一個發展的階段上，在每一期間，無產階級的策略，都應該估計到人類歷史上這種客觀的辯證法。所以在一方面，應該利用『運動低落』的時期，來發展先進階級的覺悟力及戰鬥力，他方面，應該利用這時期的工作，來逼近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革命變革的時期，使無產階級能夠有力量在『一日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中，實際地解決牠的偉大的任務。

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有兩段話，是非常重要的。

一段說道：「大工業把巨數各不相知的人們，匯集在一個地方。競爭破裂他們的利益。可是工資的保護，即對於他們主人的共同利害，把他們聯合在共同奮鬥的意識中，……這種聯合，開始是孤獨的，祇形成了極小的集團，到後來工人保護他們團體來反抗聯合資本的經常進攻底鬥爭比較保護工資的鬥爭，更重要了，……在這個鬥爭之中——真正的國內戰爭——將來堅決戰爭的一切成份，都集合起來，發展起來。達到了這點以後，工人的聯合就帶了政治的性質。」（見哲學的貧困）這正是準備無產階級力量來應付堅決戰爭的綱領。馬克思恩格斯把經濟鬥爭的策略和工人運動的總的任務，聯繫起來；他們以絕頂寬廣的、周密的辯證法，真正革命的觀點，來估定經濟鬥爭的

策略。

別一段說道：『我們爲工人階級的切身的目的與利益而爭鬥，但同時我們堅持運動的將來』。根據這個觀點，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幫助了土地革命的政黨，即『引起一八四六年克拉夫夫暴動的那個政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在德國幫助了革命的民主派，後來他從沒有反悔那時關於策略的意見。二十年後在他致恩格斯的信裏，馬克思以爲一八四八年革命所以失敗的一個原因，是在於資產階級一見爲自由而鬥爭的前途，就害怕，就寧願與奴隸制妥協。當一八四八——四九年革命完結以後，馬克思反對任何以革命爲兒戲的舉動，要求在新的形勢之下工作，來準備新的革命。當最反動的時候，一八五六年，馬克思估計德國的情形道：『現時在德國全靠無產階級革命能否受第二次農民戰爭的幫助。』當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尙未完成的時，馬克思在無產階級策略問題上致其全力於農民民主力量的發展，因爲拉塞爾『寬放了地主與德意志國家主義』，所以馬克思以爲他『在客觀上是叛賣了工人運動來爲普魯士謀利益』。一八六五年，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裏說道：『……在農業的國家中，用工人的名義，祇攻擊資產階級，而忘却封建貴族對於農村工人的宗法式的「罪惡的剝削」，這是非常可鄙的。』

在一八六四——一八七〇年的時期中，當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行將結束，普魯士及奧大利的

統治階級爭着用某種方法來自上而下的完結這個革命的時候，馬克思不但不痛斥了勾結俾斯麥的拉薩爾，而且還糾正了陷於『親與主張』的威廉·李卜克內西；馬克思要求革命的策略，一方面無情的與俾斯麥鬥爭，他方面與親與派鬥爭；這種策略，不是迎合普魯士的勝利者，而是在普魯士的軍事勝利所造成的基礎之上，對他進行革命的鬥爭。

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第一國際的有名的通告上，馬克思警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舉行尙未成熟的暴動，可是當這暴動真正爆發之時，馬克思熱烈地歡迎『震撼天地』的羣衆的革命行動。從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立場上看來，這樣形勢下革命暴動即使失敗，在整個無產階級鬥爭的進程上，也總比放棄陣地不戰而降的策略要好得多，因為這種投降，挫折無產階級，摧敗牠的戰鬥力量。

馬克思在壓迫社會主義者的非常法律頒布以後，充分注意合法鬥爭手段的利用，他尖刻地斥責摩斯脫的『空的革命辭句』，同時非常嚴厲地痛斥一時統治於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因為他們不能立刻表現出堅定、決斷、革命的態度，準備轉入秘密鬥爭形式，來回答非常法律。

總括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得出馬克思主義在無產階級鬥爭策略上的主要路線：

(一) 無產階級爲建立自己的政權起見，必須在長期的鬥爭（經濟的政治的），把自己組織起來，而有正確的領導。

(二) 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裏，資本家必企圖以一部分額外利潤，收買工人，於是產生了資產階級化的工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與這種工人貴族的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同時必須無情地反對「左」的機會主義。

(三) 無產階級絕對不能以暴動爲兒戲，牠應該正確地估計客觀形勢，非常嚴密地準備堅決的革命鬥爭，切不可輕舉妄動；應當堅決反對「左」傾空談。可是當羣衆自發地爆發這種鬥爭的時候，無產階級先鋒，就絕對不應該放棄陣地，不戰而降，而應該站在前列，領導和促進這個鬥爭，(如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所取的態度)。

(四) 在農民佔重要地位的國家裏，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應該領導農民去反對「罪惡的封建的剝削」；在這樣的國家裏，無產階級祇有得到農民協助，方能獲取勝利。有了強大的「農民戰爭」，「無產階級革命，便獲得了一個合奏者；若沒有這個，則牠的獨唱，在一切農民的國家中，便會變成送死的哀歌」。

(五) 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先鋒隊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可以幫助革命的一部分資產階級，可是資產階級「傾向於妥協舊社會的上層代表」，所以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該盡力發展本階級的覺悟力組織力及戰鬥力，以與這個叛賣行爲鬥爭。

(六) 在反動統治之下，無產階級應該盡可能的利用公開的合法的可能，來擴大自己力量，應當反對不顧革命實際情況的『空的革命辭句』，但同時應當嚴厲的反對那些不能立刻表示堅定決斷及革命態度的右傾機會主義者。那時的工作，是應該把公開的和秘密的鬥爭方式，很好的聯繫起來，以準備偉大革命鬥爭的來到。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一切科學理論，如果觸犯了統治階級的利益，那麼這些理論，必受統治階級殘酷的壓迫與摧殘。觸犯宗教的達爾文主義，直到現在還引起反動統治者的無情的壓迫（就是在美國許多州裏，當局還禁止學校作達爾文主義生物學的教授及演講）。所以侵犯剝削階級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因馬克思主義正確地分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教導，訓練及組織近代社會的先進階級及一切革命力量，來作推翻舊制度建立新社會的鬥爭），這樣的馬克思主義，那得不受剝削階級極端荒唐的攻擊，極端殘酷的壓迫呢？

資產階級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祇是愚魯人民的工具。這種科學，是仇恨馬克思主義的。可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與勢力，一天一天地增長和擴大起來，牠成爲世界工人運動的嚮導。『當智識成爲羣衆智識的時候，牠就成爲一種偉大的力量』。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爲工人階級的引路的明星，可是

他方面，牠更加成了剝削階級的洪水猛獸似的死敵。

因馬克思主義勢力的增長，資產階級學者於是改變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用種種荒謬的曲說與誣蔑，來「駁破」或「消滅」馬克思主義。堅持陳舊學說的老學究，想藉批駁馬克思主義來獵取名利的青年學者，都以「駁破」馬克思主義爲己任了。可是馬克思主義不因他們的批駁而絲毫減少其影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這樣偉大的力量，正因爲牠是唯一正確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

從馬克思主義發生以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半世紀內，馬克思主義要和根本敵對的學說鬥爭。在四十年代初，馬克思恩格斯在哲學上和唯心論的青年黑格爾派鬥爭。在四十年代末，他們在經濟學說上和普魯東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五十年代時，他們批判了那些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高潮時期所出現的學說和政黨。在六十年代，鬥爭更從一般的理論上進到把巴枯寧主義從第一國際驅逐出去。在七十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反對德國的一位普魯東主義者苗爾盤格爾，在七十年代末，更尖銳地批駁了反動的社會主義者杜林。那時這些人在工人羣衆中的影響，已經是很少了。

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已經完全戰勝了上述的敵對「學說」，就是在普魯東主義比較保持得長久些的那些羅曼國家裏（法意等），工人階級政黨，事實上也是根據了馬克思主義的

基礎，來規定他們的綱領與策略的。重新恢復的工人運動的國際組織（國際的大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據的。

可是在馬克思主義把上述的敵對『學說』破滅下去以後，這些學說所代表的力量，開始尋找別種方法，來和馬克思主義鬥爭。牠們改變策略，冒『馬克思主義』之名，從馬克思主義內部，來破壞馬克思主義。鬥爭的形式及方法變更了，可是鬥爭還是繼續着。馬克思主義於是就不得不與內部的敵對傾向鬥爭。

德國的伯恩斯坦，以最顯著的表現，出來『修正』馬克思主義（因之產生所謂修正主義）。在一切政綱及策略的問題上，修正主義者都以『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意見，來和馬克思主義鬥爭。

修正主義的思想內容，是怎樣的呢？

在哲學方面，修正主義祇是資產階級大學教授的尾巴。資產階級大學教授，主張『退到康德』去，修正派也追隨於新康德派之後；大學教授重複陳腐不堪的反動唯物哲學的神甫式的意見，修正派也卑鄙地說唯物論已被『推翻』；大學教授，把黑格爾哲學弄成『死狗』似的學說；他們提倡比較黑格爾更卑污更瑣碎的，更庸俗到千萬倍的唯心論，而拋棄黑格爾哲學的精華——辯證法；修正派跟着他們陷入庸俗哲學的泥坑之中，而以『簡單的』呆板的進化論，來代替『狡猾的』革命的辯

證法；大學教授，吃着官俸，把自己唯心論的思想體系，迎合那居於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式的「哲學」（即迎合宗教），修正派也跟着他們以為對於工人階級政黨（不是對於國家）宗教是一種「私事」。這種「修改」馬克思主義的意見的真正階級意義如何，是非常明瞭的。

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修正主義的「修改」，更是衆多和複雜；他們想以「新的經濟發展的統計」，來批駁馬克思主義。有人說：在農業上，生產的集中，與大生產之消滅小生產，完全沒有（而且甚至說農業上小生產勝過大生產），在工商業上，也進行得極其緩慢。有人說經濟的恐慌，現在稀少了微弱了；或許加特爾和托拉斯，能夠完全消滅經濟的危機。有人說：因為階級矛盾的減弱與和緩，資本主義「必趨崩毀的理論」不能成立。有人竟說馬克思的價值論，不妨按照彭巴維爾克來修改一下。

在這些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對於修正派的鬥爭，正好像恩格斯對於杜林的鬥爭一樣，使國際社會主義的理論思想，得到極大的成果。馬克思主義者以正確的事實及統計，擊破修正派的理論。他們證明修正派祇是為小生產虛張聲勢。無可辯難的事實，證明不但在工業上而且還在農業上，大生產在技術與經濟上，都是勝於小生產。不過在農業上，商品生產的發展，比較的少，近代統計學者及經濟學者，很少能夠把農業生產的發展狀況，確切地敘述出來。在自然經濟的廢墟之上，小的農

民經濟，正和資本主義工場競爭之下的手工業者一樣，過着非常困苦的生活（食糧的不足與惡化，不斷的受餓，工作時間的加長等）。科學及技術的每一種進步（如機器，電力的採用等等）不可避免的要剷除資本主義社會中小生產的基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責任，即在於從非常複雜錯綜的形式中，研究這個過程，給小生產者證明，他們在資本主義之下，是要貧困破產下去的，證明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他們沒有出路，他們祇有與無產階級聯合，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修正派在這問題上的嚴重錯誤，是在於他們祇顧片面不全的現象，不顧這些現象與整個資本結構的關係，而貿然地作出表面的結論；在政治上，他們的錯誤意見，可以把農民推到私有主的觀點上去（即是到資產階級觀點上去），而不把他引到革命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

在資本主義的恐慌與毀滅的理論上，修正派的意見，更錯誤得明顯。祇在最近視的人，方能在短時期工業興發的影響之下，企圖修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礎。經濟的實際情形很快地給修正派證明他們意見的錯誤；在短時期工業興盛之後，恐慌就接着來到。雖然經濟恐慌的形式範圍變更了些，可是恐慌依舊是存在的，而且變得更廣大，尖銳，和深入了。加特爾托拉斯等，併合了生產，可是同時顯明地更加重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無產階級生活的不安及資本的壓迫等等。因此牠們就使階級的矛盾，極大地尖銳化起來。至於資本主義是向毀滅的路上走去（不僅是說單獨的政治經濟

恐慌，而且更指資本主義的覆滅），那麼近代歐美政治上經濟上的深刻危機與不絕的革命的爆發，已經充分加以證明了。

至於價值論，那麼修正派除掉按照彭巴維爾意見作極模糊的攻擊以外，沒有絲毫獨立的見解，所以他們的意見到了現在已經沒有影蹤了。

在政治上，修正派企圖修改馬克思主義的真實基礎；階級鬥爭的學說。他們說：政治的自由，民主制度，普選制等等，消滅了階級鬥爭的基礎。在民主制度之下，既然統治着「大多數的意志」，所以據修正派的意見，不能把國家看作階級統治的機關。

毫無疑義地，修正派的這種意見，祇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意見。自由資產階級總是說，在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統治之下，一切公民都有投票及參加政治的權利，所以階級及階級的區分，將因之而消滅。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明白地證明這種意見，是如何的荒謬。在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統治之下，經濟上的區別，不但沒有減弱，而且反更形加重和尖銳起來。國會制度不是消滅而是顯露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本質，證實牠祇是一種階級壓迫的機關。在國會制度之下，更多的民衆，可以受政治的訓練，可以組織起來；因之牠不是消滅政治的危機與革命，而是使革命時候的革命鬥爭，更是尖銳與劇烈。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以及

一九一八年以來各國的革命運動，再顯明沒有地證明這種政治危機與革命的來到，是不可避免的。誰要是不懂得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及民主主義內部的辯證法的發展，——這種發展使階級間的矛盾，要由更羣衆化的暴力來解決——那末他也就不能在這種制度下面，進行正確的堅定的宣傳與鼓動，以確實地準備工人羣衆，去參加堅決的鬥爭。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會與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聯合同盟的事實，明白地指示，這種聯合，祇會妨礙羣衆的覺悟，而減弱羣衆爭鬥的真正意義。法國的密里蘭主義（密里蘭首先參加資產階級內閣），是修正派政治策略施用於全國範圍內的最大的經驗，這個經驗，在實際上顯露了修正主義的價值，牠使世界工人階級永不會忘記這個嚴重的教訓。

修正派對於社會主義最終目的底意見，祇是他們哲學經濟政治等觀點的天然的補充。「最終目的。沒有什麼，運動就是一切。」倍恩斯坦的這句簡單的話，勝過長篇大文，把修正主義的實質，盡情地吐露出來了。修正派的政策，就是：隨時決定自己的行動，適應目前的事變和瑣碎的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爲了眼前一時的利益犧牲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因爲修正主義政策，具有這種特質，所以牠可以採取五花八門的各種形式，而在每個比較「新」些的問題上，每個比較出於意外的事變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各種機會主義（右的，「左」的）的主張。

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產生，是有牠的階級根源的。有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一般的是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影響，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從英國工人運動上所得出的許多教訓，他們說明了，英國資本家由於從海外所得的利潤以及工業的興盛，怎樣實行收買和誘惑一部分工人，要使工人放棄革命鬥爭，怎樣「世界最資產階級化的國家——英國，要在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貴族之外，造成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怎樣使這批勞働貴族，喪失「革命的熱誠」，怎樣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能使「英國工人，脫離虛幻的資產階級的蠱惑」；怎樣英國的工人首領，變成了「急進資產階級與工人間的一種中間人」。右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就是表示出在資產階級影響下的一些人的心理與思想行動。

但是，傳送影響給工人階級的，不僅有資產階級，而且還有小資產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一般的表示為「左」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牠表示了小資產階級的壞的一方面（輕佻性，狂熱性，動搖性），牠時常以「左」的空談，來修改和反對正確的革命主張。馬克思主義對於「左」的機會主義，也是堅決的進行無情鬥爭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不但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前，而且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還是要發生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決不能等待大多數人民的「完全」無產階級化——如果有人具着這種意見，那麼他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馬克思主義對

於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在後來無產階級鬥爭劇烈的時候，就變成了兩個敵對營壘的直接鬥爭，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者變成了兇惡的反動派，來積極反對革命。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變革之中，無產階級將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消滅革命的敵人——包括各種變相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在內——以爭取革命的勝利。

革命馬克思主義對於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正是無產階級爭取革命勝利的絕對必要的條件。

馬克思主義研究書籍

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

恩格斯：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反杜林論之一部）

反杜林論

費爾巴哈論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

馬克思：工錢勞働與資本

價值價格與利潤

政治經濟學批評

拉皮多司：政治經濟學

如欲深造，則非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不可。（資本論共三卷）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哥德綱領批評

哲學的貧困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德國農民戰爭

反杜林論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法蘭西的內戰

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集

列寧：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

第五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

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即烏拉及密爾·伊理奇，烏良諾夫，生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死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是開了世界的新紀元的。

馬克思死後資本主義的『和平』發展的一個時期，固然使工人階級得到擴大組織準備力量的可能，可是他方面這種發展，腐化了一大部分社會主義者，使他們習於公開的合法的鬥爭的方法，而拋棄了革命鬥爭的路線，及至劇烈革命鬥爭起來之時；他們非但不去參加，而且反堅決地加以反對，他們（如普列哈諾夫，考茨基之流）進而為資產階級效力，而變成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叛徒。

列寧一生都是充滿着反對機會主義，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而鬥爭的事蹟。

最初，他反對民粹派的理論與行動。在行動上，他以為民粹派的個人恐怖行動，不是革命的辦法；所以當他的長兄亞歷山大·烏拉諾夫因暗殺沙皇而被處死刑之時，十七歲的列寧就說道：『不，我們不能走這條路，這不是正確的路。』在十九世紀末期，列寧就以全力在理論上行動上反對民粹派。他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及什麼是人民之友等書，給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以極大的推進。

馬克思主義最終的戰勝了民粹派。客觀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與民粹派理論的錯誤。

可是在戰勝民粹派之後，又發生了自由資產階級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趨向。牠要使盛行於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由主義的理論，適合於俄國資產階級的需要。列寧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起，堅決地反對此種企圖，使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歸于消滅（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首領斯特魯維，最後變成了保皇黨）。

接着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幾年，又發生了修正派的經濟主義。牠以爭取部分經濟改良為其最主要的任務，而反對政治的鬥爭，丟棄社會主義最終的目的。牠正是奉行德國修正派伯恩斯坦所說的話：『運動是一切，目的絲毫沒有』。列寧反對經濟派的有名的一書幹什麼，是俄國革命運動

發展上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指導。

在一九〇二——〇三年以後，俄國社會民主黨，分成了兩派——多數派（布爾塞維克）與少數派（孟雪維克）。而此以後，列寧就和孟雪維克派及半孟雪維克派（托洛茨基派）進行極端堅決的尖銳的鬥爭。他的著作（最著名的，如進一步退兩步，兩個策略）非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戰略策略的嚮導，而且是國際馬克思主義戰略策略上的寶藏。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期，烏良諾夫堅持艱苦的革命的鬥爭，反對孟雪維克取消派與否認新情況，否認利用公開可能的召回派以及托洛斯基取消派，反對他們聯合組織的最卑污無恥的取消派聯盟（八月聯盟）。列寧在這一時期，團結了保存了並發展俄國的革命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漲。

列寧不但在戰略策略上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主張，而且還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哲學——上，反對一切唯心論的修改與歪曲，在一九〇八年，他著了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來反對那些以馬赫主義來塗改馬克思主義的經驗批判論者（波格達諾夫之流）。這本書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許多非常寶貴的新發展。

帝國主義大戰爆發以後，各國社會主義者大部分都丟棄了以前一切國際主義的主張，而陷入於

狹隘的『保護祖國』（帝國主義祖國）的泥坑之中。烏良諾夫那時與各國國際主義者一起，抵抗一切，主張帝國主義本國的『敗北主義』，主張『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牠在國家主義毒蝕普遍囂張的環境之中，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張而成為以後國際主義的革命政黨的旗幟。（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一書，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的模範。）

二月革命後，成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同時在蘇維埃中，又實現了工農民主專政。列寧立刻指出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性與反革命性，主張準備羣衆力量，來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二月至十月間的歷史，正是征取羣衆，排除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中的影響以獲取政權的歷史。在這時期內，列寧對於客觀形勢的分析，對於策略問題的意見，以及對於革命鬥爭的主張（如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論策略書，一個局外人的建議等）；是國際馬克思主義革命策略的再好沒有的指導。

在無產階級獲取政權以後，列寧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策略，以與帝國主義鬥爭，以鞏固革命政權。他和不顧客觀情勢以『左傾』辭句來破壞革命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進行堅決的鬥爭（布萊斯脫和約時候），以後更不斷的與工團主義的『工人反對派』，和托洛茨基派進行鬥爭，以鞏固工人階級政權，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列寧自始至終堅持了發揮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他不但根據帝國主義時代新的環境，給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廣大的發展，且給國際革命運動，以明確的指示。

列寧的理論，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策略。

帝國主義時代，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呵。

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

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進到帝國主義的時代。但是究竟什麼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特點，在什麼地方呢？

(A) 帝國主義的來源及其特點

列寧對於上述問題這樣回答道：

「帝國主義是一般的資本主義主要特質的發展與繼續。但是祇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極高度的階段，當好幾種資本主義的主要特質已經轉到牠們的反面，當那種由資本主義進於更高社會經濟制度的過渡時代的特點，已經形成與發現——祇在這個階段，資本主義方變成資本帝國主義。這個轉變過程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獨佔之代替資本主義自由競爭。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及一

般商品經濟的主要特點；獨佔剛是自由競爭的反面，但是在我們眼前自由競爭逐漸轉成獨佔，建立大生產，排除小生產，大生產更爲最大生產所併吞，結果生產與資本的集中，達到這樣的程度，使之產生了獨佔；加特爾，新迪加，托拉斯，以及與之相聯的掠奪無量數財產的少數銀行的資本。同時，從自由競爭上生長出來的獨佔，沒有消滅競爭，而祇是在競爭之上，在競爭之旁存在着；因此產生極端尖銳與巨大的矛盾，傾軋與衝突。獨佔是一種由資本主義進於更高社會制度的過渡。

如果必須以更短的定義來說明帝國主義的話，那麼帝國主義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這樣的定義，包括了最主要之點，因爲一方面，財政資本，是少數最大獨佔銀行的資本與獨佔工業組合的資本之結合，他方面，世界的分割，已從那種在尙未被任何資本主義強國所佔領的土地上任意擴張的殖民政策，轉到已經完全分割了的土地上的獨佔擁有的殖民政策。

可是太短的定義，雖然包涵了主要之點，而且很便當——但這是不夠的，因爲從這裏面，應該引伸出所要規定的現象的特點。一切定義，都永不能包涵某種現象在其發展中的多方面的聯繫，所以我們一方面不要忘記上述定義的有條件的相對的意義，他方面應該對於帝國主義給出包括下述五個要點的定義；卽是：

(一) 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已經達到這樣高度的發展，使牠造成了獨佔，此種獨佔在經濟生活

中，操左右一切的作用；

(二) 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結合起來，在這個『財政資本』的基礎之上，形成了財政的寡頭統治；

(三) 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得到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四) 組成了國際的資本家獨佔的組合，瓜分着世界；

(五) 資本主義強國已經完成了世界領土的瓜分。

帝國主義就是這個階段上的資本主義，那時獨佔的財政資本的統治，已經形成，資本的輸出獲得特殊的意義，國際托拉斯對於世界的瓜分，已經開始，而資本主義大國瓜分世界領土的過程，已經完結。』

在這樣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更加厲害地尖銳化了。

(B) 帝國主義與戰爭

財政資本的國際獨佔組織，既然興發起來，各國財政資本的關係，既然密切起來，所以有一部分幼稚的改良主義者，就以爲在帝國主義時代，戰爭可以不會發生了。譬如著名的第二國際理論家

考茨基就這樣的說道：

「從純粹經濟的眼光看來，資本主義可以經歷新的時代，把卡台爾的政策搬到對外政策上，而造成超帝國主義時代，即是全世界帝國主義不相爭鬥而聯合起來的時代，在資本主義下停止戰爭的時代，亦即國際間聯合起來的財政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時代；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列寧對於這個改良主義的超帝國主義的理論，這樣的批評道：

「……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意見，正是幫助着帝國主義說客的深刻錯誤的見解，以為財政資本的統治，減弱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均衡性及矛盾；實際上牠祇是使這些不均衡性及矛盾，更加厲害了。」

「實際上，祇要明白地舉出盡人皆知無疑的事實，就可以相信，考茨基向德國工人（及世界工人）指示的前途，是何等的荒謬。試舉印度，安南，及中國為例。大家知道：這三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有六七萬萬的人口，他們受幾個帝國主義國家財政資本的剝削：英國，法國，日本，美國等等。……假定，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組織一個同盟，來『和平地』瓜分上述的亞洲國家，——這將是『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這種實際的例子，在二十世紀列強對於中國關係的歷史上，已經有過。請問，在保留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考茨基正是以這種條件為前提）假定這種同盟不會短命，假定他們中間不會發生五花八門的傾軋，衝突與爭鬥，這種假定，是不是有意義的呢？

「祇要充分明白地提出這個問題，就使人不能不對牠作反面的回答。因為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除了確計分贖者的力量，確計他們經濟，財政及軍事等等力量以外，是再沒有別的分割勢力範圍，利益及殖民地等等的標準的。可是這些分贖者的力量，是不斷變更的，因為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個產業托拉斯，工業部門及各國的平衡的發展，是決不會有的。半世紀以前，德國如果與那時英國的資本主義力量相較，那麼簡直是一個不足計較的國家；日本如與俄國相較也是如此。可是我們可否假定，說經過十年之後，帝國主義強國間力量的對比，留着不變？這種假定，是絲毫沒有意義的。」

「所以超帝國主義的同盟——無論採取何等形式，或是一個帝國主義集團，反對別一個帝國主義集團，或竟至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組成一個共同聯盟——不可避免的祇是前後戰爭之間的休息。和平的同盟，準備着戰爭，反過來和平同盟本身是從戰爭中產生出來的，牠們相互形成，而在同一的世界經濟及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繫與相互關係的基礎之上，產生和平的或非和平的鬥爭。」

所以根據列寧的意見，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矛盾，是更加尖銳了；這種不平衡性及矛盾，不可避免的要引起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引起帝國主義國家的激烈傾軋，鬥爭以至於空前的大戰。財政資本的獨佔，非但沒有消滅競爭，而且反使競爭愈益厲害了，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愈益尖銳了。歷史的事變，已經把這個意見，完全證明了。

(C) 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矛盾

愈益尖銳的帝國主義基本矛盾，究竟是那些呢？

第一，帝國主義國家國內矛盾的尖銳化。資本主義先進國中財政資本的統治；發行股票成爲財政資本主要的動作；資本之輸出於原料產地，成爲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一；財政資本的統治，結果形成財政寡頭統治的魔王——這些使獨佔資本主義的寄生性，愈益顯露出來，使資本主義托拉斯和斯迪加的壓迫，更形難受，使工人階級更形奮激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礎，使羣衆更加趨向於無產階級革命，而視此革命爲唯一的救星（見帝國主義一書）。

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革命的鬥爭，日益加厲，『宗主國』內部無產階級戰線爆發的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上面已經說過，各個資本主義強國間的衝突，在帝國主義時代，是更加緊張了。世界領土的瓜分與殖民地攘奪的過程，既已完畢，所以新起的帝國主義強國，就必然要求重新分割領土及勢力範圍等等。這自然要侵犯舊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舊的帝國主義國家，獨佔地統治了勢力範圍與殖民地等等，因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而興起的『新』帝國主義，要求分沾更多的贖物；於是在

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就發生了殊死的鬥爭；帝國主義戰爭，便成爲恢復那已破壞的『均勢』的唯一方法。這些使帝國主義國家自身間的戰線，嚴重地緊張起來，因之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力量（見帝國主義一書）。

第三，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及弱小國家的輸出的增多；『勢力範圍』和殖民地之擴大以至普遍全世界；少數『先進國』的財政資本，加緊剝削與壓迫全世界廣大的多數民衆，——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單個民族經濟與單個國家領土，變成整個世界經濟鎖練中之一環，他方面使全世界人民劃分爲兩個對敵的營壘：一是剝削及壓迫廣大殖民地弱小國家的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一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而力求解放的廣大殖民地與弱小國家（見帝國主義一書）。所以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鬥爭，日益加厲，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暴動戰線的力量，日益增長。

由此得到結論：在帝國主義底下，資本主義國家自身間的戰爭，殖民地民衆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暴動，以及資本主義本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定要爆發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東方殖民地革命，聯合成整個的世界革命戰線，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線，這是不可避免的。

列寧把上述三方面合起來得到一個總的結論：『帝國主義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見帝國主義一書）

列寧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所以在帝國主義時代，因各種基本矛盾之日益尖銳化，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爆發的。

(A) 革命在什麼地方先爆發呢？

根據上述帝國主義的理論，人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其性質及範圍，其深度及一般的觀察等等底觀點，也要改變了。

「從前，人們分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時，往往以某一國家的經濟狀況為其觀點。現在這觀點，已經不夠用了。現在應該以國家或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狀況為觀點。因為單個國家或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獨立自足，已經變成整個世界經濟鎖鍊中的一環了。」

從前，人們可以說，某一國家，或恰切點說，某一先進國，具有或缺乏無產階級革命的先決條件，現在這觀點，已斷不夠用了，現在必須說，整個帝國主義的世界經濟，是否已經具有客觀的革命條件，因此，如果整個系統中革命已經成熟，則在這系統中縱然有幾個國家在工業上不甚發展，也不會成爲革命所不制勝的障礙。

從前，人們把無產階級革命看作單獨的現象，看作純然某一個內部發展的結果，現在已經不夠用了。現在必須着眼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把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看作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矛盾

性發展的結果，是帝國主義世界戰線的大鎖練在某一國家破裂的結果。

革命在何處開始呢？資本主義的戰線，在何處先能破裂呢？

從前人們以為一定在工業最發展的國家，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國家，在文化較高的國家，在那最民主的國家。

可是列寧回答道：不然，不一定是這樣，不一定在工業及其他一切最發展的國家。資本戰線，將破壞在帝國主義鎖練較弱的地方，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中最弱一環破裂的結果。因之，可能的，開始革命的國家，正是資本主義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

一九一七年時，資本主義的戰線，先在俄國破裂了。因為帝國主義的鎖練在俄國比較弱些，而且俄國又是各種尖銳的矛盾叢集起來的地方。因種種客觀的與主觀的條件，經濟比較落後的俄國，首先破裂了資本主義的戰線。

在最近的將來，這種破裂或許要發生於德國，或許發生於印度，總之，一定要發生在帝國主義戰線上最弱的一部分。（見史大林：列寧主義概論）

所以無產階級革命，不一定先爆發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不是專靠計算工人佔百分之幾，農民又是佔百分之幾。無產階級在某一國家全人口中所佔百分比的統計，對於革命的意義，決沒有第

二國際改良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大。至於有人以為無產階級革命，須等待到無產階級在全人口中佔據大多數，那簡直是荒謬絕倫，毫無常識的廢話。

(B) 革命的條件

無產階級革命，現在可以在單個帝國主義戰線最弱的國家爆發。從前人們認定在單個國家內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一切先進或至少多數先進國的無產階級共同起來行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適合於事實。現在必須認定這個勝利是可能的。帝國主義時代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與突變性，帝國主義矛盾的發展所引起的戰爭，以及各國革命運動的進展——這些使單獨一個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可是無產階級要在一國內推翻資產階級征取政權，需要那些條件呢？列寧說道：

「革命底根本原則，經過一切革命，尤其是經過三次俄國革命證實的，可以說是：要革命，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羣衆，覺悟不能照舊制度生活下去，而起來要求改革，這還不夠；要革命，必須剝削者自己不能照舊制度生存和統治下去。祇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祇有這樣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全國的（同時牽動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的）恐慌，革命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革命，第一，須多數工人（至少也須覺悟的有思想的政治活動的工人之多數）完全明瞭革命的必要，且甘爲革命赴湯蹈火；第二，須統治階級發生政治的恐慌，這種恐慌，將牽引最落後的羣衆，加入政治運動中（每個真正革命的表誌是：從前漠不關心於政治鬥爭的勞働羣衆中，產生巨數的真正能幹政治鬥爭的代表，他們的數量增至十倍或甚至百倍），削弱政府勢力，助成革命者去迅速推翻政府。」（左派幼稚病）

所以據列寧意見，革命應有下列的條件：（一）全國發生尖銳的恐慌，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二）多數工人完全了解革命的必要，準備爲革命犧牲；（三）小資產階級羣衆（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歸於革命方面，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共同進行鬥爭。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就是具備了這些條件，而且除此以外，還有特殊的客觀條件：如帝國主義兩個強盜集團的大戰，使他們無暇兼顧；領土的遼廣及交通工具的缺乏，使俄國可以長久地支持內戰等等。革命條件的正確的估計，是革命勝利的基本先決條件之一。

（C）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但是在許多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裏，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是一蹴而成的。在牠之前，還要經過一定的革命的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尙未完成之時，革命不能跳過這個階

段，一躍而至無產階級革命；可是同時在這兩個革命之間，並沒有鴻溝之隔；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民主革命是一定要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

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者肯定的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存在着一個鴻溝，至少隔着一條「萬里長城」，使這兩革命之間，有一長時間的距離，在這個時期之中，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則積聚力量，準備反對資本主義的「堅決鬥爭」。這個時期，他們往往以為至少要有幾十年。這一「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是沒有任何科學的根據的，這種理論，不過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藉口而已。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前夜，已經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牠們是俄國革命進程中的連貫的現象。他說道：

「無產階級應該征取農民羣衆到自己一邊來，澈底完成民主革命，用強力打破專制政治的抵抗，並戰勝資產階級的搖動。無產階級應該征取半無產階級羣衆到自己一邊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抵抗，並戰勝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搖動。這便是無產階級的任務……」

根據列寧意見，民主革命的頂點，「工農專政」有牠的過去，有牠的將來；牠的過去是沙皇的專制政權，牠的將來，是無產階級專政。工農專政，是不能停留不前的，牠一定要轉變。列寧在這

點上更明白地說道：

「無產階級奮鬥，並將無所顧忌地奮鬥，爲奪取政權，爲建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並且吸引「非無產階級的民衆」，來參加資產階級俄國從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沙皇制度）下求解放的運動。無產階級立刻利用資產階級俄國解脫沙皇制度與地主土地政權底那種運動，牠並非爲幫助富裕的農民向貧農與僱農爭鬥，而是與西歐無產階級力量相聯合，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見反潮流。）

所以無產階級是要領導民衆來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且利用民主革命的勝利，來把牠轉成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列寧更明白地說道：

「過去的事，正如我們所預言。革命的進程，證明我們的論據，是正確的。最初，無產階級合同全體農民，來反對帝制，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遺制（在這限度內，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隨後，無產階級，合同貧農，合同半無產階級，合同一切被剝削者，來反對資本主義，并且反對農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在這程度內，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性的了。如果企圖建立人爲的中國萬里長城於兩種革命之間，企圖除開無產階級準備程度及其聯合貧農程度之外，再用別的事物來隔離這兩種革命，那末這種企圖，祇是極大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塗污馬克思主義，以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

因此在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並不是像改良主義者所說的，有一條不能打通的高牆和長時間的距離。無產階級的任務，即在於取得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而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把民主革命轉成社會主義革命。

(D) 無產階級革命與「不斷革命論」

或許有人問：既是這樣，列寧爲什麼又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呢」？

「這是因爲列寧主張盡量利用農民的革命效能及其革命力量，以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論」者，則不瞭解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他們輕視農民的革命力量，同時也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參加革命的力量。這樣，他們就妨害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運動，妨害農民與無產階級的團結。

「因爲列寧主張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論」者，則以爲是直接從無產階級政權開始，殊不知這樣，他們就忽略了一件「小事」——農奴制的殘餘；就忽視了俄國農民的巨大力量。他們不懂得這種政策，祇能妨害無產階級征取農民的工作。

「列寧因此反對「不斷革命論」者，這並不是因爲他們主張不斷革命（列寧自己擁護馬克思的革命連續不斷的理論），而是因爲他們輕視了爲無產階級偉大後備軍的農民之作用，因之也就沒有

懂得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

「不斷革命論」並不是新的理論。馬克思在其一八五〇年時的通告書上，列舉共產主義者所應該提出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之後，這樣的說道：

「當民主的小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上述低度要求而欲迅速結束革命之時，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就在使革命不斷繼續下去，直至富有階級失去統治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世界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聯合，已使牠們不互相競爭，并且至少重要生產力，已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的時候。」

可是第一馬克思並沒有像俄國「不斷革命論」者那樣，主張那時德國的革命，直接從無產階級政權開始；第二，馬克思僅僅主張一步步地推翻各派資產階級權力，而以無產階級政權為革命的頂點。一國無產階級，獲取政權之後，便要燃起世界其他各國的革命火燄。

因此，俄國「不斷革命論」者（即托洛茨基派），不僅忽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而且修改了惡化了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使牠不適用於實際。

所以列寧認定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種半孟雪維克的理論，他說這理論「從布爾塞維克學會了號召無產階級做革命鬥爭並奪取政權，又從孟雪維克學會了「否認」農民的作用。」（見反潮流中革命的兩個路線一文）

俄國革命的事變，已經完全暴露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反革命性，托洛斯基派是已經成了世界法西斯蒂劊子手的最卑污的走狗。俄國工人階級在列寧的正確理論領導之下，完成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並建設起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列寧對於革命政權的意見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的問題。」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政權的問題，究竟如何解決呢？

(A) 無產階級革命政權的必要

自然在推翻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先進的階級必須破壞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自己革命的政權。

列寧說道：

「不經強力的革命，不破毀統治階級所造成的國家機器，則被壓迫階級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在一國無產階級獲得革命的勝利，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之後，國內資產階級的力量，是否就完全消滅了呢？

不，並沒有完全消滅，而且在長時期內，還將比被剝削者更強。「如果剝削者祇在一國內被打

敗了——這是普遍的情形，因為在許多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乃是希罕的例外——那麼他們仍舊是被剝削者更強。」（見無產階級革命一文）

這是因為什麼呢？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的勢力，在那裏呢？

（一）『在乎國際資本的勢力，在乎資產階級國際聯繫的力量和團結。』（見左派幼稚病）

（二）在乎『剝削者在革命之後，必然還將長時期的保存許多巨大的事實上的優長：他們還有錢（一下子消滅貨幣是不可能的），還有一大部分的動產，還有相互的連絡，還有組織管理上的技能，還知道行政上的一切『秘密』（習慣，方法，手段，可能性），還有高等教育的智識，並接近於高等技術人員（他們在生活與思想上，都是資產階級式的），還知道高深的軍事智識（這是很重要的）……』（見無產階級革命一文）。

（三）『在乎舊習慣的力量，在乎小生產的力量，因為此種小生產可惜還將很多很多地保存着，而小生產又經常地每日地每時地自發地並衆多地產生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消滅階級——不僅是趕走了地主資本家便算完事，這個我們比較容易地做到了——就必須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但是對於這些小生產者，不能加以驅逐壓迫，還要和他們諒解，要用（而且必須用）長期的，逐漸的，謹慎的組織的工作，去改造他們，改教他們……』（見左派幼稚病）

資產階級因為還有這種力量，所以他們『必然還保存着復辟的希望，而這希望，就會變成復辟的企圖。經過第一次嚴重的失敗以後，被推翻的剝削者，……就以多倍的毅力，瘋狂的熱情，萬分的仇恨起來戰鬥，為恢復他們的失去的天國……』

因此，無產階級為保持其已得的勝利，為防止資本主義的復活起見，就不能不有自己堅固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

(B)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對於這個問題，這樣的回答道：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終結；牠是鬥爭在新的形式之下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征取政權以後）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雖已被打敗，但沒有消滅，牠依舊存在，依舊能夠反抗，依舊能夠鞏固牠的反抗力。』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堅決的鬥爭，是一種流血的及不流血的。暴力的及和平的，軍事的及經濟的，教育的及行政的鬥爭，來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見左派幼稚病）

在這樣的鬥爭之中，無產階級掌握了全部的政權。『獲取政權的階級，知道獲取政權，是為着自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上，這是毫無疑義的。當我們說一個階級的「專政」時，我們一定是

指這個階級自覺地把全部政權，拿到自己手中……」

可是這樣的專政，對於其他非無產階級的勞苦羣衆的關係怎樣呢？（因爲在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以後，小生產還要長時期的存在。）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以不與他們聯盟呢？

列寧以爲無產階級必須與他們聯盟。如果無產階級，沒有一種特別的與小資產階級勞苦羣衆（特別是勞苦農民）的聯盟，那末無產階級政權，是不能穩固地建立與維持下去的。列寧對於這種聯盟，這樣的說道：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一切勞動人民的先鋒）對於各種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小資產階級，獨立手工業者，農民，智識分子），或是對於他們大多數的一種特別形式的階級聯盟；這是一個反對資本的聯盟；這是志在完全打破資本，壓倒資產階級反抗，阻止資產階級任何復辟的企圖底一個聯盟；這又是以建立社會主義鞏固社會主義爲目的的一個聯盟。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在特別環境之中，在國內戰爭正在進行之中建立起來；這是堅決的社會主義擁護者與其動搖的同盟者中間的聯盟。……這是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不相同的階級的聯盟……」（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二四一頁）。

但是在這個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聯盟之中，無產階級是居着領導的地位。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系

統中的政治首領，是唯一的工人階級政黨，牠是不能給別的政黨分佔這個領導權的。

唯有在這樣的專政之下，無產階級方能領導一切勞動民衆，壓倒任何資產階級復辟的企圖，而實現在一國內完全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的任務。

(C) 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

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

第一，自然是壓倒資產階級的反抗，消滅資產階級任何復辟的企圖。他將應用武力，保護工人國家，加強對於他國無產階級的聯繫，幫助他國的革命。

第二，和全體非無產階級的勞動民衆，維持密切的聯繫，消滅任何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影響，引導他們來爲社會主義而奮鬥，把他們改造和重新訓練。『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原則，是在保障工人的聯盟，使無產階級可以繼續操領導的作用，並統御國家政權。』『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必須改造數千萬農民與小業主，數十萬雇員，官吏，資產智識分子，使他們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與無產階級的領導，必須戰勝他們中間資產階級的習慣與傳統』。同時，無產階級自己，也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長期鬥爭之中，改造自己；無產者自己所有的小資產階級成見，並非一下子即能除去，也並非靠聖跡聖母命令或靠口號決議案法令等等所能除去的，要除去這個，必須靠長期的艱苦

的羣衆鬥爭，反對無量數的小資產階級影響。」（見左派幼稚病）

第三，無產階級專政，不祇以強力壓迫剝削，而且還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建立更高的勞動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並不祇是以強力對付剝削者，而且主要的，確實還不是在應用強力。這個革命力量的經濟基礎，牠的生氣與成功的保障，正是在於無產階級代表並實現一種比較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勞動組織。這是最主要之點。共產主義的力量的來源，即在於此，牠的不可避免的勝利之保證，也在於此。』

『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在於建立社會主義，消滅社會階級的劃分，使一切社會份子，變成勞動者，使人對人的剝削，永不能再有。這個目的，不能一下子達到的。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將有一個頗長的過渡時期。生產的改組，並非易事。各部分生活的底改造，需要較長時間。此外，習慣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人民慣於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經濟，祇在堅決剛毅的鬥爭之下，他們方會改變。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之間，必須有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全集第十六卷）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總括起來有三：第一，壓倒國內資產階級分子的任何反抗，抵敵國外資產階級的一切進攻；第二，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結成聯盟，領導他們，改造他們，來實現

社會主義，同時在爭鬥中改造無產階級本身；第二，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以漸進於無階級的社會。

(D) 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

但是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採取何種政權的形式呢？

無產階級革命必需破壞舊的國家機器。列寧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這樣的說道：「無產階級革命，若不以強力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並以新的機器，代替舊的機器，則是不可能的。」可是這種新的機器的政權形式，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指示這種新的形式，祇有蘇維埃。

什麼是蘇維埃。列寧說道：「蘇維埃乃新的國家機器，牠給我們以（一）工農的武裝力量，這種力量，不像舊式軍隊那樣是脫離民衆的，而是和民衆密切聯結的；從軍事上講，這力量比以前的軍隊，強大的多；就革命的意義上講，這力量，是任何東西所不能代替的；（二）這個機關，是和羣衆及大多數人民密接無間的相聯繫的，容易考驗自己的錯誤，容易恢復意外的創傷，這是從來國家機關所未曾夢見的；（三）這個機關爲民意所選出，因民意而撤換，沒有官僚主義的空架子，所以比從前的國家機關，不知更要民主化到多少倍；（四）牠在各項職業間，實現密切的聯繫，所以

沒有官僚主義而能促進各種深入羣衆的改良；（五）他是先鋒隊被壓迫的工農階級中最覺悟最努力最先進的部分之組織形式，因此，被壓迫階級的全體廣大羣衆，直到如今還是僻處於政治生活及歷史之外的，他們的先鋒隊經由這個機關，可以促進他們的教育，訓練并引導他們。（六）牠兼有議會主義及直接民權二者之長；人民選舉代表，同時兼有立法及行政之權。和資產階級的議會政策相較，這種進步，在民主主義的發展上，實有世界的歷史意義。蘇維埃祇有取得全部國家產權以後，方能在真正選舉的基礎上發展，方能充分擴大他的任務及能力；倘不如此，則蘇維埃便毫無用處，成爲嫩芽（嫩芽是不能長久存在的），流爲玩具，二元政權，是蘇維埃的癱症。」

這種新的政權形式，是勞苦羣衆自身直接的最民主的組織，亦即是最有權威的羣衆組織。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下，羣衆雖表面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權利，但事實上，則受各種方法和狡計所限制，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用民主的權利和自由，到現在（即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就經常地無阻地堅決地參加國家行政了（全集第十六卷）。

所以這個新的政權形式，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會主義的舊形式，大不相同。這一新的政權形式，能吸收數百萬的勞働羣衆，參加國家的管理，牠的任務不是在於剝削並壓迫勞働羣衆，而是在於從一切壓迫和剝削底下，完全解放勞苦羣衆。

這種新的政權形式一出現，「資產階級民權主義議會制度的時代，就告終了，而開始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篇章：無產階級專政時代」。

此種新的政權形式，已萌芽於巴黎公社，蘇維埃則是這種形式的發展與完成；所以列寧說道：「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民主制度最高的形式，而且是唯一的形式，能夠保證最安全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

列寧對於專政的組織問題與黨的領導作用問題的意見

可是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基礎，是怎樣的呢？牠的機體的結構，是怎樣的呢？

(A)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組織系統

無產階級專政，依據於廣大的羣衆組織之上，沒有這些組織，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實現的。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職工會。這是非黨的組織。牠包括各種職業及工業上的勞働者；兼有幫助生產，教育文化等等作用。列寧以爲「職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從這裏面，可以選出各項行政上的領導人才。牠是工人階級比較先進部分與廣大工人羣衆相互聯繫的組織。

第二，蘇維埃。這是政權的代表，含有各種行政，生產，軍事，文化及其他國家機關。城市鄉

村間一切勞働的人民不分性別種族，均可參加這種組織。牠是非黨的組織。一切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及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經由蘇維埃去執行。經過蘇維埃工人階級可以實行牠對於農民的領導，蘇維埃是聯合工人階級先鋒與其他勞苦羣衆的機關。

第三，各種合作社。這也是非黨的組織。牠聯合廣大的勞働人民；起初是爲着消費目的，更後進一步爲着生產目的（農業生產合作等）。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合作社有極大的作用，因爲牠盡了主要的分配和農業集體化的作用。經過這種組織，工人階級先鋒，可與農民羣衆相聯，而吸引他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第四，青年團。這是一個青年工農的羣衆組織，牠不是黨的組織，可是密切地和黨相聯的。牠的工作，是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幫助黨訓練青年。在政權穩固以後，當文化及教育工作普遍進行之際，這種組織，有極大的作用。

第五，工人階級的黨，即工人階級先鋒。牠是整個國家政權及一切羣衆組織的領導者。牠的力量，在於牠吸引了無產階級各種羣衆組織的最好成份。牠的作用，在於綜合各種羣衆組織的工作，引導他們工作，趨於同一的目的——無產階級的解放與社會主義的建立。在奪取政權時，在建設社會主義時，綜合的統一的領導，都是絕對必需的。祇有無產階級先鋒，無產階級的黨，能夠負擔起

這個責任。黨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基本領導力量，沒有堅固的黨，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延續下去和鞏固起來的。列寧說道：

『所以我們就有一種具有廣大基礎與強大力量的無產階級政權機關。整個看來，牠的形式，並不是屬於黨的；不過經過牠，黨可以密切地和階級及羣衆相聯；靠着牠，在黨的領導之下，可以實現一個階級的專政。』

所以沒有黨，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建立起來，可是他方面沒有上述羣衆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也不能存在和鞏固起來。所以領導的力量，應該與羣衆組織密切相聯，祇有這樣，才能保持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見史大林列寧主義概論）

（B）工人階級專政呢，抑是『工人階級政黨專政』呢？

一切政權機關及羣衆組織，既然都處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之下，那麼可否說這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專政呢？

不，絕對不能說。因爲：

第一，黨祇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系統中，操領導的作用，而本身沒有代替政權機關及廣大的羣衆組織。黨的領導作用，決不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身相混（如上所述，無產階級專政系統，是包括

全體勞動民衆的)。

第二，固然一切重要的決議，須要經過黨的指示，可是這種決議是要由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及全體勞動民衆來執行和實現的。所以擔負領導作用的黨，應該正確地顧到全體工人階級及勞苦羣衆的意志，情緒，和覺悟程度，祇有整個工人階級的積極活動，方能實現黨的指示。所以黨的指導作用，決不能用來代替工人階級本身的意志與活動。

第三，「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在獲取政權後的階級鬥爭」。執行這個鬥爭的，祇能是一個階級，牠領導其他勞動民衆，來保持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在這鬥爭中，黨祇盡了領導的作用，可是要能領導，黨就必須得到工人階級的擁護。黨和階級，不是一個東西，黨祇是階級的一部份，所以不能代替階級。

第四，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式代表，是蘇維埃。蘇維埃包括各種性質不同的勞苦羣衆，實行階級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建設。幾百萬人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祇能盡領導的作用，而絕對不能代替整個工人農民所組成的政府機關。

第五，專政包括暴力的意義。黨的專政，就是指黨以暴力，凌駕工人階級。這是不可能的。黨的威權，是不能建立在暴力專政之上的。

所以總結起來，根據列寧意見，可以得到這樣結論：無產階級專政，是先鋒黨領導之下的無產階級之專政，而絕對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黨本身的專政。如果以『無產階級政黨的專政』，去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那就陷於嚴重的錯誤（具見列寧主義概論）。

（C）黨與工人階級的關係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黨對於階級的關係，應該怎樣呢？

黨絕對不能以武力凌駕階級。黨應該以正確的理论，正確的政策，爲工人階級利益，而并鬥爭鞏固對於工人階級的聯繫等等，使工人階級相信，而自願地服從黨的領導。所以，『在工人先鋒和工人羣衆之間，應該互相有的信任』。黨應該熟知羣衆的情緒與要求，征取羣衆的信任，幫助羣衆在自己經驗中了解黨的政策之正確，所以黨是無產階級的領導者與教師；列寧就是這樣的說：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政黨，教育工人階級的先鋒，使牠能夠獲取政權，領導人民趨向社會主義，實行並組織新制度，變成被剝削者的教師，引導者和首領——即在反對資產階級以及組織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之工作中，作爲他們的教師，引導者和首領。』（列寧全集第十四卷）

『沒有一個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一個能得工人階級全體勇往直前的分子的信任的黨，沒有一個能夠熟知並影響羣衆心理的黨，那末鬥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全集第十七卷）

但是黨爲要能夠得到階級的信任，完成其領導作用起見，就必須有鐵的嚴格的紀律。但是怎樣能夠建立這種紀律呢？

「第一，在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覺性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毅力，犧牲精神與英勇氣概。第二，則在於能同廣大勞動羣衆——首先同無產階級，同時也要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絡接近而且某種程度上，可說與他們融成一片。第三，在於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之正確，政治的策略與戰略之正確，而且更使廣大羣衆，能由自己的經驗，確信牠的正確。倘若沒有這些條件，則在一個革命的政黨中，即真正配作那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的先進階級之代表的政黨中，便沒有辦法來實現紀律。沒有這些條件，則凡一切建設紀律的企圖，都將不免流爲虛妄空談和笑話。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不是一下子所能夠產生的。祇有經過長期工作，困苦經驗，才會產生。正確的革命理論，更促進這些條件的形式。此理論自身，並非信條。而是在與真正羣衆革命運動底實際的親密結合中，鍛煉出來的。」（見左派幼稚病）

祇有在這種條件之中，工人階級政黨方能使工人階級信任，而建立革命勝利所必不可少的鐵一般的紀律。「誰要是一絲一毫的減弱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期間），誰就是實際上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

工人階級政黨，祇取得工人階級的信任還是不夠的。牠還應該經過工人階級領導其他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列寧說道：

『如要戰勝資本主義，那麼在領導政黨，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與其他被剝削羣衆兩方面之間，一定要有正確的關係。無產階級先鋒隊，階級政黨，吸引這個階級的最好成份，他們都有完全的階級覺悟，勇於犧牲，他們已在堅決的革命鬥爭中，受到教訓，經過鍛煉，他們不可分裂地與工人階級的全部生活相聯，而且經過這個階級，與廣大被剝削羣衆相聯，得到工人階級及其他勞苦羣衆的完全信任——祇有實行上述條件的黨，方能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最後的無情的堅決的反對資本主義的聯合戰線之鬥爭。他方面，祇有在這樣政黨的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方能發展全部革命的力量，使一小部分工人，被資本主義腐化的貴族工人，與職工會及合作社的舊首領等的冷淡態度（有時甚至積極的仇視），不能有所妨害。祇在這樣政黨的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方能發展牠的全部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之下，無產階級的力量，不知道比牠在全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要大多少倍。』（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二二二頁）。

所以無產階級政黨，除征取工人階級的信任以外，還須經過工人階級，影響於其他勞動羣衆（主要的是農民）使他們信服於黨的領導。

列寧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見

在無產階級建立革命的政權之後，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是應該怎樣的呢？

以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幻想出一種『有理性』的充分受教育的人，來擔負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列寧與他們不同，以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負擔者，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人間資料』。

『我們要從資本主義所教養的那些人，來建設社會主義，這些人爲資本主義所腐化及惡化，但在爭鬥中受了資本主義的鍛鍊』。『資本主義，祇給少數人以文化。我們不得不從這個文化，去建設社會主義。別的材料，我們沒有，……社會主義一定獲得勝利，我們應該在事實上證明我們能夠從這些磚頭，這些資料去建設社會主義，從那很少受文化訓練的無產者，從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去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如果你們不從這個資料，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那麼你們簡直是大言不慚的牛皮大家。』

所以社會主義者應該從資本主義所遺留下來的資料，去建立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應該怎樣建立呢？

(一) 應該發展大工業大生產。『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等於社會主義』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無產階級政權，應該在新的技術的基礎之上，建立大生產，唯有這樣的生產（集中於無產階級

國家手中）方能成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而進一步的改造農村經濟。「如果我們明天能夠把十萬具頭等的電耕機，帶上汽油和機器師，交給農民，那麼中農一定會說：「我贊成共產主義」……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迫牠交給我們以這種機器，或是我們應該把生產力提高到這樣，使我們自己能夠產生這種機器。……」

因之，祇有在新的技術之上，發展大的工業生產，方能造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二）但是這還不夠。在農民佔大部分人口的國家裏，應該使農民羣衆也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怎樣使他們參加呢？

「真的，國家政權，既在工人階級手中，而此國家政權，又擁有全部生產手段——那麼我們的任務，就祇在於人民合作化了。」「一切大生產手段既爲國家所有，國家政權，又在無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又與幾千萬小農聯盟，而且更保持對於農民的領導權……——所有這些，豈不能夠說明：由合作社，且僅僅由合作社……就可以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嗎？這還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但這是建設此社會之必要的和足夠的條件。」（見論合作社）

合作社是使廣大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最簡單，容易，便利的」道路。

但是自歐文以來，很多人也主張用合作社方法來建立社會主義，爲什麼他們是空想家呢？「因

爲他們夢想和平地改造社會，建立社會主義，而絲毫沒有顧到這樣重要的問題：卽階級鬥爭問題，工人階級征取政權問題，推翻剝削階級統治問題。所以我們很對的以爲這種『合作』社會主義，祇是妄想，祇是幻想，甚至是一種卑鄙的夢想，因牠以爲祇有簡單的合作化，就可以使階級敵人轉成階級合作者，階級戰爭轉成階級和平。

『無疑的，從現代主要任務的觀點去看，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因爲沒有征取政權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

『但是請看，現在國家政權，既在工人階級手中，剝削者的政權，既被推翻，全部生產手段（除工人國家自願地有條件地暫時交給剝削者作租借物的以外）既在工人階級手中，事情就變到如何地步啊。』

『現在我們有權說，簡單合作社的發展，等於（除上述的『少數』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因之，在工人階級政權之下，合作社（最初消費合作，更後進至生產合作，如集體農莊等）就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有力的工具。

（三）但是爲要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建立大規模的工業生產，爲要使農民羣衆經過合作社，參加社會主義起見，文化革命的任務，佔着絕頂重要的地位。

「沒有整個文化革命，完全的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但文化革命，祇在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之後，才有可能。改良主義者以為先要工人受到充分的文化訓練，然後方能談到社會革命；這話祇是證明他們完全叛賣了社會主義，完全拋棄了革命，因為在資本主義下面，工人是永受不到充分的文化訓練的。

「我們敵人，不絕向我們聲說，以為我們無理地把社會主義輸入於文化不充分的國家裏。但是他們錯了，我們不是從老學究們所主張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與社會革命，先於文化革命，可是現在我們終究站在這個文化革命之前了。」

「現在祇要文化革命，就能使我們國家，變為社會主義的國家。」（見一九二三年五月論合作社一文）

無論這三個偉大的任務——工業化，集體化（合作化），文化革命——是怎樣的艱難，可是工人階級政權在廣大勞動羣衆——無產階級及農民的擁護與參加之下，是能夠解決這些任務，並在一個國家內，建立起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在蘇聯已實現了）。

一百多年前聖西門的有名的預言，是實現了！

「現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因為經濟關係的發展，沒有統一的調劑，此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一定要讓步給有組織的生產。統治生產的，將不是那些各自獨立，不知人民經濟需要的個別企業家；生產的規劃，將握在某個社會組織的手中。中央管理局，可以從更高的地位，觀察廣大的社會經濟的領域，牠將這樣地調劑生產，使之有益於全社會，牠將把生產手段，交給適當的人管理，牠特別要顧慮生產與消費的協調。」

社會主義社會已在蘇聯成爲現實的事實。

列寧對於農民問題的意見

馬克思曾經說過「在農民佔多數的國家裏，如果沒有農民的幫助，則無產階級的獨唱，將成爲送葬的哀歌」。所以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在這種國家裏，可以決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負。

(A)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農民問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澈底消滅封建，解決土地問題。列寧對於民主革命中的農民運動，這樣的說道（一九〇五年十月）：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運動，不是社會主義運動，而是民主的運動。牠在俄國，如在別國一樣，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同行者，根據牠的社會經濟的內容，這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牠（農民

運動)絲毫沒有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沒有反對商品經濟及資本。反之，牠正是反對鄉村中舊的農奴制的，資本主義前的關係，反對農奴制殘餘的主要基礎——大地主的土地領有制。所以這種農民運動的勝利，非但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反而造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更廣大的基礎，加速並加緊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一文)

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農民運動的態度，應該怎樣呢？列寧說道(一九〇五年)：

「馬克思主義，教訓無產階級不要脫離資產階級革命，不應不去參加，不應把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反之無產階級應該最用力地參加進去，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為革命的徹底完成而爭鬥。我們不能把俄國革命，置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框子之外，但是我們可以絕大地擴大這個框子，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這個框子之中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與直接需要而爭鬥，並準備無產階級的力量以求得將來完全的勝利。」(兩個策略)

所以無產階級應該最積極地參加民主革命，領導農民運動，不應讓領導權落於資產階級手中。在這個鬥爭之中，無產階級正準備着在民主革命徹底勝利之後，把這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在民主革命之中，整個農民，反對封建殘餘，反對專制政府的壓迫。所以「無產階級應該聯合整個農民」，來堅決地消滅民主革命的敵人，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B) 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農民

勝利的民主革命，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一定要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對於農民問題，應取如何的態度呢？

民主革命沒有消滅資本主義，而反在某些方面，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因之，在民主革命之後，城市中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還是可以存在，而且甚至可以有部分的發展。在民主革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之時，資本主義成分，要起來反對革命，阻礙革命，成爲反革命。那時在鄉村中農民的戰線，就要破裂，農民力量將分化了：富農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貧農擁護社會主義革命，中農則處於動搖的地位（無產階級應當儘可能爭取中農對自己保持善意態度）這時候，在鄉村中，開始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

「……當貧農起來之時，他們在自己經驗上看到了對於富農的鬥爭，他們看到爲保證城市的食料，爲恢復交換（鄉村沒有這個不能生存）起見，決不能和鄉村資產階級及富農，走在一起，應該分別組織。現在我們已在鄉村中，做了最初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貧農和他們的首領（即城市工人）一起，建立堅固的真正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祇在現在，鄉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才開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演辭）

所以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中，農民分化，已經是非常顯明的了。一方面，有富農，他們居奇謀利（如以麵包爲投機）反對城市工人，反對社會主義革命。他一方面，有貧農，他們與城市工人結成親密的聯盟，而在工人領導之下，對富農作堅決的階級鬥爭，並在鄉村中樹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那時工人階級對於中農的態度怎樣呢？列寧說道：

『我們不能希望中農立刻轉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進行正確的政策，那末經過多少時間以後，這種搖動（指中農的搖動）就會停止，中農就會轉向我們方面來。』

所以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對於中農，至少要使他取中立的態度，並且在可能範圍內吸引他到同情的地位上來。

（C）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農民問題

當無產階級政權已經穩定，社會主義建設積極進行之際，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如何呢？

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無產階級是使中農至少保持善意中立，不至幫助富農，來反對工人。

可是到了政權穩固以後的建設時期，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政策，就應該是這樣：『堅固地依據於貧農，一刻不要放棄和富農爭鬥，要能夠和中農締結同盟。』

工人階級如能進行正確的政策，那麼『中農不可避免的要歸於工人階級一方面』，因爲『中農並

不是無產階級的敵人』。無產階級政權，可用各種方法，吸引中農，及其他貧農，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種方法，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大多數農民，經過合作社，可以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是往兩方面分化的。極少數富足的中農逐漸變成剝削他人的富農，可是他方面大多數中農則在大資本壓迫之下，逐漸貧窮化。結果一方面形成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經營，他方面則形成巨數的貧農與僱農。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絕對不是這樣。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和重要生產工具及機關之收爲國有，不允許資本主義式的發展。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農村經濟的發展，應該走新的道路，即引導大多數農民，經過合作社，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逐漸在農村經濟中應用集體化的原則，——最初在消費方面，隨後在農村經濟生產方面。

所以在社會建設時期，無產階級是應該堅固地依據於貧農，善與中農聯盟，而不絕與富農鬥爭，以至於把牠的階級消滅。無產階級政權應吸收廣大的農民羣衆（貧農，中農），經過合作社，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

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

帝國主義制度，一方面根據於剝削國內工人階級，他方面根據於剝削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

衆。帝國主義非常『大規模地使階級矛盾尖銳化，使羣衆的地位在經濟上（托拉斯，生活的昂貴）政治上惡化；軍國主義的發展，戰爭的頻仍，反動統治的加緊，民族壓迫和殖民的掠奪的加深與擴大』，這些情形，一方面使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鬥爭，發展起來；他一方面，使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日益緊張起來。

（A）民族革命運動的意義

列寧以爲民族問題，不能抽象地孤立地來解決；這種問題必須與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相連絡，西方革命，要得勝利，亦必須與弱小國家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同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的問題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一部分。（這當然不是說，民族革命本身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民族革命本身，當然是資產階級性的。）

無產階級在其革命中應有廣大的同盟者。除農民以外，是否還有別的同盟者呢？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內部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枯竭了呢？民族革命運動，是否有助於無產階級革命呢？殖民地被壓迫民衆是否能夠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呢？列寧在答覆上述問題時，以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還含有極大的革命的力量，牠可以和宗主國無產階級的鬥爭相聯合，來推翻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

因此，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能從形式德謨克拉西的觀點來看，而應該從帝國主義鬥爭的事實上來看，這就是說『不應看成孤立的現象，而應看成是世界現象』。

所以列寧說『德謨克拉西之個別的要求——民族自決就是其中一個——不是絕對的，而是世界總的德謨克拉西運動（現在是總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見史大林：列寧主義概論）

（B）無產階級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

無產階級對於民族運動的態度，可以分開兩方面來講。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應該了解『一個民族，要是壓迫着別個民族，那麼牠自己也是不能自由的』。『無產階級不能不反對用暴力把被壓迫民族羈縛於其本國之內，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應為民族自決而爭鬥。無產階級應該要求，殖民地及被「本」國所壓迫的國家，在政治上得自由分立。否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便祇成為虛話，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之間，即不能發生彼此的信任和階級的同情……』。

『另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該特別堅持並實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工人的統一』，應當積極推動，並參加被壓迫民族本身中的民族解放運動，在一定的條件之下，與民族資產階級，實行民族的反侵略的統一戰線，並在其中起重大的作用。

所以列寧說：『社會主義者，應當最堅決地援助這些國家內（指中國，土耳其，波斯等半殖民

地及殖民地國家——平）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最革命分子，幫助他們的起義——而在發生革命戰爭的時候，就幫助他們的革命戰爭——去反對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列強。」

對於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戰爭，列寧這樣的說道：「社會主義者曾經認為而且現在還認為，以推翻異族壓迫為目標的保護祖國的運動或防衛祖國的戰爭，是理所當然的進步的公平的戰爭。」「民族被壓迫國為反對民族壓迫國而力圖「保護祖國」，這並不是什麼欺騙，而是社會主義者並不反對在這種戰爭中保護祖國。」

這就是說，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應當最堅定的最積極的為自己的民族獨立自由解放而鬥爭，同時應當注意地保持自己階級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但無產階級並不是必須幫助所有一切的民族運動，而祇是幫助那種能夠削弱或打擊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運動。

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要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鬥爭匯合起來，成為強有力的世界革命的怒潮。

「亞洲的覺醒和歐洲覺悟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之開始，要佔二十世紀初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篇幅。」（亞洲的醒悟 一九一三年）

(C) 無產階級勝利後的民族問題

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勝利之後，必須使被壓迫的民族，有完全自決之權。「權利的社會主義，應該實行完全的德謨克拉西，因此不但實行各民族間安全的平等，並須實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換句話說：就是政治上自由分立之權。」

但是這種民族自決權，和社會主義有沒有衝突呢？

對於帝國主義，民族自決權確是一種大的衝突，因為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地，非以暴力保持殖民地在「整個單位」之內，是不能生存的。

但是對於社會主義，這是絲毫不發生衝突的。因為社會主義主張各國民族的獨立國家遵守相互信任自願協調的原則，建立各民族的聯合；可是要建立這樣的聯合，必須先使被壓迫的民族脫離民族的壓迫。

落後民族，在自願的聯合之中，跟着無產階級的領導，走上一條新的發展的道路：

「如果革命勝利的無產階級，在落後民族之中，進行有系統的宣傳，而革命政權以其一切所有的方法，幫助他們；那麼說落後民族不可免的要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那種話，是不正確的。」

「因先進各國無產階級之助，落後國家可以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而轉入蘇維埃制度，並

經過一定階段，而進於社會主義。」

但被壓迫民族要達到上述目的，必須先有工農羣衆的解放運動的勝利。

列寧對於革命戰略策略的意見

革命要得勝利，正確戰略策略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機會主義者在公開的革命形勢已經來到之時，完全遺忘了拋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革命策略問題的主張，而成了社會主義的叛徒。在這戰略策略問題上面，列寧廣大的發揮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

(A) 戰略要根據於革命的階段

「就是根據當時的革命階段，來決定無產階級的主要打擊方向，規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後備軍）的相當佈置計劃，在這個階段底整個過程中，爲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見列寧主義概論）列寧在俄國革命中，決定了三個階段的戰略。

第一，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的民主革命階段。那時總的戰略是「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農民羣衆，澈底進行民主革命，以擊破專制政治頑抗的力量，使搖動的資產階級守中立」。

第二，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那時總的戰略是「無產階級必須聯合鄉村半無產階級羣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以擊破資產階級頑抗的力量，並使搖動的農民和

小資產階級守中立』。

第三，革命成功以後的階段。那時主要的戰略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聯合先進國的無產階級與殖民地的勞働民衆，以推翻世界帝國主義並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及改良主義政黨陷於孤立。

戰略所注意的，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後備軍。革命的階段改變，戰略也隨之改變；但在同一革命階段內，戰略是不變的。

(B) 策略要根據於革命的高潮與退潮

在同一戰略階段內，策略可因革命形勢而發生變更。在革命高潮之時，可以應用政治罷工，抵制國會，武裝鬥爭的策略。可是在革命浪潮低落之時，就應該改變鬥爭策略。

革命策略的決定，要根據於最正確的客觀事變的估計。

(C) 戰略的運用

在正確地決定了戰略計劃之後，就要努力去實行。實行過程中必須注意下列幾點：第一，擇定適當的發動時間；第二，必須善於進攻；第三，在失敗時必須善於退守；第四，必須善於堅持地實行已經決定的方針（見列寧主義概論）。

(D) 策略的運用

策略的運用，是要正確運用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在實行中，應當注意：第一，使這些形式，適合於當時運動的來潮或退潮，便於引導廣大羣衆到革命陣地上去。第二，抓住事變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以推動整個運動（見列寧主義概論）。

列寧對於機會主義的意見

資產階級統治之所以能夠維持，不僅依靠於直接的壓迫，而且還依靠於欺騙工人的技倆。各種機會主義，就是這種欺騙的有力的工具。

(A) 改良主義的社會根源

右的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

列寧回答道：「這上面明白指示了原因及結果。原因：(一)某一國家，剝削全世界；(二)牠在全世界上據獨佔地位；(三)牠握有殖民地的獨佔權。結果：(一)英國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資產階級化了；(二)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讓資產階級所收買的人，或資產階級所付薪的人，來領導自己。」

「某一工業部門或某一國家資本家所得到的高度獨佔利潤，使他們在經濟上可以收買工人階級的某個階層，這個階層一時能夠包括很大的一部分工人；他們把這部分工人，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來反對其他部門或國家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國家因分割世界而起的尖銳的衝突，更加重了這

個趨向。帝國主義和機會主義間的聯繫，就因此形成；因為在英國帝國主義發展的特點，比較發現的早，所以上述聯繫，特別形成得早。」

改良主義的根源就是如此。所以改良主義者，祇要求部分的改良，而對於革命的根本問題，奪取政權問題，以及真實的革命鬥爭，則棄置不顧，使資產階級能夠保持牠的統治。改良主義者的策略，祇在於利用公開合法的可能，來要求改良，他們反對革命的鬥爭，反對奪取政權的革命。

革命的政黨，固然不反對利用公開可能，不反對改良，可是改良是爲着革命的目的，而且祇能用革命的策略來獲得的。這樣的改良，祇是準備最後革命的工具，本身並非目的。最主要的，是革命。

(B) 革命政黨與機會主義

改良主義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走狗』。他們是資產階級破壞革命的極厲害的工具。

『自己隊伍中如有改良主義者，孟雪維克派，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勝利的，不能支持的。

這顯然是個重要的問題。俄羅斯與匈牙利的經驗，就顯然地證明這點……在俄國，遇見多數困難狀況，如果孟雪維克派，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留存在黨內，蘇維埃政權，是一定要被推翻的……在革命的前夜，及在爭求革命勝利之最劇烈的鬥爭時候，黨內一有動搖，就可以喪失一

一切，葬送革命，顛覆無產階級掌握中的政權，因為這個政權，還不是十分穩固的，因為這個政權所受的攻擊，還是十分有力的。如果搖動的領袖此時離開了，這並不是削弱了，反是增強了黨，工人運動，及革命。」（見虛偽的自由論）

但是機會主義，不僅有右的，而且有「左」的（其根源見上）。這種「左」的機會主義，用「左」的辭句，來實行右的政策。牠也是破壞革命的一種危險工具。

「如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愛國主義，則第一種歷史的任務，即吸引無產階級覺悟的先鋒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邊來的任務，就不能完成；如不能肅清「左派」清談主義，而完全糾正和改去牠的錯誤，則第二種目下切身的任務，即率領羣衆佔據新陣地，以保障革命先鋒的勝利底任務，亦不克實現。」

所以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右派和「左」的機會主義，澈底肅清他們的影響，是革命勝利的一個主要先決條件。

本篇參考書籍：

列寧：全集

史大林：列寧主義概論

第六章 現代世界各種所謂「社會主義」思想述評

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牠拿資本主義諧和的發展之資產階級的學說，來代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矛盾的學說；牠把經濟恐慌與無產階級貧窮化的學說，拋到舊書堆裏去了；牠把有力的熱烈的階級鬥爭的理論，變成了階級和平的說教；牠拿資本「民主化」的小資產階級的童話，來代替了階級矛盾尖銳化的學說；牠在資本主義下戰爭必不可免的學說的基礎上，放上了和平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欺騙與「超帝國主義」的胡說；牠把資本主義因革命而滅亡的理論，兌現了「健全的」資本主義，和平到達社會主義的偽幣；牠把進化代替了革命，把資產階級國家的積極建設代替了資產階級國家的破壞，把對於資產階級的聯合，代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把保護帝國主義祖國的學說，代替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把唯心哲學以及向資產階級宗教的垃圾吊勝子的臭東西，代替了馬克思的辯證法的唯物論。

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對於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是有極大妨礙的。

所謂「建設的社會主義」

這是麥克唐納爾及其徒黨的主張。就其名稱看來，就含着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贊助資本主義的制度的意義。牠秉承着自由派慈善主義的反革命的，以及費邊協會（韋伯夫婦，蕭伯納，奧利佛爵士等等）的資產階級的傳說。牠原則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用強力方法去和資產階級鬥爭，但同時却又贊助用強力反對無產階級及殖民地人民。建設的社會主義，盡着資本主義國家的擁護者底作用，牠在社會主義名義之下，宣傳國家資本主義，牠同着東西兩半球最庸俗的帝國主義的理論家，一齊鼓吹着階級鬥爭的理論爲「非科學的」理論，可是牠在口頭上却宣傳着有代價的國有，地價稅，遺產稅，過剩利潤稅等等溫和的政綱，以作消滅資本主義的方法。因爲，「建設的社會主義」，是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的。

「合作的社會主義」

「建設的社會主義」中的另一派，爲「合作主義」或「合作社主義」（葛愛特 Gide，托東苗士 Totomyanz 及其黨徒）。牠也是堅決的否認階級鬥爭，宣傳消費合作社爲和平的戰勝資本主義的方法，在實際上牠却是極力幫助資本主義的穩定。牠有羣衆消費合作社組織爲其宣傳機關，在日常生活中用「合作主義」來有系統地影響廣大羣衆，對於革命的工人運動，進行殘酷的鬥爭，來

阻止工人運動目的之實現。牠現在也是改良主義反革命營壘中最積極的分子之一。

「基爾特社會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彭德 Perly, 奧拉西 Orage, 霍布孫之流)。是想把「革命的」工團主義與自由資產階級的費賓主義,把無政府主義的地方分權(「全國產業基爾特」)與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央集權,把中世紀行會的狹隘思想與現代的資本主義聯合起來的企圖。基爾特社會主義,口頭上要求推翻「工銀制度」,認為那是「不道德的」東西,以工人管理生產的辦法來代替,但牠對於最重要的問題,政權問題,却完全忽視了。基爾特社會主義主張把工人,智識分子與工程師組織於國家產業「基爾特」的聯合會中,更用和平的方法(「從內部實行監督」)把這些基爾特在資產階級國家的範圍中,變為產業管理的機關;這樣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擁護這個國家,遮掩牠的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反無產階級的性質,並給牠以代表「消費者」的利益之「超階級」作用,使消費者與組織於基爾特中的「生產者」相對立。牠宣傳「職能的德謨克拉西」,即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階級,是佔有牠們特殊社會職能的專門職業,牠實替法西斯主義的「聯團國家」論,開了一條道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大多數,一面否認議會主義,一面又否認「直接行動」,牠實在是要使工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採取不動和消極服從的態度。所以牠祇能具反革命的作用。

「奧大利馬克思主義」

「奧大利馬克思主義」是社會民主改良主義的一種特殊形式。爲社會民主黨「左」翼的主要部分。底「奧大利馬克思主義」，是欺騙勞動羣衆的最精巧的形式。「奧大利馬克思主義」，玩弄着馬克思主義的名詞，但同時又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完全脫離了關係（在哲學上奧大利馬克思主義派採取了康德學說，馬赫主義等等），牠同宗教吊膀子，從英國改良主義那裏，偷竊「職能德謨克拉西」的理論，贊成「共和國建設」即資本主義國家建設的觀點，這樣的「奧大利社會主義」，主張在「階級力量平衡」時代，即革命時機正在成熟的時代，實行「階級的合作」。這種理論，是在擁護「民主主義」，防止反動進攻的假面具之下同資產階級組織聯立政府以推倒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主張。在客觀上，在實際上，奧大利馬克思主義派在反動進攻時所用的暴力，將變爲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反動的暴力。「奧大利馬克思主義」的「職能的功用」，是在欺騙走向社會主義目的之工人，所以他是非常有害於無產階級的。

所有上述各派，是「社會」改良主義的構成部分，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但是另一方面，還有其他小資產階級的許多派別，牠們表現出並反映出不穩的社會階層（如城市小資產階級，破產着的城市商人，流氓無產者，不屬於任何階級的流浪智識分子，窮苦的手工業

者，某些農民階層等等）底動搖思想的派別。這些思想派別的特點，是政治上的異常不穩，常常用『左』的名詞掩飾右的政策，或是用故意喧嘩的政治上的裝腔作勢，來代替客觀力量的估計，常常由不可靠的革命的自傲態度，落到極深刻的悲觀主義中去，以至於向敵人投降，這些派別，在某種條件之下，特別是在政治形勢急劇轉變，有時需要退守之時，會變成無產階級隊伍中最可怕的破壞者，因此就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障礙物。

無政府主義

他的最著名的代表（克魯泡特金，尙格拉夫 Jean Grava，及其他）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曾變節地跑到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一方面，牠否認廣大的集中的與有紀律的無產階級組織之必要；因此使無產階級在強有力的資本的組織前面，變成了柔弱無力。牠宣傳着個人的恐怖，使無產階級丟開了羣衆與羣衆鬥爭的方法。牠以抽象的『自由』的名義，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使無產階級放棄了反對資產階級的最重要的武器——無產階級的軍隊及一切壓迫機關。無政府主義，遠離着無產階級鬥爭最重要中心的羣衆運動，一天一天的變成了教門式的小團體了。牠的一切策略，牠的一切行動（中間包括反對蘇聯工人階級專政的運動），客觀上使牠落到反革命力量的聯合戰線中去了。

「革命的」工團主義

許多牠的理論家，在軍事最緊張的時期，落到了法西斯蒂式的「反國會的」反革命者底營壘中去，或是變成了社會民主黨式的和平改良主義者，因為牠也是否認政治鬥爭（特別是革命的國會政策）與無產階級專政，在一般工人運動中，尤其在職工運動中，宣傳行會的非集中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政黨，不了解暴動的必要，過於重視總罷工（「放手的策略」）的意義；所以和無政府主義一樣，凡是有牠的影響的地方，牠總是阻礙着工人羣衆的革命化。

但不管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怎樣希圖破壞工人運動，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却隨着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而與日俱增地擴大和深入起來。

「當智識變成羣衆化的時候，智識就是一種力量。」真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現在已在全世界上成了這樣偉大的力量，使資產階級見了不能不爲之發抖。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於是一方面殘酷地利用直接的暴力的壓迫與摧殘（法西斯主義），他方面收買一部分貴族工人，假冒「社會主義」招牌，盡力從中破壞。牠想以雙管齊下的方法，來阻遏全世界上偉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但是，像黑格爾所說的，「一切有限之物，到了一定階段，不可避免的要轉成牠的反面」。資產階級也和其他歷史上注定滅亡的階級一樣，決不能逃出這種命運。科學社會主義，「已從社會生活

的各部分上，「怒發出來」，真個遍地布滿了他底胎芽，「傳染病」（這是資產階級最中意的名詞，最快心的譬喻）已強有力地侵入資本主義的機體，把全部機體浸透了。勞神焦思地「堵住」一個出口，「傳染病」又從另一個，常常意想不到的出口，迸發出來了。生命走牠自己的路……」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銳化起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沒有能力，來應付自身的矛盾，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尤其是如此。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成爲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祇有打破這種桎梏，社會生產力方能暢快無阻地往前發展，人類方能建立美滿的新生活，祇有這樣，方能消滅一切人對人的剝削與壓迫，一切社會的貧窮與罪惡。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真正出路，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目的。

「資本主義的報喪鐘，快要鳴了。剝奪者將被剝奪了。」